新校注本

水滸全傳 中

施耐庵·罗贯中著

李泉·张永鑫校注

王利器审订

四川文艺出版社



新校注本

水滸全傳

施耐庵·罗贯中著

李泉·张永鑫校注

王利器审订

中

四 川 文 艺 出 版 社

目　录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话说当时晁盖并众人听了，请问军师道："这封书如何有脱卯处？"吴用说道："早间戴院长将去的回书，是我一时不仔细，见不到处，才使的那个图书，不是玉箸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这个图书，便是教戴宗吃官司。"金大坚便道："小弟每每见蔡太师书缄，并他的文章，都是这样图书。今次雕得无纤毫差错，如何有破绽？"吴学究道："你众位不识，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儿子，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因此差了。是我见不到处。此人到江州，必被盘诘，问出实情，却是利害。"晁盖道："快使人去赶唤他回来，别写如何？"吴学究道："如何赶得上？他作起神行法来，这早晚已走过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迟，我们只得恁地，可救他两个。"晁盖道："怎生去救？用何良策？"吴学究便向前与晁盖耳边说道："这般这般，如此如此。主将便可暗传下号令，与众人知道，只是如此动身，休要误了日期。"众多好汉得了将令，各各拴束行头，连夜下山，望江州来，不在话下。说话的如何不说计策出，管教下面便见。

且说戴宗扣着日期，回到江州，当厅下了回书。蔡九知

府见了戴宗如期回来，好生欢喜，先取酒来赏了三钟，亲自接了回书，便道："你曾见我太师么？"戴宗禀道："小人只住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见恩相。"知府拆开封皮，看见前面说信笼内许多物件都收了；背后说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车，盛载密切，差的当人员，连夜解上京师，沿途休教走失；书尾说黄文炳早晚奏过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胜，叫取一锭二十五两花银赏了戴宗。一面分付教合陷车，商量差人解发起身。戴宗谢了，自回下处，买了些酒肉，来牢里看觑宋江，不在话下。

且说蔡九知府催并合成陷车，过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见门子来报到[1]："无为军黄通判特来相探。"蔡九知府叫请至后堂相见，又送些礼物、时新酒果。知府谢道："累承厚意，何以克当。"黄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挂齿。"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荣除之庆。"黄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书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师。通判只在早晚奏过今上，升擢高任。家尊回书，备说此事。"黄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荐。那个人下书，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时，就教观看家书，显得下官不谬。"黄文炳道："小生只恐家书不敢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观。"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从人取过家书，递与黄文炳看。黄文炳接书在手，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卷过来，看了封皮，又见图书新鲜，黄文炳摇着头道："这封书不是真的。"知府道："通判错矣。此是家尊亲手笔迹，真正字体，如何不是真的？"黄文炳道："公相容复：往常家书来时，曾有这个图书

么？”知府道：“往常来的家书，却不曾有这个图书，只是随手写的。今番以定是图书匣在手边，就便印了这个图书在封皮上。”黄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这封书被人瞒过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苏、黄、米、蔡四家字体，谁不习学得？况兼这个图书，是令尊恩相做翰林学士时使出来，法帖文字上[2]，多有人曾见。如今升转太师丞相[3]，如何肯把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令尊太师恩相，是个识穷天下、高明远见的人，安肯造次错用？相公不信小生之言，可细细盘问下书人，曾见府里谁来。若说不对，便是假书。休怪小生多说，因蒙错爱至厚，方敢僭言[4]。”蔡九知府听了，说道：“这事不难，此人自来不曾到东京，一盘问便显虚实。”知府留住黄文炳在屏风背后坐地，随即升厅，叫唤戴宗有委用的事。当下做公的领了钧旨，四散去寻。有诗为证：

反诗假信事相牵，为与梁山盗结连。
不是黄蜂针痛处，蔡龟虽大总徒然[5]。

且说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里见了宋江，附耳低言，将前事说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请去酌杯，戴宗正在酒肆中吃酒，只见做公的四下来寻。当时把戴宗唤到厅上，蔡九知府问道：“前日有劳你走了一遭，真个办事，不曾重重赏你。”戴宗答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连日事忙，未曾问得你个仔细。你前日与我去京师，那座门入去？”戴宗道：“小人到东京时，那日天色

晚了，不知唤做甚么门。”知府又道：“我家府里门前，谁接着你？留你在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寻见一个门子，接了书入去。少刻，门子出来，交收了信笼，着小人自去寻客店里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门前伺候时，只见那门子回书出来。小人怕误了日期，那里敢再问备细，慌忙一径来了。”知府再问道：“你见我府里那个门子，却是多少年纪？或是黑瘦，也白净肥胖？长大，也是矮小？有须的，也是无须的？”戴宗道：“小人到府里时，天色黑了。次早回时，又是五更时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细，只觉不恁么长，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髭须。”知府大怒，喝一声：“拿下厅去！”旁边走过十数个狱卒牢子，将戴宗驱翻在当面。戴宗告道：“小人无罪。”知府喝道：“你这厮该死！我府里老门子王公已死了数年，如今只是个小王看门，如何却道他年纪大，有髭髯？况兼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达知里面，才收礼物。便要回书，也须得伺候三日。我这两笼东西，如何没个心腹的人出来，问你个常便备细，就胡乱收了。我昨日一时间仓卒，被你这厮瞒过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说这封书那里得来！”戴宗道：“小人一时心慌，要赶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晓。”蔡九知府喝道：“胡说！这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左右与我加力打这厮！”狱卒牢子情知不好，觑不得面皮，把戴宗捆翻，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戴宗捱不过拷打，只得招道：“端的这封书是假的。”知府道：“你这厮怎地得这封假书来？”戴宗告道：“小人路经梁山泊过，走出那一伙强人来，把小人劫了，

绑缚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书信看了，把信笼都夺了，却饶了小人。情知回乡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里却写这封书与小人，回来脱身。一时怕见罪责，小人瞒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间还有些胡说，眼见得你和梁山泊贼人通同造意，谋了我信笼物件，却如何说这话？再打那厮！”戴宗由他拷讯，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讯了一回，语言前后相同，说道：“不必问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里。”却退厅来称谢黄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见，下官险些儿误了大事。”黄文炳又道：“眼见得这人也结连梁山泊，通同造意，谋叛为党，若不祛除，必为后患。”知府道：“便把这两个问成了招状，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斩首[6]，然后写表申朝。”黄文炳道：”相公高见极明。似此，一者朝廷见喜，知道相公干这件大功；二者免得梁山泊草寇来劫牢。”知府道：“通判高见甚远，上官自当动文书，亲自保举通判。”当日管待了黄文炳，送出府门，自回无为军去了。

次日，蔡九知府升厅，便叫当案孔目来分付道：“快教迭了文案，把这宋江、戴宗的供状招款粘连了。一面写下犯由牌，教来日押赴市曹，斩首施行。自古谋逆之人，决不待时，斩了宋江、戴宗，免致后患。”当案却是黄孔目，本人与戴宗颇好，却无缘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当日禀道：“明日是个国家忌日[7]，后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皆不可行刑，大后日亦是国家景命[8]。直至五日后，方可施行。”一者天幸救济宋江，二乃梁山泊好汉未至。蔡九知府听罢，依准黄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晨，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扫了法场。饭后点起土

兵和刀仗刽子，约有五百余人，都在大牢门前伺候。巳牌时候，狱官禀了知府，亲自来做监斩官。黄孔目只得把犯由牌呈堂，当厅判了两个斩字，便将片芦席贴起来。江州府众多节级牢子虽然和戴宗、宋江过得好，却没做道理救得他，众人只替他两个叫苦。当时打扮已了，就大牢里把宋江、戴宗两个匾扎起。又将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驱至青面圣者神案前，各与了一碗长休饭、永别酒。吃罢，辞了神案，漏转身来，搭上利子[10]。六七十个狱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后，推拥出牢门前来。宋江和戴宗两个面面厮觑，各做声不得。宋江只把脚来跌，戴宗低了头只叹气。江州府看的人，真乃压肩叠背，何止一二千人。但见：

愁云荏苒[11]，怨气氛氲。头上日色无光，四下悲风乱吼。缨枪对对，数声鼓响丧三魂；棍棒森森，几下锣鸣催七魄。犯由牌高贴，人言此去几时回；白纸花双摇，都道这番难再活。长休饭，嗓内难吞；永别酒，口中怎咽！狰狞刽子仗钢刀，丑恶押牢持法器[12]。皂纛旗下，几多魍魉跟随；十字街头，无限强魂等候。监斩官忙施号令，仵作子准备扛尸。

刽子叫起"恶杀都来"[13]，将宋江和戴宗前推后拥，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团团枪棒围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将戴宗面北背南，两个纳坐下，只等午时三刻，监斩官到来开刀。那众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写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吟反诗，妄造

妖言，结连梁山泊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递私书，勾结梁山泊强寇，通同谋叛，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某。"那知府勒住马，只等报来。

只见法场东边一伙弄蛇的丐者，强要挨入法场里看，众土兵赶打不退。正相闹间，只见法场西边一伙使枪棒卖药的，也强挨将入来。土兵喝道："你那伙人好不晓事，这是那里，强挨入来要看。"那伙使枪棒的说道："你倒鸟村，我们冲州撞府，那里不曾去，到处看出人[14]。便是京师天子杀人，也放人看。你这小去处，砍得两个人，闹动了世界，我们便挨入来看一看，打甚么鸟紧！"正和土兵闹将起来，监斩官喝道："且赶退去，休放过来。"闹犹未了，只见法场南边一伙挑担的脚夫，又要挨将入来，土兵喝道："这里出人，你挑那里去？"那伙人说道："我们挑东西送与知府相公去的，你们如何敢阻当我？"土兵道："便是相公衙里人，也只得去别处过一过。"那伙人就歇了担子，都掣了匾担，立在人丛里看。只见法场北边一伙客商，推两辆车子过来，定要挨入法场上来。土兵喝道："你那伙人那里去？"客人应道："我们要赶路程，可放我等过去。"土兵道："这里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赶路程，从别路过去。"那伙客人笑道："你倒说的好。俺们便是京师来的人，不认得你这里鸟路，只是从这大路走。"土兵那里肯放，那伙客人齐齐地挨定了不动，四下里吵闹不住。这蔡九知府见禁治不得，又见这伙客人都盘在车子上立定了看。没多时，法场中间人分开处，一个报，报道一声："午时三刻！"监斩官便道："斩讫报来。"两势下刀棒刽子，便去开枷，行刑之人，执定法刀在

手。说时迟，一个个要见分明；那时快，闹攘攘一齐发作。只见那伙客人在车子上听得"斩"字，数内一个客人便向怀中取出一面小锣儿，立在车子上当当地敲得两三声，四下里一齐动手。有诗为证：

闲来乘兴入江楼，渺渺烟波接素秋[15]。
呼酒谩浇千古恨，吟诗欲泻百重愁。
雁书不遂英雄志，失脚翻成狴犴囚[16]。
搔动梁山诸义士，一齐云拥闹江州。

又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众土兵急待把枪去搠时，那里拦当得住，众人且簇拥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见东边那伙弄蛇的丐者，身边都掣出尖刀，看着土兵便杀；西边那伙使枪棒的，大发喊声，见顾乱杀将来，一派杀倒土兵狱卒；南边那伙挑担的脚夫，抡起匾担，横七竖八，都打翻了土兵和那看的人；北边那伙客人，都跳下车来，推过车子，拦住了人。两个客商钻将入来，一个背了宋江，一个背了戴宗。其余的人，也有取出弓箭来射的，也有取出石子来打的，也有取出标枪来标的。原来扮客商的这伙，便是晁盖、花荣、黄信、吕方、郭盛；那伙扮使枪棒的，便是燕顺、刘唐、杜迁、宋万；扮挑担的，便是朱贵、王矮虎、郑天寿、石勇；那伙扮丐者的，

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这一行梁山泊共是十七个头领到来，带领小喽罗一百余人，四下里杀将起来。

只见那人丛里那个黑大汉，抡两把板斧，一味地砍将来，晁盖等却不认得，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晁盖猛省起来：戴宗曾说一个黑旋风李逵，和宋三郎最好，是个莽撞之人。晁盖便叫道："前面那好汉，莫不是黑旋风？"那汉那里肯应，火杂杂地抡着大斧，只顾砍人。晁盖便叫背宋江、戴宗的两个小喽罗，只顾跟着那黑大汉走。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众头领撇了车轮担仗，一行人尽跟了黑大汉，直杀出城来。背后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张弓箭，飞蝗般望后射来。那江州军民百姓，谁敢近前。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兀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约莫离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见尽是淘淘一派大江，却无了旱路。晁盖看见，只叫得苦，那黑大汉方才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来庙里"。众人都来看时，靠江边一所大庙，两扇门紧紧闭着。黑大汉两斧砍开，便抢入来。晁盖众人看时，两边都是老桧苍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额上四个金书大字，写道："白龙神庙。"小喽罗把宋江、戴宗背到庙里歇下，宋江方才敢开眼，见了晁盖等众人，哭道："哥哥，莫不是梦中相会？"晁盖便劝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这个出力杀人的黑大汉是谁？"宋江道："这个便是叫做黑旋风李逵。他几番就要大牢

里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脱，不肯依他。”晁盖道：“却是难得，这个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荣便叫：“且将衣服与俺二位兄长穿了。”正相聚间，只见李逵提着双斧，从廊下走出来。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里去？”李逵应道：“寻那庙祝，一发杀了，叵耐那厮不来接我们，倒把鸟庙门闭上了。我指望拿他来祭门，却寻那厮不见。”宋江道：“你且来，先和我哥哥头领相见。”李逵听了，丢了双斧，望着晁盖跪了一跪，说道：“大哥休怪铁牛粗卤。”与众人都相见了，却认得朱贵是同乡人，两个大家欢喜。花荣便道：“哥哥，你教众人只顾跟着李大哥走，如今来到这里，前面又是大江拦截住，断头路了，却又没一只船接应，倘或城中官军赶杀出来，却怎生迎敌？将何接济？”李逵便道：“不要慌，我与你们再杀入城去，和那个鸟蔡九知府一发都砍了便走。”戴宗此时方才苏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里有五七千军马，若杀入去，必须有失。”阮小七便道：“远望隔江，那里有数只船在岸边，我兄弟三个赴水过去，夺那几只船过来载众人如何？”晁盖道：“此计是最上着。”当时阮家三弟兄都脱剥了衣服，各人插把尖刀，便钻入水里去。约莫赴开得半里之际，只见江面上溜头流下三只棹船，吹风胡哨，飞也似摇将来。众人看时，见那船上各有十数个人，都手里拿着军器，众人却慌将起来。宋江听得说了，便道：“我命里这般合苦也。”奔出庙前看时，只见当头那只船上坐着一条大汉，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头上挽个空心红，一点鬌儿，下面拽起条白绢水裩，口里吹着胡哨。宋江看时，不是别人，正是：

东去长江万里，内中一个雄夫。面如傅粉体如酥，履冰如同平土。胆大能探禹穴[17]，心雄欲摘骊珠[18]。翻波跳浪性如鱼，张顺名传千古。

当时张顺在船头上看见喝道："你那伙是甚么人？敢在白龙庙里聚众？"宋江挺身出庙前说道："兄弟救我。"张顺等见是宋江，大叫道："好了！"那三只棹船飞也似摇到岸边，三阮看见，也赴过来。一行众人都上岸来到庙前。宋江看见张顺自引十数个壮汉在那只船头上。张横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带十数个庄客在一只船上。第三只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带十数个卖盐火家，都各执枪棒上岸来。张顺见了宋江，喜从天降，便拜道："自从哥哥吃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无路可救。近日又听得拿了戴院长。李大哥又不见面。我只得去寻了我哥哥，引到穆太公庄上，叫了许多相识。今日我们正要杀入江州，要劫牢救哥哥 不想仁兄已有好汉们救出，来到这里。不敢拜问，这伙豪杰，莫非是梁山泊义士晁天王么？"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这个便是晁盖哥哥，你等众位都来庙里叙礼则个。"张顺等九人，晁盖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龙庙聚会。这个唤做白龙庙小聚会。

当下二十九筹好汉，各各讲礼已罢，只见小喽罗慌慌忙忙入庙来报道："江州城里鸣锣擂鼓，整顿军马，出城来追赶。远远望见旗旛蔽日，刀剑如麻。前面都是带甲马军，后面尽是擎枪兵将，大刀阔斧，杀奔白龙庙路上来。"李逵听了，大叫一声："杀将去！"提了双斧，便出庙门。晁盖叫道："一

不做，二不休，众好汉相助着晁某，直杀尽江州军马，方才回梁山泊去。”众英雄齐声应道：“愿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齐呐喊，杀奔江州岸上来。有分教：血染波红，尸如山积。直教跳浪苍龙喷毒火，爬山猛虎吼天风。毕竟晁盖等众好汉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

[1]门子　旧时官衙或豪门的管门役伕。

[2]法帖　供人习字，学字的范帖。这里也有书法手迹的意思。

[3]太师　官名，古为三公之一。

[4]僭言　超越职分的越礼之言。

[5]不是黄蜂二句　前句指黄文炳，后句指蔡九知府。蔡，大龟名。

[6]市曹　市中的通衢大道。古代常在此行刑。

[7]忌日　旧时迷信称不利行事之日。此国家忌日是指封建皇帝、皇后死亡之日。

[8]景命　上天授予王位之命。此指国家适有帝王登基之庆，故不宜以处决罪犯相渎。

[9]青面圣者　旧时狱牢中有祀萧何的萧王堂，内有青面神，据说是萧王判案。

[10]利子　指在五花大绑的死囚背上，插上的牌子。其式为|正犯××|。

[11]荏苒（rěn rǎn忍冉）　原指时光渐渐逝去，此指云块缓缓移动。

[12]法器　和尚、道士斋醮祭祝时所用的引磬、木鱼等器物。

[13]刽子叫起恶杀都来　旧时刽子行刑时，都有呼叫“恶杀都来”之习。

[14]出人　杀人。

[15]素秋　秋天。古人以金配秋，其色白，故称。

[16]狴犴(bì àn闭案)囚　牢囚、囚犯之意。狴犴原是传说中的兽名，形似狮虎，有威力。因旧时牢狱大门常绘狴犴为饰，故代称牢狱。

[17]禹穴　传说是大禹葬地，在今浙江绍兴市会稽山。又说是大禹藏书之处。

[18]骊珠　一种极珍贵的珠子，传说出于骊龙（黑色的龙）颔下。《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话说江州城外白龙庙中，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盖、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刘唐、燕顺、杜迁、宋万、朱贵、王矮虎、郑天寿、石勇、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胜，共是一十七人，领带着八九十个悍勇壮健小喽罗。浔阳江上来接应的好汉张顺、张横、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筹好汉，也带四十余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撑驾三只大船，前来接应。城里黑旋风李逵引众人杀至浔阳江边。两路救应，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龙庙里聚义。只听得小喽罗报道："江州城里军兵擂鼓，摇旗鸣锣，发喊追赶到来。"那黑旋风李逵听得，大吼了一声，提两把板斧，先出庙门，众好汉呐声喊，都挺手中军器，齐出庙来迎敌。刘唐、朱贵先把宋江、戴宗护送上船；李俊同张顺、三阮整顿船只。就江边看时，见城里出来的官军，约有五七千马军，当先都是顶盔衣甲，全副弓箭，手里都使长枪，背后步军簇拥，摇旗呐喊，杀奔前来。这里李逵当先，抡着板斧，赤条条地飞奔砍将入去。背后便

是花荣、黄信、吕方、郭盛四将拥护。花荣见前面的军马都扎住了枪，只怕李逵着伤，偷手取弓箭出来，搭上箭，拽满弓，望着为头领的一个马军，飕地一箭，只见翻筋斗射下马去。那一伙马军，吃了一惊，各自奔命，拨转马头便走，倒把步军先冲倒了一半。这里众多好汉们一齐冲突将去，杀得那官军尸横野烂，血染江红，直杀到江州城下，城上策应官军早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官军慌忙入城，关上城门，好几日不敢出来。众多好汉拖转黑旋风，回到白龙庙前下船。晁盖整点众人完备，都叫分头下船，开江便走[1]。

却值顺风，拽起风帆，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却投穆太公庄上来。一帆顺风，早到岸边埠头，一行众人，都上岸来。穆弘邀请众好汉到庄内堂上，穆太公出来迎接，宋江等众人都相见了。太公道："众头领连夜劳神，具请客房中安歇，将息贵体。"各人且去房里暂歇将养，整理衣服器械。当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头黄牛，杀了十数个猪、羊、鸡、鹅、鱼、鸭，珍肴异馔，排下筵席，管待众头领。饮酒中间，说起许多情节。晁盖道："若非是二哥众位把船相救，我等皆被陷于缧绁。"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从那条路上来？"李逵道："我只自拣人多处杀将去，他们自要跟我来，我又不曾叫他。"众人听了，都大笑。宋江起身与众人道："小人宋江，若无众好汉相救时，和戴院长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于沧海，如何报答得众位？只恨黄文炳那厮搜根剔齿[2]，几番唆毒，要害我们。这冤仇如何不报？怎地启请众位好汉，再做个天大人情，去打了无为军，杀得黄文炳那厮，也与宋江消

了这口无穷之恨。那时回去如何?”晁盖道:“我们众人偷营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奸贼已有提备,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队人马,一发和学究、公孙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来报仇,也未为晚。”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够得来。一者山遥路远,二乃江州必然申开明文,各处谨守,不要痴想。只是趁这个机会,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准备。”花荣道:“哥哥见得是。虽然如此,只是无人识得路境,不知他地理如何。先得个人去那里城中探听虚实,也要看无为军出没的路径去处,就要认黄文炳那贼的住处了,然后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说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处无为军最熟,我去探听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贤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当日别了众人自去了。

只说宋江自和众头领在穆弘庄上商议要打无为军一事,整顿军器枪刀,安排弓弩箭矢,打点大小船只等项。提备已了,只见薛永去了两日,带将一个人回到庄上来,拜见宋江。宋江便问道:“兄弟,这位壮士是谁?”薛永答道:“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3]。做得第一手裁缝,端的是飞针走线。更兼惯习枪棒,曾拜薛永为师。人见他黑瘦轻捷,因此唤他做通臂猿[4]。现在这无为军城里黄文炳家做生活。小弟因见了,就请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议,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自然义气相投。宋江便问江州消息,无为军路径如何,薛永说道:“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带伤中箭者,不计其数。现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门日中后便关,出入的好生盘问得紧。原来哥哥

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黄文炳那厮三回五次，点拨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见劫了法场，城中甚慌，晓夜提备。小弟又去无为军打听，正撞见侯健这个兄弟出来吃饭，因是得知备细。”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小人自幼只爱习学枪棒，多得薛师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黄通判特取小人来他家做衣服，因出来遇见师父，提起仁兄大名，说起此一节事来。小人要结识仁兄，特来报知备细。这黄文炳有个嫡亲哥哥，唤做黄文烨，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这黄文烨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那无为军城中，都叫他黄佛子。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心里只要害人，惯行歹事，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他弟兄两个分开做两处住，只在一条巷内出入，靠北门里便是他家。黄文炳贴着城住，黄文烨近着大街。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却听得黄通判回家来说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瞒过了，却是我点拨他，教知府先斩了，然后奏去。’黄文烨听得说时，只在背后骂说道：‘又做这等短命促掐的事[5]。于你无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时，报应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祸。’这两日听得劫了法场，好生吃惊，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与他计较，尚兀自未回来。”宋江道：“黄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开的，如今只隔着中间一个菜园。”宋江道：“黄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几房头？”侯健道：“男子妇人通有四五十口。”宋江道：“天教我报仇，特地送这个人来。虽是如此，全靠众弟兄维持。”众人齐声应道：“当以死向前，正要驱除这等赃滥奸恶之人，与

哥哥报仇雪恨。"宋江又道："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众弟兄去时，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里，我有一计，只望众人扶助扶助。"众头领齐声道："专听哥哥指教。"

宋江道："有烦穆太公对付八九十个叉袋[6]，又要百十束芦柴，用着五只大船，两只小船。央及张顺、李俊驾两只小船，在江面上与他如此行；五只大船上，用着张横、三阮、童威和识水的人护船。此计方可。"穆弘道："此间芦苇、油柴、布袋都有，我庄上的人都会使水驾船，便请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先去无为军城中藏了。来日三更二点为期，且听门外放起带铃鹁鸽，便教白胜上城策应，先插一条白绢号带，近黄文炳家，便是上城去处。再又教石勇、杜迁扮做丐者，去城门边左近埋伏，只看火为号，便要下手杀把门军士。李俊、张顺只在江面上往来巡绰，等候策应。"宋江分拨已定。薛永、白胜、侯健先自去了。随后再是石勇、杜迁扮做丐者，身边各藏了短刀暗器，也去了。这里自一面扛抬沙土布袋和芦苇、油柴，上船装载。众好汉至期各各拴束了，身上都准备了器械，船仓里埋伏军汉，众头领分拨下船。晁盖、宋江、花荣在童威船上；燕顺、王矮虎、郑天寿在张横船上；戴宗、刘唐、黄信在阮小二船上；吕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贵、宋万在穆太公庄，看理江州城里消息。先使童猛棹一只打渔快船，前去探路。小喽罗

并军健都伏在仓里，大家庄客、水手，撑驾船只，当夜密地望无为军来。此时正是七月尽天气，夜凉风静，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昔日参寥子有首诗[7]，题这江景，道是：

洪涛滚滚烟波杳，月淡风清九江晓。
欲从舟子问如何，但觉庐山眼中小。

是夜初更前后，大小船只都到无为江岸边，拣那有芦苇深处，一字儿缆定了船只。只见童猛回船来报道："城里并无些动静。"宋江便叫手下众人，把这沙土布袋和芦苇干柴都搬上岸，望城边来。听那更鼓时，正打二更。江宋叫小喽罗各各抱了沙土布袋并芦柴，就城边堆垛了。众好汉各挺手中军器，只留张横、三阮、两童守船接应，其余头领都奔城边来。望城上时，约离北门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带铃鹁鸽。只见城上一条竹竿，缚着白号带，风飘起来。宋江见了，便叫军士就这城边堆起沙土布袋，分付军汉，一面挑担芦苇、油柴上城。只见白胜已在那里接应等候，把手指与众军汉道："只那条巷便是黄文炳住处。"宋江问白胜道："薛永、侯健在那里？"白胜道："他两个潜入黄文炳家里去了，只等哥哥到来。"宋江又问道："你曾见石勇、杜迁么？"白胜道：'他两个在城门边左近伺候。"宋江听罢，引了众好汉下城来，径到黄文炳门前。只见侯健闪在房檐下，宋江唤来，附耳低言道："你去将菜园门开了，放他军士把芦苇、油柴堆放里面，可教薛永寻把

火来点着，却去敲黄文炳门道：'间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笼什物搬来寄顿。'敲得门开，我自有摆布。"宋江教众好汉分几个把住两头。侯健先去开了菜园门，军汉把芦柴搬来，堆在里面。侯健就讨了火种，递与薛永，将来点着。侯健便闪出来，却去敲门叫道："间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笼搬来寄顿，快开门则个。"里面听得，便起来看时，望见隔壁火起，连忙开门出来。晁盖、宋江等呐声喊，杀将入去。众好汉亦各动手，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黄文炳一门内外大小四五十口，尽皆杀了，不留一人，只不见了文炳一个。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积攒下许多家私金银，收拾俱尽。大哨一声，众多好汉都扛了箱笼家财，却奔城上来。且说石勇、杜迁见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杀把门军人，又见前街邻舍拿了水桶梯子，都来救火。石勇、杜迁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们是梁山泊好汉数千在此，来杀黄文炳一门良贱，与宋江、戴宗报仇，不干你百姓事。你们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来闲管事。"众邻舍还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见黑旋风李逵抡起两把板斧，着地卷将来，众邻舍方才呐声喊，抬了梯子水桶，一哄都走了。这边后巷也有几个守门军汉，带了些人，拖了麻搭火钩，都奔来救火。早被花荣张起弓，当头一箭，射翻了一个，大喝道："要死的，便来救火。"那伙军汉一齐都退去了。只见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黄文炳家里前后点着，乱乱杂杂火起。看那火时，但见：

黑云匝地，红焰飞天。猝律律走万道金蛇，焰腾腾散千团火块。狂风相助，雕梁画栋片时休。炎焰涨空，大厦高堂弹指没。这不是火，却是：文炳心头恶，触恼丙丁神[8]。害人施毒焰，惹火自烧身。

当时石勇、杜迁已杀倒把门军士，李逵砍断铁锁，大开了城门。一半人从城上出去，一半人从城门下出去。张横、三阮、两童都来接应，合做一处，扛抬财物上船。无为军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杀死无数的人，如何敢出来追赶，只得回避了。这宋江一行众好汉只恨拿不着黄文炳，都上了船去，摇开了，自投穆弘庄上来，不在话下。

却说江州城里望见无为军火起，蒸天价红，满城中讲动，只得报知本府。这黄文炳正在府里议事，听得报说了，慌忙来禀知府道："敝乡失火，急欲回家看觑。"蔡九知府听得，忙叫开城门，差一只官船相送。黄文炳谢了知府，随即出来，带了从人，慌速下船，摇开江面，望无为军来。看见火势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红，艄公说道："这火只是北门里火。"黄文炳见说了，心里越慌。看看摇到江心里，只见一只小船从江面上摇过去了，不多时，又是一只小船摇将过来，却不径过，望着官船直撞将来。从人喝道："甚么船，敢如此直撞来！"只见那小船上一个大汉跳起来，手里拿着挠钩，口里应道："去江州报失火的船。"黄文炳便钻出来问道："那里失火？"那大汉道："北门里黄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汉杀了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烧着哩！"黄文炳失口叫声苦，不知高

低。那汉听了，一挠钩搭住了船，便跳过来。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八分，便奔船梢后走，望江里踊身便跳。忽见江面上一只船，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把黄文炳劈腰抱住，拦头揪起，扯上船来。船上那个大汉早来接应，便把麻索绑了。水底下活捉了黄文炳的，便是浪里白跳张顺，船上把挠钩的，便是混江龙李俊，两个好汉立在船上。那摇官船的艄公只顾下拜。李俊说道："我不杀你们，只要捉黄文炳这厮，你们自回去说与蔡九知府那贼驴知道，俺梁山泊好汉们权寄下他那颗驴头，早晚便要来取。"艄公战抖抖的道："小人去说。"李俊、张顺拿了黄文炳过自己的小船上，放那官船去了。两个好汉棹了两只快船，径奔穆弘庄上。早摇到岸边，望见一行头领，都在岸上等候，搬运箱笼上岸。见说拿得黄文炳，宋江不胜之喜，众好汉一齐心中大喜，说："正要此人见面。"张俊、李顺早把黄文炳带上岸来，众人看了，监押着，离了江岸，到穆太公庄上来。朱贵、宋万接着众人，入到庄里草厅上坐下。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绑在柳树上，请众头领团团坐定。宋江叫取一壶酒来，与众人把盏。上自晁盖，下至白胜，共是三十位好汉，都把遍了。宋江大骂黄文炳："你这厮！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仇，你如何定要谋我？你哥哥黄文烨，与你这厮一母所生，他怎恁般修善，久闻你那城中都称他做黄佛子，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交结权势，浸润官长[9]，欺压良善，我知

道无为军人民都叫你做黄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这个刺。”黄文炳告道：“小人已知过失，只求早死。”晁盖喝道：“你那贼驴，怕你不死！你这厮早知今日，悔不当初。”宋江便问道：“那个兄弟替我下手？”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的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撺掇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众多好汉看割了黄文炳，都来草堂上与宋江贺喜。有诗为证：

文炳趋炎巧计乖，却将忠义苦挤排。
奸谋未遂身先死，难免刳心炙肉灾。

只见宋江先跪在地下，众头领慌忙都跪下，齐道：“哥哥有甚事，但说不妨，兄弟们敢不听。”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学吏。初世为人，便要结识天下好汉。奈缘力薄才疏，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愿。自从刺配江州，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宋江因见父亲严训，不曾肯住。正是天赐机会，于路直至浔阳江上，又遭际许多豪杰。不想小可不才，一时间酒后狂言，险累了戴院长性命。感谢众位豪杰不避凶险，

来虎穴龙潭，力救残生。又蒙协助，报了冤仇。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若何。如是相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愿去的，一听尊命。只恐事发，反遭负累，烦可寻思。"说言未绝，李逵跳将起来，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宋江道："你这般粗卤说话，全在各人弟兄们心肯意肯，方可同去。"众人议论道："如今杀死了许多官军人马，闹了两处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军马来擒获。今若不随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里去？"宋江大喜，谢了众人。当日先叫朱贵和宋万前回山寨里去报知。次后分作五起进程：头一起，便是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刘唐、杜迁、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吕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黄信、张顺、张横、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燕顺、王矮虎、穆弘、穆春、郑天寿、白胜。五起二十八个头领，带了一干人等，将这所得黄文炳家财各各分开，装载上车子。穆弘带了太公并家小人等，将应有家财金宝装载车上。庄客数内有不愿去的，都赍发他些银两，自投别主去；佣工有愿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陆续去了，已自行动。穆弘收拾庄内已了，放起十数个火把，烧了庄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来。

且不说五起人马登程，节次进发[10]，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说第一起晁盖、宋江、花荣、戴宗、李逵五骑马，带着车仗人伴，在路行了三日，前面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黄门

山。宋江在马上与晁盖说道："这座山生得形势怪恶，莫不有大伙在内？可着人催攒后面人马上来，一同过去。"说犹未了，只见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宋江道："我说么！且不要走动，等后面人马到来，好和他厮杀。"花荣便拈弓搭箭在手，晁盖、戴宗各执朴刀，李逵拿着双斧，拥护着宋江，一齐趱马向前。只见山坡边闪出三五百个小喽罗，当先簇拥出四筹好汉，各挺军器在手，高声喝道："你等大闹了江州，劫掠了无为军，杀害了许多官军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个等你多时。会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饶了你们性命。"宋江听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说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无伸，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万望高抬贵手，饶恕残生。"那四筹好汉见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滚鞍下马，撇了军器，飞奔前来，拜倒在地下，说道："俺弟兄四个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想杀也不能够见面。俺听知哥哥在江州为事吃官司，我弟兄商议定了，正要来劫牢，只是不得个实信。前日使小喽罗直到江州来打听，回来说道：'已有多少好汉闹了江州，劫了法场，救出往揭阳镇去了。后又烧了无为军，劫掠黄通判家。'料想哥哥必从这里来。节次使人路中来探望，犹恐未真，故反作此一番诘问。冲撞哥哥，万勿见罪。今日幸见仁兄，小寨里略备薄酒粗食，权当接风。请众好汉同到敝寨盘桓片时[11]。"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汉，逐一请问大名。为头的那人姓欧名鹏，祖贯是黄州人氏[12]。守把大江军户，因恶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熬出这个名字，唤做摩云金翅[13]。第二个好汉姓蒋

名敬，祖贯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举子出身，科举不第，弃文就武，颇有谋略，精通书算，积万累千，纤毫不差，亦能刺枪使棒，布阵排兵，因此人都唤他做神算子[14]。第三个好汉姓马名麟，祖贯是南京建康人氏[15]。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16]，吹得双铁笛，使得好大滚刀，百十人近他不得，因此人都唤他做铁笛仙。第四个好汉姓陶名宗旺，祖贯是光州人氏[17]。庄家田户出身，惯使一把铁锹，有的是气力，亦能使枪抡刀，因此人都唤做九尾龟。怎见得四个好汉英雄，有西江月为证：

力壮身强无赛，行时捷似飞腾，摩云金翅是欧鹏，首位黄山排定。纷恨毛锥失利[18]，长从韬略搜精[19]，如神算法善行兵，文武全才蒋敬。　　铁笛一声山裂，铜刀两口神惊，马麟形貌更狰狞，厮杀场中超乘[20]。宗旺力如猛虎，铁锹到处无情，神龟九尾喻多能，都是英雄头领。

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小喽罗早捧过果盒，一大壶酒，两大盘肉，托过来把盏。先递晁盖、宋江，次递花荣、戴宗、李逵，与众人都相见了。一面递酒。没两个时辰，第二起头领又到了，一个个尽都相见。把盏已遍，邀请众位上山。两起十位头领先来到黄门山寨内，那四筹好汉便叫椎牛宰马管待。却教小喽罗陆续下山，接请后面那三起十八位头领上山来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汉已都来到了，尽在聚义厅上筵

席相会。宋江饮酒中间，在席上开话道："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义，未知四位好汉肯弃了此处，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个好汉齐答道："若蒙二位义士不弃贫贱，情愿执鞭坠镫。"宋江、晁盖大喜，便说道："既是四位肯从大义，便请收拾起程。"众多头领俱各欢喜。在山寨住了一日，过了一夜。次日，宋江、晁盖仍旧做头一起，下山进发先去。次后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远近。四筹好汉收拾起财帛金银等项，带领了小喽罗三五百人，便烧毁了寨栅，随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这四个好汉，心中甚喜，于路在马上对晁盖说道："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说着闲话，不觉早来到朱贵酒店里了。

且说四个守山寨的头领吴用、公孙胜、林冲、秦明和两个新来的萧让、金大坚，已得朱贵、宋万先回报知，每日差小头目棹船出来酒店里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滩上岸，擂鼓吹笛，众好汉们都乘马轿，迎上寨来。到得关下，军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都到聚义厅上，焚起一炉好香。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那里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蒙众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若要坚执如此相让，宋江情愿就死。"晁盖道："贤弟如何这般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谁坐?"宋江道："仁兄，论年齿，兄长也

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众人齐道：“哥哥言之极当。”左边一带，是林冲、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右边一带，论年甲次序，互相推让，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燕顺、吕方、郭盛、萧让、王矮虎、薛永、金大坚、穆春、李立、欧鹏、蒋敬、童威、童猛、马麟、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共是四十位头领坐下。大吹大擂，且吃庆喜筵席。

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说与众人：“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长又传了假书，以此黄文炳那厮撺掇知府，只要先斩后奏。若非众好汉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

泊里？"戴宗连忙喝道："铁牛，你这厮胡说！你今日既到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须要听两位头领哥哥的言语号令，亦不许你胡言乱语，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李逵道："阿呀，若割了我这颗头，几时再长的一个出来。我只吃酒便了。"众多好汉都笑。宋江又题起拒敌官军一事，说道："那时小可初闻这个消息，好不惊恐，不期今日轮到宋江身上。"吴用道："兄长当初若依了弟兄之言，只住山上快活，不到江州，不省了多少事？这都是天数注定如此。"宋江道："黄安那厮，如今在那里？"晁盖道："那厮住不够两三个月，便病死了。"宋江嗟叹不已。当日饮酒，各各尽欢。晁盖先叫安顿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过黄文炳的家财，赏劳了众多出力的小喽罗。取出原将来的信笼，交还戴院长收用。戴宗那里肯要，定教收放库内，公支使用。晁盖叫众多小喽罗参拜了新头领李俊等，都参见了。连日山寨里杀牛宰马，作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晁盖教向山前山后各拨定房屋居住，山寨里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对众头领说道："宋江还有一件大事，正要禀众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数日，未知众位肯否？"晁盖便问道："贤弟今欲要往何处，干甚么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说出这个去处。有分教：枪刀林里，再逃一遍残生；山岭边旁，传授千年勋业。正是：只因玄女书三卷，留得清风史数篇。毕竟宋公明要往何处去走一遭，且听下回分解。

[1]开江　船只解下缆绳离岸开走。

[2]搜根剔齿　百般挑剔，制造事端。

[3]洪都　唐于洪州设都督府，故称洪都。今江西南昌市。

[4]通臂猿　相传有一种左右两臂连通的猿，左臂可以并入右臂，右臂也可以并入左臂。

[5]促掐(qiā洽)　刁钻刻薄。

[6]叉袋　一种袋口有叉角可以打结的布袋或麻袋。

[7]参(cān餐)寥子　宋朝诗僧道潜的别号。原姓何，于潜(今浙江临安)人。有《参寥子诗集》传世。

[8]丙丁神　火神。五行中丙丁属火，所以作为火的代称。

[9]浸润官长　在官长面前进谗言。浸润，物受水渗透，引申为谗言积渐而发生作用，也借指谗言。

[10]节次进发　后队接着前队，有次序地进发。

[11]盘桓(huán环)　逗留。

[12]黄州　州名，治所在黄冈(今湖北黄冈县北)。

[13]摩云金翅　高飞入云的金翅鸟(传说中能食龙的神鸟)。摩，迫近。

[14]算子　算盘。

[15]南京建康　我国古都之一，即今江苏南京市。三国吴改汉秣陵县为建业，定都于此。东晋改名建康，南朝宋、齐、梁、陈均都于此。

[16]小番子闲汉　无业游民、帮闲役使之类。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富家子弟等人饮酒，近前唱喏，小心供过，使人买物命妓，谓之闲汉"。

[17]光州　州名，治所在定城(今河南潢川县)。

[18]毛锥失利　指科举考试不顺利。毛锥，毛笔的别称，这里指代治学、科举。

[19]韬略搜精　学习、精通兵法。韬略，《六韬》、《三略》，都是古代兵书。搜，搜求、探索。精，精华，精粹。

[20]超乘(shèng盛)　跃上战车。这里形容勇猛。超，跃上。乘，古代战车，一车四马为一乘。

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1]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2]

话说当下宋江在筵上对众好汉道："小可宋江自蒙救护上山，到此连日饮宴，甚是快乐，不知老父在家，正是何如。即目江州申奏京师，必然行移济州，着落郓城县追捉家属，比捕正犯，恐老父存亡不保。宋江想念，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以绝挂念，不知众弟兄还肯容否？"晁盖道："贤弟，这件是人伦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倒教家中老父吃苦，如何不依贤弟？只是众兄弟们连日辛苦，寨中人马未定，再停两日，点起山寨人马，一径去取了来。"宋江道："仁兄，再过几日不妨，只恐江州行文到济州追捉家属，以此事不宜迟。今也不须点多人去，只宋江潜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连夜上山来，那时乡中神不识，鬼不觉；若还多带了人伴去，必然惊吓乡里，反招不便。"晁盖道："贤弟路中倘有疏失，无人可救。"宋江道："若为父亲，死而无怨。"当日苦留不住，宋江坚执要行，便取个毡笠带了，提条短棒，腰带利刃，便下山去。众头领送过金沙滩自回。

且说宋江过了渡，到朱贵酒店里上岸，出大路投郓城县来。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一日奔宋家村，晚

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趱行到宋家村时，却早，且在林子里伏了，等待到晚，却投庄上来敲后门。庄里听得，只见宋清出来开门，见了哥哥，吃那一惊，慌忙道："哥哥，你回家来怎地？"宋江道："我特来家取父亲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这里都知道了。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每日来勾取，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只等江州文书到来，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下在牢里监禁，听候拿你。日里夜间，一二百土兵巡绰。你不宜迟，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救父亲并兄弟。"宋江听了，惊得一身冷汗，不敢进门，转身便走，奔梁山泊路上来。是夜月色朦胧，路不分明。宋江只顾拣僻静小路去处走。约莫也走了一个更次，只听得背后有人发喊起来。宋江回头听时，只隔一二里路，看见一簇火把照亮，只听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头走，一面肚里寻思："不听晁盖之言，果有今日之祸，皇天可怜，垂救宋江则个。"远远望见一个去处，只顾走。少间风扫薄云，现出那轮明月，宋江方才认得仔细，叫声苦，不知高低。看了那个去处，有名唤做还道村。原来团团都是高山峻岭，山下一遭涧水，中间单单只一条路。入来这村，左来右去走，只是这条路，更没第二条路。宋江认的这个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后赶来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宋江只得奔入村里来，寻路躲避。抹过一座林子，早看见一所古庙。但见：

墙垣颓损，殿宇倾斜。两廊画壁长苍苔，满地花砖生碧草。门前小鬼，折臂膊不显狰狞；殿上判官，无幞头不

成礼数[3]。供床上蜘蛛结网，香炉内蝼蚁营窠。狐狸常睡纸炉中，蝙蝠不离神帐里。

宋江只得推开庙门，乘着月光，入进庙里来，寻个躲避处。前殿后殿，相了一回，安不得身，心里越慌。只听得外面有人道："都管只走在这庙里！"宋江听得时，是赵能声音。急没躲处，见这殿上一所神厨，宋江揭起帐幔，望里面探身便钻入神厨里，安了短棒，做一堆儿伏在厨内，气也不敢喘。只听的外面拿着火把，照将入来。宋江在神厨里偷眼看时，赵能、赵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处照，看看照上殿来。宋江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阴灵庇护则个，神明庇佑。"一个个都走过了，没人看着神厨里。宋江道："却不是天幸！"只见赵得将火把来神厨内照一照，宋江道："我这番端的受缚。"赵得一只手将朴刀杆挑起神帐，上下把火只一照，火烟冲将起来，冲下一片黑尘来，正落在赵得眼里，眯了眼，便将火把丢在地下，一脚踏灭了，走出殿门外来，对士兵们道："这厮不在庙里。别又无路，却走向那里去了？"众士兵道："多应这厮走入村中树林里去了[4]。这里不怕他走脱。这个村唤做还道村，只有这条路出入，里面虽有高山林木，却无路上的去。都头只把住村口，他便会插翅飞上天去，也走不脱了。待天明，村里去细细搜捉。"赵得道："也是。"引了士兵下殿去了。宋江道："却不是神明护佑！若还得了性命，必当重修庙宇，再建祠堂，阴灵保佑则个。"说犹未了，只听的有几个士兵在于庙门前叫道："都头，在这里了。"赵能、赵得

和众人一伙抢入来。宋江道："却不又是晦气，这遭必被擒捉。"赵能到庙前问道："在那里？"土兵道："都头，你来看庙门上两个尘手迹，以定是却才推开庙门，闪在里面去了。"赵能道："说的是，再仔细搜一搜看。"这伙人再入庙里来搜看，宋江道："我命运这般蹇拙[5]，今番必是休了。"那伙人去殿前殿后搜遍，只不曾翻过砖来。众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来。赵能道："多是只在神厨里。却才兄弟看不仔细，我自照一照看。"一个土兵拿着火把，赵能一手揭起帐幔，五七个人伸头来看。不看万事俱休，才看一看，只见神厨里卷起一阵恶风，将那火把都吹灭了，黑腾腾罩了庙宇，对面不见。赵能道："却又作怪。平地里卷起这阵恶风来，想是神明在里面，定嗔怪我们只管来照，因此起这阵恶风显应。我们且去罢。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来寻。"赵得道："只是神厨里不曾看得仔细，再把枪去搠一搠。"赵能道："也是。"两个却待向前，只听的殿后又卷起一阵怪风，吹的飞沙走石，滚将下来，摇的那殿宇吸吸地动，罩下一阵黑云，布合了上下，冷气侵人，毛发竖起。赵能情知不好，叫了赵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乐。"众人一哄都奔下殿来，望庙门外跑走。有几个攧翻了的，也有闪肭腿的[6]，爬得起来，奔命走出庙门。只听得庙里有人叫："饶恕我们！"赵能再入来看时，两三个土兵跌倒在龙墀里，被树根钩住了衣服，死也挣不脱，手里丢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饶。宋江在神厨里听了，忍不住笑。赵能把土兵衣服解脱了，领出庙门去。有几个在前面的土兵说道："我说这神道最灵，你们只管在里面缠障，引的小鬼发作起来。我们

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须不吃他飞了去。”赵能、赵得道：“说的是。只消村口四下里守定。”众人都望村口去了。

只说宋江在神厨里口称惭愧道：“虽不被这厮们拿了，却怎能够出村口去？”正在厨内寻思，百般无计，只听的后面廊下有人出来。宋江道：“却又是苦也！早是不钻出去。”只见两个青衣童子，径到厨边举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请星主说话。”宋江那里敢做声答应。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请，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答应。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迟疑，娘娘久等。”宋江听的莺声燕语，不是男子之音，便从神柜底下钻将出来，看时，却是两个青衣女童侍立在床边。宋江吃了一惊，却是两个泥神。只听的外面又说道：“宋星主，娘娘有请。”宋江分开帐幔，钻将出来，只见是两个青衣螺髻女童[7]，齐齐躬身，各打个稽首。宋江看那女童时，但见：

> 朱颜绿发，皓齿明眸。飘飘不染尘埃，耿耿天仙风韵。螺蛳髻山峰堆拥，凤头鞋莲瓣轻盈。领抹深青，一色织成银缕；带飞真紫，双环结就金霞。依稀阆苑董双成[8]，仿佛蓬莱花鸟使[9]。

当下宋江问道：“二位仙童自何而来？”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请星主赴宫。”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么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请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甚么娘娘？亦不曾拜识，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询问。”宋江道：“娘娘在何处？”青衣道：“只在后面

宫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随后跟下殿来，转过后殿侧首一座子墙角门，青衣道：“宋星主从此间进来。”宋江跟入角门来看时，星月满天，香风拂拂，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寻思道：“原来这庙后又有这个去处。早知如此，却不来这里躲避，不受那许多惊恐。”宋江行时，觉道香坞两行夹种着大松树，都是合抱不交的，中间平坦一条龟背大街[10]。宋江看了，暗暗寻思道：“我倒不想古庙后有这般好路径。”跟着青衣，行不过一里来路，听得潺潺的涧水响。看前面时，一座青石桥，两边都是朱栏杆，岸上栽种奇花、异草、苍松、茂竹、翠柳、夭桃，桥下翻银滚雪般的水，流从石洞里去。过的桥基看时，两行奇树，中间一座大朱红棂星门[11]。宋江入的棂星门看时，抬头见一所宫殿。但见：

> 金钉朱户，碧瓦雕檐。飞龙盘柱戏明珠，双凤帏屏明晓日。红泥墙壁，纷纷御柳间宫花；翠霭楼台，淡淡祥光笼瑞影。窗横龟背，香风冉冉透黄纱；帘卷虾须，皓月团团悬紫绮。若非天上神仙府，定是人间帝主家。

宋江见了，寻思道：“我生居郓城县，不曾听的说有这个去处。”心中惊恐，不敢动脚。青衣催促请星主行。一引，引入门内。有个龙墀，两廊下尽是朱红亭柱，都挂着绣帘，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灯烛荧煌。青衣从龙墀内一步步引到月台上[12]，听得殿上阶前又有几个青衣道：“娘娘有请星主进来。”宋江到大殿上，不觉肌肤战栗，毛发倒竖，下面都是龙凤砖阶。青

衣入帘内奏道："请至宋星主在阶前。"宋江到帘前御阶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称："臣乃下浊庶民，不识圣上，伏望天慈，俯赐怜悯。"御帘内传旨，教请星主坐。宋江那里敢抬头。教四个青衣扶上锦墩坐，宋江只得勉强坐下。殿上喝声卷帘，数个青衣早把珠帘卷起，搭在金钩上。娘娘问道："星主别来无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敢面觑圣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礼。"宋江恰才敢抬头舒眼，看见殿上金碧交辉，点着龙灯凤烛，两边都是青衣女童，持笏捧圭[13]，执旌擎扇侍从，正中七宝九龙床上[14]，坐着那个娘娘。宋江看时，但见：

头绾九龙飞凤髻，身穿金缕绛绡衣。蓝田玉带曳长裙，白玉圭璋擎彩袖。脸如莲萼，天然眉目映云环；唇似樱桃，自在规模端雪体。正大仙容描不就，威严形象画难成。

那娘娘口中说道："请星主到此。"命童子献酒。两下青衣女童，执着奇花宝瓶，捧酒过来，斟在玉杯内。一个为首的女童，执玉杯递酒，来劝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辞，接过玉杯，朝娘娘跪饮了一杯。宋江觉道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顶[15]，甘露洒心。又是一个青衣，捧过一盘仙枣，上劝宋江。宋江战战兢兢，怕失了体面，尖着指头，拿了一枚，就而食之，怀核在手。青衣又斟过一杯酒来劝宋江，宋江又一饮而尽。娘娘法旨，教再劝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过来劝宋江，宋江又饮了。仙女托过仙枣，又食了两枚。共饮过三杯仙

酒，三枚仙枣。宋江便觉道春色微醺，又怕酒后醉失体面，再拜道："臣不胜酒量，望乞娘娘免赐。"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饮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书赐与星主。"青衣去屏风背后，玉盘中托出黄罗袱子，包着三卷天书，度与宋江。宋江看时，可长五寸，阔三寸，厚三寸，不敢开看，再拜祇受[16]，藏于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吾有四句天言，汝当记取，终身佩受，勿忘勿泄。"宋江再拜，愿受天言。娘娘法旨道：

遇宿重重喜，逢高是不凶。
外夷及内寇，几处见奇功。

宋江听毕，再拜谨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安，暂罚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在世。所嘱之言，汝当记取。目今天凡相隔，难以久留，汝当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琼楼金阙，再当重会"。宋江便谢了娘娘，跟随青衣女童下得殿庭来，出得棂星门，送至石桥边。青衣道："恰才星主受惊，不是娘娘护祐，已被擒拿。天明时，自然脱离了此难。星主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宋江凭栏看时，果见二龙戏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声，却撞在神厨内。觉来乃是南柯一梦。

宋江爬将起来看时，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时分。宋江把袖子里摸时，手内枣核三个，袖里帕子包着天书。摸将出来看时，果是三卷天书，又只觉口里酒香。宋江想道："这一梦真乃奇异，似梦非梦。若把做梦来，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口中又酒香，枣核在手里？说与我的言语，都记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梦来，我自分明在神厨里，一交攧将入来。有甚难见处？想是此间神圣最灵，显化如此。只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帐幔看时，九龙椅上坐着一个妙面娘娘，正和梦中一般。宋江寻思道："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这三卷天书，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天言，不曾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时自然脱离此村之厄。'如今天色渐明，我却出去。"便探手去厨里摸了短棒，把衣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来，便从左廊下转出庙前，仰面看时，旧牌额上刻着四个金字道："玄女之庙。"宋江以手加额称谢道："惭愧！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传受与我三卷天书，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够再见天日之面，必当来此重修庙宇，再建殿庭。伏望圣慈俯垂护祐。"称谢已毕，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来。离庙未远，只听得前面远远地喊声连天。宋江寻思道："又不济了。立住了脚，且未可出去。我若到他面前，定吃他拿了。不如且在这里路旁树背后躲一躲。"却才闪得入树背后去，只见数个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枪拄着，一步步攧将入来，口里声声都只叫道："神圣救命则个。"宋江在树背后看了，寻思道："却又作怪。他们把着村口，等我出来拿我，却又怎地抢入来？"再看时，赵能也抢入来，口里叫道。"我们都是死也！"宋

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见背后一条大汉追将入来。那大汉上半截不着一丝，露出鬼怪般肉，手里拿着两把夹钢板斧，口里喝道："含鸟休走！"远观不睹，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风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梦里么？"不敢走出去。

那赵能正走到庙前，被松树根只一绊，一交攧在地下。李逵赶上，就势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后又是两筹好汉赶上来，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条朴刀，上首的是欧鹏，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见他两个赶来，恐怕争功，坏了义气，就手把赵能一斧，砍做两半，连胸脯都砍开了，跳将起来，把土兵赶杀，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来。背后只见又赶上三筹好汉，也杀将来。前面赤发鬼刘唐，第二石将军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这六筹好汉说道："这厮们都杀散了，只寻不见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树背后一个人立在那里！"宋江方才敢挺身出来，说道："感谢众兄弟们又来救我性命，将何以报大恩？"六筹好汉见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报与晁头领得知。"石勇、李立分头去了。宋江问刘唐道："你们如何得知，来这里救我？"刘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来，晁头领与吴军师放心不下，便叫戴院长随即下来，探听哥哥下落。晁头领又自己放心不下，再着我等众人前来接应，只恐哥哥有些疏失。半路里撞见戴宗道：'两个贼驴追赶捕捉哥哥。'晁头领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吴军师、公孙胜、阮家三兄弟、吕方、郭盛、朱贵、白胜看守寨栅，其余兄弟，都叫来此间寻觅哥哥。听得人说道：'赶宋江入还道村去了。'村口守把的这厮

们，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只有这几个奔进村里来。随即李大哥追来，我等都赶入来，不想哥哥在这里。”说犹未了，石勇引将晁盖、花荣、秦明、黄信、薛永、蒋敬、马麟到来，李立引将李俊、穆弘、张横、张顺、穆春、侯健、萧让、金大坚，一行众多好汉都相见了。宋江作谢众位头领。晁盖道：“我叫贤弟不须亲自下山，不听愚兄之言，险些儿又做出来。”宋江道：“小可兄弟，只为父亲这一事，悬肠挂肚，坐卧不安，不由宋江不来取。”晁盖道：“好教贤弟欢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迁、宋万、王矮虎、郑天寿、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听得，大喜，拜谢晁盖道：“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无怨！”晁盖、宋江俱各欢喜，与众头领各各上马，离了还道村口。宋江在马上以手加额，望空顶礼，称谢神明庇祐之力，容日专当拜还心愿。有古风一篇，单道宋江忠义得天之助：

> 昏朝气运将颠覆，四海英雄起微族。
> 流光垂象在山东[17]，天罡上应三十六。
> 瑞气盘旋绕郓城，此乡生降宋公明。
> 幼年涉猎诸经史，长来为吏惜人情。
> 仁义礼智信皆备，兼受九天玄女经。
> 豪杰交游满天下，逢凶化吉天生成。
> 他年直上梁山泊，替天行道动天兵。

且说一行人马离了还道村，径回梁山泊来。吴学究领了

守山头领，直到金沙滩，都来迎接。前到得大寨聚义厅上，众好汉都相见了。宋江急问道："老父何在？"晁盖便叫请宋太公出来。不多时，铁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轿[18]，抬着宋太公到来，众人扶策下轿上厅来。宋江见了，喜从天降，笑逐颜开。宋江再拜道："老父惊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负累了父亲吃惊受怕。"宋太公道："叵耐赵能那厮弟兄两个，每日拨人来守定了我们，只待江州公文到来，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听得你在庄后敲门，此时已有八九个土兵在前面草厅上，续后不见了，不知怎地赶出去了。到三更时候，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将我搭扶上轿，抬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放火烧了庄院。那时不由我问个缘由，径来到这里。"宋江道："今日父子团圆相见，皆赖众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谢了众头领，晁盖众人都来参拜宋太公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作贺宋公明父子团圆。当日尽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席贺喜，大小头领尽皆欢喜。

第三日，晁盖又体己备个筵席，庆贺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思忆老母在蓟州，离家日久，未知如何。众人饮酒之时，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感蒙众位豪杰相带贫道许多时，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从跟着晁头领到山，逐日宴乐，一向不曾还乡看视老母。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欲待回乡省视一遭，暂别众头领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以满小道之愿，免致老母挂念悬望。"晁盖道："向日已闻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无人侍奉，今既如此说时，难以阻当，只是不忍分别。虽然要行，再待来日相送。"公孙胜谢了。

当日尽醉方散，各自归房安歇。次日早，就关下排了筵席，与公孙胜饯行。且说公孙胜依旧做云游道士打扮了，腰裹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宝剑，肩胛上挂着棕笠，手中拿把鳖壳扇，便下山来。众头领接住，就关下筵席，各各把盏送别。饯行已遍，晁盖道："一清先生，此去难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当。百日之外，专望鹤驾降临，切不可爽约。"公孙胜道："重蒙列位头领看待许久，小道岂敢失信！回家参过本师真人，安顿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将带几个人去，一发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孙胜道："老母平日只爱清幽，吃不得惊谎，因此不敢取来。家中自有田产山庄，老母自能料理。小道只去省视一遭，便来再得聚义。"宋江道："既然如此，专听尊命。只望早早降临为幸！"晁盖取出一盘黄白之资相送。公孙胜道："不消许多，但只够盘缠足矣。"晁盖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里，打个稽首，别了众人，过金沙滩便行，望蓟州去了。

众头领席散，却待上山，只见黑旋风李逵就关下放声大哭起来。宋江连忙问道："兄弟，你如何烦恼？"李逵哭道："干鸟气么！这个也去取爷，那个也去望娘，偏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来的。"晁盖便问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如何养得我娘快乐？我要去取他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晁盖道："兄弟说的是。我差几个人同你去，取了上山来，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兄弟生性不好，回乡去必然有失。

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况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冲撞。他又在江州杀了许多人，那个不认得他是黑旋风？这几时，官司如何不行移文书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凶恶，倘有疏失，路程遥远，如何得知？你且过几时，打听得平静了去取未迟。”李逵焦躁，叫道：“哥哥，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你的爷，便要取上山来快活，我的娘，由他在村里受苦。兀的不是气破了铁牛的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躁。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说那三件事？”宋江点两个指头，说出这三件事来。有分教：李逵施为撼地摇天手，来斗巴山跳涧虫。毕竟宋江对李逵说出那三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

[1]还(xúan旋)道村　村名取左右盘旋，来去只一条路之意。说本《水浒传注略》。

[2]九天玄女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后为道教所信奉。据说她人头鸟身，圣母元君弟子，黄帝之师，曾助黄帝战败蚩尤。

[3]幞(fú符)头　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包头软巾。也叫四脚、折上巾。有四带，二带系脑后垂之，折带反系头上，使曲折附顶。

[4]多应　多半是，大概是。

[5]蹇拙(jiǎn zhuó简浊)　困顿多难，不顺利。

[6]杻　通扭。

[7]螺髻　形状象螺蛳的发髻。

[8]阆(láng郎，又读làng浪)苑　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宫苑。　董双成　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

[9]花鸟使　唐朝开元年间，皇帝每年派人到各地挑选美女，使者称为花鸟使。这里连同上句的董双成，都是指玄女娘娘派来的青衣女使。

[10]龟背大街　由石块铺砌，路面形如六角纹之龟背的大街。

[11]棂(líng灵)星门　形状象窗棂(窗户上用木条交错制成的格子)的门。旧时作为庙门的代称。

[12]月台　露天的平台。

[13]笏(hù户)　一种狭长的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的手板，本是大臣朝见时拿着记事用的。　圭(guī归)　也写作珪，一种上尖下方长条形的玉制礼器，本是帝王、诸侯朝聘祭祀时所执用。

[14]七宝九龙床　装饰着金、银、琉璃、真珠、玛瑙等多种宝物，雕镂着九条蟠龙的椅子。

[15]醍醐(tí hú题胡)灌顶　纯酥油浇到头上，清凉舒适。佛教比喻以智慧灌输于人，使人彻悟。醍醐，酥酪上凝聚的油，味道极其甘美。可入药。

[16]祇(zhī支)受　敬受。祇，恭敬。

[17]流光垂象在山东　神异的征兆显现在山东地界。这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唯心说法，认为人世间的吉凶变化，上天都能通过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来预示迹兆。流光，闪动的光，这里指三十六天罡星；垂象，上天显示征兆。

[18]策　这里是扶着的意思。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话说李逵道："哥哥，你且说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县搬取母亲，第一件，径回，不可吃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谁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来；第三件，你使的那两把板斧，休要带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这三件事，有甚么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当下李逵拽扎得爽利[1]，只跨一口腰刀，提条朴刀，带了一锭大银，三五个小银子，吃了几杯酒，唱个大喏，别了众人，便下山来，过金沙滩去了。晁盖、宋江与众头领送行已罢，回到大寨里聚义厅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对众人说道："李逵这个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众兄弟们谁是他乡中人？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杜迁便道："只有朱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与他是乡里。"宋江听罢，说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李逵已自认得朱贵是同乡人。"宋江便着人去请朱贵。小喽罗飞报下山来，直至店里，请的朱贵到来。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乡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为此不肯差人与他同去，诚恐路上有失。今知贤弟是他乡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遭。"朱贵答道：

"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现在一个兄弟唤做朱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这李逵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有个哥哥，唤做李达，专与人家做长工。这李逵自小凶顽，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归。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只怕店里无人看管。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这个看店，不必你忧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暂管几时。"朱贵领了这言语，相辞了众头领下山来，便走到店里，收拾包裹，交割铺面与石勇、侯健，自奔沂州去了。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席，饮酒快乐，与吴学究看习天书，不在话下。

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泊，取路来到沂水县界。于路，李逵端的不吃酒，因此不惹事，无有话说。行至沂水县西门外，见一簇人围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丛中。听得读道："榜上第一名正贼宋江，系郓城县人；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第三名从贼李逵，系沂州沂水县人。"李逵在背后听了，正待指手画脚，没做奈何处，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拦腰抱住，叫道："张大哥，你在这里做甚么？"李逵扭过身看时，认得是旱地忽律朱贵。李逵问道："你如何也来这里？"朱贵道："你且跟我来说话。"两个一同来西门外近村一个酒店内，直入到后面一间静房中坐了。朱贵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胆！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五千钱捉戴宗，三千钱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续后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

消息。我迟下山来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才到这里？”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你是这里人，家在那里住？”朱贵道：“这个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里。我原是此间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钱，就于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又叫兄弟朱富来与李逵相见了。朱富置酒管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今日我已到乡里了，便吃两碗儿，打甚么鸟紧！”朱贵不敢阻当他，由他吃。当夜直吃到四更时分，安排些饭食，李逵吃了，趁五更晓星残月，霞光明朗，便投村里去。朱贵分付道：“休从小路去，只从大朴树转弯[2]，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东。快取了母亲来，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从小路去，却不近？大路走，谁耐烦！”朱贵道：“小路走，多大虫，又有乘势夺包裹的剪径贼人。”李逵应道：“我却怕甚鸟！”戴上毡笠儿，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别了朱贵、朱富，便出门投百丈村来。

约行了数十里，天色渐渐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只白兔儿来，望前路去了。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有诗为证：

山径崎岖静复深，西风黄叶满疏林。
偶因逐兔过前界，不记仓忙行路心。

正走之间，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时值新秋，叶儿正红。李逵来到树林边厢，只见转过一条大汉，喝道：

"是会的留下买路钱，免得夺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时，戴一顶红绢抓髯儿头巾，穿一领粗布衲袄，手里拿着两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脸上。李逵见了，大喝一声："你这厮是甚么鸟人？敢在这里剪径！"那汉道："若问我名字，吓碎你心胆，老爷叫做黑旋风。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便饶了你性命，容你过去。"李逵大笑道："没你娘鸟兴！你这厮是甚么人？那里来的？也学老爷名目，在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来奔那汉。那汉那里抵当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认得老爷么？"那汉在地下叫道："爷爷，饶恁孩儿性命[3]！"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你这厮辱莫老爷名字。"那汉道："小人虽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风。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提起好汉大名，神鬼也怕，因此小人盗学爷爷名目，胡乱在此剪径。但有孤单客人经过，听得说了黑旋风三个字，便撇了行李，逃奔了去，以此得这些利息，实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贱名叫做李鬼，只在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这厮无礼，却在这里夺人的包裹行李，坏我的名目，学我使两把板斧，且教他先吃我一斧。"劈手夺过一把斧来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爷爷杀我一个，便是杀我两个。"李逵听得，住了手问道："怎的杀你一个，便是杀你两个？"李鬼道："小人本不敢剪径，家中因有个九十岁的老母，无人养赡，因此小人单题爷爷大名唬吓人，夺些单身的包裹，养赡老母。其实并不曾敢害了一个人。如今爷爷杀了小人，家中老母，必是饿杀。"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听的说了这话，自肚里寻思道："我特地归家

来取娘，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天地也不祐我。罢，罢！我饶了你这厮性命。”放将起来，李鬼手提着斧，纳头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风，你从今已后，休要坏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小人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业，再不敢倚着爷爷名目，在这里剪径。”李逵道：“你有孝顺之心，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便去改业。”李逵便取出一锭银子，把与李鬼，拜谢去了。李逵自笑道：“这厮却撞在我手里。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必去改业，我若杀了他，也不合天理。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来。诗曰：

李逵迎母却逢伤，李鬼何曾为养娘。
可见世间忠孝处，事情言语贵参详[4]。

走到巳牌时分，看看肚里又饥又渴，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正走之间，只见远远在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李逵见了，奔到那人家里来，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妇人来，髽髻鬓边插一簇野花，搽一脸胭脂铅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过路客人，肚中饥饿，寻不着酒食店，我与你一贯足钱，央你回些酒饭吃。”那妇人见了李逵这般模样，不敢说没，只得答道：“酒便没买处，饭便做些与客人吃了去。”李逵道：“也罢。只多做些个，正肚中饥出鸟来。”那妇人道：“做一升米不少么？”李逵道：“做三升米饭来吃。”那妇人向厨中烧起火来，便去溪边淘了米，将来做饭。李逵却转过屋后山边来净手，只见一个汉子攧手攧脚从山后归来。李逵

转过屋后听时，那妇人正要上山讨菜，开后门，见了，便问道："大哥，那里闪肭了腿？"那汉子应道："大嫂，我险些儿和你不厮见了，你道我晦鸟气么？指望出去等个单身的过，整整等了半个月，不曾发市，甫能今日抹着一个，你道是谁？原来正是那真黑旋风。却恨撞着那驴鸟，我如何敌得他过？倒吃他一朴刀，搠翻在地，定要杀我。吃我假意叫道：'你杀我一个，却害了我两个。'他便问我缘故，我便告道：'家中有个九十岁的老娘，无人养赡，定是饿死。'那驴鸟真个信我，饶了我性命，又与我一个银子做本钱，教我改了业养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赶将来，且离了那林子里僻静处睡了一回，从后山走回家来。"那妇人道："休要高声。却才一个黑大汉来家中，教我做饭，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门前坐地，你去张一张看。若是他时，你去寻些麻药来，放在菜内，教那厮吃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对付了他，谋得他些金银，搬往县里住，去做些买卖，却不强似在这里剪径！"李逵已听得了，便道："叵耐这厮，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又饶了性命，他倒又要害我。这个正是情理难容。"一转踅到后门边。这李鬼恰待出门，被李逵劈髯揪住，那妇人慌忙自望前门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边掣出腰刀，早割下头来。拿着刀，却奔前门寻那妇人时，正不知走那里去了。再入屋内来，去房中搜看，只见有两个竹笼，盛些旧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子，都打缚在包裹里。却去锅里看时，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看看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

前，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吃得饱了，把李鬼的尸体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里去了。

比及赶到董店东时，日已平西。径奔到家中，推开门，入进里面。只听得娘在床上问道："是谁人来?" 李逵看时，见娘双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铁牛来家了。"娘道："我儿，你去了许多时，这几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长工，止博得些饭食吃，养娘全不济事。我时常思量你，眼泪流干，因此瞎了双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寻思道："我若说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说便了。"李逵应道："铁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来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铁牛背娘到前路，觅一辆车儿载去。"娘道："你等大哥来，却商议。"李逵道："等做甚么？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见李达提了一罐子饭来。入得门，李逵见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见。"李达骂道："你这厮归来则甚？又来负累人。"娘便道："铁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来取我。"李达道："娘呀！休信他放屁。当初他打杀了人，教我披枷带锁，受了万千的苦。如今又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劫了法场，闹了江州，现在梁山泊做了强盗。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来，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我到官比捕，又得财主替我官司分理[5]，说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又替我上下使钱，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现今出榜赏三千

钱捉他。你这厮不死，却走家来胡说乱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躁，一发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达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敌他不过，把饭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这一去，必然报人来捉我，却是脱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罢。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我且留下一锭五十两的大银子，放在床上。大哥归来见了，必然不赶来。"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锭大银，放在床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问我，只顾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当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门望小路里便走。却说李达奔来财主家报了，领着十来个庄客，飞也似赶到家里看时，不见了老娘，只见床上留下一锭大银子。李达见了这锭大银，心中忖道："铁牛留下银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我若赶去，倒吃他坏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里快活。"众人不见了李逵，都没做理会处。李达却对众庄客说道："这铁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条路去了，这里小路甚杂，怎地去赶他?"众庄客见李达没理会处，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不在话下。

这里只说李逵怕李达领人赶来，背着娘只望乱山深处僻静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但见：

暮烟横远岫，宿雾锁奇峰。慈鸦撩乱投林[6]，百鸟喧呼傍树。行行雁阵，坠长空飞入芦花；点点萤光，明野径偏依腐草。卷起金风飘败叶，吹来霜气布深山。

当下李逵背娘到岭下，天色已晚了。娘双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认得这条岭，唤做沂岭。过那边去，方才有人家。娘儿两个，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岭来。娘在背上说道："我儿，那里讨口水来我吃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过岭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饭吃。"娘道："我日中吃了些干饭，口渴的当不得。"李逵道："我喉咙里也烟发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岭上，寻水与你吃。"娘道："我儿，端的渴杀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的要不得。"李逵看看捱得到岭上，松树边一块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侧边，分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寻水来你吃。"李逵听得溪涧里水响，闻声寻将去，盘过了两三处山脚，到得那涧边看时，一溪好水。怎见得，有诗为证：

穿崖透壑不辞劳[7]，远望方知出处高。

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李逵来到溪边，捧起水来，自吃了几口，寻思道："怎生能够得这水去，把与娘吃？"立起身来，东观西望，远远地山顶上见个庵儿，李逵道："好了。"攀藤揽葛，上到庵前，推开门看时，却是个泗州大圣祠堂[8]。面前有个石香炉。李逵用手去掇，原来却是和座子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里拔得动。一时性起来，连那座子掇出，前面石阶上一磕，把那香炉磕将下来。拿了再到溪边，将这香炉水里浸了，拔起乱草，洗得干净，挽了半香炉水，双手擎来，再寻旧路，夹七夹八走上岭

来。到得松树里边，石头上不见了娘，只见朴刀插在那里。李逵叫娘吃水，杳无踪迹，叫了几声不应。李逵心慌，丢了香炉，定住眼四下里看时，并不见娘。走不到三十余步，只见草地上一团血迹。李逵见了，心里越疑惑，趁着那血迹寻将去。寻到一处大洞口，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一条人腿。正是：

假黑旋风真捣鬼，生时欺心死烧腿。
谁知娘腿亦遭伤，饿虎饿人皆为嘴。

李逵心里忖道："我从梁山泊归来，特为老娘来取他，千辛万苦，背到这里，却把来与你吃了。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谁的？"心头火起，赤黄须竖立起来，将手中朴刀挺起来，搠那两个小虎。这小大虫被搠得慌，也张牙舞爪钻向前来，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个，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入去。李逵赶到洞里，也搠死了。李逵却钻入那大虫洞内，伏在里面张外面时，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望窝里来。李逵道："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胯边掣出腰刀。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窝里一剪，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李逵在窝内看得仔细，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虫粪门。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里去了。那母大虫吼了一声，就洞口带着刀，跳过涧边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里赶将出来，那老虎负疼，直抢下山石岩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赶，只见就树边卷

起一阵狂风，吹得败叶树木如雨一般打将下来。自古道："云生从龙，风生从虎。"那一阵风起处，星月光辉之下，大吼了一声，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扑，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虫的势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颔下[9]。那大虫不曾再展再扑：一者护那疼痛，二者伤着他那气管。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只听得响一声，如倒半壁山，登时间死在岩下。那李逵一时间杀了子母四虎，还又到虎窝边，将着刀复看了一遍，只恐还有大虫，已无有踪迹。李逵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逵却来收拾亲娘的两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圣庵后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场，有诗为证：

沂岭西风九月秋，雌雄虎子聚林丘。
因将老母残躯啖，致使英雄血泪流。
猛拚一身探虎穴，立诛四虎报冤仇。
泗州庙后亲埋葬，千古传名李铁牛。

这李逵肚里又饥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寻路慢慢的走过岭来。只见五七个猎户都在那里收窝弓弩箭，见了李逵一身血污，行将下岭来，众猎户吃了一惊，问道："你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独自过岭来？"李逵见问，自肚里寻思道："如今沂水县出榜，赏三千贯钱捉我，我如何敢说实话？只谎说罢。"答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过岭来，因我娘要水吃，我去岭下取水，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我

直寻到虎窝里，先杀了两个小虎，后杀了两个大虎，泗州大圣庙里睡到天明，方才下来。”众猎户齐叫道：“不信你一个人如何杀得四个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个[10]。这两个小虎且不打紧，那两个大虎非同小可。我们为这两个畜生，不知都吃了几顿棍棒。这条沂岭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整三五个月，没人敢行。我们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逵道：“我又不是此间人，没来由哄你做甚么？你们不信，我和你上岭去，寻讨与你。就带些人去扛了下来。”众猎户道：“若端的有时，我们自重重的谢你。却是好也！”众猎户打起胡哨来，一霎时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挠钩枪棒，跟着李逵，再上岭来。此时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顶上。远远望见窝边果然杀死两个小虎，一个在窝内，一个在外面。一只母大虫死在山岩边，一只雄虎死在泗州大圣庙前。众猎户见了杀死四个大虫，尽皆欢喜，便把索子抓缚起来，众人扛抬下岭，就邀李逵同去请赏。一面先使人报知里正上户，都来迎接着，抬到一个大户人家，唤做曹太公庄上。那人原是闲吏，专一在乡放刁把滥。近来暴有几贯浮财。只是为人行短[11]。当时曹太公亲自接来相见了。邀请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动问那杀虎的缘由。李逵却把夜来同娘到岭上要水吃，因此杀死大虫的话，说了一遍。众人都呆了。曹太公动问壮士高姓名讳，李逵答道：“我姓张，无名，只唤做张大胆。”诗曰：

人言只有假李逵，从来再无李逵假。
如何李四冒张三，谁假谁真皆作耍。

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胆壮士，不恁地胆大，如何杀的四个大虫！"一壁厢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话下。

且说当村里得知沂岭上杀了四个大虫，抬在曹太公家，讲动了村坊道店，哄的前村后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群拽队，都来看虎。入见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壮士，在厅上吃酒。数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的家里，随着众人也来看虎，却认得李逵的模样，慌忙来家对爹娘说道："这个杀虎的黑大汉，便是杀我老公，烧了我屋的。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爹娘听得，连忙来报知里正。里正听了道："他既是黑旋风时，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来，行移到本县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贯赏钱拿他，他却走在这里！"暗地使人去请得曹太公到来商议。曹太公推道更衣[12]，急急的到里正家里。正说这个杀虎的壮士，便是岭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现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们要打听得仔细。倘不是时，倒惹得不好；若真个是时，却不妨。要拿他时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时却难。"里正道："现有李鬼的老婆认得他。曾来李鬼家做饭吃，杀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们且只顾置酒请他。却问他：'今番杀了大虫，还是要去县请功，只是要村里讨赏？'若还他不肯去县里请功时，便是黑旋风了，着人轮换把盏，灌得醉了，缚在这里，却去报知本县，差都头来取去，万无一失。"有诗为证：

常言芥投针孔，窄路每遇冤家。

李鬼鬼魂不散，旋风风色非佳。

打虎功思县赏，杀人身被官拿。

试看螳螂黄雀[13]，劝君得意休夸。

众人道："说得是。"里正与众人商量定了。曹太公回家来款住李逵，一面且置酒来相待，便道："适间抛撇，请勿见怪。且请壮士解下腰间包裹，放下朴刀，宽松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搠在雌虎肚里了，只有刀鞘在这里。若是开剥时，可讨来还我。"曹太公道："壮士放心，我这里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与壮士悬带。"李逵解了腰刀、尖刀，并缠袋、包裹，都递与庄客收贮，便把朴刀倚在壁边。曹太公叫取大盘肉、大壶酒来。众多大户并里正、猎户人等，轮番把盏，大碗大钟，只顾劝李逵。曹太公又请问道："不知壮士要将这虎解官请功？只是在这里讨些赍发？"李逵道："我是过往客人，忙些个，偶然杀了这窝猛虎，不须去县里请功。只此有些赍发，便罢；若无，我也去了。"曹太公道："如何敢轻慢了壮士？少刻村中敛取盘缠相送。我这里自解虎到县里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领与我换了上盖。"曹太公道："有，有。"当时便取一领细青布衲袄，就与李逵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只见门前鼓响笛鸣，都将酒来，与李逵把盏作庆，一杯冷，一杯热。李逵不知是计，只顾开怀畅饮，全不记宋江分付的言语。不两个时辰，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立脚不住。众人扶到后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条板凳上，就取两条绳子，连板凳绑住了。便叫里正带人，飞也似去县里报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

原告，补了一纸状子。此时哄动了沂水县里。知县听得大惊，连忙升厅问道："黑旋风拿住在那里？这是谋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现缚在本乡曹大户家，为是无人禁得他，诚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来。"知县随即叫唤本县都头去取来。就厅前转过一个都头来声喏，那人是谁，有诗为证：

面阔眉浓须鬓赤，双睛碧绿似番人[14]。
沂水县中青眼虎，豪杰都头是李云。

当下知县唤李云上厅来，分付道："沂岭下曹大户庄上拿住黑旋风李逵，你可多带人去，密地解来，休要哄动村坊，被他走了。"李都头领了台旨，下厅来，点起三十个老郎土兵，各带了器械，便奔沂岭村中来。

这沂水县是个小去处，如何掩饰得过？此时街市上讲动了，说道："拿着了闹江州的黑旋风。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朱贵在东庄门外朱富家听了这个消息，慌忙来后面对兄弟朱富说道："这黑厮又做出来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为他，诚恐有失，差我来打听消息。如今他吃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时，怎的回寨去见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两个同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李云日常时最是爱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却有个道理对他，只是在这里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将十数瓶酒，把

肉大块切了，却将些蒙汗药拌在里面，我两个五更带数个火家挑着，去半路里僻静处等候他解来时，只做与他把酒贺喜，将众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逵，如何?”朱贵道：“此计大妙。事不宜迟，可以整顿，及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云不会吃酒，便麻翻了，终久醒得快。还有件事，倘或日后得知，须在此安身不得。”朱贵道：“兄弟，你在这里卖酒，也不济事。不如带领老小，跟我上山，一发入了伙，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两个火家觅了一辆车儿，先送妻子和细软行李起身，约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我如今包裹内带得一包蒙汗药在这里，李云不会吃酒时，肉里多糁些，逼着他多吃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说得是。”便叫人去觅下了一辆车儿，打拴了三五个包箱，捎在车儿上，家中粗物都弃了，叫浑家和儿女上了车子，分付两个火家，跟着车子，只顾先去。

且说朱贵、朱富当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块，将药来拌了，连酒装做两担，带了二三十个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药来拌了。恐有不吃肉的，也教他着手。两担酒肉，两个火家各挑一担。弟兄两个，自提了些果盒之类，四更前后，直接将来僻静山路口坐。等到天明，远远地只听得敲着锣响，朱贵接到路口。且说那三十来个土兵自村里吃了半夜酒，四更前后，把李逵背剪绑了，解将来。后面李都头坐在马上，看看来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拦住，叫道：“师父且喜，小弟将来接力。”桶内舀一壶酒来，斟一大钟，上劝李云。朱贵托着肉来，火家捧过果盒。李云见了，慌忙下马，跳向前来，说道：

“贤弟，何劳如此远接。”朱富道：“聊表徒弟孝顺之心。”李云接过酒来，到口不吃。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今日这个喜酒，也饮半盏儿。”李云推却不过，略呷了两口。朱富便道：“师父不饮酒，须请些肉。”李云道：“夜间已饱，吃不得了。”朱富道：“师父行了许多路，肚里也饥了。虽不中吃，胡乱请些，也免小弟之羞。”拣两块好的，递将过来。李云见他如此殷勤，只得勉意吃了两块。朱富把酒来劝上户、里正，并猎户人等，都劝了三钟，朱贵便叫士兵、庄客众人都来吃酒。这伙男女那里顾个冷热、好吃不好吃，酒肉到口，只顾吃，正如这风卷残云，落花流水，一齐上来，抢着吃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贵兄弟两个，已知用计。故意道：“你们也请我吃些。”朱贵喝道：“你是歹人，有何酒肉与你吃，这般杀才，快闭了口。”李云看着士兵，喝道叫走，只见一个个都面面厮觑，走动不得，口颤脚麻，都跌倒了。李云急叫：“中了计了！”恰待向前，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晕倒了，软做一堆，睡在地下。当时朱贵、朱富各夺了一条朴刀，喝声：“孩儿们休走！”两个挺起朴刀，来赶这伙不曾吃酒肉的庄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到迟的，就搠死在地。李逵大叫一声，把那绑缚的麻绳都挣断了，便夺过一条朴刀来杀李云。朱富慌忙拦住叫道：“不要害他。他是我的师父，为人最好。你只顾先走。”李逵应道：“不杀得曹太公老驴，如何出得这口气！”李逵赶上，手起一朴刀，先搠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续后里正也杀了。性起来，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那三十来个士兵都被搠死了。这看的人和众庄客只恨爹娘少生两

只脚，都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李逵还只顾寻人要杀。朱贵喝道："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伤人。"慌忙拦住，李逵方才住了手，就土兵身上剥了两件衣服穿上。三个人提着朴刀，便要从小路里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师父性命。他醒时，如何见的知县，必然赶来。你两个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义，且是为人忠直，等他赶来，就请他一发上山入伙，也是我的恩义，免得教回县去吃苦。"朱贵道："兄弟，你也见的是。我便先去跟了车子行，留李逵在路旁帮你等他。只有李云那厮吃的药少，没一个时辰便醒。若是他不赶来时，你们两个休执迷等他。"朱富道："这是自然了。"当下朱贵前行去了。只说朱富和李逵坐在路旁边等候，果然不到一个时辰，只见李云挺着一条朴刀，飞也似赶来，大叫道："强贼休走！"李逵见他来的凶，跳起身，挺着朴刀，来斗李云，恐伤朱富。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内添双虎，聚义厅前庆四人。毕竟黑旋风斗青眼虎，二人胜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 拽扎　敛束结扎衣服。

[2] 大朴树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五："朴树肤白肉紫，五六月开细花，结实如冬青子，有核。七八月采之，味甘美。"

[3]恁　这般、那样。又读 nín，同"您"。此用后义。

[4] 参详　详加验察。

[5] 分理　分辩、说明。

[6] 慈鸦　也称孝乌、寒鸦，乌鸦的一种。晋王嘉《拾遗记》称胸部白

色的乌为慈鸦。相传乌能反哺其母，故称慈鸦。

[7] 壑（huò货） 坑谷，深沟。

[8] 泗州大圣 即唐西域高僧僧伽大师。他于龙朔（661—663）中，来泗州临淮县建造寺院，人称泗州和尚。景龙三年（709）卒，葬于临淮。淮北山东一带，多有其庙。

[9] 颔（hàn汗） 下巴。

[10] 李存孝 五代时后唐飞狐人。本姓安，名敬思，受后唐太祖李克用的恩宠，赐姓名。他猿臂善射，骁勇善战，据传曾与虎搏。 子路 孔子学生仲由，字子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人。为人直爽勇敢。打虎之事不见传载。

[11] 行短 行为不正。

[12] 更衣 大小便。

[13] 螳螂黄雀 比喻只见眼前利益，不顾身后祸患。故事最早见于《庄子·山木》。大意是：蝉在树上高鸣，以为很平安，哪知螳螂正在它身后窥伺；而螳螂却不知道一只黄雀就在它身旁待机捕啄；可是黄雀又哪里知道树底下正有弓箭对着它呢！

[14] 番人 旧时称西方边境各少数民族为番人。同时也是对外族的通称。

第四十四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1]

话说当时李逵挺着朴刀来斗李云，两个就官路旁边斗了五七合，不分胜败。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间隔开，叫道："且不要斗，都听我说。"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师父听说，小弟多蒙错爱，指教枪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贵现在梁山泊做了头领，今奉及时雨宋公明将令，着他来照管李大哥。不争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见得宋公明？因此做下这场手段。却才李大哥乘势要坏师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杀了这些土兵。我们本待去得远了，猜道师父回去不得，必来赶我。小弟又想师父日常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师父，你是个精细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杀害了许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风，你怎生回去见得知县？你若回去时，定吃官司，又无人来相救，不如今日和我们一同上山，投奔宋公明，入了伙。未知尊意若何？"李云寻思了半晌，便道："贤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师父，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大名，专一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李云听了，叹口气道："闪得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只喜得我又无妻小，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随你们去休。"李逵便笑道："我哥哥，

你何不早说?"便和李云剪拂了。这李云不曾娶老小，亦无家当，当下三人合作一处，来赶车子。半路上朱贵接见了大喜。四筹好汉跟了车仗便行，于路无话。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马麟、郑天寿，都相见了。说道："晁、宋二头领又差我两个下山来探听你消息。今既见了，我两个先去回报。"当下二人先上山来报知。次日，四筹好汉带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义厅来。朱贵向前，先引李云拜见晁、宋二头领，相见众好汉，说道："此人是沂水县都头，姓李名云，绰号青眼虎。"次后朱贵引朱富参拜众位说道："这是舍弟朱富，绰号笑面虎。"都相见了。李逵拜了宋江，给还了两把板斧，诉说取娘至沂岭，被虎吃了，因此杀了四虎。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众人大笑。晁、宋二人笑道："被你杀了四个猛虎，今日山寨里又添得两个活虎，正宜作庆。"众多好汉大喜，便教杀羊宰马，做筵席庆贺两个新到头领。晁盖便叫去左边白胜上首坐定。

吴用道："近来山寨十分兴旺，感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众弟兄之福也。然是如此，还请朱贵仍复掌管山东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富老小，另拨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业大了，非同旧日，可再设三处酒馆，专一探听吉凶事情，往来义士上山。如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可以报知如何进兵，好做准备。西山地面广阔，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带领十数个火伴那里开店。令李立带十数个火家去山南边那里开店。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去北山那里开店。仍复都要设立水亭号箭，接应船只，但有缓急军情，飞捷报来。山前设置三座大关，专令杜迁总行守把，但有一

应委差，不许调遣，早晚不得擅离。又令陶宗旺把总监工，掘港汊，修水路，开河道，整理宛子城垣，修筑山前大路。他原是庄户出身，修理久惯。令蒋敬掌管库藏仓廒，支出纳入，积万累千，书算帐目。令萧让设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关把隘，许多行移关防文约，大小头领号数。烦令金大坚刊造雕刻，一应兵符、印信、牌面等项。令侯健管造衣袍铠甲五方旗号等件。令李云监造梁山泊一应房舍、厅堂。令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令宋万、白胜去金沙滩下寨。令王矮虎、郑天寿去鸭嘴滩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钱粮。吕方、郭盛于聚义厅两边耳房安歇。令宋清专管筵宴。"都分拨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话下。梁山泊自此无事，每日只是操练人马，教演武艺。水寨里头领都教习驾船，赴水，船上厮杀，亦不在话下。

忽一日，宋江与晁盖、吴学究并众人闲话道："我等弟兄众位今日都共聚大义，只有公孙一清不见回还。我想他回蓟州探母参师，期约百日便回。今经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来。可烦戴宗兄弟与我去走一遭，探听他虚实下落，如何不来。"戴宗愿往。宋江大喜，说道："只有贤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当日戴宗别了众人，次早打扮做承局，下山去了。正是：

虽为走卒，不占军班。一生常作异乡人，两腿欠他行路债。监司出入，皂花藤杖挂宣牌；帅府行军，黄色绢旗书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时；紧急军情，时不过刻。早向

山东餮黍米，晚来魏府吃鹅梨[2]。

且说戴宗自离了梁山泊，取路望蓟州来。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于路只吃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来到沂水县界。只闻人说道："前日走了黑旋风，伤了好多人，连累了都头李云不知去向，至今无获处。"戴宗听了冷笑。当日正行之次，只见远远地转过一个人来，手里提着一根浑铁笔管枪。那人看见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声"神行太保！"戴宗听得，回过脸来，定睛看时，见山坡下小径边，立着一个大汉，生得头圆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疏，腰细膀阔。戴宗连忙回转身来问道："壮士素不曾拜识，如何呼唤贱名？"那汉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枪，便拜倒在地。戴宗连忙扶住答礼，问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汉道："小弟姓杨名林，祖贯彰德府人氏[3]。多在绿林丛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锦豹子杨林。数月之前，路上酒肆里遇见公孙胜先生，同在店中吃酒相会，备说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贤纳士，如此义气，写下一封书，教小弟自来投大寨入伙，只是不敢轻易擅进。公孙先生又说：'李家道口旧有朱贵开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伙的人。山寨中亦有一个招贤飞报头领，唤做神行太保戴院长，日行八百里路。'今见兄长行步非常，因此唤一声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无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为公孙胜先生回蓟州去，杳无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将令，差遣来蓟州探听消息，寻取公孙胜还寨，不期却遇足下。"杨林道："小弟虽是彰德府人，这蓟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

遍了。倘若不弃，就随侍兄长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实是万幸。寻得公孙先生见了，一同回梁山泊去未迟。”杨林见说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结拜为兄。戴宗收了甲马，两个缓缓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杨林置酒请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荤。”两个只买些素馔相待。过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饭，收拾动身。杨林便问道：“兄长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带得人同走。我把两个甲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来，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赶得我走？”杨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浊骨，比不得兄长神体。”戴宗道：“不妨，我这法，诸人都带得。作用了时，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并不妨碍。”当时取两个甲马，替杨林缚在腿上，戴宗也只缚了两个，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气在上面，两个轻轻地走了去，要紧要慢，都随着戴宗行。两个于路闲说些江湖上的事，虽只见缓缓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

两个行到巳牌时分，前面来到一个去处，四围都是高山，中间一条驿路。杨林却自认得，便对戴宗说道：“哥哥，此间地名，唤做饮马川，前面兀那高山里常常有大伙在内，近日不知如何。因为山势秀丽，水绕峰环，以此唤做饮马川。”两个正来到山边过，只听得忽地一声锣响，战鼓乱鸣，走出一二百小喽罗，拦住去路。当先拥着两筹好汉，各挺一条朴刀，大喝道：“行人须住脚。你两个是甚么鸟人？那里去的？会事的快把买路钱来，饶你两个性命！”杨林笑道：“哥哥，你看我

结果那呆鸟。"拈着笔管枪抢将入去。那两个好汉见他来得凶，走近前来看了。上首的那个便叫道："且不要动手，兀的不是杨林哥哥么!"杨林见了，却才认得。上首那个大汉提着军器向前剪拂了，便唤下首这个长汉都来施礼罢。杨林请过戴宗说道："兄长且来和这两个弟兄相见。"戴宗问道："这两个壮士是谁？如何认得贤弟?"杨林便道："这个认得小弟的好汉，他原是盖天军襄阳府人氏[4]，姓邓，名飞。为他双睛红赤，江湖上人都唤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条铁链，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伙，一别五年，不曾见面，谁想今日却在这里相遇着!"邓飞便问道："杨林哥哥，这位兄长是谁，必不是等闲人也。"杨林道："我这仁兄，是梁山泊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邓飞听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长，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两个头领慌忙剪拂道："平日只听得说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识尊颜!"戴宗看那邓飞时，生得如何？有诗为证：

原是襄阳闲扑汉，江湖飘荡不思归。
多飡人肉双睛赤[5]，火眼狻猊是邓飞。

当下二位壮士施礼罢，戴宗又问道："这位好汉高姓大名?"邓飞道："我这兄弟，姓孟名康，祖贯是真定州人氏[6]。善造大小船只。原因押送花石纲，要造大船，嗔怪这提调官催并责罚他[7]，把本官一时杀了，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长大白净，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起

他一个绰号，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见说，大喜。看那孟康怎生模样？有诗为证：

能攀强弩冲头阵，善造艨艟越大江。
真州妙手楼舡匠[8]，白玉幡竿是孟康。

当时戴宗见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筹好汉说话间，杨林问道："二位兄弟在此聚义几时了？"邓飞道："不瞒兄长说，也有一年多了。只半载前在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个哥哥，姓裴名宣，祖贯是京兆府人氏[9]。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极好刀笔。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本处人都称他铁面孔目。亦会拈枪使棒，舞剑抡刀，智勇足备。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10]，把他寻事刺配沙门岛，从我这里经过，被我们杀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这裴宣极使得好双剑，让他年长，现在山寨中为主。烦请二位义士同往小寨，相会片时。"便叫小喽罗牵过马来，请戴宗、杨林都上了马，四骑马望山寨来。行不多时，早到寨前，下了马。裴宣已有人报知，连忙出寨，降阶而接。戴宗、杨林看裴宣时，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胖，四平八稳，心中暗喜。有诗为证：

问事时巧智心灵，落笔处神号鬼哭[11]。
心平恕毫发无私，称裴宣铁面孔目。

当下裴宣邀请二位义士到聚义厅上，俱各讲礼罢，谦让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杨林、邓飞、孟康，五筹好汉，宾主相待，坐定筵宴。当日大吹大擂饮酒。看官听说，这也都是地煞星之数，时节到来，天幸自然义聚相逢。有诗为证：

豪杰遭逢信有因，连环钩锁共相寻。

汉廷将相由屠钓[12]，莫怪梁山错用心。

当下众人饮酒中间，戴宗在筵上说起晁、宋二头领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四方豪杰，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仗义疏财，许多好处。众头领同心协力，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壮，中间宛子城、蓼儿洼，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更有许多兵马，何愁官兵来到。只管把言语说他三个。裴宣回道："小弟寨中也有三百来人马，财赋亦有十余辆车子，粮食草料不算，倘若仁兄不弃微贱时，引荐于大寨入伙，愿听号令效力。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物，并无异心。更得诸公相助，如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杨林去蓟州见了公孙胜先生回来，那时一同扮做官军，星夜前往。"众人大喜。酒至半酣，移去后山断金亭上，看那饮马川景致吃酒，端的好个饮马川。但见：

一望茫茫野水，周回隐隐青山。几多老树映残霞，数片彩云飘远岫。荒田寂寞，应无稚子看牛；古渡凄凉，那得奚人饮马[13]。只好强人安寨栅，偏宜好汉展旌旗。

戴宗看了这饮马川一派山景，喝采道："好山好水，真乃秀丽！你等二位如何来得到此？"邓飞道："原是几个不成材小厮们在这里屯扎，后被我两个来夺了这个去处。"众皆大笑。五筹好汉吃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剑助酒，戴宗称赞不已。至晚，各自回寨内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杨林下山，三位好汉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别，自回寨里收拾行装，整理动身，不在话下。

且说戴宗和杨林离了饮马川山寨，在路晓行夜住，早来到蓟州城外，投个客店安歇了。杨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孙胜先生是个出家人，必是山间林下村落中住，不在城里。"戴宗道："说得是。"当时二人先去城外，到处询问公孙胜先生下落消息，并无一个人晓得他。住了一日，次早起来，又去远远村坊街市访问人时，亦无一个认得。两个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认得他。"当日和杨林却入蓟州城里来寻他。两个寻问老成人时，都道："不认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县名山大刹居住。"杨林正行到一个大街，只见远远地一派鼓乐，迎将一个人来。戴宗、杨林立在街上看时，前面两个小牢子，一个驮着许多礼物花红，一个捧着若干缎子彩缯之物。后面青罗伞下，罩着一个押狱刽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面皮，细细有几根髭髯。那人祖贯是河南人氏，姓杨，名雄，因跟一个叔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续后一个新任知府，却认得他，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因为他一身好武艺，面貌微黄，以此人都称

他做病关索杨雄。有一首临江仙词，单道着杨雄好处：

两臂雕青镌嫩玉，头巾环眼嵌玲珑。鬓边爱插翠芙蓉。背心书剑字，衫串染猩红。问事厅前逞手段，行刑刀利如风。微黄面色细眉浓。人称病关索，好汉是杨雄。

当时杨雄在中间走着，背后一个小牢子擎着鬼头靶法刀。原来才去市心里决刑了回来。众相识与他挂红贺喜，送回家去，正从戴宗、杨林面前迎将过来。一簇人在路口拦住了把盏，只见侧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个军汉来，为头的一个，叫做踢杀羊张保。这汉是蓟州守御城池的军，带着这几个，都是城里城外时常讨闲钱使的破落户汉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为见杨雄原是外乡人来蓟州，却有人惧怕他，因此不怯气。当日正见他赏赐得许多缎匹，带了这几个没头神，吃得半醉，却好赶来要惹他。又见众人拦住他在路口把盏，那张保拨开众人，钻过面前叫道："节级拜揖。"杨雄道："大哥来吃酒。"张保道："我不要吃酒，我特来问你借百十贯钱使用。"杨雄道："虽是我认得大哥，不曾钱财相交，如何问我借钱？"张保道："你今日诈得百姓许多财物，如何不借我些？"杨雄应道："这都是别人与我做好看的，怎么是诈得百姓的？你来放刁，我与你军卫有司，各无统属。"张保不应，便叫众人向前一哄，先把花红缎子都抢了去。杨雄叫道："这厮们无礼。"却待向前打那抢物事的人，被张保劈胸带住，背后又是两个来拖住了手，那几个都动起手来，小牢子们各自回避了。杨雄被张保并两

个军汉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气，解拆不开。正闹中间，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弹不得。那大汉看了，路见不平，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前来劝道："你们因甚打这节级？"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敢来多管！"那大汉大怒，焦躁起来，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交颠翻在地。那几个帮闲的见了，却待要来动手，早被那大汉一拳一个，都打的东倒西歪。杨雄方才脱得身，把出本事来施展动，一对拳头穿梭相似，那几个破落户都打翻在地。张保见不是头，爬将起来，一直走了。杨雄忿怒，大踏步赶将去。张保跟着抢包袱的走，杨雄在后面追着，赶转小巷去了。那大汉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寻人厮打。戴宗、杨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正是：

匣里龙泉争欲出[14]，只因世有不平人。
旁观能辨非和是，相助安知疏与亲。

当时戴宗、杨林便向前邀住劝道："好汉看我二人薄面，且罢休了。"两个把他扶劝到一个巷内。杨林替他挑了柴担，戴宗挽住那汉手，邀入酒店里来。杨林放下柴担，同到阁儿里面。那大汉叉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祸。"戴宗道："我弟兄两个也是外乡人，因见壮士仗义之事，只恐一时拳手太重，误伤人命，特地做这个出场[15]，请壮士酌三杯，到此相会结义则个。"那大汉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这场，

却又蒙赐酒相待，实是不当。”杨林便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何伤乎？且请坐。”戴宗相让，那汉那里肯僭上。戴宗、杨林一带坐了，那汉坐于对席。叫过酒保，杨林身边取出一两银子来，把与酒保道：“不必来问，但有下饭，只顾买来与我们吃了，一发总算。”酒保接了银子去，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三人饮过数杯，戴宗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汉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一生执意，路见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随叔父来外乡贩羊马卖，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既蒙拜识，当以实告。”戴宗道：“小可两个因来此间干事，得遇壮士。如此豪杰流落在此卖柴，怎能够发迹？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石秀道：“小人只会使些枪棒，别无甚本事，如何能够发达快乐？”戴宗道：“这般时节认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闭塞。小可一个薄识，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如今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个官人。”石秀叹口气道：“小人便要去，也无门路可进。”戴宗道：“壮士若肯去时，小可当以相荐。”石秀道：“小人不敢拜问二位官人贵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杨名林。”石秀道：“江湖上听的说个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杨林身边包袱内取一锭十两银子，送与石秀做本钱。石秀不敢受，再三谦让，方才收了，才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诉说些心腹之话，投托入伙，只听得外面有人

寻问入来。三个看时，却是杨雄带领着二十余人，都是做公的，赶入酒店里来。戴宗、杨林见人多，吃了一惊，乘闹哄里，两个慌忙走了。

石秀起身迎住道："节级那里去来？"杨雄便道："大哥，何处不寻你，却在这里饮酒。我一时被那厮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气力，救了我这场便宜。一时间只顾赶了那厮去，夺他包袱，却撇了足下。这伙兄弟听得我厮打，都来相助，依还夺得抢去的花红缎匹回来，只寻足下不见。却才有人说道：'两个客人，劝他去酒店里吃酒。'因此才知得，特地寻将来。"石秀道："却才是两个外乡客人，邀在这里酌三杯，说些闲话，不知节级呼唤。"杨雄大喜，便问道："足下高姓大名？贵乡何处？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性直，路见不平，便要去舍命相护，以此都唤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随叔父来此地贩卖羊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杨雄看石秀时，好个壮士，生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词，单道着石秀好处。但见：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16]，拼命三郎石秀。

当下杨雄又问石秀道："却才和足下一处饮酒的客人何处去了？"石秀道："他两个见节级带人进来，只道相闹，以此去

了。”杨雄道：“恁地时，先唤酒保取两瓮酒来，大碗叫众人一家三碗，吃了去，明日却得来相会。”众人都吃了酒，自去散了。杨雄便道：“石秀三郎，你休见外。想你此间必无亲眷，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如何？”石秀见说大喜，便说道：“不敢动问节级贵庚？”杨雄道：“我今年二十九岁。”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岁，就请节级坐，受小弟拜为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杨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饮馔酒果来，“我和兄弟今日吃个尽醉方休。”正饮酒之间，只见杨雄的丈人潘公，带领了五七个人，直寻到酒店里来。杨雄见了，起身道：“泰山来做甚么？”潘公道：“我听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寻将来。”杨雄道：“多谢这个兄弟救护了我，打得张保那厮见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认义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这几个弟兄吃碗酒了去。”杨雄便叫酒保讨酒来，每人三碗吃了去。便叫潘公中间坐了，杨雄对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来斟酒。潘公见了石秀这等英雄长大，心中甚喜，便说道：“我女婿得你做个兄弟相帮，也不枉了公门中出入，谁敢欺负他！”又问道：“叔叔原曾做甚买卖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户。”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杀牲口的勾当么？”石秀笑道：“自小吃屠家饭，如何不省得宰杀牲口？”潘公道：“老汉原是屠户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这个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这行衣饭。”三人酒至半酣，计算酒钱，石秀将这担柴也都准折了。三人取路回来，杨雄入得门，便叫：“大嫂，快来与这叔叔相见。”只见布帘里面应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杨雄

道："你且休问，先出来相见。"布帘起处，走出那个妇人来。生得如何？但见：

黑鬒鬒鬓儿，细弯弯眉儿，光溜溜眼儿，香喷喷口儿，直隆隆鼻儿，红乳乳腮儿，粉莹莹脸儿，轻袅袅身儿，玉纤纤手儿，一捻捻腰儿，软脓脓肚儿，翘尖尖脚儿，花簇簇鞋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更有一件窄湫湫，紧搊搊，红鲜鲜，紫稠稠，正不知是什么东西。

有诗为证：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悬月铲杀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原来那妇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唤做巧云。先嫁了一个吏员，是蓟州人，唤做王押司，两年前身故了，方才晚嫁得杨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见那妇人出来，慌忙向前施礼道："嫂嫂请坐。"石秀便拜，那妇人道："奴家年轻，如何敢受礼？"杨雄道："这个是我今日新认义的兄弟，你是嫂嫂，可受半礼。"当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妇人还了两礼，请入来里面坐地，收拾一间空房，教叔叔安歇。话休絮烦。次日，杨雄自出去应当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帻。"客店内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来杨雄家里安放了。

却说戴宗、杨林自酒店里看见那伙做公的入来寻访石秀，

闹哄里两个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寻问公孙胜两日，绝无人认得，又不知他下落住处，两个商量了且回去。当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离了蓟州，自投饮马川来，和裴宣、邓飞、孟康一行人马，扮作官军，星夜望梁山泊来。戴宗要见他功劳，又纠合得许多人马上山，山上自做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有杨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开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后门头是一条断路小巷，又有一间空房在后面，那里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里面，又好照管。"石秀见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寻了个旧时识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帐目。"石秀应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绿妆点起肉案子、水盆、砧头，打磨了许多刀杖，整顿了肉案，打并了作坊、猪圈，起上十数个肥猪，选个吉日，开张肉铺。众邻舍亲戚都来挂红贺喜，吃了一两日酒。杨雄一家，得石秀开了店，都欢喜。自此无话。一向潘公、石秀，自做买卖。不觉光阴迅速，又早过了两个月有余。时值秋残冬到，石秀里里外外，身上都换了新衣穿着。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县买猪，三日了方回家来，只见铺店不开；却到家里看时，肉店砧头也都收过了，刀杖家火亦藏过了。石秀是个精细的人，看在肚里便省得了，自心中忖道："常言：'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哥哥自出外去当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裳，以定背后有说话。又见我两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买卖。我休等他言语出来，我自先辞了回乡去休。自古道：'那得长远心的人？'"

石秀已把猪赶在圈里，却去房中换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细细写了一本清帐，从后面入来。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请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叔远出劳心，自赶猪来辛苦。"石秀道："丈丈，礼当。且收过了这本明白帐目。若上面有半点私心，天地诛灭。"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并不曾有个甚事。"石秀道："小人离乡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还帐目。今晚辞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听了，大笑起来道："叔叔差矣。你且住，听老汉说。"那老子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报恩壮士提三尺，破戒沙门丧九泉[17]。毕竟潘公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

[1]病关索　据民间所传三国故事，关索是关羽的儿子，武艺高强，本领非凡。宋代角抵(相扑、杂技)艺人、英雄豪侠，以关索起名的相当普遍。杨雄艺高，又因面貌微黄故称"病关索"。

[2]魏府　今河北大名县。大名县本唐之魏州，宋时为军府所在地，故名魏府。

[3]彰德府　府名，治所在安阳（今河南安阳市）。

[4]襄阳府　府名，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

[5]飡（cān参）　通餐。吃。

[6]真定州　治所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县）。

[7]提调官　秉承上级旨意，负责某项事务处理、指挥的官。

[8]楼舡(xiāng乡，又读chuán船)　有楼的大船，古代多用于作战。舡，船。

[9]京兆府　府名，治所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市）。

[10]除　拜官授职，即任命、委派。

[11]落笔处神号鬼哭　文笔高妙能使鬼神感泣。此句诗套用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12]汉廷将相由屠钓　意思是，汉初将相也都出身驳杂，因意气相投而聚义相逢共图大业。屠，舞阳侯樊哙微贱时"以屠狗为事"；钓，淮阴侯韩信贫贱时曾垂钓于淮阴城下。

[13]奚人　古代奴隶的一种。后泛指仆役。

[14]龙泉　宝剑名。

[15]出场　下场。

[16]皇州　指帝都。这里引申为天下、神州之义。

[17]沙门　佛教名词，此指僧徒。

第四十五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话说石秀回来，见收过店面，便要辞别出门，潘公说道："叔叔且住，老汉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两夜不曾回家，今日回来，见收拾过了家火什物，叔叔已定心里只道是不开店了，因此要去。休说恁地好买卖，便不开店时，也养叔叔在家。不瞒叔叔说，我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个王押司，不幸没了，今得二周年，做些功果与他，因此歇了这两日买卖。明日请下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则个。老汉年纪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发和叔叔说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说时，小人再纳定性过几时。"潘公道："叔叔今后并不要疑心，只顾随分且过。"当时吃了几杯酒，并些素食，收过了杯盘。只见道人挑将经担到来，铺设坛场，摆放佛像、供器、鼓、钹、钟、磬、香花、灯烛，厨下一面安排斋食。杨雄到申牌时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贤弟，我今夜却限当牢，不得前来，凡事央你支持则个。"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晚间兄弟替你料理。"杨雄去了，石秀自在门前照管。没多时，只见一个年纪小的和尚，揭起帘子入来。石

秀看那和尚时，端的整齐。但见：

一个青旋旋光头新剃，把麝香松子匀搽；一领黄烘烘直裰初缝，使沉速栴檀香染[1]。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缕丝绦，系西地买来真紫。光溜溜一双贼眼，只睃趁施主娇娘；美甘甘满口甜言，专说诱丧家少妇。淫情发处，草庵中去觅尼姑；色胆动时，方丈内来寻行者。

那和尚入到里面，深深地与石秀打个问讯。石秀答礼道："师父少坐。"随背后一个道人，挑两个盒子入来，石秀便叫："丈丈，有个师父在这里。"潘公听得，从里面出来，那和尚便道："干爷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开了这些店面，却没工夫出来。"那和尚便道："押司周年，无甚罕物相送，些少挂面，几包京枣。"老子道："阿也，甚么道理，教师父坏钞！"教叔叔收过了。石秀自搬入去，叫点茶出来，门前请和尚吃。

只见那妇人从楼上下来，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妆轻抹，便问："叔叔，谁送物事来？"石秀道："一个和尚，叫丈丈做干爷的送来。"那妇人便笑道："是师兄海阇黎裴如海[2]，一个老实的和尚。他便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出家在报恩寺中。因他师父是家里门徒，结拜我父做干爷，长奴两岁，因此上叫他做师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间你只听他请佛念经，有这般好声音。"石秀道："原来恁地。"自肚里已有些瞧科。那妇人便下楼来见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随

后跟出来，布帘里张看。只见那妇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来，合掌深深的打个问讯。那妇人便道："甚么道理，教师兄坏钞！"和尚道："贤妹，些少薄礼微物，不足挂齿。"那妇人道："师兄何故这般说？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得？"和尚道："敝寺新造水陆堂[3]，也要来请贤妹随喜[4]，只恐节级见怪。"那妇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地计较。老母死时，也曾许下血盆愿心[5]，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烦还了。"和尚道："这是自家的事，如何恁地说？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办来。"那妇人道："师兄，多与我娘念几卷经便好。"只见里面娅嬛捧茶出来，那妇人拿起一盏茶来，把帕子去茶钟口边抹一抹，双手递与和尚。那和尚一头接茶，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看那妇人身上，这妇人也嘻嘻的笑着看这和尚。人道色胆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帘里张见。石秀自肚里暗忖道："'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的。"石秀此时已有三分在意了，便揭起布帘，走将出来。那贼秃放下茶盏，便道："大郎请坐。"这妇人便插口道："这个叔叔，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那和尚虚心冷气，动问道："大郎贵乡何处？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氏。因为只好闲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个粗卤汉子，礼数不到，和尚休怪！"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去接众僧来赴道场。"相别出门去了。那妇人道："师兄早来些个。"那和尚应道："便来了。"妇人送了和尚出门，自入里面来了。石秀却在门前低

了头，只顾寻思。

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惟有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句话？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餐，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没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说一个财主家，虽然十相俱足[6]，一日有多少闲事恼心，夜间又被钱物挂念，到三更二更才睡，总有娇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们，一日价辛辛苦苦挣扎，早晨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来，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没颗米，明日又无钱，总然妻子有些颜色，也无些甚么意兴。因此上输与这和尚们一心闲静，专一理会这等勾当。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因此苏东坡学士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和尚们还有四句言语，道是：

> 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

且说这石秀自在门前寻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7]。不多时，只见行者先来点烛烧香。少刻，海阇黎引领众僧却来赴道场，潘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汤已罢，打动鼓钹，歌咏赞扬。只见海阇黎同一个一般年纪小的和尚做阇黎，播动铃

杵，发牒请佛，献斋赞供，诸大护法监坛主盟，“追荐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见那妇人乔素梳妆，来到法坛上，执着手炉，拈香礼佛。那海阇黎越逞精神，摇着铃杵，念动真言。这一堂和尚见了杨雄老婆这等模样，都七颠八倒起来。但见：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阇黎没乱诵真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盒。宣名表白，大宋国称做大唐；忏罪通陈，王押司念为押禁。动铙的望空便撇，打钹的落地不知。敲铦子的，软做一团；击响磬的，酥做一块。满堂喧哄，绕席纵横。藏主心忙，击鼓错敲徒弟手；维那眼乱，磬锤打破老僧头。十年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那众僧都在法坛上看见了这妇人，自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时间愚迷了佛性禅心，拴不定心猿意马，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间难得。石秀却在侧边看了，也自冷笑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谓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间，证盟已了[8]，请众和尚就里面吃斋，海阇黎却在众僧背后，转过头来，看着那妇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两个都眉来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看在眼里，自有五分来不快意。众僧都坐了吃斋，先饮了几杯素酒，搬出斋来，都下了衬钱[9]。潘公道：“众师父饱斋则个。”少刻，众僧斋罢，都起身行食去了[10]。转过一遭，再入道场。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后了。那妇人一点情动，那里顾的防备人看见，便自去支

持众僧，又打了一回鼓钹动事，把些茶食果品煎点。海阇黎着众僧用心看经，请天王拜忏，设浴召亡[11]，参礼三宝。追荐到三更时分，众僧困倦，这海阇黎越逞精神，高声看诵。那妇人在布帘下看了，欲火炽盛，不觉情动，便教婭嬛请海和尚说话。那贼秃慌忙来到妇人面前。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说道："师兄明日来取功德钱时，就对爹爹说血盆愿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记得。只说要还愿，也还了好。"和尚又道："你家这个叔叔好生利害。"妇人应道："这个睬他则甚！又不是亲骨肉。"海阇黎道："恁地小僧却才放心。我只道是节级的至亲兄弟。"两个又戏笑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12]。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后假睡，正张得着，都看在肚里了。当夜五更道场满散，送佛化纸已了，众僧作谢回去，那妇人自上楼去睡了。石秀却自寻思了，气道："哥哥恁的豪杰，却恨撞了这个淫妇。"忍了一肚皮鸟气，自去作坊里睡了。

次日，杨雄回家，俱各不提。饭后杨雄又出去了。只见海阇黎又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僧衣，径到潘公家来。那妇人听得是和尚来了，慌忙下楼，出来接着，邀入里面坐地，便叫点茶来。那妇人谢道："夜来多教师兄劳神，功德钱未曾拜纳。"海阇黎道："不足挂齿。小僧夜来所说血盆忏愿心这一事，特禀知贤妹。要还时，小僧寺里现在念经，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妇人道。"好，好。"便叫婭嬛请父亲出来商量。潘公便出来谢道："老汉打熬不得，夜来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无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那和尚道："干爷正当自在。"那妇人便道："我要替娘还了血盆忏旧愿，师兄说

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答还了。先教师兄去寺里念经，我和你明日饭罢去寺里，只要证明忏疏，也是了当一头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买卖紧，柜上无人。”那妇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儿出口为愿，明日只得要去。”那妇人就取些银子做功果钱，与和尚去，“有劳师兄，莫责轻微，明日准来上刹讨素面吃。”海阇黎道：“谨候拈香。”收了银子，便起身谢道：“多承布施，小僧将去分俵众僧，来日专等贤妹来证盟。”那妇人直送和尚到门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里安歇，起来宰猪赶趁。诗曰：

古来佛殿有奇逢，偷约欢期情倍浓。
也学裴航勤玉杵[13]，巧云移处鹊桥通。

却说杨雄当晚回来安歇，妇人待他吃了晚饭，洗了脚手，却教潘公对杨雄说道：“我的阿婆临死时，孩儿许下血盆经忏愿心在这报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儿去那里证盟酬了便回，说与你知道。”杨雄道：“大嫂，你便自说与我，何妨。”那妇人道：“我对你说，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与你说。”当晚无话，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杨雄起来，自去画卯，承应官府。石秀起来，自理会做买卖。只见那妇人起来，浓妆艳饰，打扮得十分济楚。包了香盒，买了纸烛，讨了一乘轿子。石秀自一早晨顾买卖，也不来管他。饭罢，把娅嬛迎儿也打扮了。巳牌时候，潘公换了一身衣裳，来对石秀道：“小弟相烦叔叔照管门前，老汉和拙女同去还些愿心便回。”石秀笑道：“小人自

当照管。丈丈但照管嫂嫂，多烧些好香早早来。"石秀自肚里已知了。

且说潘公和迎儿跟着轿子，一径望报恩寺里来。古人有篇偈子说得好，道是：

朝看释伽经，暮念华严咒。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经咒本慈悲，冤结如何救？照见本来心，方便多竟究。心地若无私，何用求天祐？地狱与天堂，作者还自受。

这篇言语，古人留下。单说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既修六度万缘[14]，当守三归五戒[15]。叵耐缁流之辈[16]，专为狗彘之行，辱莫前修，遗谤后世。却说海阇黎这贼秃，单为这妇人结拜潘公做干爷，只吃杨雄阻滞碍眼，因此不能够上手。自从和这妇人结识起，只是眉来眼去送情，未见真实的事。因这一夜道场里，才见他十分有意。期日约定了。那贼秃磨枪备剑，整顿精神，先在山门下伺候。看见轿子到来，喜不自胜，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劳和尚。"那妇人下轿来谢道："多多有劳师兄。"海阇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众僧都在水陆堂上，从五更起来诵经，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贤妹来证盟，却是多有功德。"把这妇人和老子引到水陆堂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烛之类，有十数个僧人在彼看经，那妇人都道了万福，参礼了三宝，海阇黎引到地藏菩萨面前证盟忏悔。通罢疏头[17]，便化了纸，请众僧自去吃斋，着徒弟陪侍。海和尚却请："干爷和贤妹去小僧房里拜茶。"一邀把这妇人引到僧房

里深处，预先都准备下了，叫声："师哥拿茶来。"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白雪锭器盏内，朱红托子，绝细好茶。吃罢，放下盏子，"请贤妹里面坐一坐。"又引到一个小小阁儿里。琴光黑漆春台，排几幅名人书画，小桌儿上焚一炉妙香。潘公和女儿一台坐了，和尚对席，迎儿立在侧边。那妇人道："师兄端的是好个出家人去处，清幽静乐。"海阇黎道："妹子休笑话，怎生比得贵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师兄一日，我们回去。"那和尚那里肯，便道："难得干爷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斋食已是贤妹做施主，如何不吃箸面了去？师哥快搬来！"说言未了，却早托两盘进来，都是日常里藏下的希奇果子，异样菜蔬，并诸般素馔之物，摆满春台。那妇人便道："师兄何必治酒，反来打搅。"和尚笑道："不成礼数，微表薄情而已。"师哥将酒来斟在杯中。和尚道："干爷多时不来，试尝这酒。"老儿饮罢道："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个施主家传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几瓶来与令婿吃。"老儿道："甚么道理？"和尚又劝道："无物相酬贤妹娘子，胡乱告饮一杯。"两个小师哥儿轮番筛酒，迎儿也吃劝了几杯。那妇人道："酒住，吃不去了。"和尚道："难得贤妹到此，再告饮几杯。"潘公叫轿夫入来，各人与他一杯酒吃。和尚道："干爷不必记挂，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处吃酒。干爷放心，且请开怀自饮几杯。"原来这贼秃为这个妇人，特地对付下这等有力气的好酒，潘公吃央不过，多吃了两杯，当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干爷去床上睡一睡。"和尚叫两个师哥只一扶，把这老儿搀在一个冷净房里去睡了。

这里和尚自劝道："娘子开怀再饮几杯。"那妇人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怀，自古道："酒乱性，色迷人。"那妇人三杯酒落肚，便觉有些朦朦胧胧上来，口里嘈道："师兄，你只顾央我吃酒做甚么？"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妇人道："我吃不得了。"和尚道："请娘子去小僧房里看佛牙[18]。"那妇人便道："我正要看佛牙则个。"这和尚把那妇人一引，引到一处楼上，却是海阇黎的卧房，铺设得十分整齐。那妇人看了，先自五分欢喜，便道："你端的好个卧房，干干净净。"和尚笑道："只是少一个娘子。"那妇人也笑道："你便讨一个不得？"和尚道："那里得这般施主。"妇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则个。"和尚道："你叫迎儿下去了，我便取出来。"那妇人道："迎儿，你且下去看老爷醒也未。"迎儿自下的楼来去看潘公，和尚把楼门关上。那妇人道："师兄，你关我在这里怎的？"这贼秃淫心荡漾，向前搂住那妇人说道："我把娘子十分爱慕。我为你下了两年心路，今日难得娘子到此这个机会，作成小僧则个。"那妇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骗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饶你。"和尚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怜见小僧则个。"那妇人张着手说道："和尚家倒会缠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说道："任从娘子打，只怕娘子闪了手。"那妇人淫心也动，便搂起和尚道："我终不成当真打你？"和尚便抱住这妇人，向床前卸衣解带，共枕欢娱。正是：

不顾如来法教，难遵佛祖遗言。一个色胆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个淫心荡漾，从他长老埋怨。这个气喘声嘶，

却似牛齝柳影。那个言娇语涩，浑如莺啭花间。一个耳边诉云意雨情，一个枕上说山盟海誓。阇黎房里，翻为快活道场。报恩寺中，真是极乐世界。可惜菩提甘露水，一朝倾在巧云中。

从古及今，先人留下两句言语，单道这和尚家是铁里蛀虫。铁最实没缝的，也要钻进去，凡俗人家，岂可惹他。自古说这秃子道：

色中饿鬼兽中狨[19]，弄假成真说祖风。
此物只可林下看，岂堪引入画堂中。

当时那贼秃说道："你既有心于我，我身死而无怨。只是今日虽然亏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时的恩爱快活，久后必然害杀小僧。"那妇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寻思一条计较。我的老公，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我自买了迎儿，教他每日在后门里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时，便掇一个香桌儿出来，烧夜香为号，你便放心入来。若怕五更睡着了，不知省觉，却那里寻得一个报晓的头陀，买他来后门头，大敲木鱼，高声叫佛，便好出去。若买得这等一个时，一者得他外面策望[20]，二乃不叫你失了晓。"和尚听了这话，大喜道："妙哉！你只顾如此行，我这里自有个头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来策望便了。"那妇人道："我不敢留恋长久，恐这厮们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误约。"那妇人连忙再整云鬟，

重勾粉面，开了楼门，便下楼来，教迎儿叫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来。轿夫吃了酒面，已在寺门前伺候。海阇黎直送那妇人出山门外，那妇人作别了上轿，自和潘公、迎儿归家，不在话下。

却说这海阇黎自来寻报晓头陀。本房原有个胡道人，在寺后退居里小庵中过活，诸人都叫他做胡头陀，每日只是起五更，来敲木鱼报晓，劝人念佛，天明时，收掠斋饭。海和尚唤他来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银子送与胡道。胡道起身说道："弟子无功，怎敢受禄？屡承师父的恩惠。"海阇黎道："我自看你是个志诚的人。我早晚出些钱，贴买道度牒，剃你为僧。这些银子，权且将去，买些衣服穿着。"原来这海阇黎日常时只是教师哥不时送些午斋与胡道吃，已下又带挈他去念经，得些斋衬钱。胡道感恩不浅，尚未报他，"今日又与我银两，必有用我处，何必等他开口？"胡道便道："师父有事，若用小道处，即当向前。"海阇黎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有件事不瞒你，所有潘公的女儿，要和我来往，约定后门口摆设香桌儿在外时，便是教我来。我也难去那里踅，若得你先去看探有无，我才好去。又要烦你五更起来叫人念佛时，可就来那里后门头，看没人，便把木鱼大敲报晓，高声叫佛，我便好出来。"胡道便道："这个有何难哉！"当时应允了。其日先来潘公后门首讨斋饭，只见迎儿出来说道："你这道人，如何不来前门讨斋饭，却在后门里来？"那胡道便念起佛来，里面这妇人听得了，已自瞧科，便出来后门问道："你这道人，莫不是五更报晓的头陀？"胡道应道："小道便是

五更报晓的头陀，教人省睡，晚间宜烧些香，教人积福。"那妇人听了大喜，便叫迎儿去楼上取一串铜钱来布施他。这头陀张得迎儿转身，便对那妇人说道："小道便是海阇黎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前来探路。"那妇人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间，你可来看，如有香桌儿在外，你可便报与他则个。"胡道把头来点着。迎儿就将铜钱来，与胡道去了。那妇人来到楼上，却把心腹之事对迎儿说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谓之奴才。"但得须些小便宜，如何不随顺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妇人女使，可用而不可信，却又少他不得。有诗为证：

送暖偷寒起祸胎，坏家端的是奴才。
请看当日红娘事，却把莺莺哄出来。

却说杨雄此日正该当牢，未到晚，先来取了铺盖去，自监里上宿。这迎儿得了些小意儿，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桌儿，黄昏时掇在后门外，那妇人却闪在傍边伺候。初更左侧，一个人戴顶头巾，闪将入来。迎儿问道："是谁？"那人也不答应，便除下头巾，露出光顶来。这妇人在侧边见是海和尚，轻轻地骂一声："贼秃，倒好见识。"两个上楼去了。迎儿自来掇过了香桌儿，关上了后门，也自去睡了。自古道："莫说欢娱嫌夜短，只要金鸡报晓迟。"两个正好睡哩，只听得咯咯地木鱼响，高声念佛，和尚和妇人梦中惊觉。海阇黎披衣起来道："我去也，今晚再相会。"那妇人道："今后但有香桌儿在后门外，你便不可负约。如无香桌儿在后门，你便切不

可来。”和尚下床，依前戴上头巾，迎儿开了后门，放他去了。自此为始，但是杨雄出去当牢上宿，那和尚便来家中。只有这个老儿，未晚先自要睡。迎儿这个丫头，已自做一路了。只要瞒着石秀一个。两个一似被摄了魂魄的一般。这和尚只待头陀报了，便离寺来。那妇人专得迎儿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养和尚戏耍。自此往来，将近一月有余。这和尚也来了十数遍。

且说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时，自在坊里歇宿。常有这件事挂心，每日委决不下，却又不曾见这和尚往来。每日五更睡觉，不时跳将起来，料度这件事。只听得报晓头陀直来巷里敲木鱼，高声叫佛。石秀是个乖觉的人，早瞧了八分。冷地里思量道：“这条巷是条死巷，如何有这头陀连日来这里敲木鱼叫佛？事有可疑。”当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时分，石秀正睡不着，只听得木鱼敲响，头陀直敲入巷里来，到后门口高声叫道：“普度众生，救苦救难，诸佛菩萨！”石秀听得叫的跷蹊，便跳将起来，去门缝里张时，只见一个人戴顶头巾从黑影里闪将出来，和头陀去了，随后便是迎儿来关门。石秀见了，自说道：“哥哥如此豪杰，却恨讨了这个淫妇，倒被这婆娘瞒过了，做成这等勾当。”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门前挑了，卖个早市。饭罢，讨了一遭赊钱，日中前后，径到州衙前来寻杨雄。却好行至州桥边，正迎见杨雄。杨雄便问道：“兄弟，那里去来？”石秀道：“因讨赊钱，就来寻哥哥。”杨雄道：“我常为官事忙，并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杯，且来这里坐一坐。”杨雄把这石秀引到州桥下一个酒楼上，拣一处僻净阁儿里，两

个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来，安排盘馔、海鲜、案酒。二人饮过三杯，杨雄见石秀只低了头寻思。杨雄是个性急的人，便问道："兄弟心中有些不乐，莫不家里有甚言语伤触你处?"石秀道："家中也无有甚话。兄弟感承哥哥把做亲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话敢说么?"杨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见外？有的话，但说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来，只顾承当官府，却不知背后之事。这个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里多遍了，且未敢说。今日见得仔细，忍不住来寻哥哥，直言休怪。"杨雄道："我自无背后眼，你且说是谁?"石秀道："前者家里做道场，请那个贼秃海阇黎来，嫂嫂便和他眉来眼去，兄弟都看见。第三日又去寺里还血盆忏愿心，两个都带酒归来。我近日只听得一个头陀直来巷内敲木鱼叫佛，那厮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来张时，看见果然是这贼秃，戴顶头巾，从家里出去。似这等淫妇，要他何用。"杨雄听了大怒道："这贱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后却再来敲门，那厮必然从后门先走，兄弟一把拿来，从哥哥发落。"杨雄道："兄弟见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发说话。"杨雄道："我明日约你便是。"两个再饮了几杯，算还了酒钱，一同下楼来，出得酒肆，各散了。只见四五个虞候叫杨雄道："那里不寻节级？知府相公在花园里坐地，教寻节级来和我们使棒。快走，快走。"杨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唤我，只得去应答。兄弟，你先回家去。"石秀当下自归家里来，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里歇息。

且说杨雄被知府唤去到后花园中，使了几回棒。知府看

了大喜，叫取酒来，一连赏了十大赏钟。杨雄吃了，都各散了，众人又请杨雄去吃酒。至晚，吃得大醉，扶将归来。诗曰：

曾闻酒色气相连，浪子酣寻花柳眠。
只有英雄心里事，醉中触愤不能蠲[21]。

那妇人见丈夫醉了，谢了众人，却自和迎儿搀上楼梯去，明晃晃地点着灯烛。杨雄坐在床上，迎儿去脱翰鞋[22]，妇人与他除头巾，解巾帻。杨雄看了那妇人，一时蓦上心来，自古道：“醉是醒时言。”指着那妇人骂道：“你这贱人！贱妮子，好歹是我结果了你！”那妇人吃了一惊，不敢回话，且伏侍杨雄睡了。杨雄一头上床睡，一头口里恨恨的骂道：“你这贱人！腌臜泼妇，那厮敢大虫口里倒涎！我手里不到得轻轻地放了你。”那妇人那里敢喘气，直待杨雄睡着。看看到五更。杨雄酒醒了，讨水吃，那妇人便起舀碗水，递与杨雄吃了，桌上残灯尚明。杨雄吃了水，便问道：“大嫂，你夜来不曾脱衣裳睡？”那妇人道：“你吃得烂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脱衣裳，只在脚后倒了一夜。”杨雄道：“我不曾说甚言语？”那妇人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吃醉了便睡，我夜来只有些儿放不下。”杨雄又问道：“石秀兄弟这几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你家里也自安排些请他。”那妇人也不应，自坐在踏床上[23]，眼泪汪汪，口里叹气。杨雄又说道：“大嫂，我夜来醉了，又不曾恼你，做甚么了烦恼？”那妇人掩着泪眼只不应。杨雄连问了几声，

那妇人掩着脸假哭。杨雄就踏床上扯起那妇人在床上，务要问他为何烦恼。那妇人一头哭，一面口里说道："我爹娘当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谁想半路相抛！今日嫁得你十分豪杰，却又是好汉，谁想你不与我做主！"杨雄道："又作怪，谁敢欺负你，我不做主？"那妇人道："我本待不说，却又怕你着他道儿，欲待说来，又怕你忍气。"杨雄听了，便道："你且说怎么地来。"那妇人道："我说与你，你不要气苦。自从你认义了这个石秀家来，初时也好，向后看看放出刺来。见你不归时，时常看了我说道：'哥哥今日又不来，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睬他，不是一日了。这个且休说。昨日早晨，我在厨房洗脖项，这厮从后走出来，看见没人，从背后伸只手来摸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无？'被我打脱了手。本待要声张起来，又怕邻舍得知笑话，装你的望子。巴得你归来，却又滥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说。我恨不得吃了他，你兀自来问石秀兄弟怎的！"正是：

淫妇从来多巧言，丈夫耳软易为昏。
自今石秀前门出，好放阇黎进后门。

杨雄听了，心中火起，便骂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厮倒来我面前又说海阇黎许多事，说得个没巴鼻[24]。眼见得那厮慌了，便先来说破，使个见识。"口里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亲兄弟，赶了出去便罢。"杨雄到天明，下楼来对潘公说道："宰了的牲口，腌了罢，从今日便休要做

买卖。"一霎时，把柜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将了肉出来门前开店，只见肉案并柜子都拆翻了。石秀是个乖觉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杨雄醉后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吃这婆娘使个见识，撺定是反说我无礼。他教丈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辩，教杨雄出丑。我且退一步了，却别作计较。"石秀便去作坊里收拾了包裹。杨雄怕他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来辞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搅了许多时，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铺面，小人告回，账目已自明明白白，并无分文来去。如有毫厘昧心，天诛地灭。"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有诗为证：

枕边言易听，背后眼难开。
直道驱将去，奸邪漏进来。

石秀相辞了，却只在近巷内寻个客店安歇，赁了一间房住下。石秀却自寻思道："杨雄与我结义，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心中怪我，我也分别不得，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去探听他几时当牢上宿，起个四更，便见分晓。"在店里住了两日，却去杨雄门前探听。当晚只见小牢子取了铺盖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当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当晚回店里，睡到四更起来，跨了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开了店门，径踅到杨雄后门头巷内，伏在黑影里张时，却好交五更时候，只见那个头陀挟着木鱼，来巷口探头探脑。石秀一闪，闪在头陀背后，

一只手扯住头陀，一只手把刀去脖子上搁着，低声喝道："你不要挣扎。若高则声，便杀了你。你只好好实说，海和尚叫你来怎地？"那头陀道："好汉，你饶我便说。"石秀道："你快说，我不杀你。"头陀道："海阇黎和潘公女儿有染，每夜来往，教我只看后门头有香桌儿为号，唤他入钹[25]，五更里却教我来敲木鱼叫佛，唤他出钹。"石秀道："他如今在那里？"头陀道："他还在他家里睡着。我如今敲得木鱼响，他便出来。"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鱼与我。"头陀身上剥了衣服，夺了木鱼。头陀把衣服正脱下来，被石秀将刀就颈上一勒，杀倒在地。头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护膝，一边插了尖刀，把木鱼直敲入巷里来。海阇黎在床上，却好听得木鱼咯咯地响，连忙起来，披衣下楼。迎儿先来开门，和尚随后从后门里闪将出来。石秀兀自把木鱼敲响，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顾敲甚么！"石秀也不应他，让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则声！高声，便杀了你。只等我剥了衣服便罢。"海阇黎知道是石秀，那里敢挣扎则声。被石秀都剥了衣裳，赤条条不著一丝，悄悄去屈膝边拔出刀来，三四刀搠死了。却把刀来放在头陀身边，将了两个衣服，卷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里，轻轻地开了门进去，悄悄地关上了自去睡，不在话下。

却说本处城中一个卖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担糕粥，点着个灯笼，一个小猴子跟着出来赶早市。正来到死尸边过，却被绊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倾泼在地下。只见小猴子叫道："苦也！一个和尚醉倒在这里。"老子摸得起来，摸了两手血迹，叫声苦，不知高低。几家邻舍听得，都开了门出来，

把火照时，只见遍地都是血粥，两个尸首挡在地上。众邻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陈告。正是：祸从天降，灾向地生。毕竟王公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

[1]沉速栴（zhān毡）檀　沉香和檀香。沉香树脂膏凝结成块，黑色芳香，入水即沉，所以称沉速。栴檀是梵文栴檀那的省称，就是檀香。

[2]阇（shé蛇）黎　梵文译音，意思是轨范师。即能纠正弟子品行，成为弟子轨范的僧徒之师。

[3]水陆堂　做水陆道场的佛堂。僧徒礼拜三界诸佛，念经四十九天，普度水中陆上一切鬼魂，叫作水陆道场。

[4]随喜　参观庙宇，瞻谒神佛。

[5]许下血盆愿心　向神佛许诺下念诵血盆经的心愿。血盆经，佛教经名，也叫女人血盆经，全名叫目连正教血盆经。

[6]十相俱足　《通俗编》卷二十二："《法苑珠林》：十地菩萨，如十五日月，明相具足。"

[7]支持　这里是照应的意思。

[8]证盟　宗教迷信仪式，把所祭死者的姓名写在纸上烧化给神佛。

[9]衬钱　做佛事时施舍给和尚的钱。

[10]行食　饭后漫步消食。

[11]设浴召亡　召来亡魂，使沐浴清洁其身。

[12]判斛（hú狐）　和尚做佛事时，把面食散给鬼魂，叫做判斛。判，分；斛，鬼吃的一种面食。

[13]裴航勤玉杵（chǔ楚）　故事出自唐朝裴铏写的传奇小说。唐长庆年间，秀才裴航在蓝桥驿遇织麻老妪的孙女云英，艳丽惊人，愿厚礼相娶，老妪索取玉杵臼作聘礼。后裴航历尽辛苦求得玉杵臼，并为老妪捣药百日，于是娶了云英。婚后两人同入玉峰洞为仙。

[14]六度　佛教名词。度是梵文波罗密多的意译，指由生死此岸度人到达涅槃（寂灭）彼岸的方法或途径，为大乘佛教修习的主要内容。有六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故称六度。　万缘　一切因缘。佛教常以

事物相互间的关系来说明它们的生起变化，事物生起坏灭的主要条件叫做因，辅助条件叫做缘。

[15]三归　一作“三皈”，佛教名词三皈依的简称。即对佛、法、僧三宝的归顺依附。　五戒　佛家的戒律：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食肉。

[16]缁（zī资）流之辈　和尚僧众。中国僧徒穿黑衣，故称。缁，黑色。

[17]疏（shù树）头　僧尼为信徒诵经忏悔时向神前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

[18]佛牙　相传释迦牟尼圆寂之后，曾留下四颗牙齿，其中一颗很早就传入中国。

[19]狨（rōng绒）　动物名，猴的一种。

[20]策望　策应、瞭望。

[21]蠲（juān捐）　通“捐”，除去、减免。

[22]鞥（wēng翁）鞋　长筒鞋。鞥，靴筒。

[23]踏床　椅前搁脚的小几。也称脚凳、脚踏。

[24]没巴鼻　没把柄，无凭据。

[25]入钹（bó勃）　“进门”的隐语。

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

话说当下众邻舍结住王公，直到蓟州府里首告。知府却才升厅，一行人跪下告道："这老子挑着一担糕粥，泼翻在地下，看时，却有两个死尸在地下。一个是和尚，一个是头陀，俱各身上无一丝，头陀身边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汉每日常卖糕糜营生，只是五更出来赶趁。今朝起得早了些个，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不看下面，一交绊翻，碗碟都打碎了。只见两个死尸血渌渌的在地上，一时失惊，叫起来，倒被邻舍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镜，可怜见辩察。"知府随即取了供词，行下公文，委当方里甲，带了仵作公人，押了邻舍、王公一干人等，下来检验尸首，明白回报。众人登场看检已了，回州禀复知府："被杀死僧人系是报恩寺阇黎裴如海，旁边头陀，系是寺后胡道。和尚不穿一丝，身上三四道搠伤致命方死。胡道身边见有凶刀一把，只见项上有勒死痕伤一道，想是胡道掣刀搠死和尚，惧罪自行勒死。"知府叫拘本寺僧鞫问缘故[1]，俱各不知情由，知府也没个决断。当案孔目禀道："眼见得这和尚裸形赤体，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杀死，

不干王公之事。邻舍都教召保听候，尸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备棺木盛殓，放在别处，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知府道：“也说得是。”随即发落了一干人等，不在话下。

蓟州城里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调儿。道是：

叵耐秃囚无状，做事直恁狂荡，暗约娇娥，要为夫妇，永同鸳帐。怎禁贯恶满盈，玷辱诸多和尚，血泊内横尸里巷。今日赤条条甚么模样，立雪齐腰[2]，投岩喂虎[3]，全不想祖师经上。目莲救母生天[4]，这贼秃为婆娘身丧。

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5]，拿起笔来，又做了这只临江仙词，教唱道：

淫行沙门招杀报，暗中不爽分毫[6]。头陀尸首亦蹊跷，一丝真不挂，立地吃屠刀。大和尚此时精血丧，小和尚昨夜风骚。空门里刎颈见相交，拚死争同穴，残生送两条。

这件事，满城都讲动了。那妇人也惊得呆了，自不敢说，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杨雄在蓟州府里，有人告道杀死和尚、头陀，心里早瞧了七八分，寻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出来的。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我今日闲些，且去寻他，问他个真实。”正走过州桥前来，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哥哥，那里去？”杨

雄回过头来，见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没寻你处。”石秀道：“哥哥且来我下处，和你说话。”把杨雄引到客店里小房内，说道：“哥哥，兄弟不说谎么？”杨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酒后失言，反被那婆娘瞒过了，怪兄弟相闹不得。我今特来寻贤弟，负荆请罪。”石秀道：“哥哥，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因此来寻哥哥，有表记教哥哥看。”将过和尚、头陀的衣裳，“尽剥在此。”杨雄看了，心头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出这口恶气。”石秀笑道：“你又来了。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如何杀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说时，却不错杀了人。”杨雄道：“似此怎生罢休得？”石秀道：“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语，教你做个好男子。”杨雄道：“贤弟，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石秀道：“此间东门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静。哥哥到明日，只说道，我多时不曾烧香，我今来和大嫂同去，把那妇人赚将出来，就带了迎儿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当头对面，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哥哥那时写与一纸休书，弃了这妇人，却不是上着？”杨雄道：“兄弟，何必说得，你身上清洁，我已知了，都是那妇人谎说。”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杨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见，必然不差。我明日准定和那贱人来，你却休要误了。”石秀道：“小弟不来时，所言俱是虚谬。”杨雄当下别了石秀，离了客店，且去府里办事。至晚回来，并不提起，亦不说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起来，对那妇人说道：“我

昨夜梦见神人叫我，说有旧愿不曾还得。向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那炷香愿，未曾还得，今日我闲些，要去还了，须和你同去。"那妇人道："你便自去还了罢，要我去何用？"杨雄道："这愿心却是当初说亲时许下的，必须要和你同去。"那妇人道："既是恁地，我们早吃些素饭，烧汤沐浴了去。"杨雄道："我去买香纸，雇轿子，你便洗浴了，梳头插带了等我，就叫迎儿也去走一遭。"杨雄又来客店里，相约石秀："饭罢便来，兄弟休误。"石秀道："哥哥，你若抬得来时，只教在半山里下了轿，你三个步行上来，我自在上面一个僻处等你，不要带闲人上来。"杨雄约了石秀，买了纸烛，归来吃了早饭。那妇人不知此事，只顾打扮的齐齐整整，迎儿也插带了，轿夫扛轿子，早在门前伺候。杨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烧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烧香，早去早回。"

那妇人上了轿子，迎儿跟着，杨雄也随在后面。出得东门来，杨雄低低分付轿夫道："与我抬上翠屏山去，我自多还你些轿钱。"不到两个时辰，早来到翠屏山上。原来这座翠屏山，却在蓟州东门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乱坟。上面一望，尽是青草白杨，并无庵舍寺院。当下杨雄把那妇人抬到半山，叫轿夫歇下轿子，拔去葱管，搭起轿帘，叫那妇人出轿来。妇人问道："却怎地来这山里？"杨雄道："你只顾且上去。轿夫只在这里等候，不要来，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轿夫道："这个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间伺候便了。"杨雄引着那妇人并迎儿，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只见石秀坐在上面。那妇人道："香纸如何不将来？"杨雄道："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把妇人一

引，引到一处古墓里，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杆棒，都放在树根前，来道："嫂嫂拜揖。"那妇人连忙应道："叔叔怎地也在这里？"一头说，一面肚里吃了一惊。石秀道："在此专等多时。"杨雄道："你前日对我说道：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又将手摸着你胸前，问你有孕也无。今日这里无人，你两个对的明白。"那妇人道："哎呀，过了的事，只顾说甚么？"石秀睁着眼来道："嫂嫂，你怎么说？这须不是闲话，正要哥哥面前对个明白。"那妇人道："叔叔，你没事自把髯儿提做甚么？"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净，教你看个证见。"便去包裹里，取出海阇黎并头陀的衣服来，撒放地下道："你认得么？"那妇人看了，飞红了脸，无言可对。石秀飕地掣出腰刀，便与杨雄说道："此事只问迎儿，便知端的。"杨雄便揪过那丫头跪在面前，喝道："你这小贱人，快好好实说，怎地在和尚房里入奸，怎生约会把香桌儿为号，如何教头陀来敲木鱼。实对我说，饶你这条性命，但瞒了一句，先把你剁做肉泥。"迎儿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杀我，我说与你。"却把僧房中吃酒，上楼看佛牙，赶他下楼来看潘公酒醒说起，"两个背地里约下，第三日教头陀来化斋饭，叫我取铜钱布施与他，娘子和他约定，但是官人当牢上宿，要我掇香桌儿放在后门外，便是暗号。头陀来看了，却去报知和尚。当晚海阇黎扮做俗人，带顶头巾入来，五更里只听那头陀来敲木鱼响，高声念佛为号，叫我开后门放他出去。但是和尚来时，瞒我不得，只得对我说了。娘子许我一副钏镯，一套衣裳，我只得随顺了。似此往来，通有数十遭，后来便吃杀了。又与我几件首饰，教我对官

人说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节。这个我眼里不曾见，因此不敢说。只此是实，并无虚谬。”

迎儿说罢，石秀便道：“哥哥得知么？这般言语，须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请哥哥却问嫂嫂备细缘由。”杨雄揪过那妇人来，喝道：“贼贱人，丫头已都招了，便你一些儿休赖，再把实情对我说了，饶了这贱人一条性命。”那妇人说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饶恕了我这一遍。”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备细缘由。”杨雄喝道：“贱人，你快说！”那妇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从做道场夜里说起，直至往来，一一都说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那妇人道：“前日他醉了骂我，我见他骂得跷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见破绽，说与他。到五更里，又提起来问叔叔如何，我却把这段话来支吾，实是叔叔并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杨雄道：“兄弟，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7]，剥了衣裳，我亲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杨雄割两条裙带来，亲自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石秀也把迎儿的首饰都去了，递过刀来说道：“哥哥，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一发斩草除根。”杨雄应道：“果然，兄弟把刀来，我自动手。”迎儿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杨雄手起一刀，挥作两段。那妇人在树上叫道：“叔叔劝一劝。”石秀道：“嫂嫂，哥哥自来伏侍你。”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

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8]，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杨雄道：“兄弟，你且来，和你商量一个长便。如今一个奸夫，一个淫妇，都已杀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石秀道：“兄弟已寻思下了，自有个所在，请哥哥便行，不可耽迟。”杨雄道：“却是那里去？”石秀道：“哥哥杀了人，兄弟又杀人，不去投梁山泊入伙，却投那里去？”杨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认得他那里一个人，如何便肯收录我们？”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谁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愁甚不收留！”杨雄道：“凡事先难后易，免得后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们。”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发放心。前者哥哥认义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里和我吃酒的那两个人，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个是锦豹子杨林。他与兄弟十两一锭银子，尚兀自在包里，因此可去投托他。”杨雄道：“既有这条门路，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石秀道：“哥哥，你也这般搭缠[9]。倘或入城事发拿住，如何脱身？放着包裹里现有若干钗钏首饰，兄弟又有些银两，再有三五个人，也够用了，何须又去取讨。惹起是非来，如何解救？这事少时便发，不可迟滞，我们只好望山后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杆棒。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提了朴刀，却待要离古墓，只见松树后走出一个人来叫道：“清平世界，荡荡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

入伙，我听得多时了。”杨雄、石秀看时，那人纳头便拜。杨雄却认得这人，姓时名迁，祖贯是高唐州人氏[10]。流落在此，只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跳篱骗马的勾当[11]。曾在蓟州府里吃官司，却是杨雄救了他。人都叫做鼓上蚤[12]。有诗为证：

骨软身躯健，眉浓眼目鲜。
形容如怪族，行走似飞仙。
夜静穿墙过，更深绕屋悬。
偷营高手客，鼓上蚤时迁。

当时杨雄便问时迁：“你如何在这里？”时迁道：“节级哥哥听禀：小人近日没甚道路，在这山里掘些古坟，觅两分东西。因见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来冲撞，却听说去投梁山泊入伙。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几时是了。跟随的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带挈小人么？”石秀道：“既是好汉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那争你一个。若如此说时，我们一同去。”时迁道：“小人却认得小路去。”当下引了杨雄、石秀，三个人自取小路下后山，投梁山泊去了。

却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不见三个下来，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过了，不免信步寻上山来，只见一群老鸦成团打块在古墓上。两个轿夫上去看时，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以此聒噪。轿夫看了，吃那一惊，慌忙回家报与潘公，一同去蓟州府里首告。知府随即差委一员县尉，

带了仵作行人，来翠屏山检验尸首已了，回复知府，禀道："检得一口妇人潘巧云，割在松树边，使女迎儿，杀死在古墓下。坟边遗下一堆妇人与和尚、头陀衣服。"知府听了，想起前日海和尚、头陀的事，备细询问潘公。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节，和这石秀出去的缘由，细说了一遍。知府道："眼见得这妇人与和尚通奸，那女使、头陀做脚。想石秀那厮，路见不平，杀死头陀、和尚。杨雄这厮，今日杀了妇人、女使无疑，定是如此。只拿得杨雄、石秀，便知端的。"当即行移文书，出给赏钱，捕获杨雄、石秀，其余轿夫人等，各放回听候。潘公自去买棺木，将尸首殡葬，不在话下。

再说杨雄、石秀、时迁离了蓟州地面，在路夜宿晓行，不则一日。行到郓州地面，过得香林洼，早望见一座高山，不觉天色渐渐晚了，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个人行到门首看时，但见：

前临官道，后傍大溪。数百株垂柳当门，一两树梅花傍屋。荆榛篱落，周回绕定茅茨；芦苇帘栊，前后遮藏土炕。右壁厢一行，书写"庭幽暮接五湖宾"[13]；左势下七字，题道"户敞朝迎三岛客"[14]。虽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车驷马来。

当日黄昏时候，店小二却待关门，只见这三个人撞将入来。小二问道："客人来路远，以此晚了。"时迁道："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个入来安歇，

问道："客人不曾打火么？"时迁道："我们自理会。"小二道："今日没客歇，灶上有两只锅干净，客人自用不妨。"时迁问道："店里有酒肉卖么？"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买了去，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并无下饭。"时迁道："也罢，先借五升米来做饭，却理会。"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就淘了，做起一锅饭来。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杨雄取出一只钗儿，把与店小二，先回他这瓮酒来吃，明日一发算账。小二哥收了钗儿，便去里面掇出那瓮酒来开了，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时迁先提一桶汤来，叫杨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筛酒来，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吃酒，放下四只大碗，斟下酒来吃。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问小二哥道："你家店里怎的有这军器？"小二哥应道："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唤做独龙山。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冈子，便唤做独龙冈，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这里方圆三十里，却唤做祝家庄。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15]，称为祝氏三杰。庄前庄后，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户，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这里唤作祝家店。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石秀道："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小二道："此间离梁山泊不远，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因此准备下。"石秀道："与你些银两，回与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这个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编着字号。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这主人法度不轻。"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顾吃酒。"小二道："小

人吃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宽饮几杯。”小二哥去了。杨雄、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只见时迁道：“哥哥要肉吃么？”杨雄道：“店小二说没了肉卖，你又那里得来？”时迁嘻嘻的笑着，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杨雄问道：“那里得这鸡来？”时迁道：“兄弟却才去后面净手，见这只鸡在笼里。寻思没甚与哥哥吃酒，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提桶汤去后面，就那里挦得干净，煮得熟了，把来与二位哥哥吃。”杨雄道：“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石秀笑道：“还不改本行。”三个笑了一回，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一面盛饭来吃。

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放心不下，爬将起来，前后去照管。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和鸡骨头，却去灶上看时，半锅肥汁。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不见了鸡，连忙出来问道：“客人，你们好不达道理，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吃！”时迁道：“见鬼了。耶耶，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何曾见你的鸡！”小二道：“我店里的鸡，却那里去了？”时迁道：“敢被野猫拖了，黄猩子吃了，鹞鹰扑了去，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鸡才在笼里，不是你偷了是谁？”石秀道：“不要争，直几钱，赔了你便罢。”店小二道：“我的是报晓鸡，店内少他不得，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济，只要还我鸡。”石秀大怒道：“你诈哄谁？老爷不赔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拿你到庄上，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石秀听了，大骂道：“便是梁山泊好汉，你怎么拿了我去请赏！”杨雄也怒道：“好意还你些钱，不赔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声：“有贼！”只见店里赤

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径奔杨雄、石秀来。被石秀手起，一拳一个，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时迁一掌，打肿了脸，作声不得。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杨雄道:“兄弟，这厮们以定去报人来，我们快吃了饭走了罢。”三个当下吃饱了，把包裹分开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枪架上拣了一条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过了他。”便去灶前寻了把草，灶里点个火，望里面四下焠着。看那草房被风一煽，刮刮杂杂火起来。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三个拽开脚步，望大路便走。正是:

只为偷儿攘一鸡[16]，从教杰士竞追麑[17]。
梁山水泊兴波浪，祝氏山庄化作泥。

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约有一二百人，发着喊，赶将来。石秀道:“且不要慌，我们且拣小路走。”杨雄道:“且住。一个来，杀一个，两个来，杀一双。待天色明朗却走。”说犹未了，四下里合拢来。杨雄当先，石秀在后，时迁在中，三个挺着朴刀，来战庄客。那伙人初时不知，抡着枪棒赶来。杨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个。前面的便走，后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赶入去，又戳翻了六七人。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头，都退了去。三个得一步，赶一步。正走之间，喊声又起，枯草里舒出两把挠钩，正把时迁一挠钩搭住，拖入草窝去了。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背后又舒出两把挠钩来，却得杨雄眼

快，便把朴刀一拨，两把挠钩拨开去了，将朴刀望草里便戳，发声喊，都走了。两个见捉了时迁，怕深入重地，亦无心恋战，顾不得时迁了，只四下里寻路走罢。见远远的火把乱明，小路上又无丛林树木，照得有路便走，一直望东边去了。众庄客四下里赶不着，自救了带伤的人去，将时迁背剪绑了，押送祝家庄来。

且说杨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见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吃了去，就问路程。"两个便入村店里来，倚了朴刀，对面坐下，叫酒保取些酒来，就做些饭吃。酒保一面辅下菜蔬、案酒，烫将酒来。方欲待吃，只见外面一个大汉奔走入来，生得阔脸方腮，眼鲜耳大，貌丑形粗。穿一领茶褐绸衫，戴一顶万字头巾，系一条白绢搭膊，下面穿一双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们挑担来庄上纳。"店主人连忙应道："装了担，少刻便送到庄上。"那人分付了，便转身，又说道："快挑来。"却待出门，正从杨雄、石秀面前过，杨雄却认得他，便叫一声："小郎，你如何却在这里？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转头来，看了一看，却也认得，便叫道："恩人如何来到这里？"望着杨雄便拜。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人，有分教：三庄盟誓成虚谬，众虎咆哮起祸殃。毕竟杨雄、石秀遇见的那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1]鞫（jū居，又读jú菊）问　审讯、查问。

[2]立雪齐腰　佛经故事：达摩大士寓于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僧神光晨夕参承，不闻教诲。某夜天大雨雪，神光坚立不动，天明积雪过膝。达

摩怜悯地问道："汝久立雪中，当求何事？"神光悲泣着回答："惟愿和尚慈悲开甘露门，广度群品。"见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三《菩提达摩》。

[3]投岩喂虎　　佛经故事：大车国王有三子，幼子名摩诃萨埵。一天，三子随父游山。见一母虎产七小虎，已七天。体弱不能寻食，将饿死。三子均生恻隐之心，欲救助老虎母子。第三子决意舍身饲虎。为"成大善业"，他"即上高山，投身于地"，并用竹子刺破颈上血管。"虎即舐颈血，噉肉皆尽。"见《菩萨本生鬘论》卷一。

[4]目莲救母　　佛教故事。目莲也作目犍连，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母死，堕入地狱饿鬼道中，目莲送饭，入母口即化成火炭。后得佛的指示，目莲以十方众僧威神之力，入狱救母，使得脱饿鬼之苦。

[5]书会们　　书会中的才人们。书会是宋元时各种戏曲、曲艺作者的行会组织。参加书会的作者称为才人。

[6]不爽分毫　　不差分毫。爽，差、失。

[7]头面　　旧时妇女头上戴的装饰品。也泛指各种首饰。

[8]七事件　　指心、肝、脾、肺等脏器。"事件"本指可食用的禽畜内脏，"七"为虚数。

[9]搭缠　　搅缠不清。

[10]高唐州　　本为县名，在今山东省西北部，徒骇河流域。元置高唐州治此。明初省县入州。

[11]骗马　　一种马上技艺。骑者以身下马，又以手攀鞍跳跃上马。骗，本作𩥇。

[12]鼓上蚤　　蚤通鼜。古代查夜所击的鼓。《周礼·夏官掌固》"夜三鼜以号戒"，是说击鼓巡夜戒守盗贼。上鼜犹言上更，即已经起更戒严，时迁乃于此时大做其飞檐走壁的勾当，故称"鼓上鼜"。说本王利器《水浒英雄的绰号》。

[13]五湖　　五个大湖的总称。说法很多，一般以洞庭、鄱阳、太湖、巢湖、洪泽为五湖。此处借指全国各地。

[14]三岛　　即三神山。秦汉方士宣称，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神山，乃是仙人所居之地。

[15]朝奉　　本是官名，宋代有朝奉大夫、朝奉郎等职，后来演化为对一般富人士豪的尊称。

[16]攘（rǎng壤）　　窃取。

[17]麑（ní尼，又音mí迷）　　幼鹿。

第四十七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叫与石秀相见。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杨雄道:"这个兄弟，姓杜，名兴，祖贯是中山府人氏[1]。因为他面颜生得粗莽，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脸儿。上年间做买卖，来到蓟州，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维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会。"杜兴便问道:"恩人，为何公事来到这里?"杨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蓟州杀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个来的火伴时迁，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烧了。我三个连夜逃走，不提防背后赶来。我弟兄两个搠翻了他几个，不想乱草中间，舒出两把挠钩，把时迁搭了去。我两个乱撞到此，正要问路，不想遇见贤弟。"杜兴道:"恩人不要慌，我叫放时迁还你。"杨雄道:"贤弟少坐，同饮一杯。"三人坐下，当下饮酒。杜兴便道:"小弟自从离了蓟州，多得恩人的恩惠，来到这里，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每日拨万论千，尽托付与

杜兴身上，甚是信任，以此不想回乡去。"杨雄道："此间大官人是谁？"杜兴道："此间独龙冈前面，有三座山冈，列着三个村坊。中间是祝家庄，西边是扈家庄，东边是李家庄。这三处庄上，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家。惟有祝家庄最豪杰，为头家长，唤做祝朝奉，有三个儿子，名为祝氏三杰。长子祝龙，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个教师，唤做铁棒栾廷玉，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西边那个扈家庄，庄主扈太公，有个儿子，唤做飞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名唤一丈青扈三娘[2]，使两口日月双刀，马上如法了得。这里东村庄上，却是杜兴的主人，姓李，名应。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背藏飞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没。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递相救应。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见了李大官人，求书去搭救时迁。"杨雄又问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唤扑天雕的李应？"杜兴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听得说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却原来在这里。多闻他真个了得，是好男子，我们去走一遭。"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杜兴那里肯要他还，便自招了酒钱。三个离了村店，便引杨雄、石秀来到李家庄上。杨雄看时，真个好大庄院，外面周回一遭阔港，粉墙傍岸，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门外一座吊桥，接着庄门。入得门来，到厅前，两边有二十余座枪架，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杜兴道："两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报知，请大官人出来相见。"杜兴入去，不多时，只

见李应从里面出来。杨雄、石秀看时，果然好表人物。有临江仙词为证：

鹘眼鹰睛头似虎[3]，燕颔猿臂狼腰，疏财仗义结英豪。爱骑雪白马，喜著绛红袍。背上飞刀藏五把，点钢枪斜嵌银条，性刚谁敢犯分毫。李应真壮士，名号扑天雕。

当时李应出到厅前，杜兴引杨雄、石秀上厅拜见。李应连忙答礼，便教上厅请坐。杨雄、石秀再三谦让，方才坐了。李应便教取酒来且相待。杨雄、石秀两个再拜道："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来救时迁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商议，修了一封书缄，填写名讳，使个图书印记，便差一个副主管赍了，备一匹快马，星火去祝家庄取这个人来[4]。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上马去了。杨雄、石秀拜谢罢。李应道："二位壮士放心，小人书去，便当放来。"杨雄、石秀又谢了。李应道："且请去后堂，少叙三杯等待。"两个随进里面，就具早膳相待。饭罢，吃了茶，李应问些枪法，见杨雄、石秀说的有理，心中甚喜。巳牌时分，那个副主管回来，李应唤到后堂问道："去取的这人在那里？"主管答道："小人亲见朝奉，下了书，倒有放还之心。后来走出祝氏三杰，反焦躁起来，书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应失惊道："他和我三家村里结生死之交，书到便当依允，如何恁地起来？必是你说得不好，以致如此。杜主管，你须自去走一遭，亲见祝朝奉，说个仔细缘由。"杜兴道："小人愿去，只

求东人亲笔书缄，到那里方才肯放。”李应道：“说得是。”急取一幅花笺纸来，李应亲自写了书札，封皮面上，使一个讳字图书[5]，把与杜兴接了。后槽牵过一匹快马，备上鞍辔，拿了鞭子，便出庄门，上马加鞭，奔祝家庄去了。李应道：“二位放心，我这封亲笔书去，少刻定当放还。”杨雄、石秀深谢了，留在后堂饮酒等待。看看天色待晚，不见杜兴回来，李应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见庄客报道：“杜主管回来了。”李应问道：“几个人回来？”庄客道：“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马回来。”李应摇着头道：“却又作怪。往常这厮，不是这等兜搭，今日缘何恁地？”杨雄、石秀都跟出前厅来看时，只见杜兴下了马，入得庄门，见他模样，气得紫涨了面皮，龇牙露嘴，半晌说不的话。有诗为证：

面貌天生本异常，怒时古怪更难当。
三分不象人模样，一似酆都焦面王[6]。

李应出到厅前，连忙问道：“你且言备细缘故，怎么地来。”杜兴气定了，方才道：“小人赍了东人书札，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却好遇见祝龙、祝虎、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小人声了三个喏。祝彪喝道：‘你又来做甚么？’小人躬身禀道：‘东人有书在此拜上。’祝彪那厮变了脸，骂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如今我正要解上州里去，又来怎地？’小人说道：‘这个时迁不是梁山泊伙内人数，他自是蓟州来的客人。今投见敝庄东人，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万望俯

看薄面，高抬贵手，宽恕宽恕。’祝家三个都叫道：‘不还，不还！’小人又道：‘官人请看东人亲笔书札在此。’祝彪那厮接过书去，也不拆开来看，就手扯的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祝彪、祝虎发话道：‘休要惹老爷性发，把你那李应捉来，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小人本不敢尽言，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把东人百般秽骂。便喝叫庄客来拿小人，被小人飞马走了。于路上气死小人，叵耐那厮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今日全无些仁义。”诗曰：

徒闻似漆与如胶，利害场中忍便抛。
平日若无真义气，临时休说死生交。

李应听罢，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按纳不下，大呼：“庄客，快备我那马来！”杨雄、石秀谏道：“大官人息怒，休为小人们坏了贵处义气。”李应那里肯听，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黄金锁子甲，前后兽面掩心，穿一领大红袍，背胯边插着飞刀五把，拿了点钢枪，戴上凤翅盔，出到庄前，点起三百悍勇庄客。杜兴也披一副甲，持把枪上马，带领二十余骑马军。杨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应的马，径奔祝家庄来。

日渐衔山时分，早到独龙冈前，便将人马排开。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占着这座独龙山冈，四下一遭阔港。那庄正造在冈上，有三层城墙，都是顽石垒砌的，约高二丈。前后两

座庄门，两条吊桥。墙里四边，都盖窝铺[7]，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李应勒马，在庄前大叫："祝家三子，怎敢毁谤老爷！"只见庄门开处，拥出五六十骑马来，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怎生装束：

> 头戴缕金荷叶盔，身穿锁子梅花甲，腰悬锦袋弓和箭，手执纯钢刀与枪。马额下垂照地红缨，人面上生撞天杀气。

李应见了祝彪，指着大骂道："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头上胎发犹存。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共意，保护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时，早来早放，要取物件，无有不奉。我今一个平人，二次修书来讨，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耻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协意，共捉梁山泊反贼，扫清山寨。你如何却结连反贼，意在谋叛？"李应喝道："你说他是梁山泊甚人？你这厮却冤平人做贼，当得何罪？"祝彪道："贼人时迁已自招了，你休要在这里胡说乱道，遮掩不过。你去便去，不去时，连你捉了，也做贼人解送。"李应大怒，拍坐下马，挺手中枪，便奔祝彪。祝彪纵马去战李应。两个就独龙冈前，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了十七八合，祝彪战李应不过，拨回马便走。李应纵马赶将去，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满弓，觑得较亲，背翻身一箭。李应急躲时，臂上早着。

李应翻筋斗，坠下马来，祝彪便勒转马来抢人。杨雄、石秀见了，大喝一声：拈两条朴刀，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祝彪抵当不住，急勒回马便走，早被杨雄一朴刀，戳在马后股上。那马负疼，壁直立起来，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马下，却得随从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将来。杨雄、石秀见了，自思又无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赶。杜兴也自把李应救起上马，先去了。杨雄、石秀跟了众庄客也走了。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见天色晚来，也自回去了。杜兴扶着李应，回到庄前，下了马，同入后堂坐。众宅眷都出来看视，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连夜在后堂商议。杨雄、石秀与杜兴说道："既是大官人被那厮无礼，又中了箭，时迁亦不能够出来，都是我等连累大官人了。我弟兄两个，只得上梁山泊去，恳告晁、宋二公并众头领，来与大官人报仇，就救时迁。"因辞谢了李应。李应道："非是我不用心，实出无奈。两位壮士，只得休怪。"叫杜兴取些金银相赠，杨雄、石秀那里肯受。李应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两个方才收受，拜辞了李应，杜兴送出村口，指与大路。杜兴作别了，自回李家庄，不在话下。

且说杨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早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儿直挑出来。两个入到店里，买些酒吃，就问路程。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两个一面吃酒，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见他两个非常，便来答应道："你两位客人从那里来？要问上山去怎地？"杨雄道："我们从蓟州来。"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

石秀么?”杨雄道:“我乃是杨雄，这个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认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蓟州回来，多曾称说兄长。闻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个叙礼罢。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拽起弓，放了一枝响箭。只见对港芦苇丛中，早有小喽罗摇过船来。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鸭嘴滩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早见戴宗、杨林下山来迎接。俱各叙礼罢，一同上至大寨里。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都来聚会，大寨坐下。戴宗、杨林引杨雄、石秀，上厅参见晁盖、宋江，并众头领。相见已罢，晁盖细问两个踪迹。杨雄、石秀把本身武艺，投托入伙先说了，众人大喜，让位而坐。杨雄渐渐说到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伙的时迁，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一时争闹起来，石秀放火烧了他店屋，时迁被捉，李应二次修书去讨，怎当祝家三子坚执不放，誓愿要捉山寨里好汉，且又千般辱骂，叵耐那厮十分无礼。不说万事皆休，才然说罢，晁盖大怒，喝叫:“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正是:

杨雄石秀少商量，引带时迁行不臧[8]。
豪杰心肠虽似火，绿林法度却如霜。

宋江慌忙劝道:“哥哥息怒。两个壮士，不远千里而来，同心协助，如何却要斩他?”晁盖道:“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

不曾折了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斩了这两个，将这厮首级去那里号令，便起军马去，就洗荡了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孩儿们快斩了报来。”宋江劝住道：“不然。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非是我们生事害他，其实那厮无礼。哥哥权且息怒，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吴学究道：“公明哥哥之言最好，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宁乃斩了小弟，不可绝了贤路。”众头领力劝，晁盖方才免了二人。杨雄、石秀也自谢罪。宋江抚谕道：“贤弟休生异心，此是山寨号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过失，也须斩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赏功罚罪，已有定例。贤弟只得恕罪恕罪。”杨雄、石秀拜罢，谢罪已了。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山寨里都唤小喽罗来参贺新头领已毕，一面杀牛宰马，且做庆喜筵席，拨定两所房屋，教杨雄、石秀安歇，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当晚席散，次日再备筵席，会众商量议事。

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计较下山人数，启请诸位头领，同宋江去打祝家庄，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商量已定，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留下吴学究、刘唐，并阮家三弟兄、吕方、郭盛，护持大寨。原拨定守滩、守关、守店有职事人员，俱各不动。又拨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顶替马麟监督战船。写下告示，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头一拨，宋江、花荣、李俊、穆弘、李逵、杨雄、石秀、黄信、欧鹏、杨林，带领三千小喽罗，三百马军，披挂已了，下山前进。第二拨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张横、张顺、马麟、邓飞、王矮虎、白胜，也带三千小喽罗，三百马军，随后接应。再着金沙滩、鸭嘴滩二处小寨，只教宋万、郑天寿守把，就行接应粮草。晁盖送路已了，自回山寨。

且说宋江并众头领径奔祝家庄来，于路无话。早来到独龙山前，尚有一里多路，前军下了寨栅。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便和花荣商议道："我听得说祝家庄里路径甚杂，未可进兵，且先使两个入去探听路途曲折，知得顺逆路程，却才进去，与他敌对。"李逵便道："哥哥，兄弟闲了多时，不曾杀得一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是破阵冲敌，用着你先去。这是做细作的勾当，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这个鸟庄，何须哥哥费力。只兄弟自带三二百个孩儿杀将去，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何须要人先去打听。"宋江喝道："你这厮休胡说！且一壁厢去，叫你便来。"李逵走开去了，自说道："打死几个苍蝇，也何须大惊小怪。"宋江便唤石秀来说道："兄弟曾到彼处，可和杨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

哥哥许多人马到这里，他庄上如何不提备，我们扮作甚么人入去好？”杨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魇的法师去[9]。身边藏了短刀，手里擎着法环，于路摇将入去。你只听我法环响，不要离了我前后。”石秀道：“我在蓟州原曾卖柴，我只是挑一担柴进去卖便了。身边藏了暗器，有些缓急，匾担也用得着。”杨林道：“好，好。我和你计较了，今夜打点，五更起来便行。”正是只为一鸡小忿，致令众虎相争，所以古人有篇西江月道得好：

> 软弱安身之本，刚强惹祸之胎。无争无竞是贤才，亏我些儿何碍！钝斧锤砖易碎，快刀劈水难开。但看发白齿牙衰，惟有舌根不坏。

且说石秀挑着柴担先入去。行不到二十来里，只见路径曲折多杂，四下里弯环相似，树木丛密，难认路头，石秀便歇下柴担不走。听得背后法环响得渐近，石秀看时，却见杨林头带一个破笠子，身穿一领旧法衣，手里擎着法环，于路摇将进来。石秀见没人，叫住杨林说道：“看见路径弯杂难认，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随李应来时的路。天色已晚，他们众人都是熟路，正看不仔细。”杨林道：“不要管他路径曲直，只顾拣大路走便了。”石秀又挑了柴，只顾望大路先走。见前面一村人家，数处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门前歇了。只见各店内都把刀枪插在门前，每人身上穿一领黄背心，写个大“祝”字，往来的人，亦各如此。石秀见了，便看着一

个年老的人，唱个喏，拜揖道："丈人，请问此间是何风俗？为甚都把刀枪插在当门？"那老人道："你是那里来的客人？原来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东贩枣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钱，回乡不得，因此担柴来这里卖，不知此间乡俗地理。"老人道："只可快走别处躲避，这里早晚要大厮杀也。"石秀道："此间这等好村坊去处，怎地了大厮杀？"老人道："客人，你敢真个不知，我说与你。俺这里唤做祝家村，冈上便是祝朝奉衙里。如今恶了梁山泊好汉，现今引领军马在村口，要来厮杀。却怕我这村里路杂，未敢入来，现今驻扎在外面。如今祝家庄上行号令下来，每户人家，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但有令传来，便去策应。"石秀道："丈人村中，总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这祝家村，也有一二万人家，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东村唤做扑天雕李应李大官人，西村唤扈太公庄，有个女儿，唤做扈三娘，绰号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么？"那老人道："若是我们初来时，不知路的，也要吃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来时要吃捉了？"老人道："我这村里的路，有首诗说道'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陀路[10]。容易入得来，只是出不去。'"石秀听罢，便哭起来，扑翻身便拜。向那老人道："小人是个江湖上折了本钱，归乡不得的人，倘或卖了柴出去，撞见厮杀，走不脱，却不是苦？爷爷，怎地可怜见小人，情愿把这担柴相送爷爷，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罢。"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买你的。你且入来，请你吃些酒饭。"石秀便谢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里。那老人筛下两碗白酒，盛一碗

糕糜[11]，叫石秀吃了。石秀再拜谢道："爷爷指教出去的路径。"那老人道："你便从村里走去，只看有白杨树，便可转弯，不问路道阔狭。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没那树时，都是死路。如有别的树木转弯，也不是活路。若还走差了，左来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死路里地下埋藏着竹签铁蒺藜[12]，若是走差了，踏着飞签，准定吃捉了，待走那里去。"石秀拜谢了，便问："爷爷高姓？"那老人道："这村里姓祝的最多，惟有我复姓钟离，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饭小人都吃够了，改日当厚报。"

正说之间，只听得外面闹吵！石秀听得道拿了一个细作。石秀吃了一惊，跟那老人出来看时，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石秀看时，却是杨林，剥得赤条条的，索子绑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问老人道："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为甚事绑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石秀又问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道："说这厮也好大胆，独自一个来做细作，打扮做个解魇法师，闪入村里来[13]。却又不认这路，只拣大路走了，左来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晓的白杨树转弯抹角的消息[14]。人见他走得差了，来路跷蹊，报与庄上官人们来捉他，这厮方才又掣出刀来，手起伤了四五个人。当不住这里人多，一发上，因此吃拿了，有人认得他从来是贼，叫做锦豹子杨林。"说言未了，只听得前面喝道，说是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石秀在壁缝里张时，看见前面摆着二十对缨枪，后面四五个人骑战马，都弯弓插箭，又有三五对青白哨马，中间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坐在

一匹雪白马上，全副披挂了弓箭，手执一条银枪。石秀自认得他，特地问老人道："过去相公是谁？"那老人道："这个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唤做祝彪，定着西村扈家庄一丈青为妻。弟兄三个，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谢道："老爷爷指点寻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厮杀，枉送了你性命。"石秀道："爷爷，可救一命则个。"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明日打听得没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谢了，坐在他家，只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报将来，排门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红灯为号，齐心并力，捉拿梁山泊贼人，解官请赏。"叫过去了。石秀问道："这个人是谁？"那老人道："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检，今夜约会要捉宋江。"石秀见说，心中自忖了一回，讨个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后草窝里睡了。

却说宋江军马在村口屯驻，不见杨林、石秀出来回报。随后又使欧鹏去到村口，出来回报道："听得那里讲动，说道捉了一个细作，小弟见路径又杂难认，不敢深入重地。"宋江听罢，忿怒道："如何等得回报了进兵？又吃拿了一个细作，必然陷了两个兄弟。我们今夜只顾进兵，杀将入去，也要救他两个兄弟。未知你众头领意下如何？"只见李逵便道："我先杀入去，看是如何？"宋江听得，随即便传将令，教军士都披挂了。李逵、杨雄前一队做先锋，使李俊等引军做合后，穆弘居左，黄信在右，宋江、花荣、欧鹏等中军头领，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大刀阔斧，杀奔祝家庄来。比及杀到独龙冈上，是黄昏时分，宋江催趱前军打庄。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挥两把夹钢板斧，火剌剌地杀向前来。到得庄前看时，已把

吊桥高高地拽起了，庄门里不见一点火。李逵便要下水过去，杨雄扯住道："使不得。关闭庄门，必有计策。待哥哥来，别有商议。"李逵那里忍得住，拍着双斧，隔岸大骂道："那鸟祝太公老贼！你出来，黑旋风爷爷在这里！"庄上只是不应。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杨雄接着，报说庄上并不见人马，亦无动静。宋江勒马看时，庄上不见刀枪人马，心中疑惑，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书上明明戒说，临敌休急暴。是我一时见不到，只要救两个兄弟，以此连夜进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庄前，不见敌军，他必有计策，快教三军且退"。李逵叫道："哥哥，军马到这里了，休要退兵。我与你先杀过去，你们都跟我来。"说犹未了，庄上早知，只听得祝家庄里一个号炮，直飞起半天里去。那独龙冈上千百把火把，一齐点着，那门楼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来。宋江急取旧路回军，只见后军头领李俊人马先发起喊来，说道："来的旧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宋江教军马四下里寻路走。李逵挥起双斧，往来寻人厮杀，不见一个敌军。只见独龙冈上山顶又放一个炮来，响声未绝，四下里喊声震地，惊的宋公明目睁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韬武略，怎逃出地网天罗？正是：安排缚虎擒龙计，要捉惊天动地人。毕竟宋公明并众头领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中山府　　府名，治所在安喜（今河北定县）。

[2]一丈青　　据《梦粱录》卷二十载，歌妓有一丈白等名，可见此类称谓在宋时颇为流行，都是用来夸张地形容人物身长的。

[3]鹘（hú胡）　　即隼（shǔn笋），一种飞行迅速，情性凶猛的鸟。

[4]星火　　快如流星，急如救火，比喻事情的紧急迫切。

[5]讳字图书　　刻着名字的图章。古人对帝王将相和尊长的名字都要避讳，故"讳字"也即名字之义。

[6]焦面王　　即阎罗王，传说中掌管地狱的神。

[7]窝铺　　草屋。

[8]臧（zāng脏）　　善、好。

[9]解魇（yǎn掩）的法师　　用画符念咒等迷信手段替人驱鬼除邪的人。迷信者认为，人如果精神错乱，就是被鬼迷住，中了妖邪，叫做"魇"，要念咒赶鬼，才能解除。

[10]盘陀路　　曲折回旋的道路。

[11]糁糜　　粥。

[12]铁蒺藜　　中国古代军用障碍物，用尖锐的铁片联缀而成，形如蒺藜。

[13]闪入　　突然闯入。闪，指形影突然出现。

[14]消息　　这里是"奥秘"的意思。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

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且教小喽罗只往大路杀将去。只听得五军屯塞住了，众人都叫起苦来。宋江问道："怎么叫苦？"众军都道："前面都是盘陀路，走了一遭，又转到这里。"宋江道："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时，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叫道："甫能望火把亮处取路，又有苦竹签、铁蒺藜，遍地撒满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丧我也。"正在慌急之际，只听得左军中间穆弘队里闹动，报来说道："石秀来了。"宋江看时，见石秀拈着口刀，奔到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传下将令，教五军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弯走去，不要管他路阔路狭。"宋江催趱人马，只看有白杨树便转。宋江去约走过五六里路，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唤石秀问道："兄弟，怎么前面贼兵众广？"石秀道："他有烛灯为号。"花荣在马上看见，把手指与宋江道："哥哥，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只看我等投东，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若是我们投西，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宋江道："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灯？"花荣道："有何难哉！"

便拈弓搭箭，纵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四下里埋伏军兵不见了那碗红灯，便都自乱撺起来。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杀出村口去，只听得前山喊声连起，一带火把纵横撩乱。宋江教前军扎住，且使石秀领路去探。不多时，回来报道："是山寨中第二拨军马到了接应，杀散伏兵。"宋江听罢，进兵夹攻，夺路奔出村口，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会合着林冲、秦明等众人军马，同在村口驻扎。却好天明，去高阜处下了寨栅[1]，整点人马，数内不见了镇三山黄信。宋江大惊，询问缘故，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前去探路，不提防芦苇丛中，舒出两把挠钩，拖翻马脚，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救护不得。"宋江听罢大怒，要杀随行军汉，如何不早报来。林冲、花荣劝住宋江。众人纳闷道："庄又不曾打得，倒折了两个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杨雄道："此间有三个村坊结并，所有东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现今在庄上养病，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宋江道："我正忘了他。他便知本处地理虚实。"分付教取一对缎匹羊酒，选一骑好马并鞍辔，亲自上门去求见。林冲、秦明权守栅寨。宋江带同花荣、杨雄、石秀上了马，随行三百马军，取路投李家庄来。

到得庄前，早见门楼紧闭，吊桥高拽起了，墙里摆着许多庄兵人马。门楼上早擂起鼓来。宋江在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特来谒见大官人，别无他意，休要提备。"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石秀在彼，慌忙开了庄门，放只小船过来，与宋江声喏。宋江慌忙下马来答礼。杨雄、石秀近前禀

道："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两个投李大官人的，唤做鬼脸儿杜兴。"宋江道："原来是杜主管。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俺梁山泊宋江久闻大官人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经过此间，特献彩缎名马，羊酒薄礼，只求一见，别无他意。"杜兴领了言语，再渡过庄来，直到厅前，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李应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与他厮见，无私有意[2]。你可回他话道，只说我卧病在床，动止不得，难以相见，改日却得拜会。所赐礼物，不敢祇受。"杜兴再渡过来见宋江，禀道："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本欲亲身迎迓，奈缘中伤，患躯在床，不能相见，容日专当拜会。适蒙所赐厚礼，并不敢受。"宋江道："我知你东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庄失利，欲求相见则个，他恐祝家庄见怪，不肯出来相见。"杜兴道："非是如此，委实患病。小人虽是中山人氏，到此多年了，颇知此间虚实事情。中间是祝家庄，东是俺李家庄，西是扈家庄。这三村庄上，誓愿结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应，今番恶了俺东人，自不去救应。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他庄上别的不打紧，只有一个女将，唤做一丈青扈三娘，使两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却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不须提备东边，只要紧防西路。祝家庄上前后有两座庄门，一座在独龙冈前，一座在独龙冈后。若打前门，却不济事，须是两面夹攻，方可得破。前门打紧，路杂难认，一遭都是盘陀路径，阔狭不等。但有白杨树，便可转弯，方是活路，如无此树，便是死路。"石秀道："他如今

都把白杨树木斫伐去了，将何为记？”杜兴道：“虽然斫伐了树，如何起得根尽，也须有树根在彼。只宜白日进兵攻打，黑夜不可进兵。”

宋江听罢，谢了杜兴，一行人马却回寨里来。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里坐下。宋江把李应不肯相见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礼与他，那厮不肯出来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开鸟庄，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的。他是富贵良民，惧怕官府，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李逵笑道：“那厮想是个小孩子，怕见。”众人一齐都笑起来。宋江道：“虽然如此说了，两个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攻打祝家庄。”众人都起身说道：“哥哥将令，谁敢不听！不知教谁前去？”黑旋风李逵说道：“你们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锋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了头忍气。宋江便点马麟、邓飞、欧鹏、王矮虎四个，“跟我亲自做先锋去。”第二点戴宗、秦明、杨雄、石秀、李俊、张横、张顺、白胜，准备下水路用人；第三点林冲、花荣、穆弘、李逵，分作两路策应。众军标拨已定，都饱食了，披挂上马。

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攻打头阵，前面打着一面大红帅字旗，引着四个头领，一百五十骑马军，一千步军，直杀奔祝家庄来。于路着人探路，直到独龙冈前。宋江勒马看那祝家庄时，果然雄壮。有篇诗赞，便见祝家庄气象：

独龙山前独龙冈，独龙冈上祝家庄。

绕冈一带长流水，周遭环匝皆垂杨。
墙内森森罗剑戟，门前密密排刀枪。
对敌尽皆雄壮士，当锋都是少年郎。
祝龙出阵真难敌，祝虎交锋莫可当。
更有祝彪多武艺，咤叱喑呜比霸王[3]。
朝奉祝公谋略广，金银罗绮有千箱。
白旗一对门前立，上面明书字两行：
“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

当下宋江在马上，看了祝家庄那两面旗，心中大怒，设誓道：“我若打不得祝家庄，永不回梁山泊。”众头领看了，一齐都怒起来。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留下第二拨头领攻打前门，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后面都是铜墙铁壁，把得严整。正看之时，只见直西一彪军马，呐着喊，从后杀来。宋江留下马麟、邓飞，把住祝家庄后门，自带了欧鹏、王矮虎，分一半人马前来迎接。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怎生结束，但见：

蝉鬓金钗双压，凤鞋宝镫斜踏。连环铠甲衬红纱，绣带柳腰端跨。霜刀把雄兵乱砍，玉纤将猛将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当先出马。

那来军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一骑青鬃马上，抡

两口日月双刀，引着三五百庄客，前来祝家庄策应。宋江道："刚说扈家庄有这个女将，好生了得，想来正是此人，谁敢与他迎敌?"说犹未了，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听得说是个女将，指望一合便提得过来。当时喊了一声，骤马向前，挺手中枪，便出迎敌。两军呐喊，那扈三娘拍马舞刀，来战王矮虎，一个双刀的熟闲，一个单枪的出众。两个斗敌十数合之上，宋江在马上看时，见王矮虎枪法架隔不住。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恨不得便捉过来，谁想斗过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颤脚麻，枪法便都乱了。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王矮虎却要做光起来[4]。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心中道："这厮无理。"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入来。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拨回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纵马赶上，把右手刀挂了，轻舒猿臂，将王矮虎提离雕鞍，活捉去了。众庄客齐上，把王矮虎横拖倒拽捉去了。有诗为证：

色胆能拚不顾身，肯将性命值微尘。
销金帐里无强将，丧魄亡精与妇人。

欧鹏见捉了王英，便挺枪来救。一丈青纵马跨刀，接着欧鹏，两个便斗。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使得好一条铁枪，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怎的欧鹏枪法精熟，也敌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邓飞在远远处看见捉了王矮虎，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跑着马，舞起一条铁链，大发喊赶将来。祝家庄上巳看多时，诚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桥，开了庄门，

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骤马提枪，来捉宋江。马麟看见，一骑马使起双刀，来迎住祝龙厮杀。邓飞恐宋江有失，不离左右，看他两边厮杀，喊声迭起。宋江见马麟斗祝龙不过，欧鹏斗一丈青不下，正慌哩，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宋江看时，大喜，却是霹雳火秦明，听得庄后厮杀，前来救应。宋江大叫："秦统制，你可替马麟。"秦明是个急性的人，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正没好气，拍马飞起狼牙棍，便来直取祝龙。祝龙也挺枪来敌秦明。马麟引了人，却夺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人，便撇了欧鹏，却来接住马麟厮杀。两个都会使双刀，马上相迎着，正如这风飘玉屑，雪撒琼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这边秦明和祝龙斗到十合之上，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庄门里面那教师栾廷玉带了铁锤，上马挺枪，杀将出来。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厮杀。栾廷玉也不来交马，带住枪时，刺斜里便走。欧鹏赶将去，被栾廷玉一飞锤，正打着，翻筋斗撷下马去。邓飞大叫："孩儿们救人！"舞着铁链，径奔栾廷玉。宋江急唤小喽罗，救得欧鹏上马。那祝龙当敌秦明不住，拍马便走。栾廷玉也撇了邓飞，却来战秦明，两个斗了一二十合，不分胜败。栾廷玉卖个破绽，落荒即走，秦明舞棍，径赶将来。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马入去，秦明不知是计，也追入去。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都有人埋伏，见秦明马到，拽起绊马索来，连人和马都绊翻了，发声喊，捉住了秦明。邓飞见秦明坠马，慌忙来救，急见绊马索拽，却待回身，两下里叫声着，挠钩似乱麻一般搭来，就马上活捉了去。

宋江看见，只叫得苦，止救得欧鹏上马。马麟撇了一丈青，急奔来保护宋江，望南而走，背后栾廷玉、祝龙、一丈青，分投赶将来。看看没路，正待受缚，只见正南上一个好汉飞马而来，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宋江看时，乃是没遮拦穆弘。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两个好汉飞奔前来，一个是病关索杨雄，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东北上又一个好汉，高声大叫:"留下人着!"宋江看时，乃是小李广花荣。三路人马一齐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发并力来战栾廷玉、祝龙。庄上望见，恐怕两个吃亏，且教祝虎守把住庄门，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使一条长枪，自引五百余人马，从庄后杀将出来，一齐混战。庄前李俊、张横、张顺，下水过来，被庄上乱箭射来，不能下手。戴宗、白胜，只在对岸呐喊。宋江见天色晚了，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口去。宋江又叫小喽罗筛锣，聚拢众好汉，且战且走。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只恐弟兄们迷了路。正行之间，只见一丈青飞马赶来，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马望东而走。背后一丈青紧追着，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赶投深村处来。一丈青正赶上宋江，待要下手，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鸟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宋江看时，却是黑旋风李逵，抡两把板斧，引着七八十个小喽罗，大踏步赶将来。一丈青便勒转马，望这树林边去。宋江也勒住马看时，只见树林边转出十数骑马军来，当先簇拥着一个壮士。怎生结束，但见:

嵌宝头盔稳戴，磨银铠甲重披。素罗袍上绣花枝，狮蛮带

琼瑶密砌。丈八蛇矛紧挺，霜花骏马频嘶。满山都唤小张飞，豹子头林冲便是。

那来军正是豹子头林冲，在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里去？"一丈青飞刀纵马，直奔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敌。两个斗不到十合，林冲卖个破绽，放一丈青两口刀砍入来，林冲把蛇矛逼个住，两口刀逼斜了，赶拢去，轻舒猿臂，款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挟过马来。宋江看见，喝声采，不知高低。林冲叫军士绑了，骤马向前道："不曾伤犯哥哥么？"宋江道："不曾伤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应众好汉，且教来村口商议，天色已晚，不可恋战。黑旋风领本部人马去了。林冲保护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马上，取路出村口来。当晚众头领不得便宜，急急都赶出村口来。祝家庄人马也收回庄上去了，满村中杀死的人，不计其数。祝龙教把捉到的人都将来陷车囚了，一发拿住宋江，却解上东京去请功，扈家庄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庄去了。

且说宋江收回大队人马，到村口下了寨栅，先教将一丈青过来，唤二十个老成的小喽罗，着四个头目，骑四匹快马，把一丈青拴了双手，也骑一匹马，"连夜与我送上梁山泊去，交与我父亲宋太公收管，便来回话。待我回山寨，自有发落。"众头领都只道宋江自要这个女子，尽皆小心送去。先把一辆车儿教欧鹏上山去将息。一行人都领了将令，连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只见探事人报来，说军师吴学究引将三阮头领，并吕方、郭盛，带

五百人马到来。宋江听了，出寨迎接了军师吴用，到中军帐里坐下。吴学究带将酒食来，与宋江把盏贺喜，一面犒赏三军众将。吴用道："山寨里晁头领多听得哥哥先次进兵不利，特地使将吴用并五个头领来助战。不知近日胜败如何?"宋江道："一言难尽。叵耐祝家那厮，他庄门上立两面白旗，写道：'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这厮无礼。先一遭进兵攻打，因为失其地利，折了杨林、黄信。夜来进兵，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栾廷玉锤打伤了欧鹏。绊马索拖翻捉了秦明、邓飞。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头恰活捉得一丈青时，折尽锐气。今来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庄破，救不出这几个兄弟来，情愿自死于此地，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吴学究笑道："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却限有这个机会。吴用想来，事在旦夕可破。"宋江听罢，十分惊喜，连忙问道："这祝家庄如何旦夕可破?机会自何而来?"吴学究笑着，不慌不忙，迭两个指头，说出这个机会来。正是：空中伸出拿云手[5]，救出天罗地网人。毕竟军师吴用说出甚么机会来，且听下回分解。

---

[1]高阜　高地。阜，土山。

[2]无私有意　我虽无私，人谓有意。要避嫌疑的意思。

[3]咤（zhà诈）叱喑呜比霸王　勇武威势可与楚霸王项羽相比。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王喑呜叱咤，千人皆废（倒退）。"咤叱喑呜，厉声怒喝。

[4]做光　调情。

[5]拿云手　手可捉拿云片。比喻本领高强。明高则诚《琵琶记·祝发买葬》："空中伸出拿云手，提起天罗地网人。"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话说当时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今日有个机会，却是石勇面上来投入伙的人，又与栾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杨林、邓飞的至爱相识。他知道哥哥打祝家庄不利，特献这条计策来入伙，以为进身之报，随后便至。五日之内，可行此计，却是好么？"宋江听了，大喜道："妙哉！"方才笑逐颜开。说话的，却是甚么计策，下来便见。看官牢记这段话头。原来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一同事发。却难这边说一句，那边说一回，因此权记下这两打祝家庄的话头，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的人乘机会的话，下来接着关目[1]。

原来山东海边有个州郡，唤做登州[2]。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来伤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杖限文书，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限外不行解官，痛责枷号不恕。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兄弟两个，哥哥唤做解珍，兄弟唤做解宝。弟兄两个，都使浑铁点钢叉，有一身惊人的武艺。当州里的猎户们，都让他第一。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3]，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蝎[4]。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

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细膀阔。这个兄弟解宝，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圆身黑，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叉。有时性起，恨不得腾天倒地，拔树摇山。有一篇西江月，单道他弟兄的好处：

世本登州猎户，生来骁勇英豪。穿山越岭健如猱[5]，麋鹿见时惊倒。手执莲花铁镋[6]，腰悬蒲叶尖刀。豹皮裙子虎筋绦，解氏二难年少。

那弟兄两个当官受了甘限文书，回到家中，整顿窝弓药箭，弩子镋叉，穿了豹皮裤，虎皮套体，拿了铁叉，两个径奔登州山上，下了窝弓，去树上等了一日，不济事了，收拾窝弓下去。次日，又带了干粮，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爬上树去，直等到五更，又没动静。两个移了窝弓，却来西山边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两个心焦，说道："限三日内要纳大虫，迟时须用受责，却是怎地好！"两个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时分，不觉身体困倦。两个背厮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听得窝弓发响。两个跳将起来，拿了钢叉，四下里看时，只见一个大虫中了药箭，在那地上滚。两个拈着钢叉向前来，那大虫见了人来，带着箭便走。两个追将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时，药力透来，那大虫当不住，吼了一声，骨渌渌滚将下山去了。解宝道："好了。我认得这山，是毛太公庄后园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讨大虫。"

当时弟兄两个提了钢叉，径下山来，投毛太公庄上敲门。

此时方才天明，两个敲开庄门入去，庄客报与太公知道。多时，毛太公出来，解珍、解宝放下钢叉，声了喏，说道："伯伯，多时不见，今日特来拜扰。"毛太公道："贤侄如何来得这等早？有甚话说？"解珍道："无事不敢惊动伯伯睡寝。如今小侄因为官司委了甘限文书，要捕获大虫。一连等了三日，今早五更，射得一个，不想从后山滚下，在伯伯园里，望烦借一路，取大虫则个。"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园里，二位且少坐。敢是肚饥了，吃些早饭去取。"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当时劝二位吃了酒饭，解珍、解宝起身谢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烦引去，取大虫还小侄。"毛太公道："既是在我庄后，却怕怎地？且坐吃茶，却去取未迟。"解珍、解宝不敢相违，只得又坐下。庄客拿茶来，叫二位吃了。毛太公道："如今我和贤侄去取大虫。"解珍、解宝道："深谢伯伯。"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庄后，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百般开不开。毛太公道："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敢是锁镄锈了，因此开不得，去取铁锤来打开了罢。"庄客便将铁锤来，敲开了锁。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遍山边去看，寻不见。毛太公道："贤侄，你两个莫不错看了，认不仔细？敢不曾落在我园里？"解珍道："怎地得我两个错看了？是这里生长的人，如何不认得？"毛太公道："你自寻便了，有时自抬去。"解宝道："哥哥，你且来看，这里一带草，滚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路在上头，如何说不在这里？必是伯伯家庄客抬过了。"毛太公道："你休这等说。我家庄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园里？便又抬得过？你也须看见方才当面敲开锁来，和你两个一同入园里来寻。你如

何这般说话!”解珍道:“伯伯，你须还我这个大虫去解官。”毛太公道:“你这两个好无道理!我好意请你吃酒饭，你颠倒赖我大虫。”解宝道:“有甚么赖处!你家也现当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却没本事去捉，倒来就我现成，你倒将去请功，教我兄弟两个吃限棒。”毛太公道:“你吃限棒，干我甚事!”解珍、解宝睁起眼来，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么?”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内外。你看这两个教化头倒来无礼。”解宝抢近厅前寻不见，心中火起，便在厅前打将起来，解珍也就厅前攀折栏杆，打将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宝白昼抢劫!”那两个打碎了厅前椅桌，见庄上都有准备，两个便拔步出门，指着庄上骂道:“你赖我大虫，和你官司里去理会。”

解氏深机捕获，毛家巧计牢笼。
当日因争一虎，后来引起双龙。

那两个正骂之间，只见两三匹马投庄上来，引着一伙伴当。解珍认得是毛太公儿子毛仲义，接着说道:“你家庄上庄客捉过了我大虫，你爹不讨还我，颠倒要打我弟兄两个。”毛仲义道:“这厮村人不省事，我父亲必是被他们瞒过了。你两个不要发怒，随我到家里，讨还你便了。”解珍、解宝谢了毛仲义。叫开庄门，教他两个进去。待得解珍、解宝入得门来，便叫关上庄门，喝一声:“下手!”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并恰才马后带来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两个措手不及，众人一发上，把解珍、解宝绑了。毛仲义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个大

虫，如何来白赖我的？乘势抢掳我家财，打碎家中什物，当得何罪？解上本州，也与本州除了一害。”原来毛仲义五更时，先把大虫解上州里去了，却带了若干做公的来捉解珍、解宝。不想他这两个不识局面[7]，正中了他的计策，分说不得。毛太公教把他两个使的钢叉并一包赃物，扛抬了许多打碎的家伙什物，将解珍、解宝剥得赤条条地，背剪绑了，解上州里来。本州有个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婿，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才把解珍、解宝押到厅前，不由分说，捆翻便打，定要他两个招做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掳财物。解珍、解宝吃拷不过，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重枷来枷了，钉下大牢里去。毛太公、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不如一发结果了他，免致后患。”当时子父二人自来州里，分付孔目王正：“与我一发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我这里自行与知府的打关节。”

却说解珍、解宝押到死囚牢里，引至亭心上来，见这个节级。为头的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银两，并听信王孔目之言，教对付他两个性命，便来亭心里坐下。小牢子对他两个说道：“快过来，跪在亭子前。”包节级喝道：“你两个便是甚么两头蛇、双尾蝎，是你么？”解珍道：“虽然别人叫小人们这等混名，实不曾陷害良善。”包节级喝道：“你这两个畜生，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双尾蝎做单尾蝎，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那一个小牢子把他两个带在牢里来，见没人，那小节级便道：“你两个认得我么？我是你哥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亲弟兄两个，别无那个哥哥。”那小牢

子道："你两个须是孙提辖的兄弟。"解珍道："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曾与你相会。足下莫非是乐和舅？"那小节级道："正是。我姓乐名和，祖贯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将姐姐嫁与孙提辖为妻。我自在此州里勾当，做小牢子。人见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铁叫子乐和[8]。姐夫见我好武艺，教我学了几路枪法在身。"怎见得，有诗为证：

玲珑心地衣冠整，俊俏肝肠语话清。
能唱人称铁叫子，乐和聪慧自天生。

原来这乐和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诸般乐品，尽皆晓得，学着便会。作事见头知尾。说起枪棒武艺，如糖似蜜价爱。为见解珍、解宝是个好汉，有心要救他，只是单丝不成线，孤掌岂能鸣，只报得他一个信。乐和说道："好教你两个得知，如今包节级得受了毛太公钱财，必然要害你两个性命。你两个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说起孙提辖则休，你既说起他来，只央你寄一个信。"乐和道："你却教我寄信与谁？"解珍道："我有个姐姐，是我爷面上的[9]，却与孙提辖兄弟为妻，现在东门外十里牌住。他是我姑娘的女儿，叫做母大虫顾大嫂，开张酒店，家里又杀牛开赌。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孙新这等本事，也输与他。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孙新、孙立的姑娘，却是我母亲，以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烦的你暗暗地寄个信与他，把我的事说知，姐姐必然自来救我。"乐和听罢，分付说："贤亲，你两个且宽心着。"先去

藏些烧饼肉食，来牢里开了门，把与解珍、解宝吃了。推了事故，锁了牢门，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一径奔到东门外，望十里牌来。早望见一个酒店，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后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赌博。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但见：

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个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锥敲翻庄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弄棒持枪当女工。

乐和入进店内，看着顾大嫂，唱个喏道："此间姓孙么？"顾大嫂慌忙答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买肉？如要赌钱，后面请坐。"乐和道："小人便是孙提辖妻弟乐和的便是。"顾大嫂笑道："原来却是乐和舅，可知尊颜和姆姆一般模样[10]。且请里面拜茶。"乐和跟进里面客位里坐下。顾大嫂便动问道："闻知得舅舅在州里勾当，家下穷忙少闲，不曾相会。今日甚风吹得到此？"乐和答道："小人无事，也不敢来相恼。今日厅上偶然发下两个罪人进来，虽不曾相会，多闻他的大名。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顾大嫂道："这两个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里？"乐和道："他两个因射得一个大虫，被本乡一个财主毛太公赖了，又把他两个强扭做贼，抢掳家财，解入州里来。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钱物，早晚间要教包节级牢里做翻他两个，结果了性命。小人路见不平，独力难救。只想一者沾亲，二乃义气为重，特地与他通个消息。他说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

力，难以救拔。”顾大嫂听罢，一片声叫起苦来。便叫火家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有几个火家去不多时，寻得孙新归来，与乐和相见。怎见得孙新的好处，有诗为证：

军班才俊子，眉目有神威。
身在蓬莱寓，家从琼海移。
自藏鸿鹄志，恰配虎狼妻。
鞭举龙双见，枪来蟒独飞。
年似孙郎少，人称小尉迟。

原来这孙新祖是琼州人氏[11]，军官子孙，因调来登州驻扎，弟兄就此为家。孙新生得身长力壮，全学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几路好鞭枪，因此多人把他弟兄两个比尉迟恭[12]，叫他做小尉迟。顾大嫂把上件事对孙新说了，孙新道：“既然如此，叫舅舅先回去。他两个已下在牢里，全望舅舅看觑则个。我夫妻商量个长便道理，却径来相投。”乐和道：“但有用着小人处，尽可出力向前。”顾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将出一包碎银，付与乐和：“望烦舅舅将去牢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好生周全他两个弟兄。”乐和谢了，收了银两，自回牢里来替他使用。不在话下。

且说顾大嫂和孙新商议道：“你有甚么道理，救我两个兄弟？”孙新道：“毛太公那厮，有钱有势，他防你两个兄弟出来，须不肯干休，定要做番了他两个，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别样也救他不得。”顾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孙

新笑道："你好粗卤。我和你也要算个长便，劫了牢，也要个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这两个人时，行不得这件事。"顾大嫂道："这两个是谁？"孙新道："便是那叔侄两个最好赌的邹渊、邹润，如今现在登云山台峪里，聚众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两个相帮助，此事便成。"顾大嫂道："登云山离这里不远，你可连夜去请他叔侄两个来商议。"孙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了酒食肴馔，我去定请得来。"顾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铺下数盘果品按酒，排下桌子。天色黄昏时候，只见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那个为头的姓邹名渊，原是莱州人氏[13]。自小最好赌钱，闲汉出身。为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艺，性气高强，不肯容人，江湖上唤他绰号出林龙。第二个好汉，名唤邹润，是他侄儿。年纪与叔叔仿佛，二人争差不多。身材长大，天生一等异相，脑后一个肉瘤，以此人都唤他做独角龙。那邹润往常但和人争闹，性起来，一头撞去，忽然一日，一头撞折了涧边一株松树，看的人都惊呆了。有西江月一首，单道他叔侄的好处：

> 厮打场中为首，呼卢队里称雄。天生忠直气如虹，武艺惊人出众。结寨登云台上，英名播满山东。翻江搅海似双龙，岂作池中玩弄？

当时顾大嫂见了，请入后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诉与他，次后商量劫牢一节。邹渊道："我那里虽有八九十人，只有

二十来个心腹的。明日干了这件事，便是这里安身不得了。我却有个去处，我也有心要去多时，只不知你夫妇二人肯去么？”顾大嫂道：“遮莫甚么去处，都随你去，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邹渊道：“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宋公明大肯招贤纳士。他手下现有我的三个相识在彼：一个是锦豹子杨林，一个是火眼狻猊邓飞，一个是石将军石勇，都在那里入伙了多时。我们救了你两个兄弟，都一发上梁山泊投奔入伙去如何？”顾大嫂道：“最好。有一个不去的，我便乱枪戳死他。”邹润道：“还有一件，我们倘或得了人，诚恐登州有些军马追来，如之奈何？”孙新道：“我的亲哥哥现做本州军马提辖，如今登州只有他一个了得。几番草寇临城，都是他杀散了，到处闻名，我明日自去请他来，要他依允便了。”邹渊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孙新说道：“我自有良法。”当夜吃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两个好汉在家里。却使一个火家带领了一两个人，推一辆车子，快走城中营里，请我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说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烦来家看觑。”顾大嫂分付火家道：“只说我病重临危，有几句紧要的话，须是便来，只有几番相见嘱付。”火家推车儿去了。孙新专在门前伺候，等接哥哥。饭罢时分，远远望见车儿来了，载着乐大娘子，背后孙提辖骑着马，十数个军汉跟着，望十里牌来。孙新入去报与顾大嫂得知，说：“哥嫂来了。”顾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孙新出来，接见哥嫂，且请嫂嫂下了车儿，同到房里，看视弟媳妇病症。孙提辖下了马，入门来。端的好条大汉，淡黄面皮，落腮胡须，八尺以上身材，姓孙名立，绰号病尉

迟[14]，射得硬弓，骑得劣马，使一管长枪．腕上悬一条虎眼竹节钢鞭，海边人见了，望风而降。有诗为证：

胡须黑雾飘，性格流星急。
鞭枪最熟惯，弓箭常温习。
阔脸似妆金，双睛如点漆。
军中显姓名，病尉迟孙立。

当下病尉迟孙立下马来，进得门便问道："兄弟，婶子害甚么病？"孙新答道："他害得症候病得跷蹊，请哥哥到里面说话。"孙立便入来。孙新分付火家，着这伙跟马的军士去对门店里吃酒，便教火家牵过马，请孙立入到里面来坐下。良久，孙新道："请哥哥、嫂嫂去房里看病。"孙立同乐大娘子入进房里，见没有病人，孙立问道："婶子病在那里房内？"只见外面走入顾大嫂来，邹渊、邹润跟在背后。孙立道："婶子，你正是害甚么病？"顾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孙立道："却又作怪，救甚么兄弟？"顾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聋妆哑。你在城中，岂不知道他两个是我兄弟，偏不是你的兄弟。"孙立道："我并不知因由。是那两个兄弟？顾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禀：这解珍、解宝被登云山下毛太公与同王孔目设计陷害，早晚要谋他两个性命。我如今和这两个好汉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两个兄弟，都投梁山泊入伙去，恐怕明日事发，先负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请伯伯、姆姆到此说个长便。若是伯伯不

肯去时，我们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朝廷有甚分晓，走了的倒没事，见在的便吃官司[15]。常言道：'近火先焦。'伯伯便替我们吃官司坐牢，那时又没人送饭来救你。伯伯尊意如何？"孙立道："我却是登州的军官，怎地敢做这等事！"顾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们今日先和伯伯并个你死我活。"顾大嫂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邹渊、邹润各拔出短刀在手。孙立叫道："婶子且住，休要急速行，我从长计较，慢慢地商量。"乐大娘子惊得半晌做声不得。顾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时，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们自去下手。"孙立道："虽要如此行时，也待我归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个虚实，方可行事。"顾大嫂道："伯伯，你的乐阿舅透风与我们了。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迟。"孙立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众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却得开。不成日后倒要替你们吃官司？罢，罢，罢，都做一处商议了行。"先叫邹渊去登云山寨里收拾起财物人马，带了那二十个心腹的人，来店里取齐，邹渊去了。又使孙新入城里来，问乐和讨信，就约会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宝得知。次日，登云山寨里邹渊收拾金银已了，自和那起人到来相助。孙新家里也有七八个知心腹的火家，并孙立带来的十数个军汉，共有四十余人。孙新宰了两口猪，一腔羊，众人尽吃了一饱。顾大嫂贴肉藏了尖刀，扮做个送饭的妇人先去。孙新跟着孙立，邹渊领了邹润，各带了火家，分作两路入去。正是：

捉虎翻成纵虎灾，虎官虎吏枉安排。

全凭铁叫通关节，始得牢城铁瓮开。

且说登州府牢里包节级得了毛太公钱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宝的性命。当日乐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牢门里狮子口边[16]。只听得拽铃子响，乐和道："甚么人？"顾大嫂应道："送饭的妇人。"乐和已自瞧科了，便来开门，放顾大嫂入来，再关了门。将过廊下去，包节级正在亭心里，看见便喝道："这妇人是甚么人？敢进牢里来送饭？自古狱不通风。"乐和道："这是解珍、解宝的姐姐，自来送饭。"包节级喝道："休要教他入去，你们自与他送进去便了。"乐和讨了饭，却来开了牢门，把与他两个。解珍、解宝问道："舅舅夜来所言的事如何？"乐和道："你姐姐入来了，只等前后相应。"乐和便把匣床与他两个开了[17]。只听的小牢子入来报道："孙提辖敲门，要走入来。"包节级道："他自是营官，来我牢里有何事干？休要开门！"顾大嫂一踅，踅下亭心边去。外面又叫道："孙提辖焦躁了打门。"包节级忿怒，便下亭心来。顾大嫂大叫一声："我的兄弟在那里？"身边便掣出两把明晃晃尖刀来。包节级见不是头，望亭心外便走。解珍、解宝提起枷，从牢眼里钻将出来，正迎着包节级。包节级措手不及，被解宝一枷梢打重，把脑盖擗得粉碎。当时顾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个小牢子，一齐发喊，从牢里打将出来。孙立、孙新把两个当住了，见四个从牢里出来。一发望州衙前便走。邹渊、邹润早从州衙里提出王孔目头来。街市上人大喊起，先奔出城去。孙提辖骑着马，弯着弓，搭着箭，压在后面。街上人家都关上门，

不敢出来，州里做公的人，认得是孙提辖，谁敢向前拦当。众人簇拥着孙立，奔出城门去，一直望十里牌来，扶搀乐大娘子上了车儿。顾大嫂上了马，帮着便行。解珍、解宝对众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贼冤家，如何不报了去?"孙立道："说得是。"便令兄弟孙新与舅舅乐和先护持车儿前行着，"我们随后赶来。"孙新、乐和簇拥着车儿先行去了。孙立引着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并火家伴当，一径奔毛太公庄上来，正值毛仲义与太公在庄上庆寿饮酒，却不提备。一伙好汉呐声喊，杀将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义，并一门老小，尽皆杀了，不留一个。去卧房里搜检得十数包金银财宝，后院里牵得七八匹好马，把四匹捎带驮载，解珍、解宝拣几件好的衣服穿了，将庄院一把火，齐放起烧了。各人上马，带了一行人，赶不到三十里路，早赶上车仗人马，一处上路行程。于路庄户人家，又夺得三五匹好马，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有西江月为证：

忠义立身之本，奸邪坏国之端。狼心狗幸滥居官，致使英雄扼腕[18]。夺虎机谋可恶，劫牢计策堪观。登州城廓痛悲酸，顷刻横尸遍满。

不一二日，来到石勇酒店里，那邹渊与他相见了，问起杨林、邓飞二人。石勇答言，说起宋公明去打祝家庄，二人都跟去，两次失利，听得报来说，杨林、邓飞俱被陷在那里，不知如何。备闻祝家庄三子豪杰，又有教师铁棒栾廷玉相助，因此二次打不破那庄。孙立听罢，大笑道："我等众人来投大寨入

伙，正没半分功劳，献此一条计策打破祝家庄，为进身之报如何？”石勇大喜道：“愿闻良策。”孙立道：“栾廷玉那厮，和我是一个师父教的武艺。我学的枪刀，他也知道，他学的武艺，我也尽知。我们今日只做登州对调来郓州守把，经过来此相望，他必然出来迎接。我们进身入去，里应外合，必成大事。此计如何？”正与石勇说计未了，只见小校报道：“吴学究下山来，前往祝家庄救应去。”石勇听得，便叫小校快去报知军师，请来这里相见。说犹未了，已有军马来到店前，乃是吕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随后军师吴用带领五百人马到来。石勇接入店内，引着这一行人都相见了，备说投托入伙，献计一节。吴用听了大喜，说道：“既然众位好汉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烦请往祝家庄行此一事，成全这段功劳如何？”孙立等众人皆喜，一齐都依允了。吴用道：“小生今去，也如此见阵，我人马前行，众位好汉随后一发便来。”

吴学究商议已了，先来宋江寨中，见宋公明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用置酒与宋江解闷。备说起石勇、杨林、邓飞三个的一起相识，是登州兵马提辖病尉迟孙立，和这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是一个师父教的。今来共有八人，投托大寨入伙，特献这条计策，以为进身之报。今已计较定了，里应外合，如此行事，随后便来参见兄长。宋江听说罢，大喜，把愁闷都撇在九霄云外。忙叫寨内置酒，安排筵席等来相待。却说孙立教自已的伴当人等，跟着车仗人马，投一处歇下，只带了解珍、解宝、邹渊、邹润、孙新、顾大嫂、乐和，共是八人，来参宋江，都讲礼已毕。宋江置酒设席管待，不在话下。

吴学究暗传号令与众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孙立等众人领了计策，一行人自来和车仗人马投祝家庄进身行事。再说吴学究道："启动戴院长到山寨里走一遭，快与我取将这四个头领来，我自有用他处。"不是教戴宗连夜来取这四个人来，有分教：水泊重添新羽翼，山庄无复旧衣冠。毕竟吴学究取那四个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

[1]关目　情节。

[2]登州　州名，治所在蓬莱（今山东蓬莱县）。

[3]两头蛇　一种无毒蛇。尾圆钝，有与颈部相同的黄色斑纹，骤看颇象头部，且有与头部相同的习性，故名两头蛇。

[4]双尾蝎　《墨憨斋笑录》：徐、邳多蝎，尾有双钩，左钩螫则全身痛，右钩螫则半身痛。谚云：徐州不打春，邳州不开门；若还打春与开门，两尾蝎子咬杀人。见《水浒传注略》。

[5]猱（nāo挠）　一种身体轻捷，善攀援的猿猴。

[6]莲花铁镋（tǎng倘）　形如莲花的铁制镋叉。上有利刃，两面出锋，刃下横两股向上弯，是古代一种锋利的兵器。

[7]不识局面　看不清形势。

[8]铁叫子　叫子一般用竹木牙骨制作，吹之有声。也偶有用铁铸的，取它坚刚耐用声音洪亮的意思。

[9]爷面上的　属于父系的亲属。

[10]姆姆　妯娌间弟妇称兄妇为姆姆。

[11]琼州　州名，治所在今广东海口市。

[12]尉（yù玉）迟恭　字敬德，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县）人。唐太宗手下的名将。屡立战功，封鄂国公。

[13]莱州　州名，治所在掖县（今山东掖县）。

[14]病尉迟　因孙立"淡黄面皮"，所以在他的绰号"尉迟"前加一病字。

[15]见　音义同"现"。

[16]狮子口　牢狱的大门。旧时狱门上绘一猛兽，叫作狴犴（bì àn必岸），形状象狮子，所以俗称狱门为狮子口。

[17]匣床　锁住犯人双脚的锁钮。

[18]扼腕　用手握腕，表示愤怒、惋惜等激动振奋的情绪。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话说当时军师吴用启烦戴宗道："贤弟可与我回山寨去取铁面孔目裴宣、圣手书生萧让、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坚。可教此四人带了如此行头，连夜下山来，我自有用他处。"戴宗去了。

只见寨外军士来报，西村扈家庄上扈成牵牛担酒，特来求见。宋江叫请入来。扈成来到中军帐前，再拜恳告道："小妹一时粗卤，年幼不省人事，误犯威颜。今者被擒，望乞将军宽恕。奈缘小妹原许祝家庄上，前者不合奋一时之勇，陷于缧绁。如蒙将军饶放，但用之物，当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请坐说话。祝家庄那厮，好生无礼，平白欺负俺山寨，因此行兵报仇，须与你扈家无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还礼，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还我，我便把令妹还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庄拿了这个好汉去。"吴学究便道："我这王矮虎，今在何处？"扈成道："如今拘锁在祝家庄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来还我，如何能够得你令妹回去？"吴学究道："兄长休如此说，只依小生一言。今后早晚祝家庄上，但有些响亮，你的庄上，切不可令人来

救护。倘或祝家庄上有人投奔你处，你可就缚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时，那时送还令妹到贵庄。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奉养在宋太公处。你且放心回去，我这里自有个道理。”扈成道：“今番断然不敢去救应他。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定缚来奉献将军麾下[1]。”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强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谢了去。

且说孙立却把旗号上改唤作“登州兵马提辖 孙立”，领了一行人马，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庄上墙里望见是登州旗号，报入庄里去。栾廷玉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说与祝氏三杰道：“这孙提辖是我弟兄，自幼与他同师学艺，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带了二十余人马，开了庄门，放下吊桥，出来迎接。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众人讲礼已罢。栾廷玉问道：“贤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孙立答道：“总兵府行下文书[2]，对调我来此间郓州守把城池，提防梁山泊强寇，便道经过，闻知仁兄在此祝家庄，特来相探。本待从前门来，因见村口庄前俱屯下许多军马，不好冲突，特地寻觅村里，从小路问到庄后，入来拜望仁兄。”栾廷玉道：“便是这几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厮杀，已拿得他几个头领在庄里了，只要捉了宋江贼首，一并解官。天幸今得贤弟来此间镇守，正如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孙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这厮们，成全兄长之功。”栾廷玉大喜，当下都引一行人进庄里来，再拽起了吊桥，关上了庄门。孙立一行人安顿车仗人马，更换衣裳，都在前厅来相见。祝朝奉与祝龙、祝虎、祝彪三杰，都相见了，一家儿都在厅前相接。栾廷玉引孙立等上到厅上相

见，讲礼已罢，便对祝朝奉说道："我这个贤弟孙立，绰号病尉迟，任登州兵马提辖。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孙立道："卑小之职，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孙立动问道："连日相杀，征阵劳神。"祝龙答道："也未见胜败。众位尊兄，鞍马劳神不易。"孙立便叫顾大嫂引了乐大娘子叔伯姆两个去后堂见拜宅眷。唤过孙新、解珍、解宝参见了，说道："这三个是我兄弟。"指着乐和便道："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指着邹渊、邹润道："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却见他又有老小，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又是栾廷玉教师的兄弟，那里有疑心，只顾杀牛宰马，做筵席管待众人，且饮酒食。

过了一两日，到第三日，庄兵报道："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马拿此贼。"便出庄门，放下吊桥，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将出来。早迎见一彪军马，约有五百来人，当先拥出那个头领，弯弓插箭，拍马抡枪，乃是小李广花荣。祝彪见了，跃马挺枪，向前来斗，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两个在独龙冈前，约斗了十数合，不分胜败。花荣卖个破绽，拨回马便走，引他赶来。祝彪正待要纵马追去，背后有认得的说道："将军休要去赶，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听罢，便勒转马来不赶，领回人马投庄上来，拽起吊桥，看花荣时，也引军马回去了。祝彪直到厅前下马，进后堂来饮酒。孙立动问道："小将军今日拿得甚贼？"祝彪道："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枪法好生了得。斗了五

十余合，那厮走了，我却待要赶去追他，军人们道，那厮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来。”孙立道：“来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几个。”当日筵席上叫乐和唱曲，众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到第四日午牌，忽有庄兵报道：“宋江军马又来在庄前了。”堂下祝龙、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挂了，出到庄前门外，远远地望见，早听得鸣锣擂鼓，呐喊摇旗，对面早摆下阵势。这里祝朝奉坐在庄门上，左边栾廷玉，右边孙提辖，祝家三杰，并孙立带来的许多人伴，都摆在两边。早见宋江阵上豹子头林冲高声叫骂。祝龙焦躁，喝叫放下吊桥，绰枪上马，引一二百人马，大喊一声，直奔林冲阵上。庄门下擂起鼓来，两边各把弓弩射住阵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龙交战，连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两边鸣锣，各回了马。祝虎大怒，提刀上马，跑到阵前，高声大叫宋江决战。说言未了，宋江阵上早有一将出马，乃是没遮拦穆弘来战祝虎。两个斗了三十余合，又没胜败。祝彪见了大怒，便绰枪飞身上马，引二百余骑，奔到阵前。宋江队里病关索杨雄，一骑马，一条枪，飞枪出来战祝彪。

孙立看见两队儿在阵前厮杀，心中忍耐不住，便唤孙新：“取我的鞭枪来，就将我的衣甲、头盔、袍袄把来披挂了。”牵过自己马来，——这骑马号乌骓马[3]，鞴上鞍子，扣了三条肚带，腕上悬了虎眼钢鞭，绰枪上马。祝家庄上，一声锣响，孙立出马在阵前。宋江阵上林冲、穆弘、杨雄都勒住马，立于阵前。孙立早跑马出来，说道：“看小可捉这厮们。”孙立把马兜住，喝问道：“你那贼兵阵上有好厮杀的，出来与我决

战。"宋江阵内鸾铃响处，一骑马跑将出来，众人看时，乃是拚命三郎石秀来战孙立。两马相交，双枪并举。两个斗到五十合，孙立卖个破绽，让石秀枪搠入来，虚闪一个过，把石秀轻轻的从马上捉过来，直挟到庄前撇下，喝道："把来缚了。"祝家三子把宋江军马一搅，都赶散了。三子收军回到门楼下，见了孙立，众皆拱手钦伏。孙立便问道："共是捉得几个贼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个时迁，次后拿得一个细作杨林，又捉得一个黄信；扈家庄一丈青捉得一个王矮虎；阵上拿得两个：秦明、邓飞；今番将军又捉得这个石秀，这厮正是烧了我店屋的。共是七个了。"孙立道："一个也不要坏他，快做七辆囚车装了，与些酒饭，将养身体，休教饿损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东京去，教天下传名，说这个祝家庄三杰。"祝朝奉谢道："多幸得提辖相助，想是这梁山泊当灭也。"邀请孙立到后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车装了。看官听说，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要赚祝家庄人，故意教孙立捉了，使他庄上人一发信他。孙立又暗暗地使邹渊、邹润、乐和去后房里把门户都看了出入的路数。杨林、邓飞见了邹渊、邹润，心中暗喜。乐和张看得没人，便透个消息与众人知了。顾大嫂与乐大娘子在里面已看了房户出入的门径。至第五日，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当日辰牌时候，早饭已后，只见庄兵报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来打本庄。"孙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准备便了。先安排些挠钩套索，须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庄上人都披挂了。祝朝奉亲自率引着一班儿上门楼来看时，见正东上一彪人马，当

先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背后便是李俊、阮小二，约有五百以上人马在此。正西上又有五百来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小李广花荣，随背后是张横、张顺。正南门楼上望时，也有五百来人马，当先三个头领，乃是没遮拦穆弘、病关索杨雄、黑旋风李逵。四面都是兵马，战鼓齐鸣，喊声大举。栾廷玉听了道："今日这厮们厮杀，不可轻敌。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祝龙道："我出前门，杀这正东上的人马。"祝虎道："我也出后门，杀那西南上的人马。"祝彪道："我自出前门，捉宋江，是要紧的贼首。"祝朝奉大喜，都赏了酒。各人上马，尽带了三百余骑奔出庄门，其余的都守庄院门楼前呐喊。此时邹渊、邹润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监门左侧。解珍、解宝藏了暗器，不离后门。孙新、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顾大嫂先拨军兵保护乐大娘子，却自拿了两把双刀在堂前踅，只听风声，便乃下手。

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放了一个炮，把前后门都开，放下吊桥，一齐杀将出来。四路军兵出了门，四下里分投去厮杀。临后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立在吊桥上。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乐和便提着枪，直唱将出来。邹渊、邹润听得乐和唱，便唿哨了几声，抡动大斧，早把守监门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便开了陷车，放出七只大虫来，各各寻了器械，一声喊起。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祝朝奉见头势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时，早被石秀一刀剁翻，割了首级。那十数个好汉，分投来杀庄兵。后门头解珍、解宝便去马草堆

里放起把火，黑焰冲天而起。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并力向前。祝虎见庄里火起，先奔回来。孙立守在吊桥上，大喝一声："你那厮那里去?"拦住吊桥。祝虎省口[4]，便拨转马头，再奔宋江阵上来。这里吕方、郭盛两戟齐举，早把祝虎和人连马搠翻在地，众军乱上，剁做肉泥。前军四散奔走。孙立、孙新迎接宋公明入庄。且说东路祝龙斗林冲不住，飞马望庄后而来。到得吊桥边，见后门头解珍、解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撺将下来火焰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风，踊身便到，抡动双斧，早砍翻马脚。祝龙措手不及，倒撞下来，被李逵只一斧，把头劈翻在地。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不敢回，直望扈家庄投奔，被扈成叫庄客捉了，绑缚下，正解将来见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头来，庄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抡起双斧，便看着扈成砍来。扈成见局面不好，投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5]。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来献纳。

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众头领都来献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夺得好马五百余匹，活捉牛羊不计其数。宋江见了，大喜道："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正嗟叹间，闻人报道：黑旋风烧了扈家庄，砍得头来献纳。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来投降，谁教他杀了此人？如何烧了他庄院?"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腰里插着两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个

大喏，说道："祝龙是兄弟杀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兄弟特来请功。"宋江喝道："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别的怎地是你杀了？"黑旋风道："我砍得手顺，望扈家庄赶去，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来，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宋江喝道："你这厮，谁叫你去来？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担酒，前来投降了。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擅自去杀他一家，故违了我的将令？"李逵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这铁牛，休得胡说！我如何肯要这妇人？我自有个处置。你这黑厮，拿得活的有几个？"李逵答道："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本合斩首，且把杀祝龙、祝彪的功劳折过了。下次违令，定行不饶。"黑旋风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

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宋江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石秀禀说起："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指路之力，救济大忠，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听罢，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石秀去不多时，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拜见宋江、吴学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

民。"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宋江大喜。大小头领，将军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头领，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乐和、顾大嫂，并救出七个好汉。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同老小乐大娘子，跟随了大队军马上山。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挈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将军兵分作三队摆开，前队鞭敲金镫，后军齐唱凯歌，正是：

盗可盗，非常盗；强可强，真能强[6]。只因灭恶除凶，聊作打家劫舍。地方恨土豪欺压，乡村喜义士济施。众虎有情，为救偷鸡钓狗。独龙无助，难留飞虎扑雕。谩具上万资粮，填平水泊。更赔许多人畜，踏破梁山。

话分两头，且说扑天雕李应恰才将息得箭疮平复，闭门在庄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听祝家庄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惊喜相半。只见庄客入来报说，有本州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便问祝家庄事情。李应慌忙叫杜兴开了庄门，放下吊桥，迎接入庄。李应把条白绢搭膊络着手，出来迎迓，邀请进庄里前厅。知府下了马，来到厅上，居中坐了。侧首坐着孔目，下一面个押番[7]，几个虞候，阶下尽是许多

节级、牢子。李应拜罢，立在厅前。知府问道："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李应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伤左臂，一向闭门，不敢出去，不知其实。"知府道："胡说！祝家庄现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彩缎、金银，你如何赖得过？"李应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东西？"知府道："难信你说，且提去府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喝教狱卒牢子捉了，带他州里去，与祝家分辨。两下押番虞候，把李应缚了，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知府又问道："那个是杜主管杜兴？"杜兴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状上也有你名，一同带去，也与他锁了。"一行人都出庄门。当时拿了李应、杜兴，离了李家庄，脚不停地解来。行不过三十余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林冲、花荣、杨雄、石秀一班人马，拦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合伙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敌，撇了李应、杜兴，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赶上，众人赶了一程，回来说道："我们若赶上时，也把这个鸟知府杀了，但自不知去向。"便与李应、杜兴解了缚索，开了锁，便牵两匹马过来，与他两个骑了。宋江便道："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时，如何？"李应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我们去了，必然要负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几日，打听得没事了时，再下山来不迟。"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一行三军人马，迤逦回到梁山泊了。寨里头领晁盖等众人擂鼓吹笛，下山来迎接，把了接风酒，都上到

大寨里聚义厅上，扇圈也似坐下，请上李应与众头领都相见了。两个讲礼已罢，李应禀宋江道："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了，既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在此趋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则个。"吴学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宝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大官人却回到那里去？"李应不信，早见车仗人马，队队上山来。李应看时，却见是自家的庄客，并老小人等。李应连忙来问时，妻子说道："你被知府捉了来，随后又有两个巡检，引着四个都头，带领三百来士兵，到来抄扎家私，把我们好好地教上车子，将家里一应箱笼、牛羊、马匹、驴骡等项，都拿了去。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李应听罢，只叫得苦。晁盖、宋江都下厅伏罪道："我等兄弟们端的久闻大官人好处，因此行出这条计来，万望大官人情恕。"李应见了如此言语，只得随顺了。宋江道："且请宅眷后厅耳房中安歇。"李应又见厅前厅后这许多头领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与妻子道："只得依允他过。"宋江等当时请至厅前叙说闲话，众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过两个巡检并那知府过来相见。"那扮知府的是萧让，扮巡检的两个是戴宗、杨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坚、侯健。又叫唤那四个都头，却是李俊、张顺、马麟、白胜。李应都看了，目睁口呆，言语不得。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与大官人陪话，庆贺新上山的十二位头领，乃是李应、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杜兴、乐和、时迁，女头领扈三娘、顾大嫂，同乐大娘子、李应宅眷另做一席，在后堂饮酒。大小三军，自有犒赏。正

厅上大吹大擂，众多好汉，饮酒至晚方散。新到头领，俱各拨房安顿。

次日，又作席面会请众头领作主张。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我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你一头亲事，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招你为婿。"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亲自与他陪话，说道："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贺。正饮宴间，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朱贵头领酒店里，有个郓城县人在那里，要来见头领。"晁盖、宋江听得报了，大喜道："既是这恩人上山来入伙，足遂平生之愿。"正是：恩仇不辨非豪杰，黑白分明是丈夫。毕竟来的是郓城县甚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

[1]麾（huī挥） 军中指挥大旗。

[2]总兵府 宋时无总兵之官职名称，故此处当作"总管府"（马步军都总管掌管路或府、州的兵马）。

[3]乌骓马 苍黑杂毛的骏马。

[4]省（xǐng醒）口　　明白，省悟，察觉了原委。

[5]中兴　　公元一一二七年，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建都，是为南宋。中兴之说即指此。

[6]盗可盗，非常盗；强可强，真能强　　这两句套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格式，意思是说，梁山好汉不是一般的强盗，而是有情有义除暴济民本领高强的英雄。

[7]押番　　宋朝时专管捕盗的衙役。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话说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当日又设席庆贺。正饮宴间，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林子前大路上一伙客人经过，小喽罗出去拦截，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朱头领邀请住了。现在店里饮分例酒食，先使小校报知。"晁盖、宋江听了大喜，随即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宋江见了，慌忙下拜道："久别尊颜，常切思想，今日缘何经过贱处？"雷横连忙答礼道："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回来[1]，经过路口，小喽罗拦讨买路钱，小弟提起贱名，因此朱兄坚意留住。"宋江道："天与之幸！"请到大寨，教众头领都相见了，置酒管待。一连住了五日，每日与宋江闲话。晁盖动问朱仝消息，雷横答道："朱仝现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新任知县好生欢喜。"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雷横推辞老母年高，不能相从，"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却来相投。"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宋江、晁盖自不必说。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众头领都送至路口作别，把船渡过大路，自回郓城县去

了，不在话下。

且说晁盖、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次日会合众头领听号令。先拨外面守店头领。宋江道："孙新、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别用。"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乐和去帮助朱贵，郑天寿去帮助李立，东南西北四座店内卖酒卖肉，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每店内设两个头领。一丈青、王矮虎后山下寨，监督马匹。金沙滩小寨，童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鸭嘴滩小寨，邹渊、邹润叔侄两个守把。山前大路，黄信、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解珍、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杜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刘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监造战船。李应、杜兴、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陶宗旺、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侯健专管监造衣袍、铠甲、旌旗、战袄。朱富、宋清提调筵宴。穆春、李云监造屋宇寨栅。萧让、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裴宣专管军政司赏功罚罪。其余吕方、郭盛、孙立、欧鹏、马麟、邓飞、杨林、白胜分调大寨八面安歇。晁盖、宋江、吴用居于山顶寨内。花荣、秦明居于山左寨内。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内。李俊、李逵居于山前。张横、张顺居于山后。杨雄、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一班头领，分拨已定，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山寨体统，甚是齐整。有诗为证：

巍巍高寨水中央，列职分头任所长。

只为朝廷无驾驭，遂令草泽有鹰扬[2]。

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郓城县，到家参见老母。更换些衣服，赍了回文，径投县里来拜见了知县，回了话，销缴公文批帖，且自归家暂歇。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听候差使。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都头，几时回来？"雷横回过脸来看时，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雷横答道："我却才前日来家。"李小二道："都头出去了许多时，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3]，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那妮子来参都头，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现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每日有那一般打散[4]，或是戏舞，或是吹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都头如何不去睃一睃？端的是好个粉头！"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5]。入到里面，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6]。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7]。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8]。院本下来，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9]，穿着一领茶褐罗衫，系一条皂绦，拿把扇子，上来开呵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如今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10]，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11]。"说了，开话又唱，唱

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雷横坐在上面看那妇人时，果然是色艺双绝。但见：

罗衣叠雪，宝髻堆云。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兰心蕙性。歌喉宛转，声如枝上莺啼。舞态蹁跹[12]，影似花间凤转。腔依古调，音出天然。高低紧慢按宫商，轻重疾徐依格范。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13]。

那白秀英唱到务头[14]，这白玉乔按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15]，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道是去过了，我儿且回一回。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白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雷横道："今日忘了，不曾带得些出来，明日一发赏你。"白秀英笑道："'头醋不酽彻底薄[16]'，官人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雷横通红了面皮道："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非是我舍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雷横道："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却恨今日忘记带来。"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白玉乔叫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甚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雷横道："我怎地不是晓事的？"白玉乔道："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17]，狗头上生角。"众人齐和起来。雷横

大怒，便骂道："这忤奴[18]，怎敢辱我？"白玉乔道："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19]，打甚么紧？"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白玉乔道："只怕是驴筋头[20]。"雷横那里忍耐得住，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揪住白玉乔，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众人见打得凶，都来解拆开了，又劝雷横自回去了。勾栏里人，一哄尽散了。原来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今日特地在郓城县开勾栏。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又带重伤，叫一乘轿子，径到知县衙内，诉告雷横殴打父亲，搅散勾栏，意在欺骗奴家。知县听了，大怒道："快写状来。"这个唤做"枕边灵"。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验了伤痕，指定证见。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21]，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撒娇撒痴，不由知县不行。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打，取了招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县行说了，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这一班禁子人等[22]，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如何肯绑扒他？这婆娘寻思一会，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栏门，去茶坊里坐下，叫禁子过去发话道："你们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县相公教你们绑扒他，你倒做人情。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发怒，我们自去绑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时，我自将钱赏你。"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兄长，没奈何，且胡乱绑一绑。"把雷横绑扒在街上。

人闹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看见儿子吃他绑扒在那里，便哭起来，骂那禁子们道："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钱财直这般好使！谁保的常没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听我说，我们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绑，我们也没做道理处。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苦害我们，因此上做不的面皮"。那婆婆道："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禁子们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县来往得好，一句话便送了我们，因此两难。"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头口里骂道："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我且解了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坊里听得，走将过来，便道："你那老婢子，却才道甚么？"那婆婆那里有好气，便指着骂道："你这贱母狗，做甚么倒骂我！"白秀英听得，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大骂道："老咬虫，吃贫婆，贱人！怎敢骂我？"婆婆道："我骂你待怎的？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白秀英大怒，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英再赶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见了母亲吃打，一时怒从心发，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那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带了雷横，一发来县里首告，见知县备诉前事。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会集相官[23]，拘唤里正、邻佑人等，对尸检验已了，都押回县来。雷横一面都招承了，并无难意。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把雷横枷了，下在牢里。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仝，

见发下雷横来，也没做奈何处，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安顿了雷横。少间，他娘来牢里送饭，哭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望烦节级哥哥看日常间弟兄面上，可怜见我这个孩儿，看觑看觑。"朱仝道："老娘自请放心归去，今后饭食不必来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处，可以救之。"雷横娘道："哥哥救得孩儿，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专记在心，老娘不必挂念。"那婆婆拜谢去了。朱仝寻思了一日，没做道理救他处。朱仝自央人去知县打关节，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县虽然爱朱仝，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婊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说了。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迭成文案，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解上济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监押雷横，离了郓城县，约行了十数里地，见个酒店，朱仝道："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众人都到店里吃酒，朱仝独自带过雷横，只做水火，来后面僻净处开了枷，放了雷横，分付道："贤弟自回，快去家里取了老母，星夜去别处逃难，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雷横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须要连累了哥哥。"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县怪你打死了他婊子，把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里，必是要你偿命。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家私尽可赔偿。你顾前程万里自去。"雷横拜谢了，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收拾了细软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朱仝拿着空枷撺在草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吃雷横走了，却是怎地好？”众人道：“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朱仝故意延迟了半响，料着雷横去得远了，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横走了，在逃无获，情愿甘罪无辞。”知县本爱朱仝，有心将就出脱他，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仝故意脱放雷横，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却解朱仝到济州来。当厅审录明白，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朱仝只得带上行枷，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间自有人送衣服盘缠，先赍发了两个公人。当下离了郓城县，迤逦望沧州横海郡来，于路无话。到得沧州，入进城中，投州衙里来，正值知府升厅，两个公人押朱仝在厅阶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见朱仝一表非俗，貌如重枣，美髯过腹，知府先有八分欢喜，便教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当下除了行枷，便与了回文，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

只说朱仝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那沧州府里押番、虞候、门子、承局、节级、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见朱仝和气，因此上都欢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朱仝在阶侍立，知府唤朱仝上厅，问道：“你缘何放了雷横，自遭配在这里？”朱仝禀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只是一时间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仝道：“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问得重了。”知府道：“雷横如何打死了那娼妓？”朱仝却把雷横上项的

事，备细说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见他孝道，为义气上放了他？"朱仝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问之间，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方年四岁，生得端严美貌，乃是知府亲子，知府爱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内见了朱仝，径走过来，便要他抱，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仝长髯，说道："我只要这胡子抱。"知府道："孩儿快放了手，休要罗唣。"小衙内又道："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朱仝禀道："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了来。"知府道："孩儿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来。"朱仝抱了小衙内，出府衙前来，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转了一遭，再抱入府里来。知府看见，问衙内道："孩儿那里去来？"小衙内道："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又买糖和果子请我吃。"知府说道："你那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朱仝禀道："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知府教取酒来与朱仝吃。府里侍婢捧着银瓶果盒，筛酒连与朱仝吃了三大赏钟。知府道："早晚孩儿要你耍时，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朱仝道："恩相台旨，怎敢有违？"自此为始，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朱仝囊箧又有，只要本官见喜，小衙内面上尽自倍费。

时过半月之后，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24]，年例各处点放河灯[25]，修设好事。当日天晚，堂里侍婢奶子叫道："朱都头，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仝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26]，从里面走出来。朱仝抱在肩头上[27]，转出府衙内前来，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28]。那时

恰才是初更时分，但见：

钟声杳霭，幡影招摇。炉中焚百和名香，盘内贮诸般素食。僧持金杵，诵真言荐拔幽魂[29]。人列银钱，挂孝服超升滞魄。合堂功德，画阴司八难三涂[30]。绕寺庄严，列地狱四生六道[31]。杨柳枝头分净水[32]，莲花池内放明灯。

当时朱仝肩背着小衙内，绕寺看了一遭，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33]。那小衙内爬在栏杆上，看了笑耍。只见背后有人拽朱仝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说话。"朱仝回头看时，却是雷横，吃了一惊，便道："小衙内且下来，坐在这里。我去买糖来与你吃，切不要走动。"小衙内道："你快来，我要去桥上看河灯。"朱仝道："我便来也。"转身却与雷横说话。朱仝道："贤弟因何到此？"雷横扯朱仝到净处拜道："自从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无处归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伙。小弟说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朱仝道："吴先生现在何处？"背后转过吴学究道："吴用在此。"言罢便拜。朱仝慌忙答礼道："多时不见，先生一向安乐。"吴学究道："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见，今夜伺候得着，请仁兄便挪尊步，同赴山寨，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仝听罢，半晌答应不得，便道："先生差矣！这话休题，恐被外人听了不好。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

罪，我因义气放了他，出头不得，上山入伙，我亦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请回，休在此间惹口面不好[34]。”雷横道：“哥哥在此，无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不是小弟裹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迟延自误。”朱仝道：“兄弟，你是甚么言语？你不想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吴学究道：“既然都头不肯去时，我们自告退，相辞了去休。”朱仝道：“说我贱名，上复众位头领。”一同到桥边。朱仝回来，不见了小衙内，叫起苦来，两头没路去寻。雷横扯住朱仝道：“哥哥休寻，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听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内去了，我们一同去寻。”朱仝道：“兄弟，不是耍处。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横道：“哥哥且跟我来。”朱仝帮住雷横、吴用三个离了地藏寺，径出城外。朱仝心慌，便问道：“你的伴当，抱小衙内在那里？”雷横道：“哥哥且走，到我下处，包还你小衙内。”朱仝道：“迟了时，恐知府相公见怪。”吴用道：“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是个没分晓的，以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朱仝道：“你那伴当姓甚名谁？”雷横答道：“我也不认得，只听闻叫做黑旋风李逵。”朱仝失惊道：“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吴用道：“便是此人。”朱仝跌脚叫苦，慌忙便赶。离城约走到二十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这里。”朱仝抢近前来问道：“小衙内放在那里？”李逵唱个喏道：“拜揖节级哥哥，小衙内有在这里。”朱仝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内还我。”李逵

指着头上道："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朱仝看了，又问小衙内正在何处。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药，抹在口里，直拕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自请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径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

当时朱仝心下大怒，奔出林子来，早不见了三个人。四下里望时，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来，来，来！和你斗二三十合。"朱仝性起，奋不顾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赶将来。李逵回身便走，背后朱仝赶来。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朱仝如何赶得上，先自喘做一块。李逵却在前面，又叫："来，来，来！和你并个你死我活。"朱仝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只是赶他不上。赶来赶去，天色渐明。李逵在前面急赶急走，慢赶慢行，不赶不走。看看赶入一个大庄院里去了。朱仝看了道："那厮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仝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见里面两边都插着许多军器，朱仝道："想必也是个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声叫道："庄里有人么？"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人来。那人是谁？正是：

> 累代金枝玉叶，先朝凤子龙孙。丹书铁券护家门，万里招贤名振。待客一团和气。挥金满面阳春。能文会武孟尝君，小旋风聪明柴进。

出来的正是小旋风柴进，问道："兀的是谁？"朱仝见那人人物轩昂，资质秀丽，慌忙施礼，答道："小人是郓城县当牢

节级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被黑旋风杀了小衙内，现今走在贵庄，望烦添力捉拿送官。”柴进道：“既是美髯公，且请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问官人高姓？”柴进答道：“小可姓柴名进，小旋风便是。”朱仝道：“久闻大名。”连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识尊颜！”柴进说道：“美髯公，亦久闻名，且请后堂说话。”朱仝随着柴进直到里面。朱仝道：“黑旋风那厮，如何却敢径入贵庄躲避？”柴进道：“容复：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亦是旧交，目今在那梁山泊内做头领，名唤及时雨宋公明，写一封密书，令吴学究、雷横、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礼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因见足下推阻不从，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归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吴先生，雷兄，如何不出来陪话？”只见吴用、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望着朱仝便拜，说道：“兄长，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朱仝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个！”柴进一力相劝，朱仝道：“我去则去，只教我见黑旋风面罢！”柴进道：“李大哥，你快出来陪话。”李逵也从侧首出来，唱个大喏。朱仝见了，心头一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按纳不下，起身抢近前来，要和李逵性命相搏。柴进、雷横、吴用三个苦死劝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时，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吴用道：”休说一件事，遮莫几十件，也都依你。愿闻那一件事。”不争朱仝说出这件事来，有

分教：大闹高唐州，惹动梁山泊，直教招贤国戚遭刑法[35]，好客皇亲丧土坑。毕竟朱仝说出甚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

[1]东昌府　府名。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公干，公事、公务。

[2]鹰扬　雄壮威武，如鹰翔长空。此有逞威、扬名之意。《诗·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3]打踅　走动。此为卖艺。

[4]打散　曲艺杂技。

[5]等身靠背　合身的铠甲戏装。旧时演戏，每到一处，演员常有亮戏装的做法。

[6]青龙头上第一位　左边第一位。古以青龙为左。

[7]院本　宋元时期行院中所演唱的戏剧。

[8]赶碗头脑　吃一种用羊肉与杂味配合的汤酒。

[9]磕脑儿头巾　贴压在额头上的头巾。简称磕脑。

[10]界方　旧时说唱艺人所用的短厚木尺，用以击节惊众。

[11]豫章城双渐赶苏卿　古戏文名。剧情大意叙鸨母贪财，把苏卿卖与茶商冯魁，但苏卿不满，深爱书生双渐。苏卿坐茶船过金山寺，题诗于壁："新诗写记金山寺，高挂云帆上豫章。"叫双渐到豫章城追赶她。后双渐成名，经官论之，复为夫妇。全剧已佚。本事见《青泥莲花记》卷七。

[12]蹁跹（piān　xiān　胼先）　形容舞姿的轻盈。

[13]红牙　一种调节乐曲板眼的红檀木拍板或牙板。

[14]务头　戏曲说唱艺术用语。说唱过程中精采、警辟或动听之处称作务头。

[15]买马博金艺　弹唱技艺。古乐府有《爱妾换马曲》，古琴有《不博金曲》。

[16]头醋不釅（yàn　验）彻底薄　第一罐醋的液汁不浓，同一批醋将完全不好。喻指开端失利，全功尽弃。或作"头醋不酸，二醋不辣"。釅，液汁浓烈。

[17]子弟门庭　游闲公子的规矩。子弟，指公子哥儿。门庭，此指规

矩。

[18]忤奴　　忤逆的奴才。

[19]三家村使牛的　　毫无见识的村夫。三家村，偏僻的小乡村。使牛的，用牛耕地的农夫。

[20]驴筋头　　骂人的下流话。筋头，雄性生殖器。

[21]打关节　　贿赂、说情、疏通。

[22]禁子　　牢卒。

[23]相官　　旧时衙役中专干验尸、填尸格等事的役吏。

[24]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　　佛教仪式之一。夏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举行追荐祖先的祭典，行拜忏、放焰口（由僧道薄暮诵经）等佛事。与目莲救母事有关。盂兰本云乌蓝，是梵文音译"救倒悬"之意。盆是贮食之器。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佛。"又高承《事物纪原》卷八："今世每七月十五日，营僧尼供，谓之盂兰斋者"。按《盂兰经》曰："目莲母亡，生饿鬼中。佛言须十方众僧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

[25]点放河灯　　在河中漂放明灯。这是夏历七月十五日盂兰盆节的仪式之一。

[26]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　　宋代儿童的发式。田艺衡《留青日扎》：宋制，削童发时必留如大钱许，并于项左右束以綵缯，象博焦之状，称为鹁角。参见《水浒传注略》

[27]拕（tuō脱）　　同"驼"，背负。

[28]地藏寺　　祭祀地藏王的寺庙。地藏是佛教大乘菩萨之一，梵文"乞叉底蘖婆"的意译。因他"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藏"；故名地藏。佛教传说，佛死后，地藏自誓，必尽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苦难，因此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救渡众生苦难。佛教列为四大菩萨之一。

[29]真言　　旧时僧道降神驱邪时所念的口诀。原是佛教术语，为梵语曼陀罗的意译。旧译作"咒"，意为真实不妄之言。　　荐拔，超拔、超升。

[30]八难　　佛教用语。"难"是说难于见佛闻法，共有八端，故云"八难"。即地狱、畜生、饿鬼、长寿天、北郁单越、盲聋瘖哑、世智辩聪、佛前佛后。凡此八种障碍，都无缘见佛求道。　　三涂，佛教称地狱、饿鬼、畜生为"三涂"。亦叫"三恶趣"、"三恶道"。

[31]地狱四生六道　　都是佛教用语。佛教把世界众生分为四大类别。一类为胎生，如人与畜；一类为卵生，如禽鱼鸟；一类为湿生，如虫类依湿气而成形；一类为化生，指无所凭借，靠业力自然而出现者。这就是所谓"四生"。六道，也叫"六趣"。佛教把众生世界分作六道：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如人不皈依佛门，将永远在这六道中轮回升沉，不得解脱。

[32]杨柳枝头分净水　　佛教认为有三十三种观音菩萨法相。南海观世音菩

萨的法象是手持净瓶柳枝。净瓶中的水叫净水，能解救众生苦难。观音菩萨即用杨柳枝洒净水普救众生。

[33]放生池　　释放鱼鸟等生物称放生。专放鱼的池叫放生池。《列子·说符》:“正旦放生，‘示有恩也’。”佛教认为放生是一种善举，可积善德。

[34]惹口面　　挑动口舌，引起祸端。

[35]昭贤国戚　　“昭贤”应作“招贤”。即招贤的国戚，与下文“好客皇亲”相对。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朱仝怒发，又要和李逵厮并，三个又劝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风时，我死也不上山去！"柴进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个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你们三个自上山去，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吴学究道："足下放心，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朱仝方才有些放心。柴进置酒相待，就当日送行。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送出关外，临别时，吴用又分付李逵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待半年三个月，等他性定，却来取你还山。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三个自上马去了。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且只说朱仝随吴用、雷横来梁山泊入伙，行了一程，出离沧州地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于路无话，早到朱贵酒店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晁盖、宋江引了大小头

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滩迎接，一行人都相见了。各人乘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都到聚义厅上，叙说旧话。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唤到山，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长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朱仝又问道："现在何处?"宋江道："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兄长请自已去问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妻子说道："近日有人赍书来，说你已在山寨入伙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仝出来拜谢了众人。宋江便请朱仝、雷横山顶下寨，一面且做筵席，连日庆贺新头领，不在话下。

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仝抱小衙内回来，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次日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报与知府知道。府尹听了大怒，亲自到林子里看了，痛哭不已，备办棺木烧化。次日升厅，便行移公文，诸处缉捕捉拿朱仝正身。郓城县已自申报朱仝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开各州县出给赏钱捕获，不在话下。

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个来月，忽一日，见一个人赍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书看了，大惊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问道："大官人有甚紧事?"柴进道："我有个叔叔柴皇城，现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来要占花园，怄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特来唤我。想叔叔无儿无女，必须亲身去走一遭。"李逵道：

"既是大官人去时，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柴进道："大哥肯去时，就同走一遭。"柴进即便收拾行李，选了十数匹好马，带了几个庄客。次日五更起来，柴进、李逵并从人，都上了马，离了庄院，望高唐州来。不一日，来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留李逵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看视那叔叔柴皇城时，但见：

面如金纸，体似枯柴。悠悠无七魄三魂，细细只一丝两气。牙关紧急，连朝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胀，尽日药丸难下肚。丧门吊客已随身，扁鹊卢医难下手[1]。

柴进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榻前，放声恸哭。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初到此间，且休烦恼。"柴进施礼罢，便问事情。继室答道："此间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马，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人尽称他做殷直阁[2]。那厮年纪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在此间横行害人。有那等献勤的卖科，对他说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盖造得好。那厮带将许多奸诈不及的三二十人，径入家里来宅子后看了，便要发遣我们出去，他要来住。皇城对他说道：'我家是金枝玉叶，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诸人不许欺侮。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赶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们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这厮推抢殴打，因此受这口气，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

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忧。”柴进答道：“尊婶放心，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但有门户[3]，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和他理会。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继室道：“皇城干事，全不济事，还是大官人理论是得。”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李逵听了，跳将起来说道：“这厮好无道理！我有大斧在这里，教他吃我几斧，却再商量。”柴进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没来由，和他粗卤做甚么？他虽是倚势欺人，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4]，这里和他理论不得，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李逵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柴进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厮并，见面不得。这里是禁城之内，如何比得你小寨里横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无为军偏我不曾杀人？”柴进道：“等我看了头势，用着大哥时，那时相央，无事只在房里请坐。”正说之间，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对柴进说道：“贤侄志气轩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锡殴死，你可看骨肉之面，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5]，与我报仇，九泉之下，也感贤侄亲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嘱！”言罢，便放了命。柴进痛哭了一场。继室恐怕昏晕，劝住柴进道：“大官人烦恼有日，且请商量后事。”柴进道：“誓书在我家里，不曾带得来，星夜教人去取，须用将往东京告状。叔叔尊灵，且安排棺椁盛殓，成了孝服，却再商量。”柴进教依官

制，备办内棺外椁，依礼铺设灵位，一门穿了重孝，大小举哀。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自己磨拳擦掌价气，问从人都不肯说。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

至第三日，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撺行的马，将引闲汉三二十人，手执弹弓、川弩、吹筒、气球、拈竿、乐器，城外游玩了一遭，带五七分酒，佯醉假颠，径来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马，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柴进听得说，挂着一身孝服，慌忙出来答应。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你是他家甚么人？"柴进答道："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殷天锡道："前日我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语？"柴进道："便是叔叔卧病，不敢移动。夜来已自身故，待断七了搬出去。"殷天锡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这厮枷号起，先吃我一百讯棍！"柴进道："直阁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龙子龙孙，放着先朝丹书铁券，谁敢不敬？"殷天锡喝道："你将出来我看！"柴进道："现在沧州家里，已使人去取来。"殷天锡大怒道："这厮正是胡说！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左右与我打这厮！"众人却待动手，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都看见，听得喝打柴进，便拽开房门，大吼一声，直抢到马边，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一拳打翻。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个，一哄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锡提起来，拳头脚尖一发上，柴进那里劝得住。看那殷天锡时，呜呼哀哉，伏惟尚飨[6]。有诗为证：

惨刻侵谋倚横豪，岂知天理竟难逃。

李逵猛恶无人敌，不见阎罗不肯饶。

李逵将殷天锡打死在地，柴进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后堂商议。柴进道："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须连累你。"柴进道："我自有誓书铁券护身，你便去是，事不宜迟。"李逵取了双斧，带了盘缠，出后门，自投梁山泊去了。不多时，只见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围住柴皇城家。柴进见来捉人，便出来说道："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众人先缚了柴进，便入家里搜捉行凶黑大汉不见，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当厅跪下。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正在厅上咬牙切齿忿恨，只待拿人来。早把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柴进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现在沧州居住。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看视，不幸身故，现今停丧在家。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赶逐出屋，不容柴进分说，喝令众人殴打。被庄客李大救护，一时行凶打死。"高廉喝道："李大现在那里？"柴进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个庄客，不得你的言语，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纵他逃走了，却来瞒昧官府。你这厮，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与我打这厮！"柴进叫道："庄客李大救主，误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书有在那里？"柴进道："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也。"高廉大怒，喝道："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头加力，好生痛打！"众人

下手，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发下牢里监收。殷天锡尸首检验了，自把棺木殡葬，不在话下。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监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围院，柴进自在牢中受苦。有诗为证：

脂唇粉面毒如蛇，铁券金书空里花。
可怪祖宗能让位，子孙犹不保身家。

却说李逵连夜回梁山泊，到得寨里，来见众头领。朱仝一见李逵，怒从心起，掣条朴刀，径奔李逵。黑旋风拔出双斧，便斗朱仝。晁盖、宋江，并众头领，一齐向前劝住。宋江与朱仝陪话道："前者杀了小衙内，不干李逵之事。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一时定的计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记心，只顾同心协助，共兴大义，休教外人耻笑。"便叫李逵兄弟与朱仝陪话。李逵睁着怪眼，叫将起来，说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话！"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杀了小衙内，虽是军师严令，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与他伏个礼，我却自拜你便了。"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便道："我不是怕你，为是哥哥逼我，没奈何了，与你陪话。"李逵吃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双斧，拜了朱仝两拜。朱仝方才消了这口气。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与他两个和解。

李逵说起："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

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要夺屋宇花园，殴骂柴进，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宋江听罢，失惊道：“你自走了，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吴学究道：“兄长休惊，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晓。”李逵问道：“戴宗哥哥那里去了？”吴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见你时，必去高唐州寻你。”说言未绝，只见小校来报戴院长回来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问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庄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径奔那里去打听，只见满城人传道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现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缧绁，下在牢里。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尽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盖道：“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但到处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城被他打伤，怄气死了，又来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盖道：“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难，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亲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情愿替哥哥下山。”吴学究道：“高唐州城池虽小，人物稠穰[7]，军广粮多，不可轻敌。烦请林冲、花荣、秦明、李俊、吕方、郭盛、孙立、欧鹏、杨林、邓飞、马麟、白胜，十二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五千，作前队先锋。军中主帅宋公明、吴用，并朱仝、雷横、戴宗、李逵、张顺、杨雄、石秀，十个头领，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共该二十二位头领，辞了晁盖等众人，离了山寨，望高唐州进发。端的好整齐，但见：

绣旗飘号带，画角间铜锣。三股叉，五股叉，灿灿秋霜；点钢枪，芦叶枪，纷纷瑞雪。蛮牌遮路[8]，强弓硬弩当先；火炮随车，大戟长戈拥后。鞍上将似南山猛虎，人人好斗能争；坐下马如北海苍龙，骑骑能冲敢战。端的枪刀流水急，果然人马撮风行。

梁山泊前军已到高唐州地界，早有军卒报知高廉。高廉听了，冷笑道："你这伙草贼，在梁山泊窝藏，我兀自要来剿捕你，今日你倒来就缚，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传下号令，整点军马出城迎敌，着那众百姓上城守护。"这高知府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一声号令下去，那帐前都统，监军、统领、统制、提辖军职一应官员，各各部领军马，就教场里点视已罢，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高廉手下有三百体己军士，号为飞天神兵，一个个都是山东、河北、江西、湖南、两淮、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那三百飞天神兵怎生结束，但见：

头披乱发，脑后撒一把烟云；身挂葫芦，背上藏千条火焰；黄抹额齐分八卦，豹皮甲尽按四方。熟铜面具似金装，镔铁滚刀如扫帚。掩心铠甲，前后竖两面青铜；照眼旌旗，左右列千层黑雾。疑是天蓬离斗府，正如月孛下云衢[9]。

那知府高廉亲自引了三百神兵，披甲背剑，上马出到城

外，把部下军官周回排成阵势，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摇旗呐喊，擂鼓鸣金，只等敌军到来。却说林冲、花荣、秦明引领五千人马到来。两军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两军中吹动画角，发起擂鼓。花荣、秦明，带同十个头领，都到阵前，把马勒住。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跃马出阵，厉声高叫："高唐州纳命的出来！"高廉把马一纵，引着三十余个军官，都出到门旗下，勒住马，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伙不知死的叛贼，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这个害民强盗，我早晚杀到京师，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碎尸万段，方是愿足。"高廉大怒，回头问道："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去？"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姓于名直，拍马抡刀，竟出阵前。林冲见了，径奔于直，两个战不到五合，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着，翻筋斗颠下马去。高廉见了大惊："再有谁人出马报仇？"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姓温双名文宝，使一条长枪，骑一匹黄骠马，銮铃响，珂珮鸣，早出到阵前，四只马蹄荡起征尘，直奔林冲。秦明见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斩此贼。"林冲勒住马，收了点钢矛，让秦明战温文宝。两个约斗十合之上，秦明放个门户，让他枪搠入来，手起棍落，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死于马上，那马跑回本阵去了。两阵军相对，齐呐声喊。高廉见连折二将，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那道气散至半空里，飞沙走石，撼地摇天，刮起怪风，径扫过对阵来。林冲、秦明、花荣等众将，对面不能相顾，惊得那坐下马乱窜咆哮，众人回身便

走。高廉把剑一挥，指点那三百神兵，从阵里杀将出来，背后官军协助，一掩过来，赶得林冲等军马星落云散，七断八续，呼兄唤弟，觅子寻爷，五千军兵折了一千余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高廉见人马退去，也收了本部军兵，入高唐州城里安下。

却说宋江中军人马到来，林冲等接着，且说前事。宋江、吴用听了大惊，与军师道："是何神术，如此利害！"吴学究道："想是妖法，若得回风返火，便可破敌。"宋江听罢，打开天书看时，第三卷上有回风返火破阵之法。宋江大喜，用心记了咒语并秘诀，整点人马，五更造饭吃了，摇旗擂鼓，杀进城下来。有人报入城中，高廉再点了得胜人马，并三百神兵，开放城门，布下吊桥，出来摆成阵势。宋江带剑纵马出阵前，望见高廉军中一簇皂旗，吴学究道："那阵内皂旗，便是使神师计的军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敌？"宋江道："军师放心，我自有破阵之法。诸军众将勿得惊疑，只顾向前杀去。"高廉分付大小将校："不要与他强敌挑斗，但见牌响，一齐并力擒获宋江，我自有重赏。"两军喊声起处，高廉马鞍鞒上挂着那面聚兽铜牌，上有龙章风篆，手里拿着宝剑，出阵前。宋江指着高廉骂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们误折一阵，今日我必要把你诛尽杀绝。"高廉喝道："你这伙反贼，快早早下马受缚，省得我腥手污脚！"言罢，把剑一挥，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黑气起处，早卷起怪风来。宋江不等那风到，口中也念念有词，左手捏诀，右手提剑一指，说声道"疾！"那阵风不望宋江阵里来，倒望高廉神兵队里去了，宋江却待招呼人马杀将过

去，高廉见回了风，急取铜牌，把剑敲动，向那神兵队里卷一阵黄沙，就中军走出一群猛兽。但见：

狻猊舞爪，狮子摇头。闪金獬豸逞威雄，奋锦貔貅施勇猛。豺狼作对吐獠牙，直奔雄兵；虎豹成群张巨口，来喷劣马。带刺野猪冲阵入，卷毛恶犬撞人来。如龙大蟒扑天飞，吞象顽蛇钻地落。

高廉铜牌响处，一群怪兽毒虫直冲过来，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宋江撇了剑，拨回马先走，众头领簇捧着，尽都逃命。大小军校，你我不能相顾，夺路而走。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神兵在前，官军在后，一齐掩杀将来。宋江人马，大败亏输。高廉赶杀二十余里，鸣金收军，城中去了。宋江来到土坡下，收住人马，扎下寨栅，虽是损折了些军卒，却喜众头领都有。屯住军马，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今番打高唐州，连折了两阵，无计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吴学究道："若是这厮会使神师计，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可先用计提备，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我等去旧寨内驻扎。"宋江传令，只留下杨林、白胜看寨，其余人马，退去旧寨内将息。且说杨林、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等到一更时分。但见：

云生四野，雾涨八方。摇天撼地起狂风，倒海翻江飞急雨。雷公忿怒[10]，倒骑火兽逞神威；电母生嗔[11]，乱掣金

蛇施圣力。大树和根拔去，深波彻底卷干。若非灌口斩蛟龙[12]，疑是泗州降水母。

当夜风雷大作，杨林、白胜引着三百余人伏在草里看时，只见高廉步走，引领三百神兵，吹风唿哨，杀入寨里来，见是空寨，回身便走。杨林、白胜呐声喊，高廉只怕中了计，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奔逃。杨林、白胜乱放弩箭，只顾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肩，众军四散，冒雨赶杀。高廉引领了神兵去得远了，杨林、白胜人少，不敢深入。少刻，雨过云收，复见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搠翻射死拿得神兵二十余人，解赴宋公明寨内。具说雷雨风云之事。宋江、吴用见说，大惊道："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却又无雨无风！"众人议道："正是妖法只在本处，离地只有三四十丈，云雨气味，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杨林说："高廉也自披发仗剑，杀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为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赏杨林、白胜，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分拨众头领下了七八个小寨，围绕大寨，提备再来劫寨，一面使人回山寨，取军马协助。且说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养病，令军士守护城池，晓夜提备，"且休与他厮杀，待我箭疮平复起来，捉宋江未迟。"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心中忧闷。和军师吴用商量道："只这回高廉尚且破不得，倘或别添他处军马，并力来劫，如之奈何？"吴学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请这个人来，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正是：要除起雾兴云法，

须请通天彻地人。毕竟吴学究说这个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

[1]扁鹊　战国时名医。据说原名秦越人，渤海郡郑人。各科擅长，医道精明。后因诊治秦武王病，被李醯嫉忌所杀。有人认为扁鹊只是古代良医的称号，并不姓秦。卢医，古代对医生的称呼。因扁鹊家于卢国，故名。

[2]直阁　本为官名。宋、元间则常以此为贵家子弟的尊称。

[3]有门户　能徇私、关说、私通人情。《韩非子·内储说上》："听有门户，则臣壅塞，"又《韩非子·亡征》："不以众人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

[4]我家句　宋徽宗重和元年（1118）闰月，诏周柴氏后监周陵庙，世世为国三恪。护持圣旨即指此。"护持"是特旨保护的意思。

[5]拦驾　阻挡车驾。

[6]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旧时祭文用语，此处喻指死亡。语出《诗·大雅·召旻》。呜呼，叹词；哉，语气助词。伏惟，俯伏着思惟。尚飨，希望死者来享用祭品。

[7]稠穰　众多繁盛。

[8]蛮牌　盾牌。可挡箭矢飞石，多用藤、兽皮做成。

[9]月孛　星宿名。星命家称为十一曜之一，与日月五星顺行，九日行一度，九年一周天。见张果《星宗早曜行度》。云衢，云路。

[10]雷公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雷之神。其形相为嘴尖鼓腹，龙身而人头。见王充《论衡·雷虚》

[11]电母　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司闪电之神。翟灏《通俗编》卷一引《都印三余赘笔》云：易曰，离为中女，阴也，而电出地之阴气，故云母。

[12]灌口　在四川灌县西北的灌口山。此指传为水神的灌口二郎真君（神）。传说他原是隋嘉州太守赵煜，因冷源二河有蛟龙为患，煜便仗剑入水斩蛟，后世便在灌口为他立庙，名灌口二郎。另说秦蜀郡太守李冰次子除都江水患有功而立庙。参见高承《事物纪原》卷七"真坛净社部第三十六"、"灵惠侯"条。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便可破得。"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几时，全然打听不着，却那里去寻?"吴用道："只说蓟州，有管下多少县治、镇市、乡村，他须不曾寻得到。我想公孙胜，他是个清高的人，必然在个名山洞府、大川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蓟州管下县道名山仙境去处，寻觅一遭，不愁不见他。"宋江听罢，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戴宗道："小可愿往，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吴用道："你作起神行法来，谁人赶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教他也走得许多路程。"李逵便道："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须要一路上吃素，都听我的言语。"李逵道："这个有甚难处？我都依你便了。"宋江、吴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见了，早早回来。"李逵道："我打死了殷天锡，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并不敢惹事了。"二人各藏了暗器[1]，拴缚了包裹，拜辞宋江并众人，离了高唐州，

取路投蓟州来。走了二十余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买碗酒吃了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须要只吃素酒。且向前面去。"李逵答道："便吃些肉，也打甚么紧。"戴宗道："你又来了。今日已晚，且寻客店宿了，明日早行。"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天色昏黑，寻着一个客店歇了，烧起火来做饭，沽一角酒来吃。李逵搬一碗素饭，并一碗菜汤，来房里与戴宗吃。戴宗道："你如何不吃饭？"李逵应道："我且未要吃饭哩。"戴宗寻思道："这厮必然瞒着我背地里吃荤。"戴宗自把素饭吃了，却悄悄地来后面张时，见李逵讨两角酒，一盘牛肉，在那里自吃。戴宗道："我说甚么？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地要他耍便了。"戴宗自去房里睡了。李逵吃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说他，自暗暗的来房里睡了。

到五更时分，戴宗起来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饭吃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算还了房客钱，离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说道："我们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须要赶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与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个甲马，去李逵两只腿上也缚了，分付道："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戴宗念念有词，吹口气在李逵腿上，李逵拽开脚步，浑如驾云的一般，飞也似去了。戴宗笑道："且着他忍一日饿。"戴宗也自拴上甲马，随后赶来。李逵不省得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只听耳朵边风雨之声，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脚底下如云催雾趱。李逵怕将起来，几遍待要住脚，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点地，只管的走去了，看见酒肉饭店，又不能够入去买

吃，李逵只得叫："爷爷，且住一住！"看看走到红日平西，肚里又饥又渴，越不能够住脚，惊得一身臭汗，气喘做一团。戴宗从背后赶来，叫道："李大哥，怎的不买些点心吃了去？"李逵应道："哥哥，救我一救，饿杀铁牛也！"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李逵叫道："我不能够住脚买吃，你与我两个充饥。"戴宗道："兄弟，你走上来与你吃。"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来远近，只接不着。李逵叫道："好哥哥，等我一等。"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跷蹊，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够住。"李逵道："阿也！我的这鸟脚不由我半分，自这般走了去，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来。"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儿耍我。砍了腿下来，你却笑我。"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连我也走不得住，你自走去。"李逵叫道："好爷爷，你饶我住一住！"戴宗道："我的这法，不许吃荤，第一戒的是牛肉。若还吃了一块牛肉，直要走十万里，方才得住。"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真个偷买几斤牛肉吃了，正是怎么好！"戴宗道："怪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只用去天尽头走一遭了。慢慢地却得三五年，方才回得来。"李逵听罢，叫起撞天屈来[2]。戴宗笑道："你从今已后，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罢得这法。"李逵道："老爹，我今都依你便了。"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瞒着我吃荤么？"李逵道："今后但吃荤，舌头上生碗来大疔疮！我见哥哥要吃素，铁牛却吃不得，因此上瞒着哥哥，今后并不敢了。"戴宗道："既是恁地，饶你这一遍！"退后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声：

"住!"李逵却似钉住了的一般，两只脚立定地下，挪移不动。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来。"李逵正待抬脚，那里移得动，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铁铸就了的。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晚夕怎地得去？"便叫道："哥哥救我一救。"戴宗转回头来笑道："你今番依我说么？"李逵道："你是我亲爷，却是不敢违了你的言语。"戴宗道："你今番却要依我。"便把手绾了李逵，喝声："起!"两个轻轻地走了去。李逵道："哥哥，可怜见铁牛，早歇了罢!"前面到一个客店，两个且来投宿。戴宗、李逵入到房里去，腿上都卸下甲马来，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问李逵道："今番却如何？"李逵道："这两条腿，方才是我的了。"戴宗道："谁着你夜来私买酒肉吃？"李逵道："为是你不许我吃荤，偷了些吃，也吃你耍得我好了。"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烧汤洗了脚，上床歇了。睡到五更起来，洗漱罢，吃了饭，还了房钱，两个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马道："兄弟，今日与你只缚两个，教你慢行些。"李逵道："亲爷，我不要缚了。"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语，我和你干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来只钉住在这里。只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回来放你。"李逵慌忙叫道："我依，我依。"戴宗与李逵当日各缚两个甲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两个一同走。原来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吃了便行。话休絮繁。两个用神行法，不旬日，迤逦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

次日，两个入城来，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仆者。绕

城中寻了一日，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两个自回店里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绝无消耗。李逵心焦，骂道："这个乞丐道人，却鸟躲在那里！我若见时，脑揪将去见哥哥。"戴宗说道："你又来了，若不听我言语，我又教你吃苦。"李逵笑道："我自这般说耍。"戴宗又埋怨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话。两个又来店里歇了。次日早起，却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戴宗但见老人，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并无一人认得。戴宗也问过数十处。当日晌午时分，两个走得肚饥，路旁边见一个素面店，两个直入来，买些点心吃。只见里面都坐满，没一个空处。戴宗、李逵立在当路。过卖问道："客官要吃面时，和这老人合坐一坐。"戴宗见个老丈，独自一个占着一付大座头，便与他施礼，唱个喏，两个对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过卖造四个壮面来。戴宗道："我吃一个，你吃三个不少么？"李逵道："不济事。一发做六个来，我都包办。"过卖见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见把面来。李逵却见都搬入里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躁。只见过卖却搬一个热面，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谦让，拿起面来便吃。那分面却热，老儿低着头，伏桌儿吃。李逵性急，见不搬面来，叫一声："过卖！"骂道："却教老爷等了这半日。"把那桌子只一拍，溅那老人一脸热汁，那分面都泼翻了。老儿焦躁，便来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面？"李逵捻起拳头，要打老儿。戴宗慌忙喝住，与他陪话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见识，小可赔丈丈一分面。"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汉路远，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迟时

误了程途。"戴宗问道:"丈丈何处人氏?却听谁人讲甚么?"老儿答道:"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宫县二仙山下人氏。因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听山上罗真人讲说长生不老之法。"戴宗寻思道:"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便问老人道:"丈丈贵庄,曾有个公孙胜么?"老人道:"客官问别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认的他。老汉和他是邻舍。他只有个老母在堂。这个先生,一向云游在外[3],此时唤做公孙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孙胜。此是俗名,无人认得。"戴宗道:"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戴宗又拜问丈丈道:"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清道人在家么?"老人道:"二仙山只离本县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师不放离左右。"戴宗听了大喜,连忙催趱面来吃,和那老儿一同吃了,算还面钱,同出店肆,问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小可买些香纸,也便来也。"老人作别去了。

戴宗、李逵回到客店里,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马,离了客店,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时到了。二人来到县前,问二仙山时,有人指道:"离县投东,只有五里便是。"两个又离了县治,投东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望见那座仙山,委实秀丽。但见:

> 青山削翠,碧岫堆云。两崖分虎踞龙盘,四面有猿啼鹤唳。朝看云封山顶,暮观日挂林梢。流水潺湲,涧内声声鸣玉珮;飞泉瀑布,洞中隐隐奏瑶琴。若非道侣修行,定有仙翁炼药。

当下戴宗、李逵来到二仙山下，见个樵夫，戴宗与他施礼，说道："借问此间清道人家在何处居住？"樵夫指道："只过这东山嘴，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两个抹过山嘴来，见有十数间草房，一周围矮墙，墙外一座小小石桥。两个来到桥边，见一个村姑提一篮新果子出来。戴宗施礼问道："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清道人在家么？"村姑答道："在屋后炼丹。"戴宗心中暗喜，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树背后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见了他，却来叫你。"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一带三间草房，门上悬挂一个芦帘。戴宗咳嗽了一声，只见一个白发婆婆从里面出来。戴宗看那婆婆，但见：

苍然古貌，鹤发酡颜[4]。眼昏似秋月笼烟，眉白如晓霜映日。青裙素服，依稀柴府元君[5]；布袄荆钗，仿佛骊山老姥[6]。形如天上翔云鹤，貌似山中傲雪松。

戴宗当下施礼道："告禀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婆婆问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从山东到此。"婆婆道："孩儿出外云游，不曾还家。"戴宗道："小可是旧时相识，要说一句紧要的话，求见一面。"婆婆道："不在家里，有甚话说，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来相见。"戴宗道："小可再来。"就辞了婆婆，却来门外对李逵道："今番须用着你。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如今你可去请他，他若说不在时，你便打将起来，却不得伤犯他老母。我来喝住，你便罢。"

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插在两胯下，入的门里叫

一声："着个出来[7]！"婆婆慌忙迎着问道："是谁？"见了李逵睁着双眼，先有八分怕他，问道："哥哥有甚话说？"李逵道："我是梁山泊黑旋风。奉着哥哥将令，教我来请公孙胜。你叫他出来，佛眼相看；若还不肯出来，放一把鸟火，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莫言不是。早早出来！"婆婆道："好汉莫要恁地。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自唤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来，我自认得他鸟脸。"婆婆道："出外云游未归。"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拦住，李逵道："你不叫你儿子出来，我只杀了你。"拿起斧来便砍，把那婆婆惊倒在地。只见公孙胜从里面走将出来，叫道："不得无礼！"有诗为证：

药炉丹灶学神仙，遁迹深山了万缘。
不是凶神来屋里，公孙安肯出堂前。

戴宗便来喝道："铁牛，如何吓倒老母！"戴宗连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个喏道："阿哥休怪。不恁地，你不肯出来。"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却出来拜请戴宗、李逵，邀进一间净室坐下，问道："亏二位寻得到此。"戴宗道："自从师父下山之后，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并无打听处，只纠合得一伙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两三阵用妖法赢了，无计奈何，只得教小可和李逵来寻请足下。绕遍蓟州，并无寻处。偶因素面店中，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却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老母只是推

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师父来。这个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请师父便可行程，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公孙胜道："贫道幼年飘荡江湖，多与好汉们相聚。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非是昧心。一者母亲年老，无人奉侍；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屋前，恐怕有人寻来，故改名清道人，隐藏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师父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孙胜道："干碍老母无人养赡，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其实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恳告。公孙胜扶起戴宗，说道："再容商议。"公孙胜留戴宗、李逵在净室里坐定，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个吃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道："若是师父不肯去时，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义，从此休矣！"公孙胜道："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若肯容许，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启问本师。"公孙胜道："且宽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宗道："哥哥在彼一日，如度一年，烦请师父同往一遭。"公孙胜便起身，引了戴宗、李逵，离了家里，取路上二仙山来。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日短夜长，容易得晚，来到半山腰，却早红轮西坠。松阴里面一条小路，直到罗真人观前，见有朱红牌额，上写三个金字，书着"紫虚观"[8]。三人来到观前，看那二仙山时，果然是好座仙境。但见：

青松郁郁，翠柏森森。一群白鹤听经，数个青衣碾药。青梧翠竹，洞门深锁碧窗寒；白雪黄芽[9]，石室云封丹灶暖。野鹿衔花穿径去，山猿擎果度岩来。时闻道士谈

经，每见仙翁论法。虚皇坛畔[10]，天风吹下步虚声；礼斗殿中，鸾背忽来环珮韵。只此便为真紫府，更于何处觅蓬莱？

三人就着衣亭上，整顿衣服，从廊下入来，径投殿后松鹤轩里去。两个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入来，报知罗真人[11]，传法旨，教请三人入来。当下公孙胜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鹤轩内，正值真人朝真才罢，坐在云床上。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躬身侍立。戴宗、李逵看那罗真人时，端的有神游八极之表。但见：

星冠攒玉叶，鹤氅缕金霞。长髯广颊，修行到无漏之天[12]。碧眼方瞳，服食造长生之境。每啖安期之枣[13]，曾尝方朔之桃[14]。气满丹田[15]，端的绿筋紫脑；名登玄箓[16]，定知苍肾青肝。正是三更步月鸾声远，万里乘云鹤背高。

戴宗当下见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着眼看。罗真人问公孙胜道："此二位何来？"公孙胜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山东义友是也。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有兄宋江特令二弟来此，呼唤弟子。未敢擅便，故来禀问我师。"罗真人道："吾弟子既脱火坑，学炼长生，何得再慕此境？"戴宗再拜道："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议。"公孙胜

只得引了二人，离了松鹤轩，连晚下山来。李逵问道："那老仙先生说甚么？"戴宗道："你偏不听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这般鸟则声。"戴宗道："便是他的师父说道教他休去。"李逵听了，叫起来道："教我两个走了许多路程，千难万难寻见了，却放出这个屁来。莫要引老爷性发，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一只手提住腰胯，把那老贼道倒直撞下山去。"戴宗瞅着道："你又要钉住了脚？"李逵道："不敢，不敢！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当夜安排些晚饭吃了。公孙胜道："且权宿一宵，明日再去恳告本师。若肯时，便去。"戴宗至夜叫了安置，两个收拾行李，都来净室里睡了。两个睡到五更左侧，李逵悄悄地爬将起来。听得戴宗齁齁的睡着，自己寻思道："却不是干鸟气么？你原是山寨里人，却来问甚么鸟师父！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我忍不得了，只是杀了那个老贼道，教他没问处，只得和我去。"

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悄悄地开了房门，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来。到得紫虚观前，却见两扇大门关了。旁边篱墙苦不甚高，李逵腾地跳将过去，开了大门，一步步摸入里面来。直至松鹤轩前，只听隔窗有人看诵玉枢宝经之声[17]。李逵爬上来，舐破窗纸张时，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云床上。面前桌儿上烧着一炉好香，点着两枝画烛，朗朗诵经。李逵道："这贼道却不是当死！"一踅踅过门边来，把手只一推，呀的两扇亮槅齐开。李逵抢将入去，提起斧头，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劈将下来，砍倒在云床上，流出白血来。李逵

看了，笑道："眼见的这贼道是童男子身，颐养得元阳真气[18]，不曾走泄，正没半点的红。"李逵再仔细看时，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一颗头直砍到项下。李逵道："今番且除了一害，不烦恼公孙胜不去。"便转身出了松鹤轩，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只见一个青衣童子拦住李逵，喝道："你杀了我本师，待走那里去！"李逵道："你这个小贼道，也吃我一斧！"手起斧落，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二人都被李逵砍了，李逵笑道："只好撒开。"径取路出了观门，飞也似奔下山来。到得公孙胜家里，闪入来，闭上了门，净室里听戴宗时，兀自未觉，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直到天明，公孙胜起来安排早饭，相待两个吃了。戴宗道："再请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恳告真人。"李逵听了，暗暗地冷笑。三个依原旧路，再上山来。入到紫虚观里松鹤轩中，见两个童子。公孙胜问道："真人何在？"童子答道："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李逵听说，吃了一惊，把舌头伸将出来，半日缩不入去。三个揭起帘子，入来看时，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李逵暗暗想道："昨夜莫非是错杀了？"罗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来何干？"戴宗道："特来哀告我师慈悲，救取众人免难。"罗真人道："这黑大汉是谁？"戴宗答道："是小可义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孙胜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谢，李逵自暗暗寻思道："那厮知道我要杀他，却又鸟说！"

只见罗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时便到高唐州如何？"三个谢了。戴宗寻思："这罗真人又强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唤道童取三个手帕来。戴宗道："上告我师：却是怎生教我们便能够

到高唐州?”罗真人便起身道:“都跟我来。”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先取一个红手帕，铺在石上道:“吾弟子可登。”公孙胜双脚在上面，罗真人把袖一拂，喝声道:“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红云，载了公孙胜，冉冉腾空便起，离山约有二十余丈。罗真人喝声:“住!”那片红云不动。却铺下一个青手帕，教戴宗踏上。喝声:“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云，载了戴宗，起在半空里去了。那两片青红二云，如芦席大，起在天上转，李逵看得呆了。罗真人却把一个白手帕铺在石上，唤李逵踏上。李逵笑道:“你不是耍,若跌下来,好个大疙瘩。”罗真人道:“你见二人么?”李逵立在手帕上,罗真人说一声“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白云，飞将起去。李逵叫道:“阿呀!我的不稳，放我下来。”罗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红二云平平坠将下来。戴宗拜谢，侍立在面前，公孙胜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屎，你不着我下来，我劈头便撒下来也!”罗真人问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曾恼犯了你，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入来把斧劈我?若是我无道德，已被杀了，又杀了我一个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错认了?”罗真人笑道:“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其心不善，且教你吃些磨难。”把那手一招喝声:“去!”一阵恶风,把李逵吹入云端里。只见两个黄巾力士，押着李逵,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不觉径到蓟州地界，吓得魂不着体，手脚摇战。忽听得刮剌剌地响一声，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厅前立着许多公吏人等，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众皆吃惊。马知府见了，叫道:“且拿这厮过来!”当下

十数个牢子狱卒，把李逵驱至当面。马府尹喝道："你这厮是那里妖人?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半晌说不出话来。马知府道："必然是个妖人，教去取些法物来[19]。"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驱下厅前草地里，一个虞候，掇一盆狗血，没头一淋。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李逵口里，耳朵里，都是尿屎。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原来蓟州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因此不肯下手伤他，再驱李逵到厅前，早有吏人禀道："这蓟州罗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从者，不可加刑。"马府尹笑道："我读千卷之书，每闻今古之事，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即系妖人。牢子，与我加力打那厮!"众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钉了，押下大牢里去。李逵来到死囚狱里，说道："我是直日神将，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这蓟州一城人都死。"那押牢节级、禁子，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谁不钦服，都来问李逵："你端的是甚么人?"李逵道："我是罗真人亲随直日神将，因一时有失，恶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间，教我受此苦难，三两日必来取我。你们若不把些酒食来将息我时，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那节级、牢子见了他说，倒都怕他，只得买酒买肉请他吃。李逵见他们害怕，越说起风话来。牢里众人越怕了，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换些干净衣裳。李逵道："若还缺了我酒食，我便飞了去，教你们受苦。"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蓟州牢

里不提。

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一一说与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动问山寨里事务。戴宗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罗真人听罢甚喜。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头礼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罗真人道："这等人只可驱除了，休带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李逵虽是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处。第一，鲠直，分毫不肯苟取于人。第二，不会阿谄于人，虽死，其忠不改。第三，并无淫欲邪心，贪财背义，敢勇当先。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不争没了这个人回去，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罗真人笑道："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故罚他下来杀戮。吾亦安肯逆天，坏了此人。只是磨他一会，我叫取来还你。"戴宗拜谢。罗真人叫一声："力士安在？"就鹤轩前起一阵风。风过处，一尊黄巾力士出现。但见：

面如红玉，须似皂绒。仿佛有一丈身材，纵横有千斤气力。黄巾侧畔，金环日耀喷霞光；绣袄中间，铁甲霜铺吞月影。常在坛前护法，每来世上降魔。

那个黄巾力士上告："我师有何法旨？"罗真人道："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人，罪业已满。你还去蓟州牢里取他回来，速去速回。"力士声喏去了。约有半个时辰，从虚空里把李逵撇将下

来。戴宗连忙扶住李逵，问道："兄弟这两日在那里?"李逵看了罗真人，只管磕头拜说道："铁牛不敢了也!"罗真人道："你从今已后，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语?"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了这几日?"李逵道："自那日一阵风，直刮我去蓟州府里，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被他府里众人拿住。那个马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翻我捆了，却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屎，淋我一头一身。打得我两腿肉烂，把我枷了，下在大牢里去。众人问我，是何神从天上落下来?我因说是罗真人的亲随直日神将，因有些过失，罚受此苦。过二三日，必来取我。虽是吃了一顿棍棒，却也诈得些酒食噇，那厮们惧怕真人，却与我洗浴，换了一身衣裳。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只见半空里跳下这个黄巾力士，把枷锁开了，喝我闭眼，一似睡梦中，直扶到这里。"公孙胜道："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有一千余员，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李逵听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说，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只顾下拜。戴宗也再拜恳告道："小可端的来的多日了，高唐州军马甚急，望乞师父慈悲，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还山。"罗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为汝大义为重，权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当记取。"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正是：满还济世安邦愿，来作乘鸾跨凤人。毕竟罗真人对公孙胜说出甚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1]暗器　便于藏匿而可出其不意地袭击人的武器，如镖、袖箭等等。

[2]叫起撞天屈　向天叫屈。

[3]云游　僧道四出漫游，行踪飘忽，有如行云，故称云游。

[4]酡（tuó驮）　原意为饮酒面红，这里指脸色红润。

[5]紫府元君　道教神仙名。由天上星宿衍附而来。紫府原为星名，在北斗之北。星有十五颗，分两列，以北极为中枢，成屏藩之状。

[6]骊山老姥　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女仙名。一作"骊山姥"或"黎山老母"。传说唐代李筌，好神仙之道，在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黄帝阴符经》一书，筌抄读数千遍，但仍不晓其义。后入秦至骊山，遇一诵《阴符》秘文之老母，老母便向筌传释该书玄义，并请筌吃麦饭，随即飘然不见。筌从此不食不饥，遂绝粒求道。

[7]着个　叫个人。

[8]紫虚观　道教观名。它是景灵真人的观名。

[9]黄芽　道家称铅精为黄芽。

[10]虚皇坛　道教神坛名。虚皇，道教神名，明李昌祺《剪灯余话》卷三、《幔亭遇仙录》："曾祝藩鳌侍尚方，紫坛清夜醮虚皇。"

[11]真人　道家称修真全道或成仙的人。唐以后，封建帝王为扶植道教，曾以"真人"授予当时的著名道士或历史人物。

[12]无漏之天　佛教称用真智消弭烦恼叫无漏。漏，佛教称凡人有烦恼、欲念叫漏。

[13]安期之枣　传说中的仙枣。安期生相传为古仙人名。李少君曾遇安期生于海山，见他食巨枣其大如瓜。事见《史记·封禅书》。

[14]方朔之桃　传说中的仙桃。方朔，即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西汉文学家。因善诙谐滑稽，类同俳优，为汉武帝弄臣，后方士把他附会神仙。张华《博物志》卷八"补史"云："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汉武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帝曰：'此桃甘美，欲种之，'母笑曰：'此桃千年一生实。'……时东方朔窃从殿南厢朱鸟牖中窥母。母顾之谓帝曰，'此窥牖小儿，尝三来盗吾此桃。'"

[15]丹田　人体部位名，脐下三寸处曰下丹田，心窝处曰中丹田，两眉门处曰上丹田。道家亦指男子精室、女子子宫之所在部位为丹田。

[16]玄箓　道教记载仙籍、官属佐史之名的簿册典籍。箓，簿籍。

[17]玉枢宝经　即玉枢经，为道教所诵经典之一。

[18]元阳真气　　道教称为元阳之气。道家以为它禀受于先天，由先天之精所化，赖后天荣养而滋生，能推动五脏六腑等一切器官组织活动，是生化动力的泉源。又，道家亦称修炼内丹而成道为元阳。

[19]法物　　道、佛教用以驱邪镇妖的物件。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话说当下罗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学的法术，却与高廉的一般。吾今传授与汝五雷天罡正法[1]，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国安民，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所缚，误了大事，专精从前学道之心。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视，勿得忧念。汝应上界天闲星，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吾有八个字，汝当记取，休得临期有误。"罗真人说那八个字，道是："逢幽而止，遇汴而还。"公孙胜拜授了诀法，便和戴宗、李逵三个，拜辞了罗真人，别了众道伴下山。归到家中，收拾了道衣，宝剑二口，并铁冠如意等物了当[2]，拜辞了老母，离山上路。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报知哥哥，先生和李逵大路上来，却得再来相接。"公孙胜道："正好。贤弟先往报知，吾亦趱行来也。"戴宗分付李逵道："于路小心伏侍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道："他和罗真人一般的法术，我如何敢轻慢了他?"戴宗拴上甲马，作起神行法来，预先去了。

却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九宫县，取大路而

行，到晚寻店安歇。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十分小心伏侍公孙胜，那里敢使性。两个行了三日，来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武冈镇。只见街市人烟辏集，公孙胜道："这两日于路走的困倦，买碗素酒素面吃了行。"李逵道："也好。"却见驿道旁边一个小酒店，两个人来店里坐下。公孙胜坐了上首，李逵解了腰包，下首坐了。叫过卖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馔来，与二人吃。公孙胜道："你这里有甚素点心卖？"过卖道："我店里只卖酒肉，没有素点心。市口人家有枣糕卖。"李逵道："我去买些来。"便去包内取了铜钱，径投市镇上来，买了一包枣糕。欲待回来，只听得路旁侧首有人喝采道："好气力！"李逵看时，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把铁瓜锤在那里使，众人看了喝采他。李逵看那大汉时，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条大路。李逵看那铁锤时，约有三十来斤。那汉使的发了，一瓜锤正打在压街石上，把那石头打做粉碎，众人喝采。李逵忍不住，便把枣糕揣在怀中，便来拿那铁锤。那汉喝道："你是甚么鸟人？敢来拿我的锤！"李逵道："你使的甚么鸟好，教众人喝采！看了倒污眼！你看老爷使一回，教众人看。"那汉道："我借与你，你若使不动时，且吃我一顿脖子拳了去。"李逵接过瓜锤，如弄弹丸一般。使了一回，轻轻放下。面又不红，心头不跳，口内不喘。那汉看了，倒身下拜，说道："愿求哥哥大名。"李逵道："你家在那里住？"那汉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个所在，见一把锁锁着门。那汉把钥匙开了门，请李逵到里面坐地。李逵看他屋里都是铁砧、铁锤、火炉、钳、凿家火，寻思道："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山寨里正用得着，何不

叫他也去入伙?"李逵又道:"汉子，你通个姓名，教我知道。"那汉道:"小人姓汤名隆。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因为打铁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近年父亲在任亡故，小人贪赌，流落在江湖上，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入骨好使枪棒。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人都叫小人做'金钱豹子'。敢问哥哥高姓大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汤隆听了，再拜道:"多闻哥哥威名，谁想今日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叫你也做个头领。"汤隆道:"若是哥哥不弃，肯带携兄弟时，愿随鞭镫。"就拜李逵为兄。李逵认汤隆为弟。汤隆道:"我又无家人伴当，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淡酒，表结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行。"李逵道:"我有个师父在前面酒店里，等我买枣糕去吃了便行，耽搁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汤隆道:"如何这般要紧?"李逵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现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杀，只等我这师父到来救应。"汤隆道:"这个师父是谁?"李逵道:"你且休问，快收拾了去。"汤隆急急拴了包裹、盘缠、银两，戴上毡笠儿，跨了口腰刀，提条朴刀，弃了家中破房旧屋，粗重家火，跟了李逵，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胜。

公孙胜埋怨道:"你如何去了许多时?再来迟些，我依前回去了。"李逵不敢做声回话。引过汤隆拜了公孙胜，备说结义一事。公孙胜见说他是打铁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枣糕，叫过卖将去整理。三个一同饮了几杯酒，吃了枣糕，算还了酒钱。李逵、汤隆各背上包裹，与公孙胜离了武冈镇，迤逦望高唐州来。三个于路，三停中走了两停多路，那日早，

却好迎着戴宗来接。公孙胜见了大喜，连忙问道："近日相战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厮，近日箭疮平复，每日领兵来搦战。哥哥坚守，不敢出敌，只等先生到来。"公孙胜道："这个容易。"李逵引着汤隆拜见戴宗，说了备细，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离寨五里远，早有吕方、郭盛，引一百余骑军马迎接着。四人都上了马，一同到寨。宋江、吴用等出寨迎接。各施礼罢，摆了接风酒，叙问间阔之情，请入中军帐内，众头领亦来作庆。李逵引过汤隆来参见宋江、吴用，并众头领等。讲礼已罢，寨中且做庆贺筵席。次日中军帐上，宋江、吴用、公孙胜商议破高廉一事。公孙胜道："主将传令，且着拔寨都起，看敌军如何，贫道自有区处。"当日宋江传令各寨，一齐引军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早五更造饭，军人都披挂衣甲。宋公明、吴学究、公孙胜，三骑马直到军前，摇旗擂鼓，呐喊筛锣，杀到城下来。

再说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疮已痊，隔夜小军来报知宋江军马又到。早晨都披挂了衣甲，便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将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将校，出城迎敌。两军渐近，旗鼓相望，各摆开阵势。两阵里花腔鼍鼓擂，杂彩绣旗摇。宋江阵门开处，分十骑马来，雁翅般摆开在两边。左手下五将：花荣、秦明、朱仝、欧鹏、吕方。右手下五将：是林冲、孙立、邓飞、马麟、郭盛。中间三骑马上，为头是主将宋公明。怎生打扮：

头顶茜红巾，腰系狮蛮带。锦征袍大鹏贴背，水银盔彩凤飞檐。抹绿靴斜踏宝镫，黄金甲光动龙鳞。描金鞯随

定紫丝鞭，锦鞍鞯稳称桃花马。

左边那骑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权军师吴学究。怎生打扮：

五明扇齐攒白羽，九纶巾巧簇乌纱。素罗袍香皂沿边，碧玉环丝绦束定。凫舄稳踏葵花镫，银鞍不离紫丝缰。两条铜链腰间挂，一骑青骢出战场。

右边那骑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布阵副军师公孙胜，怎生打扮：

星冠耀日，神剑飞霜。九霞衣服绣春云，六甲风雷藏宝诀。腰间系杂色短须绦，背上悬松文古定剑。穿一双云头点翠早朝靴，骑一匹分鬃昂首黄花马。名标蕊笈玄功著[5]，身列仙班道行高。

三个总军主将，三骑马出到阵前。看对阵金鼓齐鸣，门旗开处，也有二三十个军官，簇拥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阵前，立马于门旗下。怎生结束，但见：

束发冠珍珠嵌就，绛红袍锦绣攒成。连环铠甲耀黄金，双翅银盔飞彩凤。足穿云缝吊墩靴，腰系狮蛮金鞓带[6]。手内剑横三尺水，阵前马跨一条龙。

那知府高廉出到阵前，厉声高叫，喝骂道："你那水洼草贼，既有心要来厮杀，定要分个胜败，见个输赢，走的不是好汉！"宋江听罢，问一声："谁人出马立斩此贼？"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直至垓心。高廉见了，喝问道："谁与我直取此贼去？"那统制官队里转出一员上将，唤做薛元辉，使两口双刀，骑一匹劣马，飞出垓心，来战花荣。两个在阵前斗了数合，花荣拨回马，望本阵便走。薛元辉不知是计，纵马舞刀，尽力来赶。花荣略带住了马，拈弓取箭，扭转身躯，只一箭，把薛元辉头重脚轻，射下马去。两军齐呐声喊。高廉在马上见了大怒，急去马鞍鞒前，取下那面聚兽铜牌，把剑去击。那里敲得三下，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砂来，罩的天昏地暗，日色无光。喊声起处，豺狼虎豹，怪兽毒虫，就这黄砂内卷将出来。众军恰待都走，公孙胜在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剑来，指着敌军，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一道金光射去，那伙怪兽毒虫，都就黄砂中乱纷纷坠于阵前。众军人看时，却都是白纸剪的虎豹走兽，黄砂尽皆荡散不起。宋江看了，鞭梢一指，大小三军，一齐掩杀过去。但见人亡马倒，旗鼓交横。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宋江军马赶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桥，闭上城门，擂木炮石，如雨般打将下来。宋江叫且鸣金，收聚军马下寨，整点人数，各获大胜。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道德，随即赏劳三军。次日，分兵四面围城，尽力攻打。公孙胜对宋江、吴用道："昨夜虽是杀败敌军大半，眼见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今日攻击得紧，那厮夜间必来偷营劫寨。今晚可收军一处，至夜深，分去四

面埋伏。这里虚扎寨栅，教众将只听霹雳响，看寨中火起，一齐进兵。”传令已了。当日攻城至未牌时分，都收四面军兵还寨。却在营中大吹大擂饮酒。看看天色渐晚，众头领暗暗分拨开去，四面埋伏已定。

却说宋江、吴用、公孙胜、花荣、秦明、吕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点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带铁葫芦，于内藏着硫黄焰硝，烟火药料。各人俱执钩刃、铁扫帚，口内都衔芦哨。二更前后，大开城门，放下吊桥，高廉当先，驱领神兵前进，背后却带三十余骑，奔杀前来。离寨渐近，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气冲天，狂风大作，飞砂走石，播土扬尘。三百神兵各取火种，去那葫芦口上点着，一声芦哨齐响，黑气中间，火光罩身，大刀阔斧，滚入寨里来。高埠处，公孙胜仗剑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剌剌起个霹雳。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见那空寨中火起，光焰乱飞，上下通红，无路可出。四面伏兵齐赶，围定寨栅，黑处遍见。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个，都被杀在寨里。高廉急引了三十余骑，奔走回城。背后一枝军马追赶将来，乃是豹子头林冲。看看赶上，急叫得放下吊桥，高廉只带着八九骑入城，其余尽被林冲和人连马生擒活捉了去。高廉进到城中，尽点百姓上城守护。高廉军马神兵，被宋江、林冲杀个尽绝。次日，宋江又引军马四面围城甚急。高廉寻思：“我数年学得术法，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邻近州府求救。”急急修书二封，教去东昌、寇州，二处离此不远，“这两个知府，都是我哥哥抬举的人。”教星夜起兵来接应。差了两个帐前统

制官，赍擎书信，放开西门，杀将出来，投西夺路去了。众将却待去追赶，吴用传令："且放他出去，可以将计就计。"宋江问道："军师如何作用？"吴学究道："城中兵微将寡，所以他去求救。我这里可使两枝人马，诈作救应军兵，于路混战。高廉必然开门助战，乘势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获。"宋江听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两枝军马，分作两路而来。

且说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阔处，堆积柴草，竟天价放火为号，城上只望救兵到来。过了数日，守城军兵望见宋江阵中不战自乱，急忙报知。高廉听了，连忙披挂上城瞻望，只见两路人马战尘蔽日，喊杀连天，冲奔前来。四面围城军马，四散奔走。高廉知是两路救军到了，尽点在城军马，大开城门，分头掩杀出去。且说高廉撞到宋江阵前，看见宋江引着花荣、秦明，三骑马望小路而走。高廉引了人马，急去追赶，忽听得山坡后连珠炮响，心中疑惑，便收转人马回来。两边锣响，左手下吕方，右手下郭盛，各引五百人马冲将出来。高廉急夺路走时，部下军马折其大半。奔走脱得垓心时，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号。举眼再看，无一处是救应军马，只得引着些败卒残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后撞出一彪人马，当先拥出病尉迟孙立，拦住去路，厉声高叫："我等你多时，好好下马受缚！"高廉引军便回，背后早有一彪人马，截住去路，当先马上却是美髯公朱仝。两头夹攻将来，四面截了去路，高廉便弃了坐下马便走上山。四下里部军一齐赶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

"起!"驾一片黑云，冉冉腾空，直上山顶。只见山坡边转出公孙胜来，见了，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将剑望上一指，只见高廉从云中倒撞下来。侧首抢过插翅虎雷横，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可怜五马诸侯贵，化作南柯梦里人。有诗为证:

上临之以天鉴，下察之以地祇[7]。
明有王法相继，暗有鬼神相随。
行凶毕竟逢凶，恃势还归失势。
劝君自警平生，可叹可惊可畏。

且说雷横提了首级，都下山来，先使人去飞报主帅。宋江已知杀了高廉，收军进高唐州城内，先传下将令，休得伤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无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那时当牢节级、押狱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个罪囚，尽数开了枷锁释放。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宋江心中忧闷。寻到一处监房内，却监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内，监着沧州提捉到柴进一家老小，同监在彼，为是连日厮杀，未曾取问发落。只是没寻柴大官人处。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禁子跟问时，数内有一个禀道:"小人是当牢节级蔺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专一牢固监守柴进，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小人为见本人是个好男子，不忍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后又催并得紧，小人回

称'柴进已死'。因是连日厮杀，知府不闲，小人却恐他差人下来看视，必见罪责，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开了枷锁，推放里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

宋江听了，慌忙着蔺仁引入。直到后牢枯井边望时，见里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浅。上面叫时，那得人应，把索子放下去探时，约有八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见得多是没了。"宋江垂泪。吴学究道："主帅且休烦恼。谁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见有无。"说犹未了，转过黑旋风李逵来，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当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报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割断了绳索。"吴学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个大篾箩，把索子络了，接长索头，扎起一个架子，把索挂在上面。李逵脱得赤条条的，手拿两把板斧，坐在箩里，却放下井里去，索上缚两个铜铃。渐渐放到底下，李逵却从箩里爬将出来，去井底下摸时，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爷娘，甚鸟东西在这里！"又去这边摸时，底下湿漉漉的，没下脚处。李逵把双斧拔放箩里，两手去摸底下，四边却宽。一摸摸着一个人，做一堆儿蹲在水坑里。李逵叫一声："柴大官人！"那里见动，把手去摸时，只觉口内微微声唤。李逵道："谢天地，恁地时，还有救哩！"随即爬在箩里，摇动铜铃，众人扯将上来。李逵说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箩里，先发上来，却再放箩下来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蓟州，着了两遭儿，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箩里，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爬将出箩去，

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箩里，摇动索上铜铃。上面听得，早扯起来。到上面，众人看了大喜。宋江见柴进头破额裂，两腿皮肉打烂，眼目略开又闭。宋江心中甚是凄惨，叫请医生调治。李逵却在井底下发喊大叫。宋江听得，急叫把箩放将下去，取他上来。李逵到得上面，发作道："你们也不是好人，便不把箩放下来救我！"宋江道："我们只顾看顾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令众人把柴进扛扶上车睡了。先把两家老小，并夺转许多家财，共有二十余辆车子，叫李逵、雷横，先护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处斩于市。赏谢了蔺仁，再把府库财帛，仓廒粮米[8]，并高廉所有家私，尽数装载上山。大小将校离了高唐州，得胜回梁山泊。所过州县，秋毫无犯。在路已经数日，回到大寨，柴进扶病起来，称谢晁、宋二公并众头领。晁盖教请柴大官人就山顶宋公明歇处，另建一所房子，与柴进并家眷安歇。晁盖、宋江等众皆大喜。自高唐州回来，又添得柴进、汤隆两个头领，且作庆贺筵席，不在话下。

再说东昌、寇州两处，已知高唐州杀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写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难官员，都到京师说知真实。高太尉听了，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专等景阳钟响[9]。百官各具公服，直临丹墀，伺候朝见。当日五更三点，道君皇帝升殿。净鞭三下响，文武两班齐。天子驾坐，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启奏，无事卷帘退朝。"高太尉出班奏曰："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宋江，累造大恶。打劫城池，抢掳仓廒，聚集凶徒恶党，现在济州

杀害官军，闹了江州无为军，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仓廒库藏，尽被掳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诛剿，他日养成贼势，难以制伏。伏乞圣断。"天子闻奏大惊，随即降下圣旨，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前去剿捕，务要扫清水泊，杀绝种类。高太尉又奏道："量此草寇，不必兴举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复。"天子道："卿若举用，必无差错，即令起行，飞捷报功，加官赐赏，高迁任用。"高太尉奏道："此人乃开国之初，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单名唤个灼字，使两条铜鞭，有万夫不当之勇。现受汝宁郡都统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将。臣举保此人，可以征剿梁山泊。可授兵马指挥使，领马步精锐军士，克日扫清山寨，班师还朝。"天子准奏，降下圣旨："着枢密院即便差人赍敕前往汝宁州，星夜宣取。"当日朝罢，高太尉就于帅府着枢密院拨一员军官，赍擎圣旨，前去宣取。当日起行，限时定日，要呼延灼赴京听命。却说呼延灼在汝宁州统军司坐衙[10]，听得门人报道："有圣旨特来宣取将军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与本州官员出郭迎接到统军司。开读已罢，设宴管待使臣，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引三四十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于路无话，早到京师城内殿司府前下马，来见高太尉。当日高俅正在殿帅府坐衙，门吏报道："汝宁州宣到呼延灼，现在门外。"高太尉大喜，叫唤进来参见了。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正是：

开国功臣后裔，先朝良将玄孙。家传鞭法最通神，英武熟经战阵。仗剑能探虎穴，弯弓解射雕群。将军出世定

乾坤，呼延灼威名大振。

当下高太尉问慰已毕，与了赏赐。次日早朝，引见道君皇帝。徽宗天子看了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动天颜，就赐踢雪乌骓一匹。那马浑身墨锭似黑，四蹄雪练价白，因此名为踢雪乌骓。那马日行千里。圣旨赐与呼延灼骑坐。呼延灼就谢恩已罢，随高太尉再到殿帅府，商议起军，剿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道："禀明恩相：小人觑探梁山泊兵多将广，武艺高强，不可轻敌小觑。乞保二将为先锋，同提军马到彼，必获大功。"高太尉听罢大喜，问道："将军所保谁人，可为前部先锋？"不争呼延灼举保此二将，有分教：宛子城重添良将，梁山泊大破官军。且教功名未上凌烟阁，姓字先标聚义厅。毕竟呼延灼对高太尉保出谁来，且听下回分解。

---

[1]五雷天罡正法　　指由萨真人所传神霄青符五雷秘法，及斗母、月孛、争魂、炼度、擒邪、伐庙之诀。

[2]如意　　器物名。一名搔杖。因其搔人痒处可如人意，故名。其形制长约一二尺，木质，端作芝形或云形，专作供玩之用。因其形象心，状如云叶，故出家人执之。

[3]五明扇　　扇名。相传舜受尧禅，作五明扇；秦汉公卿皆用之。崔豹《古今注》卷上"舆服第一"："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焉。"

[4]九纶巾　　一种用丝带做的头巾。

[5]蕊笈　　犹仙籍。道教以大罗天中有神仙居处蕊珠宫，常放榜于此，故蕊笈即仙籍之意。玄功，清深微妙的道法。

[6]鞓（tīng厅）　皮带。《李长吉歌诗》卷三《酬答诗》其一："金鱼公子夹衫长，密装腰鞓割玉方。"

[7]地祇（qí　祈）　地神。

[8]仓廒　收藏粮食的库房。廒，原作敖，有山名，在河南荥泽县西北，秦曾置仓其中，故曰"敖仓"。后世遂习用为仓库的专名。

[9]景阳钟　南齐武帝因宫深难闻端门的敲漏声，便置钟于景阳楼上。宫人闻此钟声，即可早起装饰、梳洗。后人便称此钟为景阳钟。景阳楼故址当今江苏南京玄武湖侧。

[10]汝宁州　宋设为汝南郡淮康军。治所在今河南汝南。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话说高太尉问呼延灼道："将军所保何人，可为先锋？"呼延灼禀道："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1]，姓韩名滔，原是东京人氏。曾应过武举出身，使一条枣木槊[2]，人呼为百胜将军。此人可为正先锋。又有一人，乃是颍州团练使[3]，姓彭名玘，亦是东京人氏。乃累代将门之子，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人呼为天目将军[4]。此人可为副先锋。"高太尉听了大喜道："若是韩、彭二将为先锋，何愁狂寇！"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颍二州，调取韩滔、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之间，二将已到京师，径来殿帅府，参见了太尉并呼延灼。次日，高太尉带领众人，都往御教场中，操演武艺。看军了当，却来殿帅府，会同枢密院官，计议军机重事。高太尉问道："你等三路，总有多少人马？"呼延灼答道："三路军马，计有五千，连步军，数及一万。"高太尉道："你三人亲自回州，拣选精锐马军三千，步军五千，约会起程，收剿梁山泊。"呼延灼禀道："此三路马步军兵，都是训练精熟之士，人强马壮，不必殿帅忧虑。但恐衣甲

未全，只怕误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宽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说时，你三人可就京师甲仗库内，不拘数目，任意选拣衣甲盔刀，关领前去。务要军马整齐，好与对敌。出师之日，我自差官来点视。”呼延灼领了钧旨，带人往甲仗库关支。呼延灼选讫铁甲三千副，熟皮马甲五千副，铜铁头盔三千顶，长枪二千根，滚刀一千把，弓箭不计其数，火炮铁炮五百余架，都装载上车。临辞之日，高太尉又拨与战马三千匹。三个将军，各赏了金银缎匹，三军尽关了粮赏。呼延灼和韩滔、彭玘，都与了必胜军状，辞别了高太尉并枢密院等官，三人上马，都投汝宁州来。于路无话。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道："韩滔、彭玘，各往陈、颍二州起军，前来汝宁会合。”不到半月之上，三路兵马，都已完足。呼延灼便把京师关到衣甲盔刀、旗枪鞍马，并打造连环、铁铠、军器等物，分俵三军已了，伺候出军。高太尉差到殿帅府两员军官，前来点视。犒赏三军已罢，呼延灼摆布三路兵马出城，端的是：

鞍上人披铁铠，坐下马带铜铃。旌旗红展一天霞，刀剑白铺千里雪。弓弯鹊画，飞鱼袋半露龙梢；箎插雕翎[1]，狮子壶紧拴豹尾。人顶深盔垂护项，微漏双睛；马披重甲带朱缨，单悬四足。开路人兵，齐担大斧；合后军将，尽拈长枪。数千甲马离州城，三个将军来水泊。

当下起军，摆布兵马出城。前军开路韩滔，中军主将呼延灼，后军催督彭玘，马步三军人等，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泊来。

却说梁山泊远探报马，径到大寨，报知此事。聚义厅上，当中晁盖、宋江，上首军师吴用，下首法师公孙胜并众头领，各与柴进贺喜，终日筵宴。听知报道："汝宁州双鞭呼延灼，引着军马到来征进。"众皆商议迎敌之策。吴用便道："我闻此人，祖乃开国功臣河东名将呼延赞之后，嫡派子孙。此人武艺精熟，使两条铜鞭，人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战之将，先以力敌，后用智擒。"说言未了，黑旋风李逵便道："我与你去捉这厮。"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我自有调度。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将前面五阵，一队队战罢如纺车般转作后军。我亲自带引十个弟兄，引大队人马押后。左军五将，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军五将，杨雄、石秀、欧鹏、马麟、郭盛。水路中可请李俊、张横、张顺、阮家三弟兄，驾船接应。却教李逵与杨林，引步军分作两路，埋伏救应。"宋江调拨已定，前军秦明早引人马下山，向平原旷野之处，列成阵势。此时虽是冬天，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见官军到来，先锋队里，百胜将韩滔领兵扎下寨栅，当晚不战。

次日天晓，两军对阵，三通画鼓，出到阵前。马上横着狼牙棍，望对阵门旗开处，先锋将韩滔横槊勒马，大骂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投降，还敢抗拒，不是讨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碎，生擒活捉你这伙反贼解京，碎尸万段！"秦明本是性急的人，听了也不打话，便拍马舞起狼牙棍，直取韩滔。韩滔挺槊跃马，来战秦明。两个斗到二十余

合，韩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后中军主将呼延灼已到，见韩滔战秦明不下，便从中军舞起双鞭，纵坐下那匹御赐踢雪乌骓，咆哮嘶喊，来到阵前。秦明见了，欲待来战呼延灼，第二拨豹子头林冲已到。便叫："秦统制少歇，看我战三百合，却理会！"林冲挺起蛇矛，直奔呼延灼，秦明自把军马从左边踅向山坡后去。这里呼延灼自战林冲。两个正是对手。枪来鞭去花一团，鞭去枪来锦一簇。两个斗到五十合之上，不分胜败。第三拨小李广花荣军到，阵门下大叫道："林将军少息，看我擒捉这厮！"林冲拨转马便走。呼延灼因见林冲武艺高强，也回本阵。林冲自把本部军马一转，转过山坡后去，让花荣挺枪出马。呼延灼后军也到，天目将彭玘横着那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骤着五明千里黄花马，出阵大骂花荣道："反国逆贼，何足为道！与吾并个输赢！"花荣大怒，也不答话，便与彭玘交马。两个战二十余合，呼延灼看见彭玘力怯，纵马舞鞭，直奔花荣。斗不到三合，第四拨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大叫："花将军少歇，看我捉这厮。"花荣也引军望右边踅转山坡下去了。彭玘来战一丈青未定，第五拨病尉迟孙立军马早到。勒马于阵前摆着，看这扈三娘去战彭玘。两个正在征尘影里，杀气阴中，一个使大杆刀，一个使双刀。两个斗到二十余合，一丈青把双刀分开，回马便走。彭玘要逞功劳，纵马赶来，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鞒上，袍底下取出红锦套索，上有二十四个金钩，等彭玘马来得近，扭过身躯，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亲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马来。孙立喝教众军一发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见大怒，忿力向前来

救，一丈青便拍马来迎敌。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两个斗到十合之上，急切赢不得一丈青，呼延灼心中想道："这个泼妇人在我手里斗了许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卖个破绽，放他入来，却把双鞭只一盖，盖将下来。那双刀却在怀里。提起右手铜鞭，望一丈青顶门上打下来。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起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飞起来。却好那一鞭打将下来，正在刀口上，铮地一声响，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马望本阵便走。呼延灼纵马赶来，病尉迟孙立见了，便挺枪纵马向前，迎住厮杀。背后宋江却好引十对良将都到，列成阵势。一丈青自引了人马，也投山坡下去了。宋江见活捉得天目将彭玘心中甚喜，且来阵前看孙立与呼延灼交战。孙立也把枪带住，手腕上绰起那条竹节钢鞭，来迎呼延灼。两个都使钢鞭，那更一般打扮。病尉迟孙立是交角铁幞头，大红罗抹额，百花点翠皂罗袍，乌油戗金甲[6]，骑一匹乌骓马，使一条竹节虎眼鞭，赛过尉迟恭。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铁幞头，锁金黄罗抹额，七星打钉皂罗袍，乌油对嵌铠甲，骑一匹御赐踢雪乌骓，使两条水磨八棱钢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重十三斤，真似呼延赞。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宋江看了，喝采不已。有诗为证：

各跨乌骓健似龙，呼延赞对尉迟恭。
双鞭遇敌真奇事，更好同归水浒中。

官军阵里韩滔，见说折了彭玘，便去后军队里，尽起军马，一发向前厮杀。宋江只怕冲将过来，便把鞭梢一指，十个头领，引了大小军士，掩杀过去。背后四路军兵，分作两路夹攻拢来。呼延灼见了，急收转本部军马，各敌个住。为何不能全胜？却被呼延灼阵里都是连环马官军。马带马甲，人披铁铠。马带甲，只露得四蹄悬地；人披铠，只露着一对眼睛。宋江阵上虽有甲马，只是红缨面具，铜铃雉尾而已。这里射将箭去，那里甲都护住了。那三千马军，各有弓箭，对面射来，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鸣金收军，呼延灼也退二十余里下寨。宋江收军，退到山西下寨，屯住军马，且教左右群刀手，簇拥彭玘过来。宋江望见，便起身喝退军士，亲解其缚，扶入帐中，分宾而坐。宋江便拜。彭玘连忙答礼拜道："小子被擒之人，理合就死，何故将军以宾礼待之？"宋江道："某等众人，无处容身，暂占水泊，权时避难，造恶甚多。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本合延颈就缚。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负罪交锋，误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如此义气！倘蒙存留微命，当以捐躯保奏。"宋江道："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赦宥重罪，忘生报国，万死不辞。"诗曰：

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

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

宋江当日就将天目将彭玘，使人送上大寨，教与晁天王相见，

留在寨里。这里自一面犒赏三军并众头领，计议军情。再说呼延灼收军下寨，自和韩滔商议，如何取胜梁山水泊。韩滔道："今日这厮们见俺催军近前，他便慌忙掩击过来，明日尽数驱马军向前，必获大胜。"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随即传下将令："教三千匹马军，做一排摆着，每三十匹一连，却把铁环连锁。但遇敌军，远用箭射，近则使枪，直冲入去。三千连环马军，分作一百队锁定。五千步军，在后策应。明日休得挑战，我和你押后掠阵。但若交锋，分作三面冲将过去。"计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晓出战。

却说宋江次日把军马分作五队在前，后军十将簇拥，两路伏兵，分于左右。秦明当先，搦呼延灼出马交战，只见对阵但只呐喊，并不交锋。为头五军，都一字儿摆在阵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荣，孙立在后。随即宋江引十将也到，重重叠叠，摆着人马。看对阵时，约有一千步军，只是擂鼓发喊，并无一人出马交锋。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传号令："教后军且退。"却纵马直到花荣队里窥望。猛听对阵里连珠炮响，一千步军，忽然分作两下，放出三面连环马军，直冲将来。两边把弓箭乱射，中间尽是长枪。宋江看了大惊，急令众军把弓箭施放，那里抵敌得住。每一队三十匹马，一齐跑发，不容你不向前走。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横冲直撞将来。前面五队军马望见，便乱跑了，策立不定。后面大队人马，拦当不住，各自逃生。宋江飞马慌忙便走，十将拥护而行。背后早有一队连环马军追将来，却得伏兵李逵、杨林引人从芦苇中杀出来，救得宋江。逃至水边，却有李俊、张横、张

顺、三阮六个水军头领，摆下战船接应。宋江急急上船，便传将令，教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下船。那连环马直赶到水边，乱箭射来，船上却有傍牌遮护，不能损伤。慌忙把船棹到鸭嘴滩头，尽行上岸。就水寨里整点人马，折其大半，却喜众头领都全。虽然折了些马匹，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见石勇、时迁、孙新、顾大嫂，都逃命上山，却说："步军冲杀将来，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无号船接应，尽被擒捉。"宋江一一亲自抚慰，计点众头领时，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信。小喽罗中伤带箭者，不计其数。晁盖闻知，同吴用、公孙胜下山来动问。宋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用劝道："哥哥休忧，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必挂心？别生良策，可破连环军马。"晁盖便传号令，分付水军，牢固寨栅船只，保守滩头，晓夜提备，请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鸭嘴滩寨内驻扎，只教带伤头领上山养病。

却说呼延灼大获全胜，回到本寨，开放连环马，都次第前来请功。杀死者不计其数，生擒的五百余人，夺得战马三百余匹。随即差人前去京师报捷，一面犒赏三军。却说高太尉正在殿帅府坐衙，门上报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胜，差人报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闻天子。徽宗甚喜，敕赏黄封御酒十瓶，锦袍一领。差官一员，赍钱十万贯，前去行营赏军。高太尉领了圣旨，同到殿帅府，随即差官赍捧前去。却说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与韩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谢恩受赏已毕，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韩先锋俵钱赏军，且将捉到五百余人，囚在寨中，待拿得贼首，一并解赴京师，示

众施行。天使问："彭团练如何失陷?"呼延灼道："为因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群贼必不敢再来。小可分兵攻打，务要肃清山寨，扫尽水洼，擒获众贼，拆毁巢穴。但恨四面是水，无路可进。遥观寨栅，只除非得火炮飞打，以碎贼巢。久闻东京有个炮手凌振，名号轰天雷。此人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远近，石炮落处，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贼巢。更兼他深通武艺，弓马熟娴。若得天使回京，于太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来，克日可取贼巢。"使命应允。次日起程，于路无话。回到京师，来见高太尉，备说呼延灼求索炮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太尉听罢，传下钧旨，教唤甲仗库副炮手凌振那人来。原来凌振祖贯燕陵人，是宋朝盛世第一个炮手，人都呼他是轰天雷。更兼武艺精熟。曾有四句诗赞凌振的好处：

强火发时城郭碎，烟云散处鬼神愁。
金轮子母轰天振，炮手名闻四百州。

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且说凌振把应用的烟火、药料，就将做下的诸色火炮，并一应的炮石、炮架，装载上车。带了随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并三四十个军汉，离了东京，取路投梁山泊来。到得行营，先来参见主将呼延灼，次见先锋韩滔，备问水寨远近路程。山寨崄峻去处，安排三等炮石攻打。第一是风火炮，第二是金轮炮，第三是子母炮。先令军健整顿炮架，

直去水边竖起，准备放炮。

却说宋江在鸭嘴滩上小寨内，和军师吴学究商议破阵之法，无计可施。有探细人来报道："东京新差一个炮手，号作轰天雷凌振，即日在于水边竖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炮，攻打寨栅。"吴学究道："这个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离水又远，纵有飞天火炮，如何能够打得到城边？且弃了鸭嘴滩小寨，看他怎地设法施放，却做商议。"当下宋江弃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关来。晁盖、公孙胜接到聚义厅上，问道："似此如何破敌？"动问未绝，早听得山下炮响。一连放了三个火炮，两个打在水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宋江见说，心中展转忧闷，众头领尽皆失色。吴学究道："若得一人，诱引凌振到水边，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议破敌之法。"晁盖道："可着李俊、张横、张顺、三阮，六人棹船如此行事，岸上朱仝、雷横如此接应。"且说六个水军头领，得了将令，分作两队。李俊和张横先带了四五十个会水的军士，用两只快船，从芦苇深处，悄悄过去；背后张顺、三阮，掌四十余只小船接应。再说李俊、张横上到对岸，便去炮架子边呐声喊，把炮架推翻。军士慌忙报与凌振知道，凌振便带了风火二炮，拿枪上马，引了一千余人赶将来。李俊、张横领人便走。凌振追至芦苇滩边，看见一字儿摆开四十余只小船，船上共有百十余个水军。李俊、张横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开。看看人马到来，呐声喊，都跳下水里去了。凌振人马已到，便来抢船。朱仝、雷横却在对岸呐喊擂鼓。凌振夺得许多船只，叫军健尽数上船，便杀过去。船才行到波

心之中，只见岸上朱仝、雷横鸣起锣来。水底下早钻起四五十水军，尽把船尾楔子拔了，水都滚入船里来。外边就势扳翻船，军健都撞在水里。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橹，已自被拽下水底去了。两边却钻上两个头领来，把船只一扳，仰合转来，凌振却被合下水里去。水底下却是阮小二，一把抱住，直拖到对岸来。岸上早有头领接着，便把索子绑了，先解上山来。水中生擒二百余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诗曰：

怎许船军便渡河，不施火炮却如何。
空说半天轰霹雳，却愁尺水起风波。

呼延灼得知，急领军马赶将来时，船都已过鸭嘴滩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见了，只忍得气。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马回去。且说众头领捉得轰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报知。宋江便同满寨头领下第二关迎接，见了凌振，连忙亲解其缚。便埋怨众人道："我叫你们礼请统领上山，如何恁的无礼！"凌振拜谢不杀之恩，宋江便与他把盏已了，自执其手，相请上山。到大寨，见了彭玘已做了头领，凌振闭口无言。彭玘劝道："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招纳豪杰，专等招安，与国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从命。"宋江却又陪话，凌振答道："小的在此趋侍不妨。争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师，倘或有人知觉，必遭诛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请放心，限日取还统领。"凌振谢道："若得头领如此周全，死而

瞑目。”晁盖道：“且教做筵席庆贺。”次日，厅上大聚会众头领。饮酒之间，宋江与众人商议破连环马之策。正无良法，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道：“小人不材，愿献一计。除是得这般军器和我一个哥哥，可以破得连环甲马。”吴学究便问道：“贤弟，你且说用何等军器？你这个令亲哥哥是谁？”汤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有分教，四五个头领直往京师，三千余马军尽遭毒手。正是：计就玉京擒獬豸，谋成金阙捉狻猊[7]。毕竟汤隆对众说出那般军器，甚么人来，且听下回分解。

---

[1]陈州　宋宣和中为淮宁府。治所在今河南淮阳。

[2]枣木槊　（shuò朔）　用酸枣木作柄的长矛。槊，同“搠”。

[3]颍州　宋为顺昌府。治所在今安徽阜阳。

[4]天目将军　天目山在浙江乌程。大约彭玘祖上曾官其地，故称。

[5]雕翎　以雕羽做的箭羽，代称箭。

[6]戗（qiàng）　充填、镶嵌。

[7]玉京、金阙　道家认为天上有黄金阙、白玉京，为天帝所居。此指京都。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欲破阵时，须用钩镰枪可破。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汤隆虽是会打，却不会使。若要会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会使这钩镰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他家祖传习学，不教外人。或是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则，端的使动，神出鬼没！"说言未了，林冲问道："莫不是现做金枪班教师徐宁？"汤隆应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说起，我也忘了。这徐宁的金枪法、钩镰枪法，端的是天下独步。在京师时，多与我相会，较量武艺，彼此相敬相爱。只是如何能够得他上山来？"汤隆道："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贝，世上无对，乃是镇家之宝。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多曾见来。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刀剑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唤做赛唐猊[1]。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造次不肯与人看。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个皮匣子盛着，

直挂在卧房中梁上。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不由他不到这里。”吴用道：“若是如此，何难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时迁随即应道：“只怕无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时，好歹定要取了来。”汤隆道：“你若盗得甲来，我便包办赚他上山。”宋江问道：“你如何去赚他上山？”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宋江笑道：“此计大妙！”吴学究道：“再用得三个人，同上东京走一遭。一个到京收买烟火、药料，并炮内用的药材；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彭玘见了，便起身禀道：“若得一人到颍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实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团练放心。便请二位修书，小可自教人去。”便唤杨林，可将金银书信，带领伴当，前往颍州取彭玘将军老小；薛永扮做使枪棒卖药的，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李云扮做客商，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乐和随汤隆同行，又挈薛永往来作伴。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次后，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却教雷横提调监督，原来雷横祖上也是打铁出身。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教山寨里打军器的照着样子打造，自有雷横提调监督，不在话下。大寨做个送路筵席，当下杨林、薛永、李云、乐和、汤隆，辞别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来探听事情，这段话一时难尽。

这里且说时迁离了梁山泊，身边藏了暗器，诸般行头，在路迤逦来到东京，投个客店安下了。次日踅进城来，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有人指点道：“入得班门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时迁转入班门里，先看了前门，次后踅来，

相了后门，见是一带高墙，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侧首却是一根戗柱。时迁看了一回，又去街坊问道："徐教师在家里么？"人应道："敢在内里随直未归。"时迁又问道："不知几时归？"人应道："直到晚方归来，五更便去内里随班。"时迁叫了相扰，且回客店里来，取了行头，藏在身边，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归，照管房中则个。"小二道："但放心自去，并不差池。"

时迁再入到城里，买了些晚饭吃了，却踅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看时，没一个好安身去处。看看天色黑了，时迁挨入班门里面。是夜，寒冬天色，却无月光。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便把两只腿夹定，一节节爬将上去树头顶，骑马儿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时，只见徐宁归来，望家里去了。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把一把锁锁了，各自归家去了。早听得谯楼禁鼓，却转初更。云寒星斗无光，露散霜花渐白。时迁见班里静悄悄地，却从树上溜将下来，踅到徐宁后门边，从墙上下来，不费半点气力，爬将过去，看里面时，却是个小小院子。时迁伏在厨房外张时 见厨房下灯明，两个丫嬛，兀自收拾未了。时迁却从戗柱上盘到膊风板边[2]，伏做一块儿，张那楼上时，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向火，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时迁看那卧房里时，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徐宁口里叫道："梅香，你来与我折了衣服。"下面一个丫嬛上来，就侧首春台上，先折了一领紫绣圆领；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并下

面五色花绣踢串，一个护项彩色锦帕，一条红绿结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个小黄帕儿，包着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也放在包袱内，把来安在烘笼上。时迁多看在眼里。约至二更以后，徐宁收拾上床，娘子问道："明日随直也不？"徐宁道："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3]，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听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你们四更起来烧汤，安排点心。"时迁自忖道："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便是盛甲在里面。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闹将起来，明日出不得城，却不误了大事？且捱到五更里下手不迟。"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了，两个娅嬛在房门外打铺。房里桌上，却点着碗灯。那五个人都睡着了。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时迁溜下来，去身边取个芦管儿，就窗棂眼里只一吹[4]，把那碗灯早吹灭了。看看伏到四更左侧，徐宁起来，便唤娅嬛起来烧汤。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来，看房里没了灯，叫道："阿呀，今夜却没了灯！"徐宁道："你不去后面讨灯，等几时！"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时迁听得，却从柱上只一溜，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听得娅嬛正开后门出来，便去开墙门，时迁却潜入厨房里，贴身在厨桌下。梅香讨了灯火入来看时，又去关门，却来灶前烧火。这个女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多时汤滚，捧面汤上去，徐宁洗漱了，叫烫些热酒上来。娅嬛安排肉食炊饼上去，徐宁吃罢，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时迁听得徐宁下来，叫伴当吃了饭，背着包袱，拿了金枪出门。两个梅香点着灯，送徐宁出去，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便上楼去，从

槅子边直蹅到梁上，却把身躯伏了。两个娅嬛，又关闭了门户，吹灭了灯火，上楼来，脱了衣裳，倒头便睡。时迁听那两个梅香睡着了，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那灯又早灭了。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正要下来，徐宁的娘子觉来，听得响，叫梅香道："梁上甚么响?"时迁做老鼠叫。娅嬛道："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因厮打，这般响。"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溜将下来，悄悄地开了楼门，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从里面直开到外门，来到班门口，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四更便开了锁。时迁得了皮匣，从人队里，趁闹出去了，一口气奔出城外，到客店门前。此时天色未晓，敲开店门，去房里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担儿挑了，计算还了房钱，出离店肆，投东便走。

行到四十里外，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只见一个人也撞将入来。时迁看时，不是别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见时迁已得了物，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戴宗道："我先将甲投入山寨去，你与汤隆慢慢地来。"时迁打开皮匣，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5]，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门，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吃了饭食，还了打火钱，挑上担儿，出店门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见汤隆，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汤隆道："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但过路上酒店、饭店、客店，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离此间一程外等我。"时迁依计去了。汤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却投东京城里

来。

且说徐宁家里，天明，两个婭嬛起来，只见楼门也开了，下面中门大门都不关，慌忙家里看时，一应物件都有，两个婭嬛上楼来，对娘子说道："不知怎的门户都开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里听得梁上响，你说是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么事？"两个婭嬛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里去了！"那娘子听了，慌忙起来道："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教他早来跟寻！"婭嬛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连央了三四替人[6]，都回来说道："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7]，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谁人能够入去？直须等他自归。"徐宁妻子并两个婭嬛，如热鏊子上蚂蚁[8]，走头无路，不茶不饭，慌做一团。徐宁直到黄昏时候，方才卸了衣袍服色，着当直的背了，将着金枪，径回家来。到得班门口，邻舍说道："娘子在家失盗，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徐宁吃了一惊，慌忙走到家里，两个婭嬛迎门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贼人闪将入来，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徐宁听罢，只叫那连声的苦，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娘子道："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徐宁道："别的都不打紧，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不曾有失。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我不曾舍得卖与他。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只推没了。今次声张起来，枉惹他人耻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宁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么人盗了去！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来灭了灯时，那贼已

躲在家里了？必然是有人爱你的，将钱问你买不得，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别作商议，且不要打草惊蛇。”徐宁听了，到天明起来，坐在家中纳闷。好似：

> 蜀王春恨[9]，宋玉秋悲，吕虔遗腰下之刀[10]，雷焕失狱中之剑。珠亡照乘[11]，璧碎连城[12]。王恺之珊瑚已毁[13]，无可赔偿；裴航之玉杵未逢，难谐欢好。正是凤落荒坡凋锦羽，龙居浅水失明珠。

这日徐宁正在家中纳闷，早饭时分，只听得有人扣门，当直的出去问了名姓，入去报道：“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特来拜望。”徐宁听罢，教请进客位里相见。汤隆见了徐宁，纳头拜下，说道：“哥哥一向安乐？”徐宁答道：“闻知舅舅归天去了，一者官身羁绊，二乃路途遥远，不能前来吊问。并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处？今次自何而来？”汤隆道：“言之不尽，自从父亲亡故之后，时乖运蹇，一向流落江湖。今从山东径来京师，探望兄长。”徐宁道：“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重二十两，送与徐宁，说道：“先父临终之日，留下这些东西，教寄与哥哥做遗念。为因无心腹之人，不曾捎来。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徐宁道：“感承舅舅如此挂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处，怎地报答！”汤隆道：“哥哥休恁地说。先父在日之时，常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只恨山遥水远，不能够相见一面，

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徐宁谢了汤隆，交收过了，且安排酒来管待。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徐宁只是眉头不展，面带忧容。汤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颜有些不喜？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徐宁叹口气道：“兄弟不知，一言难尽，夜来家间被盗。”汤隆道：“不知失去了何物？”徐宁道：“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又唤做赛唐猊。昨夜失了这件东西，以此心下不乐。”汤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见来，端的无比，先父常常称赞不尽。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徐宁道：“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拴缚在卧房中梁上，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汤隆问道：“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徐宁道：“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里面又用香绵裹住。”汤隆假意失惊道：“红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徐宁道：“兄弟，你那里见来？”汤隆道：“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在一个村店里沽些酒吃，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担儿上挑着。我见了，心中也自暗忖道：‘这个皮匣子，却是盛甚么东西的？’临出门时，我问道，‘你这皮匣子作何用？’那汉子应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乱放些衣服。’必是这个人了。我见那厮却似闪朒了腿的，一步步挑着了走。何不我们追赶他去？”徐宁道：“若是赶得着时，却不是天赐其便！”汤隆道：“既是如此，不要耽搁，便赶去罢。”

徐宁听了，急急换上麻鞋，带了腰刀，提条朴刀，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拽开脚步，迤逦赶来。前面见壁上有白圈酒店里，汤隆道：“我们且吃碗酒了赶，就这里问一声。”汤隆入得门坐下，便问道：“主人家，借问一问，曾有个鲜眼黑瘦

汉子，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这般一个人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一似腿上吃跌了的，一步一攧走。”汤隆道：“哥哥，你听却如何？”徐宁听了，做声不得。两个连忙还了酒钱，出门便去。前面又见一个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汤隆立住了脚，说道：“哥哥，兄弟走不动了，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明日早去赶。”徐宁道：“我却是官身，倘或点名不到，官司必然见责，如之奈何？”汤隆道：“这个不用兄长忧心，嫂嫂必自推个事故。”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店小二答道：“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在我店里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才去了，口里只问山东路程。”汤隆道：“恁地可以赶了。明日起个四更，定是赶着，拿住那厮，便有下落。”当夜两个歇了，次日起个四更，离了客店，又迤逦赶来。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处处皆说得一般。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顾跟随着汤隆赶了去。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见前面一所古庙，庙前树下，时迁放着担儿，在那里坐地。汤隆看见，叫道：“好了！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宁见了，抢向前来，一把揪住时迁，喝道：“你这厮好大胆！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时迁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你如今却是要怎地？”徐宁喝道：“畜生无礼！倒问我要怎的！”时迁道：“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里面却是空的。徐宁道：“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时迁道：“你听我说：小人姓张，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个财主，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不肯货卖，特地使我同一

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许俺们一万贯。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闪朒了腿，因此走不动。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奈何我时，便到官司，只是拚着命，就打死我也不招，休想我指出别人来。若还肯饶我官司时，我和你去讨这副甲来还你。”徐宁踌躇了半晌，决断不下。汤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飞了去！只和他去讨甲！若无甲时，须有本处官司告理。”徐宁道：“兄弟也说的是。”三个厮赶着，又投客店里来息了。徐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只做闪朒了腿。徐宁见他又走不动，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个又歇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再行，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不知毕竟有甲也无。正走之间，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拽出一辆空车子，背后一个人驾车，旁边一个客人，看着汤隆，纳头便拜。汤隆问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答道：“郑州做了买卖[14]，要回泰安州去。”汤隆道：“最好。我三个要搭车子，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说三个上车，再多些也不计较。”汤隆大喜，叫与徐宁相见。徐宁问道：“此人是谁？”汤隆答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结识得这个兄弟，姓李，名荣，是个有义气的人。”徐宁道：“既然如此，这张一又走不动，都上车子坐地。”只叫车客驾车子行，四个人坐在车子上。徐宁问道：“张一，你且说与我那个财主姓名。”时迁吃逼不过，三回五次推托，只得胡乱说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宁却问李荣道：“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李荣答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个上户财主，专好结

识官宦来往，门下养着多少闲人。”徐宁听罢，心中想道：“既有主坐[15]，必不碍事。”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唱几个曲儿，不觉的又过了一日。

话休絮繁。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买些肉来，就车子上吃三杯。李荣把出一个瓢来，先倾一瓢，来劝徐宁，徐宁一饮而尽。李荣再叫倾酒，车客假做手脱，把这一葫芦酒，都倾翻在地下。李荣喝骂车客再去沽些，只见徐宁口角流涎，扑地倒在车子上了。李荣是谁？却是铁叫子乐和。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赶着车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都到金沙滩上岸。宋江已有人报知，和众头领下山接着。徐宁此时麻药已醒，众人又用解药解了。徐宁开眼见了众人，吃了一惊，便问汤隆道：“兄弟，你如何赚我到这里？”汤隆道：“哥哥听我说：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投托大寨入伙。今被呼延灼用连环甲马冲阵，无计可破，是小弟献此钩镰枪法。只除是哥哥会使。由此定这条计，使时迁先来盗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赚哥哥上路，后使乐和假做李荣，过山时，下了蒙汗药，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徐宁道：“却是兄弟送了我也！”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现今宋江暂居水泊，专待朝廷招安，尽忠竭力报国，非敢贪财好杀，行不仁不义之事。万望观察怜此真情，一同替天行道。”林冲也来把盏陪话道：“小弟亦到此间，多说兄长清德，休要推却。”徐宁道：“汤隆兄弟，你却赚我到此，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

道："这个不妨。观察放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晁盖、吴用、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安排筵席作庆。一面选拣精壮小喽罗，学使钩镰枪法，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旬日之间，杨林自颍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东京取到凌振老小，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料回寨。更过数日，戴宗、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徐宁见了妻子到来，吃了一惊，问是如何便到得这里。妻子答道："自你转背，官司点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银首饰，只推道患病在床，因此不来叫唤。忽见汤叔叔赍着雁翎甲来，说道：'甲便夺得来了；哥哥只是于路染病，将次死在客店里，叫嫂嫂和孩儿便来看视。'把我赚上车子，我又不知路径，迤逦来到这里。"徐宁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汤隆笑道："好教哥哥欢喜：打发嫂嫂上车之后，我便复翻身去赚了这甲，诱了这两个娅嬛，收拾了家中应有细软，做一担儿挑在这里。"徐宁道："恁地时，我们不能够回东京去了。"汤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画了脸，说哥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这早晚东京已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徐宁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浅！"晁盖、宋江都来陪话道："若不是如此，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随即拨定房屋，与徐宁安顿老小。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

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宋江、吴用等启请徐宁，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徐宁道："小弟今当尽情剖露，训练众军头目，拣选身材长壮之士。"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

选军，说那个钩镰枪法。有分教：三千甲马登时破，一个英雄指日降。毕竟金枪徐宁怎的敷演钩镰枪法，且听下回分解。

---

[1]赛唐猊　一种箭不能入的坚甲名。一作赛唐儿。南方水中有物名水唐儿，鳞甲如鲮鲤，射之不入。赛唐猊即取其义。说本《水浒传注略》。

[2]膊（bó　博）风板　屋端之板，用以挡风雨。"膊"也写作"髆"。

[3]驾幸　封建时代称皇帝车驾光临某地叫驾幸。龙符宫，宋时万岁山下的宫名。

[4]窗棂（líng凌）　窗子上构制成窗格子的木条。

[5]锁子甲　指五环相覆、一环受簇、诸环拱护、矢不能入的一种铠甲。

[6]替　批。

[7]班直　皇帝的亲兵，宫禁中的长值班者称班直。

[8]鏊（aò傲）子　一种平圆、中心稍凹、下有三足相承的铁制烙饼器。

[9]蜀王春恨　周代末年，杜宇在蜀始称帝，号为"望帝"。后让位于其相开明。时值早春，子鹃鸟鸣，蜀人怀念他，因呼为杜鹃。一说杜鹃为蜀王杜宇之魂所化，当春而鸣，以寄怨望。

[10]吕虔遗腰下之刀　吕虔(三国魏人)任徐州刺史时，有一口宝刀。相者见刀后，说：此刀唯有位登三公之人才可佩带。吕虔遂将宝刀送给王祥。王祥临终前又送给王览。后世遂用为称发迹之典。此处只指名贵的宝刀。

[11]珠亡照乘　意为"亡照乘之珠"。照乘珠，光亮能照明车辆的宝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

[12]璧碎连城　意为"碎连城之璧"，即价值连城的玉璧被破碎。连城璧，先秦赵惠文王，得楚和氏宝璧。秦昭王听说后，愿以秦十五城易璧，故称连城璧。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3]王恺　字君夫，晋司马昭妻弟，著名的势家豪族。他穷侈极欲，曾用麦糖洗锅子，制造紫丝布屏障四十里，房壁上尽涂赤石脂。珊瑚，热带海中珊瑚虫群体的尸骸。形如树枝，可供装饰玩赏之用，为珍宝之一。

[14]郑州　治所在今河南郑州。

[15]主坐　主使的人。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话说晁盖、宋江、吴用、公孙胜与众头领，就聚义厅上启请徐宁，教使钩镰枪法。众人看徐宁时，果是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长身体，团团的一个白脸，三牙细黑髭髯，十分腰围膀阔。曾有一篇西江月单道徐宁模样：

臂健开弓有准，身轻上马如飞。弯弯两道卧蚕眉，凤翥鸾翔子弟[1]。战铠细穿柳叶，乌巾斜带花枝。常随宝驾侍丹墀，枪手徐宁无对。

当下徐宁选军已罢，便下聚义厅来，拿起一把钩镰枪，自使一回。众人见了喝采。徐宁便教众军道："但凡马上使这般军器，就腰胯里做步上来，上中七路，三钩四拨，一搠一分，共使九个变法。若是步行使这钩镰枪，亦最得用。先使八步四拨，荡开门户，十二步一变，十六步大转身。分钩、镰、搠、缴，二十四步，挪上攒下，钩东拨西；三十六步，浑身盖护，夺硬斗强：此是钩镰枪正法。有诗诀为证：'四拨三钩通七路，

共分九变合神机。二十四步挪前后，一十六翻大转围。'"徐宁将正法一路路敷演，教众头领看。众军汉见了徐宁使钩镰枪，都喜欢。就当日为始，将选拣精锐壮健之人，晓夜习学。又教步军藏林伏草，钩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不到半月之间，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并众头领看了大喜，准备破敌。

却说呼延灼自从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马军来水边搦战。山寨中只教水军头领牢守各处滩头，水底钉了暗桩。呼延灼虽是在山西山北两路出哨，决不能够到山寨边。梁山泊却叫凌振制造了诸般火炮，克日定时，下山对敌。学使钩镰枪军士，已都学成。宋江道："不才浅见，未知合众位心意否？"吴用道："愿闻其略。"宋江道："明日并不用一骑马军，众头领都是步战。孙吴兵法，却利于山林沮泽。今将步军下山，分作十队诱敌，但见军马冲掩将来，都望芦苇荆棘林中乱走。却先把钩镰枪军士埋伏在彼，每十个会使钩镰枪的，间着十个挠钩手，但见马到，一搅钩翻，便把挠钩搭将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吴学究道："正应如此藏兵捉将。"徐宁道："钩镰枪并挠钩，正是此法。"宋江当日，分拨十队步军人马：刘唐、杜迁引一队；穆弘、穆春引一队；杨雄、陶宗旺引一队；朱仝、邓飞引一队；解珍、解宝引一队；邹渊、邹润引一队；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队；薛永、马麟引一队；燕顺、郑天寿引一队；杨林、李云引一队。这十队步军，先行下山诱引敌军。再差李俊、张横、张顺、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个水军头领，乘驾战船接应；再叫花荣、秦明、李应、柴进、孙立、欧鹏，六个头领，乘马引军，

只在山边搦战；凌振、杜兴，专放号炮；却叫徐宁、汤隆，总行招引使钩镰枪军士；中军宋江、吴用、公孙胜、戴宗、吕方、郭盛，总制军马，指挥号令；其余头领俱各守寨。

宋江分拨已定，是夜三更，先载使钩镰枪军士过渡，四面去分头埋伏已定。四更，却渡十队步军过去。凌振、杜兴，载过风火炮，架上高阜去处，竖起炮架，搁上火炮。徐宁、汤隆，各执号带渡水。平明时分，宋江守中军人马，隔水擂鼓呐喊摇旗。呼延灼正在中军帐内，听得探子报知，传令便差先锋韩滔先来出哨。随即锁上连环甲马，呼延灼全身披挂，骑了踢雪乌骓马，仗着双鞭，大驱车马，杀奔梁山泊来。隔水望见宋江引着许多人马，呼延灼教摆开马军。先锋韩滔来与呼延灼商议道："正南上一队步军，不知多少的？"呼延灼道："休问他多少，只顾把连环马冲将去！"韩滔引着五百马军，飞哨出去。又见东南上一队军兵起来，却欲分兵去哨，只见西南上又有起一队旗号，招飐呐喊。韩滔再引军回来，对呼延灼道："南边三队贼兵，都是梁山泊旗号。"呼延灼道："这厮许多时不出来厮杀，必有计策。"说犹未了，只听得北边一声炮响。呼延灼骂道："这炮必是凌振从贼，教他施放。"众人平南一望，只见北边又拥起三队旗号，呼延灼对韩滔道："此必是贼人奸计。我和你把人马分为两路：我去杀北边人马，你去杀南边人马。"正欲分兵之际，只见西边又是四队人马起来，呼延灼心慌；又听的正北上连珠炮响，一带直接到土坡上。那一个母炮周回接着四十九个子炮，名为"子母炮"，响处风威大作。呼延灼军兵，不战自乱，急和韩滔各引马步军兵四下

冲突。这十队步军，东赶东走，西赶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冲将来。宋江军兵尽投芦苇中乱走，呼延灼大驱连环马，卷地而来。那甲马一齐跑发，收勒不住，尽望败苇折芦之中，枯草荒林之内跑了去。只听里面胡哨响处，钩镰枪一齐举手。先钩倒两边马脚，中间的甲马，便自咆哮起来。那挠钩手军士，一齐搭住，芦苇中只顾缚人。呼延灼见中了钩镰枪计，便勒马回南边去赶韩滔。背后风火炮当头打将下来；这边那边，漫山遍野，都是步军追赶着。韩滔、呼延灼部领的连环甲马，乱滚滚都攧入荒草芦苇之中，尽被捉了。二人情知中了计策，纵马去四面跟寻马军，夺路奔走时，更兼那几条路上，麻林般摆着梁山泊旗号，不敢投那几条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来。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拥出一队强人，当先两个好汉拦路。一个是没遮拦穆弘、一个是小遮拦穆春，拈两条朴刀大喝道："败将休走！"呼延灼忿怒，舞起双鞭，纵马直取穆弘、穆春。略斗四五合，穆春便走。呼延灼只怕中了计，不来追赶，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转出一队强人，当先两个好汉拦路。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各挺钢叉，直奔前来。呼延灼舞起双鞭，来战两个。斗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宝拔步便走。呼延灼赶不过半里多路，两边钻出二十四把钩镰枪，着地卷将来。呼延灼无心恋战，拨转马头，望东北上大路便走，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见路径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拦，拍马舞鞭，杀开条路，直冲过去。王矮虎、一丈青赶了一直，赶不上，呼延灼自投东北上去了。杀的大败亏输，雨零星乱。有诗为证：

十路军兵振地来，乌骓踢雪望风回。

连环尽被钩镰破，剩得双鞭出九垓。

话分两头。且说宋江鸣金收军回山，各请功赏。三千连环甲马，有停半被钩镰枪拨倒[2]，伤损了马蹄，剥去皮甲，把来做菜马食。二停多好马，牵上山去喂养，作坐马。带甲军士，都被生擒上山。五千步军，被三面围得紧急，有望中军躲的，都被钩镰枪拖翻捉了。望水边逃命的，尽被水军头领围裹上船去，拽过滩头，拘捉上山。先前被拿去的马匹并捉去军士，尽行复夺回寨。把呼延灼寨栅尽数拆来，水边泊内，搭盖小寨，再造两处做眼酒店房屋等项，仍前着孙新、顾大嫂、石勇、时迁，两处开店。刘唐、杜迁拿得韩滔，把来绑缚，解到山寨。宋江见了，亲解其缚，请上厅来，以礼陪话，相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说他入伙。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自然意气相投，就梁山泊做了头领，宋江便教修书，使人往陈州搬取韩滔老小，来山寨中完聚。宋江喜得破了连环马，又得了许多军马、衣甲、盔刀，每日做筵席庆喜；仍旧调拨各路守把，提防官兵，不在话下。

却说呼延灼折了许多官军人马，不敢回京，独自一个骑着那匹踢雪乌骓马，把衣甲拴在马上，于路逃难，却无盘缠，解下束腰金带，卖来盘缠，在路寻思道："不想今日闪得我如此，却是去投谁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旧与我有一面相识，何不去那里投奔他，却打慕容贵妃的关节，那时再引军来报仇未迟。"在路行了二日，当晚又饥又渴。见路旁一个村

酒店，呼延灼下马，把马拴在门前树上，入来店内，把鞭子放在桌上，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来吃。酒保道："小人这里只卖酒，要肉时，村里却才杀羊。若要，小人去回买。"呼延灼把腰里料袋解下来[3]，取出些金带倒换的碎银两，把与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与我煮了，就对付草料，喂养我这匹马。今夜只就你这里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里去。"酒保道："官人，此间宿不妨，只是没好床帐。"呼延灼道："我是出军的人，但有歇处便罢。"酒保拿了银子，自去买羊肉。呼延灼把马背上捎的衣甲取将下来，松了肚带，坐在门前，等了半晌，只见酒保提一脚羊肉归来，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斤面来打饼，打两角酒来。酒保一面煮肉打饼，一面烧脚汤，与呼延灼洗了脚，便把马牵放屋后小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讨热酒吃了一回。少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与他些酒肉吃了，分付道："我是朝廷军官，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与我喂养这匹马。——是今上御赐的，名为踢雪乌骓马。明日我重重赏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离此间不远，有座山，唤做桃花山。山上有一伙强人，为头的是打虎将李忠，第二个是小霸王周通，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打家劫舍，时常来搅恼村坊。官司累次着仰捕盗官军来，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间须用小心醒睡。"呼延灼说道："我有万夫不当之勇，便道那厮们全伙都来，也待怎生！只与我好生喂养这匹马。"吃了一回酒肉饼子，酒保就店里打了一铺，安排呼延灼睡了。一者呼延灼连日心闷，二乃又多了几杯酒，就和衣而卧。一觉直睡到

三更方醒，只听得屋后酒保在那里叫屈起来。呼延灼听得，连忙跳将起来，提了双鞭，走去屋后问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来上草，只见篱笆推翻，被人将相公的马偷将去了。远远地望见三四里火把尚明，一定是那里去了。"呼延灼道："那里正是何处？"酒保道："眼见得那条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喽罗偷得去了。"呼延灼吃了一惊，便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赶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见，正不知投那里去了。呼延灼说道："若无了御赐的马，却怎的是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须去州里告了，差官军来剿捕，方才能够这匹马。"

呼延灼闷闷不已，坐到天明，叫酒保挑了衣甲，径投青州。来到城里时，天色已晚了，且在客店里歇了一夜。次日天晓，径到府堂阶下，参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惊，问道："闻知将军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间？"呼延灼只得把上项诉说了一遍。慕容知府听了道："虽是将军折了许多人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贼人奸计，亦无奈何。下官所辖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将军到此，可先扫清桃花山，夺取那匹御赐的马，却连那二龙山、白虎山两处强人，一发剿捕了时，下官自当一力保奏，再教将军引兵复仇如何？"呼延灼再拜道："深谢恩相主监。若蒙如此，誓当效死报德！"慕容知府教请呼延灼去客房里暂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一住三日，呼延灼急欲要这匹御赐马，又来禀复知府，便教点军。慕容知府便点马步军二千，借与呼延灼，又与了一匹青鬃马。呼延灼谢了恩相，披挂上马，带领军兵前来夺马，径往桃花山进发。且说桃花山上打虎将李忠与小霸王周

通，自得了这匹踢雪乌骓马，每日在山上庆喜饮酒。当日有伏路小喽罗报道："青州军马来也！"小霸王周通起身道："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军。"便点起一百小喽罗，绰枪上马，下山来迎敌官军。却说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马来到山前，摆开阵势，呼延灼当先出马，厉声高叫："强贼早来受缚！"小霸王周通将小喽罗一字摆开，便挺枪出马。怎生打扮：

身着团花宫锦袄，手持走水绿沉枪。
声雄面阔须如戟，尽道周通赛霸王。

呼延灼见了周通，便纵马向前来战。周通也跃马来迎。二马相交，斗不到六七合，周通气力不加，拨转马头，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赶了一直，怕有计策，急下山来，扎住寨栅，等候再战。却说周通回寨，见了李忠，诉说："呼延灼武艺高强，遮拦不住，只得且退上山。倘或他赶到寨前来，如之奈何！"李忠道："我闻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在彼，多有人伴；更兼有个甚么青面兽杨志，又新有个行者武松，都有万夫不当之勇，不如写一封书，使小喽罗去那里求救。若解得危难，拚得投托他大寨，月终纳他些进奉也好。"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杰，只恐那和尚记当初之事，不肯来救。"李忠笑道："他那时又打了你，又得了我们许多金银酒器，如何倒有见怪之心？他是个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亲引军来救应。"周通道："哥哥也说得是。"就写了一封书，差两个了事的小喽罗，从后山踅将下去，取路投二龙山来。行了两日，

早到山下，那里小喽罗问了备细来情。

且说宝珠寺里大殿上坐着三个头领：为首是花和尚鲁智深，第二是青面兽杨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前面山门下坐着四个小头领：一个是金眼彪施恩，原是孟州牢城施管营的儿子，为因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人口，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凶身，以此连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后来父母俱亡，打听得武松在二龙山，连夜投奔入伙。一个是操刀鬼曹正，原是同鲁智深、杨志收夺宝珠寺，杀了邓龙，后来入伙。一个是菜园子张青，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这是夫妻两个，原是孟州道十字坡卖人肉馒头的，因鲁智深、武松连连寄书招他，亦来投奔入伙。曹正听得说桃花山有书，先来问了详细，直去殿上，禀复三个大头领知道。智深便道："洒家当初离五台山时，到一个桃花村投宿，好生打了那周通撮鸟一顿。李忠那厮，却来认得洒家，却请去上山吃了一日酒，结识洒家为兄，留俺做个寨主。俺见这厮们悭吝，被俺卷了若干金银酒器撒开他。如今来求救，且看他说甚么。放那小喽罗上关来。"曹正去不多时，把那小喽罗引到殿下，唱了喏，说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个征进梁山泊失利的双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扫荡俺这里桃花山、二龙山、白虎山几座山寨，却借军与他收捕梁山泊复仇。俺的头领，今欲启请大头领将军，下山相救，明朝无事了时，情愿来纳进奉。"杨志道："俺们各守山寨，保护山头，本不去救应的是。洒家一者怕坏了江湖上豪杰；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便小觑了洒家这里。可留下张青，孙二娘、施恩、曹正，看守寨栅，俺三个亲自

走一遭。”随即点起五百小喽罗，六十余骑军马，各带了衣甲军器，径往桃花山来。

却说李忠知二龙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喽罗下山策应。呼延灼闻知，急领所部军马，拦路列阵，舞鞭出马，来与李忠相持。怎见李忠模样：

头尖骨脸似蛇形，枪棒林中独擅名。
打虎将军心胆大，李忠祖是霸陵生[4]。

原来李忠祖贯濠州定远人氏[5]，家中祖传靠使枪棒为生。人见他身材壮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将”。当时下山来与呼延灼交战，李忠如何敌得呼延灼过，斗了十合之上，见不是头，拨开军器便走。呼延灼见他本事低微，纵马赶上山来。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里看见，便飞下鹅卵石来，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来。只见官军叠头呐喊，呼延灼便问道：“为何呐喊？”后军答道：“远望见一彪军马飞奔而来。”呼延灼听了，便来后军队里看时，见尘头起处，当头一个胖大和尚，骑一匹白马，那人是谁？正是：

自从落发寓禅林[6]，万里曾将壮士寻。臂负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杀人心。欺佛祖[7]，喝观音，戒刀禅杖冷森森。不看经卷花和尚，酒肉沙门鲁智深。

鲁智深在马上大喝道：“那个是梁山泊杀败的撮鸟，敢来俺这里唬吓人！”呼延灼道：“先杀你这个秃驴，豁我心中怒气！”鲁

智深抡动铁禅杖，呼延灼舞起双鞭，二马相交，两边呐喊。斗四五十合，不分胜败。呼延灼暗暗喝采道："这个和尚，倒恁地了得!"两边鸣金，各自收军暂歇。呼延灼少停，再纵马出阵，大叫："贼和尚再出来，与你定个输赢，见个胜败!"鲁智深却待正要出马，侧首恼犯了这个英雄，叫道："大哥少歇，看洒家去捉这厮!"那人舞刀出马。来战呼延灼的是谁？正是：

曾向京师为制使，花石纲累受艰难。虹霓气逼牛斗寒。刀能安宇宙，弓可定尘寰。虎体狼腰猿臂健，跨龙驹稳坐雕鞍。英雄声价满梁山。人称青面兽，杨志是军班。

当下杨志出马，来与呼延灼交锋。两个斗到四十余合，不分胜败。呼延灼见杨志手段高强，寻思道："怎的那里走出这两个来？好生了得！不是绿林中手段!"杨志也见呼延灼武艺高强，卖个破绽，拨回马，跑回本阵。呼延灼也勒转马头，不来追赶。两边各自收军。鲁智深便和杨志商议道："俺们初到此处，不宜逼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来厮杀。"带领小喽罗，自过附近山冈下寨去了。却说呼延灼在帐中纳闷，心内想道："指望到此势如劈竹！便拿了这伙草寇，怎知却又逢着这般对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没摆布处，只见慕容知府使人来唤道："叫将军且领兵回来，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强人孔明、孔亮，引人马来青州借粮，怕府库有失，特令来请将军回城守备。"呼延灼听了，就这机会，带领军马，连夜回青

州去了。次日，鲁智深与杨志、武松，又引了小喽罗摇旗呐喊，直到山下来看时，一个军马也无了，倒吃了一惊。山上李忠、周通，引人下来，拜请三位头领上到山寨里，杀牛宰马，筵席相待，一面使人下山，探听前路消息。

且说呼延灼引军回到城下，却见了一彪军马，正来到城边。为头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儿子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两个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为青州城里有他的叔叔孙宾，被慕容知府捉下，监在牢里，孔明、孔亮特地点起山寨小喽罗，来打青州，要救叔叔孔宾。正迎着呼延灼军马，两边拥着，敌住厮杀，呼延灼便出马到阵前。慕容知府在城楼上观看，见孔明当先，挺枪出马，直取呼延灼。两马相交，斗到二十余合，呼延灼要在知府跟前显本事，又值孔明武艺不精，只办得架隔遮拦，斗到间深里，被呼延灼就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喽罗便走。慕容知府在敌楼上指着，叫呼延灼引军去赶，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余人。孔亮大败，四散奔走，至晚寻个古庙安歇。却说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来见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钉下牢里，和孔宾一处监收。一面赏劳三军；一面管待呼延灼，备问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瓮中捉鳖，手到拿来，'无端又被一伙强人前来救应。数内一个和尚，一个青脸大汉，二次交锋，各无胜败。这两个武艺不比寻常，不是绿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这个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帐前军官提辖鲁达，今次落发为僧，唤

做花和尚鲁智深。这一个青脸大汉，亦是东京殿帅府制使官，唤做青面兽杨志。再有一个行者，唤做武松，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这三个占住二龙山，打家劫舍，累次拒敌官军，杀了三五个捕盗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见这厮们武艺精熟，原来却是杨制使和鲁提辖，名不虚传！恩相放心，呼延灼已见他们本事了。只在早晚，一个个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设筵管待已了，且请客房内歇，不在话下。

却说孔亮引了败残人马，正行之间，猛可里树林中撞出一彪军马，当先一筹好汉，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直裰冷披黑雾，戒箍光射秋霜。额前剪发拂眉长，脑后护头齐项。顶骨数珠灿白，杂绒绦结微黄。钢刀两口迸寒光，行者武松形象。

孔亮见了是武松，慌忙滚鞍下马，便拜道：“壮士无恙？”武松连忙答应，扶起问道：“闻知足下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几次要来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路途不顺，以此难得相见。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救叔叔孔宾陷兄之事，告诉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个弟兄，现在二龙山聚义。今为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军攻击得紧，来我山寨求救。鲁、杨二头领引了孩儿们先来与呼延灼交战。两个厮并了一日，呼延灼夜间去了。山寨中留我弟兄三人筵宴，把这匹御赐马送与我们。今我部领头队人马回山，他二位随后便到。

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如何？”孔亮拜谢武松，等了半晌，只见鲁智深、杨志两个并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见二位，备说：“那时我与宋江在他庄上相会，多有相扰。今日俺们可以义气为重，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杀了慕容知府，擒获呼延灼，各取府库钱粮，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鲁智深道：洒家也是这般思想。便使人去桃花山报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儿们来，俺三处一同去打青州。”杨志便道：“青州城池坚固，人马强壮。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不是俺自灭威风，若要攻打青州时，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愿闻其略。”那杨志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瓦裂烟飞；水浒英雄，个个磨拳擦掌。毕竟杨志对武松说出怎地打青州，且听下回分解。

---

①凤翥（zhù住）鸾翔　凤飞鸾舞。此喻指身世高贵，品貌出众。鸾，凤凰一类的鸟；翥，高飞。

②停半　一半。停，将总数分成几份，其中一份叫一停。

③料袋　出行在外的人用以装干粮及银两的布袋。

④霸陵生　汉名将李广。他抗击匈奴，屡建勋功，有“飞将军”之誉。但李广平生不得志，曾居霸陵为霸陵尉呵辱，故此称霸陵生。李忠姓李，故以李广作乃祖附会。

⑤濠州　治所在今安徽凤阳县。定远，今安徽定远。

⑥禅林　僧徒聚居之处，即寺院。

⑦佛祖　佛教教称修炼成道的人为佛，称开创宗派的人为祖师，合称为佛祖。有时也专指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当有武松引孔亮拜告鲁智深、杨志，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宾。鲁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马，前去攻打。杨志道："若要打青州，须用大队军马，方可打得。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仇人。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都并做一处，洒家这里，再等桃花山人马齐备，一面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可亲身星夜去梁山泊，请下宋公明来，并力攻城，此为上计。亦且宋三郎与你至厚，你们弟兄心下如何？"鲁智深道："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风山时，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会，及至洒家去时，又听得说道去了，以此无缘不得相见。罢了！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时，快亲自去那里告请他们。洒家等先在这里和那撮鸟们厮杀。"孔亮交付小喽罗与了鲁智深，只带一个伴当，扮做客商，星夜投梁山泊来。且说鲁智深、杨志、武松三人，

去山寨里唤将施恩、曹正，再带一二百人下山来相助。桃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带本山人马，尽数起点，只留三五十个小喽罗看守寨栅，其余都带下山来，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不在话下。

却说孔亮自离了青州，迤逦来到梁山泊边催命判官李立酒店里买酒吃，问路。李立见他两个来得面生，便请坐地，问道："客人从那里来？"孔亮道："从青州来。"李立问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寻谁？"孔亮答道："有个相识在山上，特来寻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处，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寻宋大王。"李立道："既是来寻宋头领，我这里有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来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识，如何见款？"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来寻山寨头领，必然是社火中人故旧交友，岂敢有失祗应！便当去报。"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李立道："曾听得宋公明哥哥说大名来，今日且喜上山。"二人饮罢分例酒，随即开窗，就水亭上放了一枝响箭。见对港芦苇深处，早有小喽罗棹过船来。到水亭下，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一同摇到金沙滩上岸，却上关来。孔亮看见三关雄壮，枪刀剑戟如林，心下想道："听得说梁山泊兴旺，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已有小喽罗先去报知，宋江慌忙下来迎接。孔亮见了，连忙下拜。宋江问道："贤弟缘何到此？"孔亮拜罢，放声大哭。宋江道："贤弟心中有何危厄不决之难，但请尽说不妨。便当不避水火，力为救解，与汝相助，贤弟且请起来。"孔亮道："自从师父离别之后，老父亡化，哥哥孔明与本乡上户争些闲气起来，杀了他

一家老小，官司来捕捉得紧。因此反上白虎山，聚得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里，却有叔父孔宾，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钉在狱中，因此我弟兄两个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宾。谁想去到城下，正撞了一个使双鞭的呼延灼。哥哥与他交锋，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里，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杀一阵。次日，正撞着武松，说起师父大名来，他便引我去拜见同伴的：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一个是青面兽杨志。他二人一见如故，便商议救兄一事。他道：'我请鲁、杨二头领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你可连夜快去梁山泊内，告你师父宋公明，来救你叔兄两个。'以此今日一径到此。"宋江道："此是易为之事，你且放心。先来拜见晁头领，共同商议。"宋江便引孔亮参见晁盖、吴用、公孙胜，并众头领，备说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来捉了孔明，以此孔亮来到，恳告求救。晁盖道："既然他两处好汉，尚兀自仗义行仁，今者三郎和他至爱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贤弟，你连次下山多遍，今番权且守寨，愚兄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这个是兄弟的事。既是他远来相投，小可若自不去，恐他弟兄们心下不安，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说言未了，厅上厅下一齐都道："愿效犬马之劳，跟随同去。"宋江大喜。当日设筵管待孔亮。饮筵之间，宋江唤铁面孔目裴宣定拨下山人数，分作五军起行：前军便差花荣、秦明、燕顺、王矮虎，开路作先锋；第二队，便差穆弘、杨雄、解珍、解宝；中军便是主将宋江、吴用、吕方、郭盛；第四

队便是朱仝、柴进、李俊、张横；后军便差孙立、杨林、鸥鹏、凌振，摧军作合后。梁山泊点起五军，共计二十个头领，马步军兵二千人马。其余头领，自与晁盖守把寨栅。当下宋江别了晁盖，自同孔亮下山来。梁山人马分作五军起发，正是：

初离水泊，浑如海内纵蛟龙；乍出梁山，却似风中奔虎豹。五军并进，前后列二十辈英雄；一阵同行，首尾分三千名士卒。绣彩旗如云似雾，蘸钢刀灿雪铺霜。鸾铃响，战马奔驰；画鼓振，征夫踊跃。卷地黄尘霭霭，漫天土雨蒙蒙。宝纛旗中，簇拥着多智足谋吴学究；碧油幢下，端坐定替天行道宋公明。过去鬼神皆拱手，回来民庶尽歌谣。

话说宋江引了梁山泊二十个头领，三千人马，分作五军前进，于路无事，所过州县，秋毫无犯。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鲁智深等军中，报知众好汉，安排迎接。宋江中军到了，武松引鲁智深、杨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来相见了。宋江让鲁智深坐地，鲁智深道："久闻阿哥大名，无缘不曾拜会，今日且喜认得阿哥。"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今日得识慈颜，平生甚幸。"杨志也起身再拜道："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多蒙山寨重义相留，为是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于江湖，只恨宋江

相会太晚。”鲁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一都相见了。次日宋江问：“青州一节，近日胜败如何？”杨志道：“自从孔亮去了，前后也交锋三五次，各无输赢。如今青州只凭呼延灼一个；若是拿得此人，觑此城子，如汤泼雪[2]。”吴学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敌，可用智擒。”宋江道：“用何智可获此人？”吴学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计大妙！”今日分拨了人马。次早起军，前到青州城下，四面尽着军马围住，擂鼓摇旗，呐喊搦战。城里慕容知府见报，慌忙教请呼延灼商议：“今次群贼又去报知梁山泊宋江到来，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群贼到来，先失地利。这厮们只好在水泊里张狂，今却擅离巢穴，一个来，捉一个，那厮们如何施展得？请恩相上城，看呼延灼厮杀。”呼延灼连忙披挂衣甲上马，叫开城门，放下吊桥，领了一千人马，近城摆开。宋江阵中，一将出马。那人手掿狼牙棍，厉声高骂知府：“滥官，害民贼徒！把我全家诛戮，今日正好报仇雪恨！”慕容知府认得秦明，便骂道：“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不曾负你，缘何敢造反，若拿住你时，碎尸万段！可先下手拿这贼！”呼延灼听了，舞起双鞭，纵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马，舞动狼牙大棍，来迎呼延灼。二将交马，正是对手。有西江月为证：

鞭舞两条龙尾，棍横一串狼牙，三军看得眼睛花。二将纵横交马，使棍的军班领袖，使鞭的将种堪夸[3]。天昏地惨日扬沙，这厮杀鬼神须怕。

两个斗到四五十合，不分胜败。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鸣金收军入城。秦明也不追赶，退回本阵。宋江教众头领军校，且退十五里下寨。却说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马来见慕容知府，说道："小将正要拿那秦明，恩相如何收军?"知府道："我见你斗了许多合，但恐劳困，因此收军暂歇。秦明那厮，原是我这里统制，与花荣一同背反，这厮亦不可轻敌。"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将必要擒此背义之贼！适间和他斗时，棍法已自乱了。来日教恩相看我立斩此贼!"知府道："既是将军如此英雄，来日若临敌之时，可杀开条路，送三个人出去：一个教他去往东京求救；两个教他去邻近府州，会合起兵，相助剿捕。"呼延灼道："恩相高见极明。"当日知府写了求救文书，选了三个军官，都发放了当。只说呼延灼回到歇处，卸了衣甲暂歇。天色未明，只听的军校来报道："城北门外土坡上，有三骑私自在那里看城。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的，两边两个，只认得右边的是小李广花荣，左边那个道妆打扮。"呼延灼道："那个穿红的，眼见是宋江了。道妆的，必是军师吴用。你们且休惊动了他，便点一百马军，跟我捉这三个。"

呼延灼连忙披挂上马，提了双鞭，带领一百余骑马军，悄悄地开了北门，放下吊桥，引军赶上坡来。宋江、吴用、花荣三个，只顾呆了脸看城。呼延灼拍马上坡，三个勒转马头，慢慢走去。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几株枯树边厢，宋江、吴用、花荣三个齐齐的勒住马。呼延灼方才赶到枯树边，只听得呐声喊，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马都跌将下坑去了。两

边走出五六十个挠钩手，先把呼延灼钩将起来，绑缚了拿去，后面牵着那匹马。这许多赶来的马军，却被花荣拈弓搭箭，射倒当头五七个，后面的勒转马，一哄都走了。宋江回到寨里坐，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将过来。宋江见了，连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绳索！"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宋江拜见。呼延灼道："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实慕将军虎威。今者误有冒犯，切乞恕罪。"呼延灼道："被擒之人，万死尚轻，义士何故重礼陪话？"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皇天可表寸心。"只是恳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长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将军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忘人大恩，记人小过。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他如何不见你罪责？如今韩滔、彭玘、凌振，已多在敝山入伙。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呼延灼沉思了半晌，一者是天罡之数，自然义气相投；二者见宋江礼貌甚恭，语言有理，叹了一口气，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事既如此，决无还理。"有诗为证：

亲承天语净狼烟[4]，不着先鞭愿执鞭。

岂昧忠心翻作贼，降魔殿内有因缘。

宋江大喜，请呼延灼和众头领相见了，叫问李忠、周通，讨这匹踢雪乌骓马，送将军骑坐。众人再商议救孔明之计，吴用道："只除教呼延灼将军赚开城门，垂手可得！更兼绝了呼延灼将军念头。"宋江听了，来与呼延灼陪话道："非是宋江贪劫城池，实因孔明叔侄，陷在缧绁之中，非将军赚开城门，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将既蒙兄长收录，理当效力。"当晚点起秦明、花荣、孙立、燕顺、吕方、郭盛、解珍、解宝、欧鹏、王英，十个头领，都扮作军士衣服模样，跟了呼延灼，共是十一骑军马，来到城边，直至濠堑上，大呼："城上开门，我逃得性命回来！"城上人听得是呼延灼声音，慌忙报与慕容知府。此时知府为折了呼延灼，正纳闷间，听得报说呼延灼逃得回来，心中欢喜，连忙上马，奔到城上，望见呼延灼有十数骑马跟着，又不见面颜，只认得呼延灼声音，知府问道："将军如何走得回来？"呼延灼道："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到寨里；却有原跟我的头目，暗地盗这匹马与我骑，就跟我来了。"知府只听得呼延灼说了，便叫军士开了城门，放下吊桥。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解珍、解宝便放起火来。欧鹏、王矮虎奔上城，把军士杀散。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一齐拥将入来。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便教救灭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尽皆斩首，抄扎家私，分俵众军。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把府库金帛，仓廒米粮，装载五六百车。又得了二百余匹好马，

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尽数收拾人马钱粮下山，放火烧毁寨栅。鲁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龙山，与张青、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也烧了宝珠寺寨栅。数日之间，三山人马都皆完备。宋江领了大队人马，班师回山。先叫花荣、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将开路，所过州县，分毫不扰。乡村百姓，扶老挈幼，烧香罗拜迎接。数日之间，已到梁山泊边。众多水军头领，具舟迎接。晁盖引领山寨马步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直至大寨，向聚义厅上列位坐定。大排筵庆贺新到山寨头领，呼延灼、鲁智深、杨志、武松、施恩、曹正、张青、孙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坐间，林冲说起相谢鲁智深相救一事。鲁智深动问道："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曾知阿嫂信息否？"林冲答道："小可自火并王伦之后，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拙妇被高太尉逆子所逼，随即自缢而死。妻父亦为忧疑，染病而亡。"杨志举起旧日王伦手内上山相会之事，众人皆道："此皆注定，非偶然也！"晁盖说起黄泥冈劫取生辰纲一事，众皆大笑。次日轮流做筵席，不在话下。

且说宋江见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如何不喜，便叫汤隆做铁匠总管，提督打造诸般军器，并铁叶连环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总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5]，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旗，黄钺白旄[6]，朱缨皂盖。山边四面筑起墩台。重造西路南路二处酒店，招接往来上山好汉，一就探听飞报军情。山西路酒店，今令张青、孙二娘夫妻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路酒店，仍令孙

新、顾大嫂夫妻看守；山东路酒店，依旧朱贵、乐和；山北路酒店，还是李立、时迁。三关上添造寨栅，分调头领看守。部领已定，各各遵依，不在话下。

忽一日，花和尚鲁智深来对宋公明说道："智深有个相识，李忠兄弟也曾认的，唤做九纹龙史进，现在华州华阴县少华山上[7]，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武，又有一个跳涧虎陈达，一个白花蛇杨春，四个在那里聚义。洒家常常思念他。昔日在瓦罐寺救助洒家，思念不曾有忘。洒家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个同来入伙，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若得吾师去请他来，最好。虽然如此，不可独自去，可烦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武松应道："我和师父去。"当日便收拾腰包行李，鲁智深只做禅和子打扮，武松妆做随侍行者。两个相辞了众头领下山，过了金沙滩，晓行夜住，不止一日，来到华州华阴县界，径投少华山来。且说宋江自鲁智深、武松去后，一时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唤神行太保戴宗随后跟来，探听消息。

再说鲁智深、武松两个，来到少华山下，伏路小喽罗出来拦住问道："你两个出家人那里来？"武松便答道："这山上有史大官人么？"小喽罗说道："既是要寻史大王的，且在这里少等。我上山报知头领，便下来迎接。"武松道："你只说鲁智深到来相探。"小喽罗去不多时，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并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三个下山来接鲁智深、武松，却不见有史进。鲁智深便问道："史大官人在那里？却如何不见他？"朱

武近前上复道："吾师不是延安府鲁提辖么？"鲁智深道："洒家便是。这行者便是景阳冈打虎都头武松。"三个慌忙剪拂道："闻名久矣！听知二位在二龙山扎寨，今日缘何到此？"鲁智深道："俺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伙，今者特来寻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请到山寨中，容小可备细告诉。"鲁智深道："有话便说，待一待，谁鸟耐烦？"武松道："师父是个性急的人，有话便说何妨。"朱武道："小人等三个在此山寨，自从史大官人上山之后，好生兴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见一个画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义。因许下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内妆画影壁[8]，前去还愿。因为带将一个女儿，名唤玉娇枝同行，却被本州贺太守——原是蔡太师门人，那厮为官贪滥，非理害民。一日，因来庙里行香，不想正见了玉娇枝有些颜色，累次着人来说，要娶他为妾。王义不从，太守将他女儿强夺了去为妾，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路经这里过，正撞见史大官人，告说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义救在山上，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被人知觉，倒吃拿了，现监在牢里。又要聚起军马，扫荡山寨，我等正在这里无计可施！"鲁智深听了道："这撮鸟敢如此无礼！倒恁么利害！洒家与你结果了那厮！"朱武道："且请二位到寨里商议。"一行五个头领，都到少华山寨中坐下，便叫王义见鲁智深、武松，诉说贺太守贪酷害民，强占良家女子。朱武等一面杀牛宰马，管待鲁智深、武松。饮筵间，鲁智深想道："贺太守那厮好没道理，我明日与你去州里打死那厮罢！"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

泊去报知，请宋公明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鲁智深叫道：“等俺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武松道：“便杀了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却决不肯放鲁智深去。朱武又劝道：“吾师且息怒。武都头也论得是。”鲁智深焦躁起来，便道：“都是你这般慢性的人，以此送了俺史家兄弟。你也休去梁山泊报知，看洒家去如何！”众人那里劝得住，当晚又谏不从。明早起个四更，提了禅杖，带了戒刀，径奔华州去了。武松道：“不听人说，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随即差两个精细的小喽罗，前去打听消息。

却说鲁智深奔到华州城里，路旁借问州衙在那里，人指道：“只过州桥，投东便是。”鲁智深却好来到浮桥上，只见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过来。”鲁智深道：“俺正要寻他，却正好撞在洒家手里！那厮多敢是当死！”贺太守头踏一对对摆将过来[9]，看见太守那乘轿子，却是暖轿[10]，轿窗两边，各有十个虞候簇拥着，人人手执鞭枪铁链，守护两下。鲁智深看了寻思道：“不好打那撮鸟，若打不着，倒吃他笑。”贺太守却在轿窗眼里，看见了鲁智深欲进不进。过了渭桥，到府中下了轿，便叫两个虞候分付道：“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虞候领了言语，来到桥上，对鲁智深说道：“太守相公请你赴斋。”鲁智深想道：“这厮合当死在洒家手里，俺却才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让他过去了。俺要寻他，他却来请洒家。”鲁智深便随了虞候，径到府里。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见鲁智深进到厅前，太守叫放了禅杖，

去了戒刀，请后堂赴斋。鲁智深初时不肯，众人说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晓事，府堂深处，如何许你带刀杖入去？"鲁智深想："只俺两个拳头，也打碎了那厮脑袋！"廊下放了禅杖、戒刀，跟虞候入来。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把手一招，喝声："捉下这秃贼！"两边壁衣内，走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横拖倒拽，捉了鲁智深。你便是那吒太子，怎逃地网天罗？火首金刚，难脱龙潭虎窟！正是：飞蛾投火身倾丧，怒鳖吞钩命必伤。毕竟鲁智深被贺太守拿下，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碧油幢（zhuàng壮）　绿色的车盖。

[2]如汤泼雪　象热水浇在雪上，雪立即消融一样。比喻难事极易解决。也作"如汤灌雪"·"如汤浇雪"·"如汤沃雪"。枚乘《七发》："小饮大歠，如汤沃雪。"汤，热水。

[3]将种　大将之种。语出《史记·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种，族，种类。

[4]狼烟　也叫"狼烽"，古代用于边塞报警。此处喻指战事。据说，狼粪之烟直而团聚，风虽吹之，不斜。

[5]三才句　指天、地、人。"才"同"材"。九曜，指日、月、水、火、木、金、土、罗睺、计都。四斗、指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斗，星官之名。五方，指东、南、西、北、中。二十八宿，古代天文界分周天恒星为二十八个星座，称二十八宿，四方各有七宿。即东方：角、元、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

[6]钺　古代兵器，青铜制，圆刃或平刃，装有木柄，斧形，持以砍斫，亦作仪仗之用。旄（máo毛），古时旗杆头上用旄牛尾作的装饰物。此指有此装饰的旗。

[7]华州　治所在今陕西华县。

[8]西岳华山金天圣帝　道教的华山神名。据《水浒传注略》引《龙鱼河

图》云：华山帝姓浩，名郁狩。妆画影壁，妆饰绘制有浮雕的墙壁。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四"居处"引《邓椿画继》：杨惠之塑山水壁，为天下第一。郭熙见之，又出新意。遂令圬者不用泥掌，止以手抢泥，或凹或凸，俱所不问。干则以墨随其形迹，晕成峰峦林壑，加之楼阁人物，宛然天成，谓之影壁。

[9]头踏　随从仪仗。亦作"头搭"·"头答"。

[10]暖轿　四周有帷幔的轿子。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话说贺太守把鲁智深赚到后堂内，喝声："拿下！"众多做公的，把鲁智深簇拥到厅阶下。贺太守喝道："你这秃驴，从那里来？"鲁智深应道："洒家有甚罪犯？"太守道："你只实说，谁教你来刺我？"鲁智深道："俺是出家人，你却如何问俺这话？"太守喝道："却才见你这秃驴，意欲要把禅杖打我轿子，却又思量，不敢下手。你这秃驴好好招了。"鲁智深道："洒家又不曾杀你，你如何拿住洒家，妄指平人？"太守喝骂："几曾见出家人自称洒家。这秃驴必是个关西五路打家劫舍的强盗，来与史进那厮报仇，不打如何肯招。左右好生加力打那秃驴。"鲁智深大叫道："不要打伤老爷。我说与你，俺是梁山泊好汉花和尚鲁智深。我死倒不打紧，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下山来时，你这颗驴头趁早儿都砍了送去。"贺太守听了大怒，把鲁智深拷打了一回，教取面大枷来钉了，押下死囚牢里去。一面申闻都省，乞请明降。禅杖、戒刀，封入府堂里去了。

此时闹动了华州一府。小喽罗得了这个消息，飞报上山

来。武松大惊道："我两个来华州干事，折了一个，怎地回去见众头领。"正没理会处，只见山下小喽罗报道："有个梁山泊差来的头领，唤做神行太保戴宗，现在山下。"武松慌忙下来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见了，诉说鲁智深不听谏劝失陷一事。戴宗听了，大惊道："我不可久停了！就便回梁山泊报与哥哥知道，早遣兵将，前来救取！"武松道："小弟在这里专等，万望兄长早去急来。"戴宗吃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再回梁山泊来。三日之间，已到山寨。见了晁、宋二头领，便说鲁智深因救史进，要刺贺太守被陷一事。宋江听罢，失惊道："既然两个兄弟有难，如何不救？我今不可耽搁。便须点起人马，作三队而行。"前军点五员先锋：花荣、秦明、林冲、杨志、呼延灼，引领一千甲马，二千步军先行，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中军领兵主将宋公明，军师吴用、朱仝、徐宁、解珍、解宝，共是六个头领，马步军兵二千。后军主掌粮草，李应、杨雄、石秀、李俊、张顺，共是五个头领押后，马步军兵二千，共计七千人马，离了梁山泊，直取华州来。在路趱行，不止一日，早过了半路，先使戴宗去报少华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马，酝造下好酒等候。

再说宋江军马三队都到少华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陈达、杨春三人，下山拜请宋江、吴用，并众头领，都到山寨里坐下。宋江备问城中之事，朱武道："两个头领，已被贺太守监在牢里，只等朝廷明降发落。"宋江与吴用说道："怎地定计去救取史进、鲁智深？"朱武说道："华州城郭广阔，濠沟深远，急切难打；只除非得里应外合，方可取得。"吴学究道："明日

且去城边看那城池如何，却再商量。”宋江饮酒到晚，巴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吴用谏道：“城中监着两只大虫在牢里，如何不做提备？白日未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后下山，一更时分，可到那里窥望。”当日捱到午后，宋江、吴用、花荣、秦明、朱仝，共是五骑马下山，迤逦前行。初更时分，已到华州城外。在山坡高处，立马望华州城里时，正是二月中旬天气，月华如昼，天上无一片云彩。看见华州周围有数座城门，城高地壮，堑濠深阔。看了半晌，远远地望见那西岳华山时，端的是好座名山。但见：

峰名仙掌，观隐云台。上连玉女洗头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皆秀，尖峰仿佛接云根；山岳推尊，怪石巍峨侵斗柄。青如澄黛，碧若浮蓝。张僧繇妙笔画难成[1]，李龙眠天机描不就[2]。深沉洞府，月光飞万道金霞；崒嵂岩崖，日影动千条紫焰。旁人遥指，云池波内藕如船；故老传闻，玉井水中花十丈。巨灵神忿怒，劈开山顶逞神通；陈处士清高，结就茅庵来盹睡。千古传名推华岳，万年香火祀金天。

宋江等看了西岳华山，见城池厚壮，形势坚牢，无计可施。吴用道：“且回寨里去，再作商议。”五骑马连夜回到少华山上。宋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吴学究道：“且差十数个精细小喽罗下山，去远近探听消息。”两日内，忽有一人上山来报道：“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将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3]，

从黄河入渭河而来。”吴用听了，便道：“哥哥休忧，计在这里了。”便叫李俊、张顺：“你两个与我如此如此而行。”李俊道：“只是无人识得地境，得一个引领路道最好。”白花蛇杨春便道：“小弟相帮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个下山去了。次日，吴学究请宋江、李应、朱仝、呼延灼、花荣、秦明、徐宁，共七个人，悄悄止带五百余人下山。径到渭河渡口，李俊、张顺、杨春已夺下十数只大船在彼。吴用便叫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四个埋伏在岸上。宋江、吴用、朱仝、李应下在船里。李俊、张顺、杨春把船都去滩头藏了。

众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听得远远地锣鸣鼓响，三只官船到来，船上插着一面黄旗，上写“钦奉圣旨西岳降香太尉宿元景”。宋江看了，心中暗喜道：“昔日玄女有言，‘遇宿重重喜’，今日既见此人，必有主意。”太尉官船将近河口，朱仝、李俊应各执长枪，立在宋江、吴用背后。太尉船到当港截住。船里走出紫衫银带虞候二十余人，喝道：“你等甚么船只，敢当港拦截住大臣？”宋江执着骨朵，躬身声喏。吴学究立在船头上说道：“梁山泊义士宋江，谨参祗候。”船上客帐司出来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圣旨去西岳降香。汝等是梁山泊乱寇，何故拦截！”吴用道：“俺们义士，只要求见太尉尊颜，有告复的事。”客帐司道：“你等是何等人，敢造次要见太尉！”两边虞候喝道：“低声！”宋江说道：“暂请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客帐司道：“休胡说！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与你商量？”宋江道：“太尉不肯相见，只怕孩儿们惊了太尉。”朱仝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岸上花荣、秦明、徐宁、呼延灼，引出

马军来，一齐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摆列在岸上。那船上艄公，都惊得钻入舱里去了。客帐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禀复，宿太尉只得出到船头上坐定。宋江躬身唱喏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宿太尉道："义士何故如此邀截船只？"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请太尉上岸，别有禀复。"宿太尉道："我今特奉圣旨，自去西岳降香，与义士有何商议？朝廷大臣，如何轻易登岸？"宋江道："太尉不肯时，只怕下面伴当亦不相容。"李应把号带枪一招，李俊、张顺、杨春一齐撑出船来。宿太尉看见大惊。李俊、张顺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早跳过船来，手起先把两个虞候攧下水里去。宋江连忙喝道："休得胡做，惊了贵人！"李俊、张顺扑地也跳下水去，早把两个虞候又送上船来。张顺、李俊到水面上如登平地，托地又跳上船来，吓得宿太尉魂不着体。宋江喝道："孩儿们且退去，休得惊着贵人，俺自慢慢地请太尉登岸。"宿太尉道："义士有甚事？就此说不妨。"宋江道："这里不是说话处，谨请太尉到山寨告禀，并无损害之心。若怀此念，西岳神灵诛灭！"到此时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离船上了岸。众人牵过一匹马来，扶策太尉上了马，不得已随众同行。宋江先叫花荣、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随后也上了马，分付教把船上一应人等，并御香、祭物、金铃吊挂，齐齐收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张顺，带领一百余人看船。

一行众头领都到山上，宋江下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义厅上当中坐定，众头领两边侍立着。宋江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复道："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为被官司所逼，不得

已啸聚山林，权借梁山水泊避难，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今有两个兄弟，无事被贺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里。欲借太尉御香、仪从，并金铃吊挂，去赚华州；事毕并还，于太尉身上，并无侵犯。乞太尉钧鉴。”宿太尉道：“不争你将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须连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样，怎生推托得？只得应允了。宋江执盏擎杯，设筵拜谢。就把太尉带来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于小喽罗数内，选拣一个俊俏的，剃了髭须，穿了太尉的衣服，扮做宿元景。宋江、吴用扮做客帐司，解珍、解宝、杨雄、石秀扮做虞候。小喽罗都是紫衫银带，执着旌节、旗旛、仪仗、法物，擎抬了御香，祭礼、金铃吊挂。花荣、徐宁、朱仝、李应扮做四个衙兵。朱武、陈达、杨春款住太尉并跟随一应人等，置酒管待。却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队人马，林冲、杨志引一队人马，分作两路取城。教武松预先去西岳门下伺候，只听号起行事。

话休絮繁。且说一行人等，离了山寨，径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报与华州太守，一径奔西岳庙来。戴宗先去报知云台观观主，并庙里职事人等，直至船边，迎接上岸。香花灯烛，幢旛宝盖，摆列在前。先请御香上了香亭，庙里人夫扛抬了，导引金铃吊挂前行。观主拜见了太尉，吴学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轿子来。”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轿，径到岳庙里官厅内歇下。客帐司吴学究对观主道：“这是特奉圣旨，赍捧御香、金铃吊挂，来与圣帝供养。缘何本州官员轻慢，不来迎接？”观主答道：“已使人去报了，敢是便到。”说犹

未了，本州先使一员推官，带领做公的五七十人，将着酒果，来见太尉。原来那扮太尉的小喽罗虽然模样相似，却语言发放不得，因此只教妆做染病，把靠褥围定在床上坐。推官看了[4]，见来的旌节、门旗、牙仗等物，都是内府制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帐司假意出入，禀复了两遭，却引推官入去，远远地阶下参拜了。那假太尉只把手指，并不听得说甚么。吴用引到面前，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辞千里之遥，特奉圣旨到此降香，不想于路染病未痊，本州众官，如何不来远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虽有文书到州，不见近报，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庙里，本是太守便来，奈缘少华山贼人，纠合梁山泊草盗，要打城池，每日在彼提防，以此不敢擅离。特差小官先来贡献酒礼，太守随后便来参见。"吴学究道："太尉涓滴不饮，只叫太守快来商议行礼。"推官随即教取酒来，与客帐司亲随人把盏了。吴学究又入去禀一遭，将了钥匙出来，引着推官去看金铃吊挂，开了锁，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赐金铃吊挂来，叫推官看。便把条竹竿叉起。看时，果然制造得无比。但见：

浑金打就，五彩妆成。双悬缨络金铃，上挂珠玑宝盖。黄罗密布，中间八爪玉龙盘；紫带低垂，外壁双飞金凤递。对嵌珊瑚玛瑙，重围琥珀珍珠[5]。碧琉璃掩映绛纱灯[6]，红菡萏参差青翠叶。堪宜金屋琼楼挂，雅称瑶台宝殿悬。

这一对金铃吊挂乃是东京内府高手匠人做成的，浑是七宝珍

珠嵌造，中间点着碗红纱灯笼，乃是圣帝殿上正中挂的。不是内府降来，民间如何做得？吴用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柜匣内锁了。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付与推官，便叫太守来商议，拣日祭祀。推官和众多做公的，都见了许多物件文凭，便辞了客帐司，径回到华州府里，来报贺太守。

却说宋江暗暗地喝采道："这厮虽然奸猾，也骗得他眼花心乱了。"此时武松已在庙门下了。吴学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来庙门下，相帮武松行事。却又叫戴宗扮虞候。云台观主进献素斋，一面教执事人等安排铺陈岳庙。宋江闲步看那西岳庙时，果然是盖造的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间天上，宋江来到正殿上，拈香再拜，暗暗祀祷已罢，回至官厅前，门人报道："贺太守来也。"宋江便叫花荣、徐宁、朱仝、李应四个衙兵，各执着器械，分别在两边。解珍、解宝、杨雄、戴宗，各带暗器，侍立在左右。却说贺太守将带三百余人，来到庙前下马，簇拥入来，假客帐司吴学究、宋江见贺太守带着三百余人，都是带刀公吏人等入来，吴学究喝道："朝廷太尉在此，闲杂人不许近前！"众人立住了脚，贺太守独自进前来拜见太尉。客帐司道："太尉教请太守入来厮见。"贺太守入到官厅前，望着假太尉便拜。吴学究道："太守，你知罪么？"太守道："贺某不知太尉到来，伏乞恕罪。"吴学究道："太尉奉敕到此西岳降香，如何不来远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报到州，有失迎迓。"吴学究喝声："拿下！"解珍、解宝弟兄两个，身边早掣出短刀来，一脚把贺太守踢翻，便割了头。宋江喝道："兄弟们动手！"早把那跟来的人三百余个，惊得呆

了，正走不动。花荣等一发向前，把那一干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有一半抢出庙门下，武松、石秀舞刀杀将入来，小喽罗四下赶杀，三百余人不剩一个回去。续后到庙里的，都被张顺、李俊杀了。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挂下船，都赶到华州时，早见城中两路火起，一齐杀将入来，先去牢中救了史进、鲁智深。就打开库藏，取了财帛，装载上车。一行人离了华州，上船回到少华山上，都来拜见宿太尉，纳还了御香、金铃吊挂、旌节、门旗、仪仗等物，拜谢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盘金银相送太尉，随从人等，不分高低，都与了金银。就山寨里做了个送路筵席，谢承太尉。众头领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应什物船只，一些不少，还了原来的人等。宋江谢别了宿太尉，回到少华山上，便与四筹好汉商议，收拾山寨钱粮，放火烧了寨栅。一行人等，军马粮草，都望梁山泊来。

且说宿太尉下船来，到华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贼人杀死军兵人马，劫了府库钱粮。城中杀死军校一百余人，马匹尽皆掳去。西岳庙中，又杀了许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吊挂，因此赚知府到庙，杀害性命"。宿太尉到庙里焚了御香，把这金铃吊挂分付与了云台观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师，奏知此事，不在话下。

再说宋江救了史进、鲁智深，带了少华山四个好汉，仍旧作三队，分俵人马，向梁山泊来，所过州县，秋毫无犯。先使戴宗前来上山报知，晁盖并众头领下山迎接宋江等，一

同到山寨里聚义厅上，都相见已罢，一面做庆喜筵席。次日，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各以己财做筵宴，拜谢晁、宋二公并众头领。过了数日，话休絮烦。忽一日，有旱地忽律朱贵上山报说："徐州沛县芒砀山中，新有一伙强人，聚集着三千人马。为头一个先生，姓樊，名瑞，绰号混世魔王，能呼风唤雨，用兵如神。手下两个副将：一个姓项，名充，绰号八臂那吒，能使一面团牌，牌上插飞刀二十四把，手中仗一条铁标枪。又有一个姓李，名衮，绰号飞天大圣，也使一面团牌，牌上插标枪二十四根，手中使一口宝剑。这三个结为兄弟，占住芒砀山，打家劫舍。三个商量了，要来吞并俺梁山泊大寨。小弟听得说，不得不报。"宋江听了，大怒道："这贼怎敢如此无礼！我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见九纹龙史进便起身道："小弟等四个初到大寨，无半米之功，情愿引本部人马，前去收捕这伙强人。"宋江大喜。当下史进点起本部人马，与同朱武、陈达、杨春，都披挂了，来辞宋江下山。把船渡过金沙滩，下路径奔芒砀山来。三日之内，早望见那座山，乃是昔日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处。三军人马来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喽罗上山报知。且说史进把少华山带来的人马摆开，史进全身披挂，骑一匹火炭赤马，当先出阵。怎见得史进的英雄，但见：

久在华州城外住，出身原是庄农，学成武艺惯心胸。三尖刀似雪，浑赤马如龙。体挂连环镔铁铠，战袍风飐猩红，雕青镌玉更玲珑。江湖称史进，绰号九纹龙。

当时史进首先出马，手中横着三尖两刃刀。背后三个头领，中间的便是神机军师朱武。那人原是定远县人氏，平生足智多谋，亦能使两口双刀，出到阵前，亦有八句诗单道朱武好处：

道服裁棕叶，云冠剪鹿皮。
脸红双眼俊，面目细髯垂。
智可张良比[7]，才将范蠡欺。
今堪副吴用，朱武号神机。

上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手中横着一条出白点钢枪，绰号跳涧虎陈达，原是邺城人氏。当时提枪跃马，出到阵前，也有一首诗单道着陈达好处：

每见力人能虎跳，亦知猛虎跳山溪。
果然陈达人中虎，跃马腾枪奋鼓鼙[8]。

下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手中使一口大杆刀，绰号白花蛇杨春，原是解良县蒲城人氏。当下挺刀立马，守住阵门，也有一首诗单题杨春的好处：

杨春名姓亦奢遮，劫客多年在少华。
伸臂展腰长有力，能吞巨象白花蛇。

四个好汉勒马在阵前，望不多时，只见芒砀山上飞下一彪人马来[9]，当先两个好汉：为头那一个，便是徐州沛县人氏[10]，姓项名充，绰号八臂那吒。使一面团牌，背插飞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无有不中，右手仗一条标枪，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上书“八臂那吒”，步行下山。有八句诗单题项充：

铁帽深遮顶，铜环半掩腮。
傍牌悬兽面，飞刃插龙胎。
脚到如风火，身先降祸灾。
那吒号八臂，此是项充来。

次后那个，便是邳县人氏，姓李名衮，绰号飞天大圣。会使一面团牌，背插二十四把标枪，亦能百步取人。左手挽牌，右手仗剑。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上书“飞天大圣”，出到阵前。有八句诗单道李衮：

缨盖盔兜顶，袍遮铁掩襟。
胸藏拖地胆，毛盖杀人心。
飞刃齐攒玉，蛮牌满画金。
飞天号大圣，李衮众人钦。

当下两个步行下山，见了对阵史进、朱武、陈达、杨春四骑马在阵前，并不打话，小喽罗筛起锣来，两个好汉舞动

团牌齐上，直滚入阵来。史进等拦当不住，后军先走，史进前军抵敌，朱武等中军呐喊，乱窜起来，正所谓人住马不住，杀得退走三四十里。史进险些儿中了飞刀。杨春转身得迟，被一飞刀，战马着伤，弃了马，逃命走了。史进点军，折了一半，和朱武等商议，欲要差人回梁山泊求救。正忧疑之间，只见军士来报："北边大路上，尘头起处，约有二千军马到来。"史进等直迎来时，却是梁山泊旗号，当先马上两员上将：一个是小李广花荣，一个是金枪手徐宁。史进接着，备说项充、李衮蛮牌滚动，军马遮拦不住。花荣道："宋公明哥哥见兄长来了，放心不下，好生懊悔，特遣我两个到来帮助。"史进等大喜，合兵一处下寨。次日天晓，正欲起兵对敌，军士报道："北边大路上又有军马到来。"花荣、徐宁、史进一齐上马接时，却是宋公明亲自和军师吴学究、公孙胜、柴进、朱仝、呼延灼、穆弘、孙立、黄信、吕方、郭盛，带领三千人马来到。史进备说项充、李衮飞刀、标枪、滚牌难近，折了人马一事。宋江大惊，吴用道："且把军马扎下寨栅，别作商议。"宋江性急，要起兵剿捕，直到山下。此时天色已晚，望见芒砀山上，都是青色灯笼，公孙胜看了，便道："此寨中青色灯笼，必有个会行妖法之人在内。我等且把军马退去，来日贫道献一个阵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传令教军马且退二十里扎住营寨。次日清晨，公孙胜献出这个阵法，有分教：魔王拱手上梁山，神将倾心归水泊。毕竟公孙胜献出甚么阵法来，且听下回分解。

[1]张僧繇　南朝梁时著名画家。擅长人物及佛教画，亦善肖像，画龙尤精。因其骨气奇伟，用法又多依书法，有意到笔不到之妙，故与唐吴道子并称"疏体"。

[2]李龙眠（1049—1106）　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因晚年退居龙眠山，故号李龙眠。工山水佛像，善白描。被推为宋画第一。　天机，天赋灵机。

[3]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　宋徽宗赵佶崇信道教，曾上玉帝尊号，曰：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并诏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观，塑造圣像，加赐金玲吊挂。华山为西岳之尊，故亦加赐金玲吊挂。降香，行香。

[4]推官　官名。唐代始设，为节度、观察等使之属官。主勘问刑狱之事。宋亦因之。

[5]琥珀　一种由碳等组成的有机物。为古代松柏树脂落入地下而成的化石。色蜡黄至红褐，透明，可做香料及贵重装饰品。

[6]碧琉璃　一种矿石质的有色半透明体材料。有赤、白、黄、绿、青、缥、绀、红、紫十种。可作贵重装饰品。

[7]张良（?—前186）　汉初大臣，字子房，曾受兵法于黄石公，佐汉高祖定天下，被封为留侯。

[8]鼓鼙（pí皮）　大鼓和小鼓。借指武事。鼙，军中所用小鼓，或称骑鼓。

[9]芒砀山　芒山和砀山。在今安徽砀山县东南，与河南永城县相接。二山相距约八里。

[10]徐州　治所彭城（今江苏徐州）或下邳（今江苏邳县)。沛县，今江苏沛县。故城在今县治之东部。传为刘邦起兵之地。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砀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话说公孙胜对宋江、吴用献出那个阵图："便是汉末三分，诸葛孔明摆石为阵的法[1]：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队，中间大将居之。其象四头八尾，左旋右转，按天地风云之机，龙虎鸟蛇之状。待他下山冲入阵来，两军齐开，如若伺候他入阵，只看七星号带起处，把阵变为长蛇之势。贫道作起道法，教这三人在阵中前后无路，左右无门。却于坎地上掘一陷坑，直逼此三人到于那里。两边埋伏下挠钩手，准备捉将。"宋江听了大喜，便传将令，叫大小将校依令而行。再用八员猛将守阵，那八员：呼延灼、朱仝、花荣、徐宁、穆弘、孙立、史进、黄信。却叫柴进、吕方、郭盛权摄中军。宋江、吴用、公孙胜带领陈达磨旗[2]。叫朱武指引五个军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对阵报事。是日巳牌时分，众军近山摆开阵势，摇旗擂鼓搦战。只见芒砀山上有三二十面锣声震地价响，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便将三千余人摆开。左右两边，项充、李衮。中间马上，拥出那个为头的好汉，姓樊名瑞，祖贯濮州人氏[3]。幼年作全真先生，江湖上学得一身好武艺。马上惯使一个流星锤，神出鬼没，斩将搴旗[4]，人

不敢近，绰号混世魔王。怎见得樊瑞英雄，有西江月为证：

头散青丝细发，身穿绒绣皂袍，连环铁甲晃寒霄，惯使铜锤神妙。好似北方真武，世间伏怪除妖，云游江海把名标，混世魔王绰号。

那个混世魔王樊瑞骑一匹黑马，立于阵前。上首是项充，下首是李衮。那樊瑞虽会使神术妖法，却不识阵势。看了宋江军马，四面八方，摆成阵势，心中暗喜道："你若摆阵，中我计了！"分付项充、李衮道："若见风起，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杀入阵去。"项充、李衮得令，各执定蛮牌，挺着标枪飞剑，只等樊瑞作用。只看樊瑞立于马上，左手挽定流星铜锤，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宝剑，口中念念有词，喝声道："疾！"只见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项充、李衮呐声喊，带了五百滚刀手，杀将过去。宋江军马见杀将过去，便分开做两下。项充、李衮，一搅入阵，两下里强弓硬弩，射住来人，只带得四五十人入去，其余的都回本阵去了。宋江在高坡上望见项充、李衮已入阵里了，便叫陈达把七星号旗只一招，那座阵势，纷纷滚滚，变作长蛇之阵。项充、李衮正在阵里东赶西走，左盘右转，寻路不见。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他两个投东，朱武便望东指，若是投西，便望西指。原来公孙胜在高埠处看了，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口中念动咒语，喝声道："疾！"将那风尽随着项充、李衮脚跟边乱卷。两个在阵中，只见天昏地暗，日色无

光，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一望都是黑气。后面跟的都不见了。项充、李衮心慌起来，只要夺路回阵，百般地没寻归路处。正走之间，忽然地雷大振一声，两个在阵叫苦不迭，一齐跶了双脚，翻筋头颠下陷马坑里去。两边都是挠钩手，早把两个搭将起来，便把麻绳绑缚了，解上山坡请功。宋江把鞭梢一指，三军一齐掩杀过去，樊瑞引人马奔走上山，走不迭的，折其大半。宋江收军，众头领都在帐前坐下，军健早解项充、李衮到于麾下。宋江见了，忙叫解了绳索，亲自把盏，说道："二位壮士，其实休怪，临敌之际，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闻三位壮士大名，欲来礼请上山，同聚大义。盖因不得其便，因此错过。倘若不弃，同归山寨，不胜万幸。"两个听了，拜伏在地道："已闻及时雨大名，只是小弟等无缘，不曾拜识。原来兄长果有大义！我等两个不识好人，要与天地相拗。今日既被擒获，万死尚轻，反以礼待。若蒙不杀，誓当效死，报答大恩！樊瑞那人，无我两个，如何行得？义士头领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就说樊瑞来投拜，不知头领尊意如何？"宋江便道："壮士，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便请二位同回贵寨。宋江来日专候佳音。"两个拜谢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从投降，我等擒来，奉献头领麾下。"宋江听说大喜，请入中军，待了酒食，换了两套新衣，取两匹好马，呼小喽罗拿了枪牌，送二人下山回寨。两个于路，在马上感恩不尽。来到芒砀山下，小喽罗见了大惊，接上山寨。樊瑞问两个来意如何？项充、李衮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该万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说这话？"两个便把宋江如此义气，说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

贤，义气最重，我等不可逆天，来早都下山投拜。”两个道：“我们也为如此而来。”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次日天晓，三个一齐下山，直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请入帐中坐定。三个见了宋江，没半点相疑之意，彼此倾心吐胆，诉说平生之事。三人拜请众头领，都到芒砀山寨中，杀牛宰马，管待宋公明等众多头领，一面赏劳三军。饮宴已罢，樊瑞就拜公孙胜为师。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樊瑞大喜。数日之间，牵牛拽马，卷了山寨钱粮，驮了行李，收聚人马，烧毁了寨栅，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泊，于路无话。

宋江同众好汉军马，已到梁山泊边，却欲过渡，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大汉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马扶住，问道：“足下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答道：“小人姓段，双名景住。人见小弟赤发黄须，都呼小人为金毛犬。祖贯是涿州人氏[5]，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盗得一匹好马，雪练也似价白，浑身并无一根杂毛，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马又高又大，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唤做‘照夜玉狮子马’，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放在枪竿岭下，被小人盗得来。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被那曾家五虎夺了去。小人称说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小人不敢尽说。逃走得脱，特来告知。”宋江看这人时，虽是骨瘦形粗，却甚生得奇怪。怎见得，有诗为证：

焦黄头发髭须卷，捷足不辞千里远。
但能盗马不看家，如何唤做金毛犬？

宋江见了段景住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里商议。"带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滩上岸。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宋江教樊瑞、项充、李衮和众头领相见，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打起聒厅鼓来，且做庆贺筵席。宋江见山寨连添了许多人马，四方豪杰，望风而来，因此叫李云、陶宗旺监工，添造房屋，并四边寨栅。段景住又说起那匹马的好处，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头市探听那匹马的下落。

戴宗去了四五日，回来对众头领说道："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大的儿子，唤做曾涂，第二个唤做曾密，第三个唤做曾索，第四个唤做曾魁，第五个唤做曾升。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扎下寨栅，造下五十余辆陷车，发愿说，他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捉尽俺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那匹千里玉狮子马，现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杜撰几句言语，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摇动铁镮铃，神鬼尽皆惊。铁车并铁锁，上下有尖钉。扫荡梁山清水泊，剿除晁盖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尽闻名！'"晁盖听罢，心中大怒道："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我须亲自走一遭，不捉的

此辈，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小弟愿往。”晁盖道：“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宋江苦谏不听，晁盖忿怒，便点起五千人马，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晁盖点那二十个头领：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横、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共是二十个头领，部领三军人马下山，征进曾头市。宋江与吴用、公孙胜众头领，就山下金沙滩饯行。饮酒之间，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吴学究谏道：“此乃不祥之兆，兄长改日出军。”宋江劝道：“哥哥方才出军，风吹折认旗，于军不利。不若停待几时，却去和那厮理会。”晁盖道：“天地风云，何足为怪！趁此春暖之时，不去拿他，直待养成那厮气势，却去进兵，那时迟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宋江那里别拗得住，晁盖引兵渡水去了。宋江悒快不已。回到山寨，再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

且说晁盖领着五千人马，二十个头领，来到曾头市相近，对面下了寨栅。次日，先引众头领，上马去看曾头市。众多好汉立马看时，果然这曾头市是个险隘去处。但见：

周回一遭野水，四围三面高冈，堑边河港似蛇盘，濠下柳林如雨密。凭高远望，绿阴浓不见人家；附近潜窥，青影乱深藏寨栅。村中壮汉，出来的勇似金刚；田野小儿，

生下地便如鬼子。果然是铁壁铜墙，端的尽人强马壮。

晁盖与众头领正看之间，只见柳林中飞出一彪人马来，约有七八百人，当先一个好汉，戴熟铜盔，披连环甲，使一条点钢枪，骑着匹冲阵马，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声喝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国草寇，我正要来拿你解官请赏，原来天赐其便！还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晁盖大怒，回头一观，早有一将出马，去战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结义的好汉豹子头林冲。两个交马，斗了二十余合，不分胜败。曾魁斗到二十合之后，料道斗林冲不过，掣枪回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马不赶。晁盖领转军马回寨，商议打曾头市之策。林冲道："来日直去市口搦战，就看虚实如何，再作商议。"次日平明，引领五千人马，向曾头市口平川旷野之地，列成阵势，擂鼓呐喊。曾头市上炮声响处，大队人马出来，一字儿摆着七个好汉。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恭，上首副教师苏定，下首便是曾家长子曾涂，左边曾密、曾魁，右边曾升、曾索，都是全身披挂。教师史文恭弯弓插箭，坐下那匹却是千里玉狮子马，手里使一枝方天画戟。三通鼓罢，只见曾家阵里推出数辆陷车，放在阵前，曾涂指着对阵骂道："反国草贼，见俺陷车么？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不算好汉！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装载陷车里，解上东京，碎尸万段。你们趁早纳降，再有商议。"晁盖听了大怒，挺枪出马，直奔曾涂。众将怕晁盖有失，一发掩杀过去，两军混战。曾家军马，一步步退入村里。林冲、呼延灼紧护定晁盖，东西赶杀。林冲见路

途不好，急退回来收兵。看得两边各皆折了些人马。晁盖回到寨中，心中甚忧。众将劝道："哥哥且宽心，休得愁闷，有伤贵体，往常宋公明哥哥出军，亦曾失利，好歹得胜回寨，今日混战，各折了些军马，又不曾输了与他，何须忧闷？"晁盖只是郁郁不乐。在寨内一连三日，每日搦战，曾头市上并不曾见一个。

第四日，忽有两个和尚直到晁盖寨里来投拜，军人引到中军帐前，两个和尚跪下告道："小僧是曾头市上东边法华寺里监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时常来本寺作践罗唣，索要金银财帛，无所不为。小僧已知他的备细出没去处，特地前来拜请头领入去劫寨，剿除了他时，当坊有幸。"晁盖见说大喜，便请两个和尚坐了，置酒相待。林冲谏道："哥哥休得听信，其中莫非有诈。"和尚道："小僧是个出家人，怎敢妄语？久闻梁山泊行仁义之道，所过之处，并不扰民，因此特来拜投，如何故来掇赚将军？况兼曾家未必赢得头领大军，何故相疑？"晁盖道："兄弟休生疑心，误了大事。今晚我自去走一遭。"林冲道："哥哥休去，我等分一半人马去劫寨，哥哥在外面接应。"晁盖道："我不自去，谁肯向前？你可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林冲道："哥哥带谁入去？"晁盖道："点十个头领，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十个头领是：刘唐、阮小二、呼延灼、阮小五、欧鹏、阮小七、燕顺、杜迁、宋万、白胜。当晚造饭吃了，马摘鸾铃，军士衔枚[7]，黑夜疾走，悄悄地跟了两个和尚，直奔法华寺内，看时，是一个古寺。晁盖下马，入到寺内，见没僧众，问那两个和尚道："怎地这个大寺院，没一个僧众？"和尚道："便是曾家畜生薅恼，不得已各自归俗去

了，只有长老并几个侍者，自在塔院里居住。头领暂且屯住了人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厮寨里。”晁盖道：“他的寨在那里？”和尚道：“他有四个寨栅，只是北寨里，便是曾家弟兄屯军之处。若只打得那个寨子时，别的都不打紧。这三个寨便罢了。”晁盖道：“那个时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气，且待三更时分，他无准备。”初时听得曾头市上，整整齐齐打更鼓响。又听了半个更次，绝不闻更点之声。和尚道：“军人想是已睡了，如今可去。”和尚当先引路。晁盖带同诸将上马，领兵离了法华寺，跟着和尚。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处不见了两个僧人，前军不敢行动。看四边路杂难行，又不见有人家。军士却慌起来，报与晁盖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旧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见四下里金鼓齐鸣，喊声震地，一望都是火把。晁盖众将引军夺路而走，才转得两个弯，撞出一彪军马，当头乱箭射将来，不期一箭，正中晁盖脸上，倒撞下马来。却得呼延灼、燕顺两骑马，死并将去，背后刘唐、白胜，救得晁盖上马，杀出村中来。村口林冲等，引军接应，刚才敌得住。两军混战，直杀到天明，各自归寨。林冲回来点军时，三阮、宋万、杜迁，水里逃得性命。带入去二千五百人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跟着欧鹏，都回到帐中。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急拔得箭出，血晕倒了。看那箭时，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枪药敷贴上，原来却是一枝药箭。晁盖中了箭毒，已自言语不得。林冲叫扶上车子，便差三阮、杜迁、宋万先送回山寨。其余十五个头领，在寨中商议：“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不

想遭这一场，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我等只可收兵回去，这曾头市急切不能取得。”呼延灼道：“须等宋公明哥哥将令来，方可回军。”当日众头领闷闷不已，众军亦无恋战之心，人人都有还山之意。当晚二更时分，天色微明，十五个头领，都在寨中纳闷，正是蛇无头而不行，鸟无翅而不飞，嗟咨叹惜，进退无措。忽听的伏路小校，慌急来报：“前面四五路军马杀来，火把不计其数。”林冲听了，一齐上马。三面山字火把齐明，照见如同白日，四下里呐喊到寨前。林冲领了众头领，不去抵敌，拔寨都起，回马便走。曾家军马，背后卷杀将来，两军且战且走。走过了五六十里，方才得脱。计点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败亏输，急取旧路，望梁山泊回来。退到半路，正迎着戴宗传下军令，教众头领引军且回山寨，别作良策。众将得令，引军回到水浒寨上山，都来看视晁头领时，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饮食不进，浑身虚肿。宋江等守定在床前啼哭，亲手敷贴药饵，灌下汤散。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

当日夜至三更，晁盖身体沉重，转头看着宋江嘱付道：“贤弟保重。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言罢，便瞑目而死。宋江见晁盖死了，比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众头领扶策宋江出来主事。吴用、公孙胜劝道：“哥哥且省烦恼，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伤？且请理会大事。”宋江哭罢，便教把香汤沐浴了尸首，装殓衣服巾帻，停在聚义厅上。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一面合造内棺外椁，选了吉时，盛放在正厅上，建起灵帏，中间设个神主[8]，上写道：“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头领，自宋公明以下，都带重

孝；小头目并众小喽罗，亦带孝头巾。把那枝誓箭，就供养在灵前。寨内扬起长旛，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追荐晁天王。宋江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林冲与公孙胜、吴用，并众头领商议，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诸人拱听号令。次日清晨，香花灯烛，林冲为首，与众等请出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吴用、林冲开话道："哥哥听禀：'国一日不可无君，家一日不可无主。'晁头领是归天去了，山寨中事业，岂可无主？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来日吉日良辰，请哥哥为山寨之主，诸人拱听号令。"宋江道："晁天王临死时嘱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为梁山泊主。'此话众头领皆知。今骨肉未寒，岂可忘了？又不曾报得仇，雪得恨，如何便居得此位？"吴学究又劝道："晁天王虽是如此说，今日又未曾捉到那人，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若哥哥不坐时，谁人敢当此位？寨中人马如何管领？然虽遗言如此，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待日后别有计较。"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今日小可权当此位，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须当此位。"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宋江喝道："这黑厮又来胡说！再休如此乱言，先割了你这厮舌头！"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长，请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头！"吴学究道："这厮不识尊卑的人，兄长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且请哥哥主张大事。"

宋江焚香已罢，权居主位，坐了第一把椅子。上首军师吴用，下首公孙胜。左一带林冲为头，右一带呼延灼居长。

众人参拜了，两边坐下。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权居此位，全赖众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马数多，非比往日，可请众兄弟分做六寨驻扎。聚义厅今改为忠义堂。前后左右立四个旱寨，后山两个小寨，前山三座关隘，山下一个水寨，两滩两个小寨，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忠义堂上，是我权居尊位。第二位军师吴学究，第三位法师公孙胜，第四位花荣，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吕方，第七位郭盛；左军寨内：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刘唐，第三位史进，第四位杨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迁，第七位宋万；右军寨内：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欧鹏，第七位穆春；前军寨内：第一位李应，第二位徐宁，第三位鲁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杨志，第六位马麟，第七位施恩；后军寨内：第一位柴进，第二位孙立，第三位黄信，第四位韩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邓飞，第七位薛永；水军寨内：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张横，第六位张顺，第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计四十三员头领。山前第一关，令雷横、樊瑞守把；第二关，令解珍、解宝守把；第三关，令项充、李衮守把。金沙滩小寨内，令燕顺、郑天寿、孔明、孔亮四个守把；鸭嘴滩小寨内，令李忠、周通、邹渊、邹润四个守把。山后两个小寨：左一个旱寨内，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右一个旱寨内，令朱武、陈达、杨春六人守把。忠义堂内，左一带房中，掌文卷，萧让；掌赏罚，裴宣；掌印信，金大坚；掌算

钱粮，蒋敬。右一带房中，管炮，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侯健；管筑城垣，陶宗旺。忠义堂后两厢房中管事人员：监造房屋，李云；铁匠总管，汤隆；监造酒醋，朱富；监备筵宴，宋清；掌管什物，杜兴、白胜。山下四路作眼酒店，原拨定朱贵、乐和、时迁、李立、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已自定数。管北地收买马匹，杨林、石勇、段景住。分拨已定，各自遵守，毋得违犯。"梁山泊水浒寨内，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为寨主，尽皆欢喜，拱听约束。一日，宋江聚众商议，欲要与晁盖报仇，兴兵去打曾头市。军师吴用谏道："哥哥，庶民居丧，尚且不可轻动，哥哥兴师，且待百日之后，方可举兵。"宋江依吴学究之言，守住山寨，每日修设好事，只做功果，追荐晁盖。

一日，请到一僧，法名大圆，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僧人，只为游方来到济宁[9]，经过梁山泊，就请在寨内做道场。因吃斋之次，闲话间，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那大圆和尚说道："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吴用听了，猛然省起，说道："你看我们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吴用笑道："哥哥何故自丧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难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如何能够得他来落草？"吴学究道："吴用也在心多时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计，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称足下为智多星，端的名不虚传！敢问军师用甚

计策，赚得本人上山?”吴用不慌不忙，迭两个指头，说出这段计来。有分教，卢俊义撇却锦簇珠围，来试龙潭虎穴。正是：只为一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毕竟吴学究怎地赚卢俊义上山，且听下回分解。

---

[1]诸葛孔明句　诸葛亮参用孙、吴阵法加以改造补充的一种阵法，有八八六十四阵。说见《水浒传注略》。

[2]磨旗　摇动号旗。磨，方言，移动。

[3]濮州　治所在今山东濮阳。

[4]斩将搴(qiān牵)旗　砍杀敌将。拔取敌旗。形容勇敢善战，叱咤风云。搴，拔取。语出李陵《答苏武书》。

[5]涿(zhuó拙)州　治所在今河北涿县。

[6]照夜玉狮子　唐代名马有照夜白、狮子骢。“照夜玉狮子”乃二马名之合称。

[7]衔枚　古代军事术语。古人行军作战，口中横衔着一根枚，以防止出声。枚，筷子似的短木。

[8]神主　供奉死者的牌位。

[9]济宁　治所在今山东济宁。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话说这龙华寺僧人，说出三绝玉麒麟卢俊义名字与宋江，吴用道："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来，只是少一个粗心大胆的伴当，和我同去。"说犹未了，只见黑旋风李逵高声叫道："军师哥哥，小弟与你走一遭。"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风放火，下风杀人，打家劫舍，冲州撞府，合用着你。这是做细作的勾当，你性子又不好，去不的。"李逵道："你们都道我生的丑，嫌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极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定要去走一遭。"吴用道："你若依的我三件事，便带你去。若依不的，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莫说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吴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断了酒，回来你却开；第二件，于路上做道童打扮，随着我，我但叫你，不要违拗；第三件最难，你从明日为始，并不要说话，只做哑子一般。依的这三件，便带你去。"李逵道："不吃酒，做道童，却依得。闭着这个嘴不说话，却是憋杀我！"吴用道："你若开口，便惹出事来。"李逵道："也容

易，我只口里衔着一文铜钱便了！”宋江道：“兄弟，你坚执要去，若有疏失，休要怨我。”李逵道：“不妨，不妨。我这两把板斧拿了去，少也砍他娘千百个鸟头才罢。”众头领都笑，那里劝的住。当日忠义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教李逵打扮做道童，挑担下山。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再三分付吴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吴用、李逵，别了众人下山，宋江等回寨。

且说吴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每日天晚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于路上，吴用被李逵怄的苦。行了几日，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当晚李逵去厨下做饭，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小二哥来房里告诉吴用道：“你家哑道童忒狠，小人烧火迟了些，就打的小人吐血。”吴用慌忙与他陪话，把十数贯钱与他将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话下。过了一夜，次日天明，起来安排些饭食吃了。吴用唤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这厮苦死要来，一路上怄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要处，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不敢，不敢。”吴用道：“我再和你打个暗号：若是我把头来摇时，你便不可动弹。”李逵应承了。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吴用戴一顶乌绉纱抹眉头巾，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系一条杂彩吕公绦，着一双方头青布履，手里拿一副赛黄金熟铜铃杵。李逵戗几根蓬松黄发，绾两枚浑骨丫髻[1]，黑虎躯穿一领粗布短褐袍，飞熊腰勒一条杂色短须绦，穿一双蹬山透土靴，担一条过头木拐棒，挑着个纸招儿，上写着：“讲命谈天，卦金一

两。"吴用、李逵两个打扮了，锁上房门，离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门来。行无一里，却早望见城门，端的好个北京！但见：

城高地险，堑阔濠深[2]。一周回鹿角交加，四下里排叉密布。鼓楼雄壮，缤纷杂彩旗幡；墚道坦平[3]，簇摆刀枪剑戟。钱粮浩大，人物繁华。东西院鼓乐喧天，南北店货财满地。千员猛将统层城[4]，百万黎民居上国。

此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各州府县俱有军马守把。惟此北京，是河北第一个去处，更兼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如何不摆得整齐？且说吴用、李逵两个，摇摇摆摆，却好来到城门下，守门的约有四五十军士，簇捧着一个把门的官人在那里坐定。吴用向前施礼，军士问道："秀才那里来？"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这个道童姓李。江湖上卖卦营生，今来大郡，与人讲命。"身边取出假文引[5]，教军士看了。众人道："这个道童的鸟眼，恰象贼一般看人！"李逵听得，正待要发作，吴用慌忙把头来摇，李逵便低了头。吴用向前与把门军士陪话道："小生一言难尽！这个道童，又聋又哑，只有一分蛮气力，却是家生的孩儿[6]，没奈何带他出来。这厮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辞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后，脚高步低，望市心里来。吴用手中摇着铃杵，口里念四句口号道："甘罗发早子牙迟[7]，彭祖颜回寿不齐[8]，范丹贫穷石崇富[9]，八字生来各有时。"吴用又道："乃时也，运也，命也。

知生，知死，知贵，知贱。若要问前程，先赐银一两。”说罢，又摇铃杵。北京城内小儿约有五六十个，跟着看了笑。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10]，自歌自笑，去了复又回来，小儿们哄动。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听得街上喧哄，唤当直的问道：“如何街上热闹？”当直的报复：“员外，端的好笑！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在街上卖卦，要银一两算一命，谁人舍的。后头一个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渗濑，走又走的没样范，小的们跟定了笑。”卢俊义道：“既出大言，必有广学。当直的，与我请他来。”当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员外有请。”吴用道：“是何人请我？”当直的道：“卢员外相请。”吴用便与道童跟着转来，揭起帘子，入到厅前，教李逵只在鹅项椅上坐定等候。吴用转过前来，见卢员外时，那人生的如何，有满庭芳词为证：

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威风凛凛，仪表似天神。惯使一条棍棒，护身龙绝技无伦。京城内家传清白，积祖富豪门。杀场临敌处，冲开万马，扫退千军。更忠肝贯日，壮气凌云。慷慨疏财仗义，论英名播满乾坤。卢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

当时吴用向前施礼。卢俊义欠身答礼问道：“先生贵乡何处？尊姓高名？”吴用答道：“小生姓张，名用，自号谈天口[11]。祖贯山东人氏。能算皇极先天数[12]，知人生死贵贱。卦金白银一两，方才算命。”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儿里，分宾坐

定。茶汤已罢，叫当直的取过白银一两，奉作命金，"烦先生看贱造则个[13]。"吴用道："请贵庚月日下算。"卢俊义道："先生，君子问灾不问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则个。在下今年三十二岁，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排在桌上，算了一回，拿起算子桌上一拍，大叫一声"怪哉！"卢俊义失惊问道："贱造主何吉凶？"吴用道："员外若不见怪，当以直言。"卢俊义道："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但说不妨。"吴用道："员外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于刀剑之下。"卢俊义笑道："先生差矣。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如何能有血光之灾？"吴用改容变色，急取原银付还，起身便走，嗟叹而言："天下原来都要人阿谀谄佞！罢，罢！分明指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小生告退。"卢俊义道："先生息怒。前言特地戏耳，愿听指教。"吴用道："小生直言，切勿见怪！"卢俊义道："在下专听，愿勿隐匿。"吴用道："员外贵造，一向都行好运。但今年时犯岁君[14]，正交恶限。目今百日之内，尸首异处。此乃生来分定，不可逃也。"卢俊义道："可以回避否？"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便回员外道："只除非去东南方巽地上[15]，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难。虽有些惊恐，却不伤大体。"卢俊义道："若是免的此难，当以厚报。"吴用道："命中有四句卦歌，小生说与员外，写于壁上，日后应验，方知小生灵处。"卢俊义叫取笔砚来，便去白粉壁上写。吴用口歌四句："芦花丛里一扁舟，俊

杰俄从此地游，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当时卢俊义写罢，吴用收拾起算子，作揖便行。卢俊义留道：“先生少坐，过午了去。”吴用答道：“多蒙员外厚意，误了小生卖卦，改日再来拜会。”抽身便起。卢俊义送到门首，李逵拿了拐棒，走出门外。吴学究别了卢俊义，引了李逵，径出城来，回到店中，算还房宿饭钱，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离店肆。对李逵说道：“大事了也！我们星夜赶回山寨，安排圈套，准备机关，迎接卢俊义，他早晚便来也！”

且不说吴用、李逵还寨，却说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寸心如割，坐立不安，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听了这算命的话，一日耐不得，便叫当直的，去唤众主管商议事务。少刻都到，那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这李固原是东京人，因来北京投奔相识不着，冻倒在卢员外门前。卢俊义救了他性命，养在家中。因见他勤谨，写的算的，教他管顾家间事务。五年之内，直抬举他做了都管。一应里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一家内都称他做李都管。当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喏。卢员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说犹未了，阶前走过一人来。但见：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纪，三牙掩口细髯，十分腰细膀阔。带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系一条蜘蛛斑红线压腰，着一双土黄皮油膀夹靴。脑后一对挨兽金环，护项一枚香罗手帕，腰间斜插名人

扇，鬓畔常簪四季花。

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双亡，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若赛锦体，由你是谁，都输与他。不则一身好花绣，更兼吹的、弹的、唱的、舞的、拆白道字、顶真续麻[16]，无有不能，无有不会。亦是说的诸路乡谈，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更且一身本事，无人比的。拿着一张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17]，并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间入城，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18]。若赛锦标社[19]，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头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单讳个青字。北京城里人口顺，都叫他做浪子燕青。曾有一篇沁园春词单道着燕青的好处，但见：

唇若涂朱，睛如点漆，面似堆琼。有出人英武，凌云志气，资禀聪明。仪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夸能。伊州古调[20]，唱出绕梁声，果然是艺苑专精，风月丛中第一名。听鼓板喧云，笙声嘹亮，畅叙幽情。棍棒参差，揎拳飞脚，四百军州到处惊。人都羡英雄领袖，浪子燕青。

原来这燕青是卢俊义家心腹人，也上厅声喏了，做两行立住。李固立在左边，燕青立在右边。卢俊义开言道："我夜来

算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那里有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21]，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香，消灾灭罪；二者躲过这场灾晦；三者做些买卖，观看外方景致。李固，你与我觅十辆太平车子，装十辆山东货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里，库房钥匙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内，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误矣。常言道：‘卖卜卖卦，转回说话。’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只在家中，怕做甚么？”卢俊义道：“我命中注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灾来，悔却晚矣。”燕青道：“主人在上，须听小乙愚言：这一条路，去山东泰安州，正打从梁山泊边过。近年泊内，是宋江一伙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官兵捕盗，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烧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来那个算命的胡讲。倒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装做阴阳人，来煽惑主人。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若在家时，三言两语，盘倒那先生，到敢有场好笑。”卢俊义道：“你们不要胡说，谁人敢来赚我！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打甚么紧！我观他如同草芥，兀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也算个男子大丈夫！”

说犹未了，屏风背后走出娘子来，乃是卢员外的浑家，年方二十五岁，姓贾，嫁与卢俊义，才方五载。娘子贾氏便道：“丈夫，我听你说多时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里。’休听那算命的胡说，撇下海阔一个家业，耽惊受怕，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你且只在家内，清心寡欲，高居静坐，

自然无事。"卢俊义道："你妇人家省得甚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自古祸出师人口，必主吉凶。我既主意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语！"燕青又道："小人靠主人福荫，学得些个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说嘴，帮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个草寇出来，小人也敢发落的三五十个开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卢俊义道："便是我买卖上不省的，要带李固去。他须省的，又替我大半气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别人管帐，只教你做个桩主[22]。"李固又道："小人近日有些脚气的症候，十分走不的多路。"卢俊义听了，大怒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你便有许多推故。若是那一个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头的滋味。"李固吓得面如土色。众人谁敢再说，各自散了。李固只的忍气吞声，自去安排行李，讨了十辆太平车子，唤了十个脚夫，四五十拽车头口，把行李装上车子，行货拴缚完备。卢俊义自去结束。第三日烧了神福，给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个个都分付了。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直的尽收拾了出城[23]。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车仗，流泪而去。次日五更，卢俊义起来沐浴罢，更换一身新衣服，吃了早膳，取出器械，到后堂里辞别了祖先香火。临时出门上路，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个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贾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频寄书信回来。"说罢，燕青在面前拜了。卢俊义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瓦两舍打哄。"燕青道："主人如此出行，小乙怎敢怠慢？"

卢俊义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有诗一首，单道卢俊义这

条好棒：

挂壁悬崖欺瑞雪，撑天柱地撼狂风。

虽然身上无牙爪，出水巴山秃尾龙。

李固接着，卢俊义道："你可引两个伴当先去，但有干净客店，先做下饭等候。车仗脚夫，到来便吃，省得耽搁了路程。"李固也提条杆棒，先和两个伴当去了。卢俊义和数个当直的随后押着车仗行。但见途中山明水秀，路阔坡平，心中欢喜道："我若是在家，那里见这般景致！"行了四十余里，李固接着主人，吃点心中饭罢，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里，李固接着车仗人马宿食。卢俊义来到店房内，倚了棍棒，挂了毡笠儿，解下腰刀，换了鞋袜，宿食皆不必说。次日清早起来，打火做饭，众人吃了，收拾车辆头口，上路又行。

自此在路夜宿晓行，已经数日。来到一个客店里宿食，天明要行，只见店小二哥对卢俊义说道："好教官人得知，离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边口子前过去。山上宋公明大王，虽然不害来往客人，官人须是悄悄过去，休得大惊小怪。"卢俊义听了道："原来如此。"便叫当直的取下了衣箱，打开锁，去里面提出一个包，内取出四面白绢旗。问小二哥讨了四根竹竿，每一根缚起一面旗来。每面栲栳大小几个字，写道：

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

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

李固等众人看了，一齐叫起苦来。店小二问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亲么？"卢俊义道："我自是北京财主，却和这贼们有甚么亲！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小二哥道："官人低声些，不要连累小人，不是耍处！你便有一万人马，也近他不的。"卢俊义道："放屁！你这厮们都和那贼人做一路！"店小二叫苦不迭，众车脚夫都痴呆了。李固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怜见众人，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强似做罗天大醮！"卢俊义喝道："你省的甚么！这等燕雀，安敢和鸿鹄厮并？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不曾逢着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我那车子上叉袋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倘或这贼们当死合亡，撞在我手里，一朴刀一个砍翻，你们众人，与我便缚在车子上。撇了货物不打紧，且收拾车子捉人，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前面摆四辆车子，上插了四把绢旗，后面六辆车子，随从了行。那李固和众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卢俊义取出朴刀，装在杆棒上，三个丫儿扣牢了，赶着车子，奔梁山泊路上来。李固等见了崎岖山路，行一步，怕一步，卢俊义只顾赶着要行。从清早起来，行到巳牌时分，远远地望见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却好行到林子边，只听得一声胡哨响，吓的李固和两个当直的没躲处。卢俊义教把车仗押在一

边。车夫众人都躲在车子底下叫苦。卢俊义喝道："我若拥翻，你们与我便缚！"说犹未了，只见林子边走出四五百小喽罗来，听得后面锣声响处，又有四五百小喽罗截住后路。林子里一声炮响，托地跳出一筹好汉。怎地模样，但见：

茜红头巾，金花斜袅；
铁甲凤盔，锦衣绣袄。
血染髭髯，虎威雄暴；
大斧一双，人皆吓倒。

当下李逵手掿双斧，厉声高叫："卢员外，认得哑道童么？"卢俊义猛省，喝道："我时常有心要来拿你这伙强盗，今日特地到此，快教宋江那厮下山投拜！倘或执迷，我片时间教你人人皆死，个个不留！"李逵呵呵大笑道："员外，你今日中了俺的军师妙计，快来坐把交椅！"卢俊义大怒，掿着手中朴刀，来斗李逵，李逵抡起双斧来迎。两个斗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来，转过身，望林子里便走。卢俊义挺着朴刀，随后赶去，李逵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引得卢俊义性发，破一步，抢入林来，李逵飞奔乱松丛中去了。卢俊义赶过林子这边，一个人也不见了。却待回身，只听得松林旁边转出一伙人来，一个人高声大叫："员外不要走，认的俺么？"卢俊义看时，却是一个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铁禅杖。卢俊义喝道："你是那里来的和尚！"鲁智深大笑道："洒家是花和尚鲁智深，今奉军师将令，着俺来迎接员外上山。"卢

俊义焦躁，大骂："秃驴敢如此无礼！"拈手中宝刀，直取那和尚。鲁智深抡起铁禅杖来迎。两个斗不到三合，鲁智深拨开朴刀，回身便走，卢俊义赶将去。正赶之间，喽罗里走出行者武松，抡两口戒刀，直奔将来。卢俊义不赶和尚，来斗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卢俊义哈哈大笑："我不赶你。你这厮们何足道哉！"说犹未了，只见山坡下一个人在那里叫道："卢员外，你如何省得！岂不闻'人怕落荡，铁怕落炉'？哥哥定下的计策，你待走那里去！"卢俊义喝道："你这厮是谁！"那人笑道："小可便是赤发鬼刘唐。"卢俊义骂道："草贼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刘唐。方才斗得三合，刺斜里一个人大叫道："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当时刘唐、穆弘，两个两条朴刀，双斗卢俊义。正斗之间，不到三合，只听的背后脚步响。卢俊义喝声："着！"刘唐、穆弘跳退数步。卢俊义便转身斗背后的好汉，却是扑天雕李应。三个头领，丁字脚围定。卢俊义全然不慌，越斗越健。正好步斗，只听得山顶上一声锣响，三个头领各自卖个破绽，一齐拔步去了。卢俊义又斗得一身臭汗，不去赶他。再回林子边，来寻车仗人伴时，十辆车子，人伴头口，都不见了。卢俊义便向高阜处，四下里打一望，只见远远地山坡下，一伙小喽罗，把车仗头口，赶在前面，将李固一干人，连连串串，缚在后面，鸣锣擂鼓，解投松树那边去。卢俊义望见，心如火炽，气似烟生，提着朴刀，直赶将去。约莫离山坡不远，只见两筹好汉喝一声道："那里去！"一个是美髯公朱仝，一个是插翅虎雷横。卢俊义见了，高声骂道："你这伙草贼，好好把车仗人马

还我！"朱仝手拈长须大笑道："卢员外，你还恁地不晓事？中了俺军师妙计，便肋生双翅，也飞不出去。快来大寨坐把交椅。"卢俊义听了大怒，挺起朴刀，直奔二人。朱仝、雷横，各将兵器相迎。斗不到三合，两个回身便走。卢俊义寻思道："须是赶翻一个，却才讨得车仗。"舍着性命，赶转山坡，两个好汉，都不见了。只听得山顶上鼓板吹箫，仰面看时，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上面绣着"替天行道"四字。转过来打一望，望见红罗销金伞下，盖着宋江，左有吴用，右有公孙胜。一行部从二百余人，一齐声喏道："员外，别来无恙！"卢俊义见了越怒，指名叫骂山上。吴用劝道："员外且请息怒。宋公明久慕威名，特令吴某亲诣门墙，迎员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请休见责。"卢俊义大骂："无端草贼，怎敢赚我！"宋江背后转过小李广花荣，拈弓取箭，看着卢俊义喝道："卢员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荣神箭！"说犹未了，飕地一箭，正中卢俊义头上毡笠儿的红缨。吃了一惊，回身便走。山上鼓声震地，只见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引一彪军马，摇旗呐喊，从山东边杀出来；又见双鞭将呼延灼、金枪手徐宁，也领一彪军马，摇旗呐喊，从山西边杀出来，吓得卢俊义走投没路。看看天色将晚，脚又疼，肚又饥，正是慌不择路，望山僻小径只顾走。约莫黄昏时分，烟迷远水，雾锁深山，星月微明，不分丛莽。正走之间，不到天尽头，须到地尽处，看看走到鸭嘴滩头，只一望时，都见满目芦花，茫茫烟水。卢俊义看见，仰天长叹道："是我不听好人言，今日果有恓惶事"。

正烦恼间，只见芦苇里面一个渔人，摇着一只小船出来，那渔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胆！这是梁山泊出没的去处，半夜三更，怎地来到这里！"卢俊义道："便是我迷踪失路，寻不着宿头，你救我则个！"渔人道："此间大宽转有一个市井，却用走三十余里向开路程，更兼路杂，最是难认。若是水路去时，只有三五里远近。你舍得十贯钱与我，我便把船载你过去。"卢俊义道："你若渡得我过去，寻得市井客店，我多与你些银两。"那渔人摇船傍岸，扶卢俊义下船，把铁篙撑开。约行三五里水面，只听得前面芦苇丛中橹声响，一只小船飞也似来，船上有两个人，前面一个，赤条条地拿着一条水篙，后面那个摇着橹。前面的人横定篙，口里唱着山歌道：

生来不会读诗书，且就梁山泊里居。
准备窝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24]。

卢俊义听得，吃了一惊，不敢做声。又听得右边芦苇丛中，也是两个人，摇一只小船出来。后面的摇着橹，有咿哑之声。前面横定篙，口里也唱山歌道：

乾坤生我泼皮身，赋性从来要杀人。
万两黄金浑不爱，一心要捉玉麒麟。

卢俊义听了，只叫得苦。只见当中一只小船，飞也似摇将

来，船头上立着一个人，倒提铁钻木篙，口里亦唱着山歌道：

芦花丛里一扁舟，俊杰俄从此地游。

义士若能知此理，反躬逃难可无忧。

歌罢，三只船一齐唱喏。中间是阮小二，左边是阮小五，右边是阮小七，那三只小船，一齐撞将来。卢俊义听了，心内转惊，自想又不识水性，连声便叫渔人："快与我拢船近岸！"那渔人哈哈大笑，对卢俊义说道："上是青天，下是绿水，我生在浔阳江，来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绰号混江龙李俊的便是！员外若还不肯降时，枉送了你性命！"卢俊义大惊，喝一声说道："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窝里搠将来，李俊见朴刀搠将来，拿定棹牌，一个背抛筋斗，扑通的翻下水去了。那只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转，朴刀又搠将下水去了。只见船尾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出来，叫一声，乃是浪里白跳张顺，把手挟住船梢，脚踏水浪，把船只一侧，船底朝天，英雄落水。正是：铺排打凤牢龙计[25]，坑陷惊天动地人。毕竟卢俊义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浑骨丫髻　头上左右分梳的两个小髻。

[2]堑(qiàn欠)　原意为隔断交通的沟，这里指护城河。

[3]堞(dié蝶)道　城上矮墙里边的道路。堞，城上齿形的矮墙，也叫女墙。

[4]层城　高大坚固的城阙。

[5]文引　通行证。

[6]家生的孩儿　卖身奴仆的子女，仍然留在主人家当奴仆的，叫作家生孩儿。

[7]甘罗发早子牙迟　甘罗年十二因功被秦封为上卿，故说"发早"。而辅佐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姜子牙，据传八十岁时才在渭水边际遇周文王，拜为丞相，因而是"发迟"。发，发迹，作官。

[8]彭祖颜回寿不齐　传说中的彭祖，姓钱名铿，生于夏代，活到殷商末年时已八百多岁，成为长寿的象征。而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死时才二十九岁，相比之下何其寿短。

[9]范丹贫穷石崇富　东汉人范丹，博通五经，却终生隐居不仕，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有时甚至断炊绝粮。而西晋大官僚石崇，在任荆州刺史时，因纵兵抢夺客商财货，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富豪。

[10]解(jiè借)库　当铺。

[11]谈天口　战国时阴阳家邹衍善于论辩宇宙之事，称为"谈天衍"。后世也称高谈宏辩为"谈天"。

[12]皇极先天数　北宋理学家邵雍在他写的《皇极经世》一书中，融合《周易》和道教思想，制定了一种烦琐神秘的象数学体系，称为"先天学"。这种学说，企图用符号、形象和数字来推测宇宙的变化，说明世界的治乱，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宿命论色彩。

[13]贱造　对自己生年、月、日、时八字的谦称。

[14]岁君　又叫太岁，即木星。古人把黄道附近一周天分为十二等分，配以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木星每年经过一个等分，叫作太岁在子、太岁在卯，十二年循环一次。地支有方位，太岁因而也有方位，术数家以太岁所在为凶方，许多迷信禁忌也就由此而产生。

[15]巽(xùn逊)地　八卦与八方相配，巽属东南。巽，八卦之一，卦形为☴。

[16]拆白道字　宋元时盛行的一种文字游戏，把要说的话，用拆字法说出来。如"君瑞是箇肖字这壁着箇立人，你是箇木寸马户尸巾"(《西厢记》)，就是拆的"俏"和"村驴屌"四字。　顶真续麻　也是一种文字游戏。上一句诗的末一字，就是下一句的头一字，一句顶一句连续而下。如"落花飞絮隔珠帘，帘静重门掩，掩镜羞看脸儿瘦"。(《乐府群玉·小桃红》)。

[17]落生　用箭射飞鸟。

18]虫蚁　小动物的总称。凡一切小动物，包括飞禽走兽、昆虫鳞介等，都可称为虫蚁。这里指鸟雀。

[19]锦标社　　宋时赛箭的社团名称。《武林旧事》卷三"社会"："锦标社射弩。"

[20]伊州古调　　即伊州商调曲。伊州本是地名，治所在今新疆哈密。唐天宝以后，乐曲常以地方为名，有凉州、甘州、伊州等乐曲。

[21]天齐仁圣帝　　道教所奉的泰山神。封建帝王时常封祭泰山，并对泰山神屡加褒封。如唐玄宗封之为"天齐王"；宋大中祥符四年封之为"东岳天齐仁圣大帝"。"天齐"即成泰山的别称。

[22]桩主　　总管。

[23]当直的　　仆役。

[24]鳌(ào熬)鱼　　传说中的海中大龟。一说大鳖。

[25]铺排打凤牢龙计　　安排下擒龙捉凤的高超计谋。龙、凤指代英杰卢俊义。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话说这卢俊义虽是了得，却不会水，被浪里白跳张顺排翻了船，倒撞下水去。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又钻过对岸来，抢了朴刀。张顺把卢俊义直奔岸边来。早点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接上岸来，团团围住，解了腰刀，尽脱下湿衣服，便要将索绑缚。只见神行太保戴宗传令，高叫将来："不得伤犯了卢员外贵体！"随即差人，将一包袱锦衣绣袄，与卢俊义穿着。八个小喽罗，抬过一乘轿来，扶卢员外上轿便行。只见远远地，早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照着一簇人马，动着鼓乐，前来迎接。为头宋江、吴用、公孙胜，后面都是众头领，一齐下马，卢俊义慌忙下轿，宋江先跪，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卢俊义亦跪下还礼道："既被擒捉，愿求早死！"宋江大笑，说道："且请员外上轿。"众人一齐上马，动着鼓乐，迎上三关，直到忠义堂前下马，请卢俊义到厅上，明晃晃地点着灯烛。宋江向前陪话道："小可久闻员外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幸得拜识，大慰平生。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万乞恕罪。"吴用上前说道："昨奉兄长之命，特令吴某亲诣门墙，以卖卦为由，赚员外上山，共聚大义，一同替

天行道。"宋江便请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卢俊义答礼道："不才无识无能，误犯虎威，万死尚轻，何故相戏？"宋江陪笑道："怎敢相戏。实慕员外威德，如饥如渴。万望不弃鄙处，为山寨之主，早晚共听严命。"卢俊义回说："宁就死亡，实难从命。"吴用道："来日却又商议。"当时置备酒食管待。卢俊义无计奈何，只得饮了几杯，小喽罗请去后堂歇了。次日，宋江杀羊宰马，大排筵宴，请出卢员外来赴席，再三再四，谦让在中间里坐了。酒至数巡，宋江起身把盏，陪话道："夜来甚是冲撞，幸望宽恕。虽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马，员外可看'忠义'二字之面，宋江情愿让位，休得推却。"卢俊义答道："头领差矣！小可身无罪累，颇有些少家私。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吴用并众头领一个个说，卢俊义越不肯落草。吴用道："员外既然不肯，难道逼勒？只留得员外身，留不得员外心。只是众弟兄难得员外到此，既然不肯入伙，且请小寨略住数日，却送还宅。"卢俊义道："小可在此不妨，只恐家中老小，不知这般的消息。"吴用道："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车仗回去 员外迟去几日．却何妨？"吴用问道："李都管，你的车仗货物都有么？"李固应道："一些儿不少。"宋江叫取两个大银，把与李固，两个小银，打发当直的，那十个车脚，共与他白银十两。众人拜谢。卢俊义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知了。你回家中，说与娘子，不要忧心，我过三五日，便回也。"李固只要脱身，满口应说："但不妨事。"辞了便下忠义堂去。吴用随即便起身说道："员外宽心少坐，小生发送李都管下山，便来也。"

吴用只推发送李固，却先到金沙滩等候。少刻，李固和两个当直的，并车仗、头口、人伴，都下山来。吴用将引五百小喽罗围在两边，坐在柳阴树下，便唤李固近前说道："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今坐第二把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时，预先写下四句反诗，在家里壁上。我教你们知道，壁上二十八个字，每一句包着一个字。'芦花荡里一扁舟'，包个'卢'字；'俊杰那能此地游'，包个'俊'字，'义士手提三尺剑'，包个'义'字'反时须斩逆臣头'，包个'反'字，这四句诗，包藏'卢俊义反'四字。今日上山，你们怎知？本待把你众人杀了，显得我梁山泊行短。今日放你们星夜自回去，休想望你主人回来！"李固等只顾下拜。吴用教把船送过渡口。一行人上路，奔回北京。正是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更不回。

话分两处。不说李固等归家，且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再入酒席，用巧言说诱卢俊义，筵会直到二更方散。次日，山寨里再排筵会庆贺，卢俊义说道："感承众头领好意相留，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辞。"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识员外，来日宋江梯己聊备小酌[1]，对面论心一会，勿请推却。"又过了一日。明日宋江请，后日吴用请，大后日公孙胜请。话休絮繁，三十余个上厅头领，每日轮一个做筵席。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早过一月有余。卢俊义寻思，又要告别。宋江道："非是不留员外，争奈急急要回，来日忠义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己送路，只见众头领都道："俺哥哥敬员外十分，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吃，'砖儿何厚，瓦儿何薄！'"李逵在内大叫道："我舍着一条

性命，直往北京请得你来，却不吃我弟兄们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结，性命相扑！”吴学究大笑道：“不曾见这般请客的，甚是粗卤。员外休怪，见他众人薄意，再住几时。”不觉又过了四五日。卢俊义坚意要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将引一班头领，直到忠义堂上开话道：“我等虽是以次弟兄，也曾与哥哥出气力，偏我们酒中藏着毒药？卢员外若是见怪，不肯吃我们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悔之晚矣。”吴用起身便道：“你们都不要烦恼，我与你央及员外，再住几时，有何不可。常言道：‘将酒劝人，终无恶意。’”卢俊义抑众人不过，只得又住了几日。——前后却好三五十日。自离北京，是五月的话，不觉在梁山泊早过了两个多月。但见金风淅淅，玉露冷冷，又早是中秋节近。卢俊义思想归期，对宋江诉说。宋江见卢俊义思归苦切，便道：“这个容易，来日金沙滩送别。”卢俊义大喜。有诗为证：

一别家山岁月赊[2]，寸心无日不思家。
此身恨不生双翼，欲借天风过水涯。

次日，还把旧时衣裳刀棒，送还员外，一行众头领都送下山。宋江把一盘金银相送。卢俊义推道：“非是卢某说口，金帛钱财，家中颇有，但得到北京盘缠足矣。赐与之物，决不敢受。”宋江等众头领直送过金沙滩，作别自回，不在话下。

不说宋江回寨，只说卢俊义拽开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到得北京。日已薄暮，赶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

夜。次日早晨，卢俊义离了村店，飞奔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见一人头巾破碎，衣裳蓝褛，看着卢俊义纳头便拜。卢俊义抬眼看时，却是浪子燕青，便问："小乙，你怎地这般模样？"燕青道："这里不是说话处。"卢俊义转过土墙侧首，细问缘故。燕青说道："自从主人去后，不过半月，李固回来，对娘子说道：'主人归顺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当时便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违拗，将我赶逐出门。将一应衣服尽行夺了，赶出城外。更兼分付一应亲戚相识，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舍半个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无人敢着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来城外求乞度日，权在庵内安身.正要往梁山泊寻见主人，又不敢造次.若主人果自泊里来，可听小乙言语，再回梁山泊去，别做个商议。若入城中，必中圈套。"卢俊义喝道："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脑后无眼，怎知就里？主人平昔只顾打熬气力，不亲女色，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门相就，做了夫妻。主人若去，必遭毒手！"卢俊义大怒，喝骂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量李固有几颗头，敢做恁般勾当？莫不是你做出歹事来，今日倒来反说！我到家中问出虚实，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来。奔到城内，径入家中，只见大小主管都吃一惊。李固慌忙前来迎接，请到堂上，纳头便拜。卢俊义便问："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问，端的一言难尽！只怕发怒，待歇息定了却说。"贾氏从屏风后哭将出来，卢俊义说道："娘子休哭，且说燕小乙怎地来。"

贾氏道："丈夫且休问，慢慢地却说。"卢俊义心中疑虑，定死要问燕青来历，李固便道："主人且请换了衣服，吃了早膳，那时诉说不迟。"一边安排饭食与卢员外吃。方才举箸，只听得前门后门喊声齐起，二三百个做公的抢将入来。卢俊义惊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绑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来。

其时梁中书正坐公厅，左右两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个，把卢俊义拿到当面，贾氏和李固也跪在侧边。厅上梁中书大喝道："你这厮是北京本处百姓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倒来里勾外连，要打北京！今被擒来，有何理说！"卢俊义道："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卦先生来家，口出讹言，煽惑良心，掇赚到梁山泊，软监了两个多月。今日幸得脱身归家，并无歹意，望恩相明镜。"梁中书喝道："如何说得过！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许多时！现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状出首，怎地是虚？"李固道："主人既到这里，招伏了罢。家中壁上现写下藏头反诗，便是老大的证见，不必多说。"贾氏道："不是我们要害你，只怕你连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诛！'"卢俊义跪在厅下，叫起屈来。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难灭，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吃苦。"贾氏道："丈夫，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若做出事来，送了我的性命。不奈有情皮肉，无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钱，张孔目厅上禀说道："这个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书道："说的是！"喝叫一声："打"！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不由分说，打的

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昏晕去了三四次。卢俊义打熬不过，仰天叹曰："是我命中合当横死，我今屈招了罢！"张孔目当下取了招状，讨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钉了，押去大牢里监禁。府前府后看的人，都不忍见。当日推入牢门，吃了三十杀威棒，押到庭心内，跪在面前，狱子炕上坐着。那个两院押牢节级——带管刽子，把手指道："你认的我么？"卢俊义看了，不敢则声。那人是谁，有诗为证：

两院押牢称蔡福，堂堂仪表气凌云。
腰间紧系青鸾带，头上高悬垫角巾。
行刑问事人倾胆，使索施枷鬼断魂。
满郡夸称铁臂膊，杀人到处显精神。

这两院押狱，兼充行刑刽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为他手段高强，人呼他为铁臂膊。旁边立着一个嫡亲兄弟，叫做蔡庆，有诗为证：

押狱丛中称蔡庆，眉浓眼大性刚强。
茜红衫上描鸂鶒[3]，茶褐衣中绣木香[4]。
曲曲领沿深染皂，飘飘博带浅涂黄。
金环灿烂头巾小，一朵花枝插鬓旁。

这个小押狱蔡庆，生来爱带一枝花，河北人顺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那人拄着一条水火棍，立在哥哥侧边。蔡福

道："你且把这个死囚带在那一间牢里，我家去走一遭便来。"蔡庆把卢俊义自带去了。

蔡福起身，出离牢门来，只见司前墙下转过一个人来，手里提个饭罐，面带忧容。蔡福认的是浪子燕青。蔡福问道："燕小乙哥，你做甚么？"燕青跪在地下，擎着两行眼泪，告道："节级哥哥，可怜见小人的主人卢员外吃屈官司，又无送饭的钱财！小人城外叫化得这半罐子饭，权与主人充饥。节级哥哥，怎地做个方便。"说罢，泪如雨下，拜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饭，把与他吃。"燕青拜谢了，自进牢里去送饭。蔡福转过州桥来，只见一个茶博士，叫住唱喏道："节级，有个客人在小人茶房内楼上，专等节级说话。"蔡福来到楼上看时，却是主管李固。各施礼罢，蔡福道："主管有何见教？"李固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5]。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苍难欺'。你那瞒心昧已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6]，我吃不的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节级嫌少，小人再添五十两。"蔡福道："李固，你割猫儿尾，拌猫儿饭[7]！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诈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这里，便都送与节级，只要今夜晚些成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边，起身道："明日早来扛尸。"李固拜谢，欢喜

去了。蔡福回到家里，却才进门，只见一人揭起芦帘，随即入来，那人叫声："蔡节级相见。"蔡福看时，但见那一个人生得十分标致，且是打扮得整齐：身穿鸦翅青团领，腰系羊脂玉闹妆[8]，头带鵕䴊冠[9]，足蹑珍珠履[10]。那人进得门，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礼，便问道："官人高姓？有何见教？"那人道："可借里面说话。"蔡福便请入来，一个商议阁里，分宾坐下。那人开话道："节级休要吃惊。在下便是沧州横海郡人氏，姓柴，名进，大周皇帝嫡派子孙，绰号小旋风的便是。只因好义疏财，结识天下好汉，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打听卢员外消息。谁知被赃官污吏，淫妇奸夫，通情陷害，监在死囚牢里，一命悬丝，尽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来到宅告知。如是留得卢员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儿差错，兵临城下，将至濠边，无贤无愚，无老无幼，打破城池，尽皆斩首！久闻足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无物相送，今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倘若要捉柴进，就此便请绳索，誓不皱眉。"蔡福听罢，吓得一身冷汗，半晌答应不的。柴进起身道："好汉做事，休要踌躇，便请一决。"蔡福道："且请壮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进便拜道："既蒙语诺，当报大恩。"出门唤个从人，取出黄金，递与蔡福，唱个喏便走。外面从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个不会走的。

蔡福得了这个消息，摆拨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项的事，却对兄弟说了一遍。蔡庆道："哥哥生平最会断决，量这些小事，有何难哉？常言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

救彻！’既然有一千两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书、张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贿赂，必然周全卢俊义性命。葫芦提配将出去，救得救不得，自有他梁山泊好汉，俺们干的事便了也。”蔡福道：“兄弟这一论，正合我意。你且把卢员外安顿好处，早晚把些好酒食将息他，传个消息与他。”蔡福、蔡庆两个商议定了，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关节已定。次日，李固不见动静，前来蔡福家催并。蔡庆回说：“我们正要下手结果他，中书相公不肯，已有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嘱付下来，我这里何难？”李固随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间过钱人去嘱托，梁中书道：“这是押牢节级的勾当，难道教我下手？过一两日，教他自死。”两下里厮推，张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里又打关节，教及早发落。张孔目将了文案来禀。梁中书道：“这事如何决断？”张孔目道：“小吏看来，卢俊义虽有原告，却无实迹。虽是在梁山泊住了许多时，这个是扶同诖误[11]，难问真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书道：“孔目见得极明，正与下官相合。”随唤蔡福牢中取出卢俊义来，就当厅除了长枷，读了招状文案，决了四十脊杖。换一具二十斤铁叶盘头枷，就厅前钉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门岛。原来这董超、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来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今日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当下董超、薛霸，领了公文，带了卢员外，离了州衙，把卢俊义监在使臣

房里，各自归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诗曰：

不亲女色丈夫身，为甚离家忆内人？
谁料室中狮子吼[12]，却能断送玉麒麟！

且说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来请两个防送公人说话。董超，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内，李固接着，请至阁儿里坐下，一面铺排酒食管待。三杯酒罢，李固开言说道："实不相瞒，卢员外是我仇家。如今配去沙门岛，路途遥远，他又没一文，教你两个空费了盘缠。急待回来，也得三四个月。我没甚的相送，两锭大银，权为压手。多只两程，少无数里，就僻静去处，结果了他性命，揭取脸上金印回来表证，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两蒜条金与你。你们只动得一张文书，留守司房里，我自理会。"董超、薛霸，两两相觑，沉吟了半晌，见了两个大银，如何不起贪心。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这李官人也是个好男子，我们也把这件事结识了他。若有急难之处，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义的人，慢慢地报答你两个。"董超、薛霸收了银子，相别归家，收拾包裹，连夜起身，卢俊义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疮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薛霸骂道："你便闭了鸟嘴！老爷自晦气，撞着你这穷神！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费多少盘缠，你又没一文，教我们如何布摆！"卢俊义诉道："念小人负屈含冤，上下看觑则个。"董超骂道："你这财主们，闲常一毛不拔，今日天开眼，报应得快！你不要怨怅，我们相帮你走。"

卢俊义忍气吞声，只得走动行出东门。董超、薛霸把衣包雨伞，都挂在卢员外枷头上。卢员外一生财主，今做了囚人，无计奈何。那堪又值晚秋天气，纷纷黄叶坠，对对塞鸿飞，忧闷之中，只听的横笛之声。正是：

谁家玉笛弄秋清，撩乱无端恼客情。
自是断肠听不得，非干吹出断肠声。

两个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恶，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约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个村镇，寻觅客店安歇。当时小二哥引到后面房里，安放了包裹，薛霸说道："老爷们苦杀是个公人，那里倒来伏侍罪人。你若要饭吃，快去烧火！"卢俊义只得带着枷，来到厨下，问小二哥讨了个草柴，缚做一块，来灶前烧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饭，洗刷碗盏。卢俊义是财主出身，这般事却不会做。草柴火把又湿，又烧不着，一齐灭了，甫能尽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讷讷地骂。做得饭熟，两个都盛去了，卢俊义并不敢讨吃。两个自吃了一回，剩下些残汤冷饭，与卢俊义吃了。薛霸又不住声骂了一回。吃了晚饭，又叫卢俊义去烧脚汤。等得汤滚，卢俊义方敢去房里坐地。两个自洗了脚，掇一盆百煎滚汤，赚卢俊义洗脚。方才脱得草鞋，被薛霸扯两条腿，纳在滚汤里，大痛难禁。薛霸道："老爷伏侍你，颠倒做嘴脸！"两个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条铁索，将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后，声唤到四更，两个公人起来，叫小二哥做饭。自吃饱了，收拾

包裹要行。卢俊义看脚时，都是潦浆泡，点地不得。当日秋雨纷纷，路上又滑。卢俊义一步一攧，薛霸拿起水火棍，拦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劝，一路上埋冤叫苦。离了村店，约行了十余里，到一座大林，卢俊义道："小人其实捱不动了，可怜见权歇一歇！"两个公人带入林子来，正是东方渐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两个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里睡一睡，只怕你走了。"卢俊义道："小人插翅也飞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儿，且等老爷缚一缚。"腰间解下麻索来，兜住卢俊义肚皮，去那松树上只一勒，反拽过脚来，绑在树上。薛霸对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来撞着，咳嗽为号。"董超道："兄弟，放手快些个。"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说罢，拿起水火棍，看着卢员外道："你休怪我两个，你家主管李固，教我们路上结果你。便到沙门岛，也是死，不如及早打发了你！阴司地府，不要怨我们。明年今日，是你周年。"卢俊义听了，泪如雨下，低头受死。薛霸两只手拿起水火棍，望着卢员外脑门上劈将下来。董超在外面，只听得一声扑地响，慌忙走入林子里来看时，卢员外依旧缚在树上，薛霸倒仰卧树下，水火棍撇在一边。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他使的力猛，倒吃一交？"仰着脸四下里看时，不见动静。薛霸口里出血，心窝里露出三四寸长一枝小小箭杆。却待要叫，只见东北角树上坐着一个人。听的叫声："着！"撒手响处，董超脖项上早中了一箭，两脚蹬空，扑地也倒了。那人托地从树上跳将下来，拔出解腕尖刀，割断绳索，劈碎盘头枷，就树边抱住卢员外，放声大哭。卢俊

义开眼看时，认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见么？"燕青道："小乙直从留守司前跟定这厮两个。见他把主人监在使臣房里，又见李固请去说话，小乙疑猜这厮们要害主人，连夜直跟出城来。主人在村店里时，小乙伏侍在外头，比及五更里起来，小乙先在这里等候。想这厮们必来这林子里下手。被我两弩箭结果了他两个，主人见么？"这浪子燕青那把弩弓，三枝快箭，端的是百发百中。怎见得弩箭好处：

> 弩桩劲裁乌木，山根对嵌红牙。拨手轻衬水晶，弦索半抽金线。背缠锦袋，弯弯如秋月未圆；稳放雕翎，急急似流星飞迸。

卢俊义道："虽是你强救了我性命，却射死这两个公人，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里去的是？"燕青道："当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时，别无去处。"卢俊义道："只是我杖疮发作，脚皮破损，点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迟，我背着主人去。"便去公人身边，搜出银两，带着弩弓，插了腰刀，拿了水火棍，背着卢俊义，一直望东边行走。不到十数里，早驮不动。见一个小小村店，入到里面，寻房安下，买些酒肉，权且充饥，两个暂时安歇这里。

却说过往人看见林子里射死两个公人在彼，近处社长，报与里正得知，却来大名府里首告。随即差官下来检验，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薛霸。回复梁中书，着落大名府缉捕观

察，限了日期，要捉凶身。做公的人，都来看了。论这弩箭，眼见得是浪子燕青的。事不宜迟，一二百做公的分头去，一到处贴了告示，说那两个模样，晓谕远近村坊道店，市镇人家，挨捕捉拿。却说卢俊义正在村店房中将息杖疮，又走不动，只得在那里且住。店小二听得有杀人公事，村坊里排头说来，画两个模样，小二见了，连忙去报本处社长："我店里有两个人，好生脚叉[13]，不知是也不是。"社长转报做公的去了。却说燕青为无下饭，拿了弩子，去近边处寻几个虫蚁吃。却待回来，只听得满村里发喊。燕青躲在树林里张时，看见一二百做公的，枪刀围定，把卢俊义缚在车子上，推将过去。燕青要抢出去救时，又无军器，只叫得苦，寻思道："若不去梁山泊报与宋公明得知，叫他来救，却不是我误了主人性命？"当时取路，行了半夜，肚里又饥，身边又没一文。走到一个土冈子上，丛丛杂杂，有些树木，就林子里睡到天明，心中忧闷，只听得树枝上喜雀咶咶噪噪，寻思道："若是射得下来，村坊人家，讨些水，煮瀑得熟，也得充饥。"走出林子外，抬头看时，那喜雀朝着燕青噪。燕青轻轻取出弩弓，暗暗问天买卦，望空祈祷，说道："燕青只有这一只箭了。若是救的主人性命，箭到处，灵雀坠空；若是主人命运合休，箭到，灵雀飞去。"搭上箭，叫声："如意子，不要误我！"弩子响处，正中喜雀后尾，带了那枝箭，直飞下冈子去。燕青大踏步赶下冈子去，不见了喜雀。正寻之间，只见两个人从前面走来。怎生打扮，但见：

前头的，带顶猪嘴头巾，脑后两个金裹银环，上穿香皂罗衫，腰系销金腊膊。穿半膝软袜麻鞋，提一条齐眉棍棒。后面的，白范阳遮尘笠子，茶褐攒线袖衫。腰系绯红缠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条短棒，跨口腰刀。

这两个来的人，正和燕青打个肩厮拍。燕青转回身，看了这两个，寻思道："我正没盘缠，何不两拳打倒两个，夺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来。这两个低着头只顾走。燕青赶上，把后面带毡笠儿的后心一拳，扑地打倒。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汉子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后面那汉子爬将起来，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门便剁。燕青大叫道："好汉，我死不妨，却谁为主人报信！"那汉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问道："你这厮报甚么音信？"燕青道："你问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汉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绣，慌忙问道："你不是卢员外家甚么浪子燕青？"燕青想道："左右是死，索性说了，教他捉去，和主人阴魂做一处！"便道："我正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今要上梁山泊报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则个。"二人见说，呵呵大笑，说道："早是不杀了你，原来正是燕小乙哥！你认得我两个么？"穿皂的不是别人，梁山泊头领病关索杨雄，后面的便是拚命三郎石秀。杨雄道："我两个今奉哥哥将令，差往北京，打听卢员外消息。军师与戴院长亦随后下山，专候通报。"燕青听得是杨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对两个说了。杨雄

道："既是如此说时，我和燕青上山寨，报知哥哥，别做个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听消息，便来回报。"石秀道："最好。"便把包裹与燕青背了，跟着杨雄，连夜上梁山泊来。见了宋江，燕青把上项事备细说了一遍。宋江大惊，便会众头领商议良策。

且说石秀只带自已随身衣服，来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饭罢，入得城来，但见人人嗟叹，个个伤情。石秀心疑。来到市心里，只见人家闭户关门，石秀问市户人家时，只见一个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这北京有个卢员外，等地财主，因被梁山泊贼人掳掠前去，逃得回来，倒吃了一场屈官司，迭配去沙门岛。又不知怎地路上坏了两个公人，昨夜拿来，今日午时三刻，解来这里市曹上斩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听罢，走来市曹上看时，十字路口，是个酒楼，石秀便来酒楼上，临街占个阁儿坐了。酒保前来问道："客官，还是请人？只是独自酌杯？"石秀睁着怪眼说道："大碗酒，大块肉，只顾卖来，问甚么鸟！"酒保倒吃了一惊，打两角酒，切一大盘牛肉将来。石秀大碗大块，吃了一回。坐不多时，只听得楼下街上热闹，石秀便去楼窗外看时，只见家家闭户，铺铺关门。酒保上楼来道："客官醉也？楼下出公事，快算了酒钱，别处去回避！"石秀道："我怕甚么鸟！你快走下去，莫要讨老爷打！"酒保不敢做声，下楼去了。不多时，只见街上锣鼓喧天价来。但见：

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皂纛旗招展如云，柳叶枪交

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后随。押牢节级狰狞，仗刃公人猛勇。高头马上，监斩官胜似活阎罗；刀剑林中，掌法吏犹如追命鬼。可怜十字街心里，要杀含冤负屈人！

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铁臂膊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庆，扶着枷梢，说道："卢员外，你自精细看，不是我弟兄两个救你不的，事做拙了。前面五圣堂里，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里领受。"说罢，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三刻到了！"一边开枷，蔡庆早拿住了头，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当案孔目高声读罢犯由牌，众人齐和一声。楼上石秀，只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蔡福、蔡庆撇了卢员外，扯了绳索先走。石秀从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原来这石秀不认得北京的路，更兼卢员外惊得呆了，越走不动。梁中书听得报来，大惊，便点帐前头目，引了人马，分头去把城四门关上。差前后做公的，合将拢来。随你好汉英雄，怎出高城峻垒？正是：分开陆地无牙爪，飞上青天欠羽毛。毕竟卢员外同石秀当下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1]梯己　私人。

[2]赊(shē奢)　长久。

[3]鸂鶒(xī chī西翅)　水鸟名。形状象鸳鸯，羽毛五彩而多紫色，因此又叫紫鸳鸯。

[4]木香　酴醾花的别名。初夏开花，白色重瓣，供观赏。

[5]光前绝后　这里指干净利索地把人暗杀掉，不要留下一丝痕迹。

[6]提刑官下马　宋初，各路的提点刑狱公事官(主管司法、刑狱和监察)，由朝廷派资望高的侍从官前往，一年一换。下马，停驻此地。

[7]割猫儿尾，拌猫儿饭　民间俗谚，拿这个人的钱用在这个人的身上。与今所说"羊毛出在羊身上"义同。

[8]闹妆　用各种宝玉杂缀而成的佩带。

[9]鵔鸃(jùn yì俊义)冠　用鵔鸃毛装饰成的帽子。鵔鸃，毛色鲜丽的野鸡。

[10]珍珠履　珍珠作装饰的鞋。《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11]扶同诖(guà挂)误　受他人的欺蒙牵引而犯了过失。扶同，牵连。

[12]狮子吼　比喻凶悍妻子的恶骂声。

[13]脚叉　蹊跷，不明不白。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话说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没路，四下里人马合来，众做公的把挠钩搭住，套索绊翻，可怜悍勇英雄，方信寡不敌众。两个当下尽被捉了，解到梁中书面前，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石秀在厅前千贼万贼价骂，厅上众人都諕呆了。梁中书听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来，且把二人枷了，监放死囚牢里，分付蔡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把他两个做一处牢里关着，每日好酒好肉与他两个吃，因此不曾吃苦，倒将养得好了。却说梁中书唤本州新任王太守当厅发落，就城中计点被伤人数。杀死的有七八十个，跌伤头面，磕损皮肤，撞折腿脚者，不计其数。报名在官，梁中书支给官钱，医治烧化了当。次日，城里城外报说将来："收得梁山泊没头帖子数十张，不敢隐瞒，只得呈上。"梁中书看了，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帖子上写道：

梁山泊义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布告天下。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污吏专权，殴死良民，涂炭万姓。北京卢俊义乃豪杰之士，今者启请上山，一同替天行道，如何妄徇奸贿，杀害善良！特令石秀先来报知，不期俱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献出淫妇奸夫，吾无侵扰。倘若故伤羽翼，屈坏股肱，便当拔寨兴师，同心雪恨，大兵到处，玉石俱焚。剿除奸诈，殄灭愚顽，天地咸扶，鬼神共祐，谈笑入城，并无轻恕。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好义良民，清慎官吏，切勿惊惶，各安职业。谕众知悉。

当时梁中书看了没头告示，便唤王太守到来商议："此事如何剖决？"王太守是个善懦之人，听得说了这话，便禀梁中书道："梁山泊这一伙，朝廷几次尚且收捕他不得，何况我这里一郡之力？倘若这亡命之徒，引兵到来，朝廷救兵不迭，那时悔之晚矣！若论小官愚意，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写表，申奏朝廷；二即奉书呈上蔡太师恩相知道；三者可教本处军马出城下寨，提备不虞。如此，可保北京无事，军民不伤。若将这两个一时杀坏，诚恐寇兵临城，一者无兵解救，二者朝廷见怪，三乃百姓惊慌，城中扰乱，深为未便。"梁中书听了道："知府言之极当。"先唤押牢节级蔡福来，便道："这两个贼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紧，诚恐丧命；若教你宽松，又怕他走了。你弟兄两个，早早晚晚，可紧可慢，在意坚固管候发落，休得时刻怠慢。"蔡福听了，心中暗喜："如

此发放，正中下怀。"领了钧旨，自去牢中安慰他两个，不在话下。

只说梁中书便唤兵马都监大刀闻达、天王李成两个，都到厅前商议。梁中书备说梁山泊没头告示，王太守所言之事。两个都监听罢，李成便道："量这伙草寇，如何敢擅离巢穴？相公何必有劳神思？李某不才，食禄多矣，无功报德，愿施犬马之劳，统领军卒，离城下寨，草寇不来，别作商议。如若那伙强寇，年衰命尽，擅离巢穴，领众前来，不是小将夸口，定令此贼片甲不回！"梁中书听了大喜，随即取金花绣缎[1]，赏劳二将。两个辞谢，别了梁中书，各回营寨安歇。次日，李成升帐，唤大小官军，上帐商议。旁边走过一人，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便是急先锋索超，又出头相见。李成传令道："宋江草寇，早晚临城，要来打俺北京，你可点本部军兵，离城三十五里下寨，我随后却领军来。"索超得了将令，次日点起本部军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飞虎峪，靠山下了寨栅。次日，李成引领正偏将，离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树坡，下了寨栅。周围密布枪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众军摩拳擦掌，诸将协力同心，只等梁山泊军马到来，便要建功。

话分两头。原来这没头帖子，却是吴学究闻得燕青、杨雄报信，又叫戴宗打听得卢员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虚写告示，向没人处撇下，及桥梁道路上贴放，只要保全卢俊义、石秀二人性命。戴宗回到梁山泊，把上项事备细与众头领说知。宋江听罢大惊，就忠义堂上打鼓集众，大小头领，

各依次序而坐。宋江开话对吴学究道："当初军师好意，启请卢员外上山来聚义，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当用何计可救？"吴用道："兄长放心。小生不才，愿献一计，乘此机会，就取北京钱粮，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个吉辰，请兄长分一半头领，把守山寨，其余尽随我等去打城池。"宋江道："军师之言极当。"便唤铁面孔目裴宣，派拨大小军兵，来日起程。黑旋风李逵便道："我这两把大斧，多时不曾发市，听得打州劫县，他也在厅边欢喜。哥哥拨与我五百小喽罗，抢到北京，把梁中书砍做肉泥，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尸万段。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是我心愿。"宋江道："兄弟虽然勇猛，这北京非比别处州府，且梁中书又是蔡太师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闻达，都是万夫不当之勇，不可轻敌。"李逵大叫道："哥哥，这般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且看兄弟去如何。若还输了，誓不回山。"吴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锋，点与五百好汉相随，就充头阵，来日下山。"当晚宋江和吴用商议，拨定了人数。裴宣写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拨次施行，不得时刻有误。此时秋末冬初天气，征夫容易披挂，战马易得肥满。军卒久不临阵，皆生战斗之心；各恨不平，尽想报仇之念。得蒙差遣，欢天喜地，收拾枪刀，拴束鞍马，摩拳擦掌，时刻下山。第一拨：当先哨路黑旋风李逵，部领小喽罗五百。第二拨：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解宝、毛头星孔明、独火星孔亮，部领小喽罗一千。第三拨：女头领一丈青扈三娘，副将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部领小喽罗一千。第四拨：扑天雕李应，副将九纹

龙史进、小尉迟孙新，部领小喽罗一千。中军主将都头领宋江，军师吴用。簇帐头领四员[2]：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病尉迟孙立、镇三山黄信。前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副将百胜将韩滔、天目将彭玘。后军头领，豹子头林冲，副将铁笛仙马麟、火眼狻猊邓飞。左军头领，双鞭呼延灼，副将摩云金翅欧鹏、锦毛虎燕顺。右军头领，小李广花荣，副将跳涧虎陈达、白花蛇杨春。并带炮手轰天雷凌振，接应粮草。探听军情头领一员，神行太保戴宗。军兵分拨已定，平明，各头领依次而行，当日进发。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并刘唐、朱仝、穆弘，四个头领，统领马步军兵，守把山寨。三关水寨中，自有李俊等守把，不在话下。

却说索超正在飞虎峪寨中坐地，只见流星报马前来报说："宋江军马大小人兵，不计其数，离寨约有二三十里，将近到来。"索超听的，飞报李成槐树坡寨内。李成听了，一面报马入城，一面自备了战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说了备细，次日五更造饭，平明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列成阵势，摆开一万五千人马。李成、索超，全副披挂，门旗下勒住战马。平东一望，远远地尘土起处，约有五百余人，飞奔前来。李成鞭梢一指，军健脚踏硬弩，手拽强弓，梁山泊好汉在庾家疃一字儿摆成阵势。只见：

人人都带茜红巾，个个齐穿绯衲袄。鹭鸶腿紧系脚绷，虎狼腰牢拴裹肚。三股叉直进寒光，四棱简横拖冷雾。柳叶枪，火尖枪，密布如麻；青铜刀，偃月刀，纷纷似

雪。满地红旗飘火焰，半空赤帜耀霞光。

东阵上只见一员好汉，当前出马，乃是黑旋风李逵，手掿双斧，睁圆怪眼，咬碎刚牙，高声大叫："认得梁山泊好汉黑旋风么？"李成在马上看了，与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说梁山泊好汉，原来只是这等腌臜草寇，何足为道！先锋，你看么？何不先捉此贼？"索超笑道："割鸡焉用牛刀，自有战将建功，不必主将挂念。"言未绝，索超马后一员首将，姓王，名定，手拈长枪，引领部下一百马军，飞奔冲将过来。李逵胆勇过人，虽是带甲遮护，怎当马军一冲，当时四下奔走。索超引军直赶过庾家疃来，只见山坡背后，锣鼓喧天，早撞出两彪军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宝，各领五百小喽罗，冲杀将来。索超见他有接应军马，方才吃惊，不来追赶，勒马便回。李成问道："如何不拿贼来？"索超道："赶过山去，正要拿他，原来这厮们倒有接应人马，伏兵齐起，难以下手。"李成道："这等草寇，何足惧哉！"将引前部军兵，尽数杀过庾家疃来。只见前面摇旗呐喊，擂鼓鸣锣，又是一彪军马。当先一骑马上，却是一员女将，结束得十分标致！有念奴娇为证：

玉雪肌肤，芙蓉模样，有天然标格[3]。金铠辉煌鳞甲动，银渗红罗抹额。玉手纤纤，双持宝刃。恁英雄烜赫，眼溜秋波，万种妖娆堪摘。谩驰宝马当前，霜刃如风，要把官兵斩馘[4]。粉面尘飞，征袍汗湿，杀气腾

胸腋。战士消魂，敌人丧胆，女将中间奇特。得胜归
来，隐隐笑生双颊。

且说这扈三娘引军，红旗上金书大字“女将一丈青”，左有顾大嫂，右有孙二娘，引一千余军马，尽是七长八短汉，四山五岳人。李成看了道：“这等军人，作何用处！先锋与我向前迎敌，我却分兵勒捕四下草寇。”索超领了将令，手搦金蘸斧，拍坐下马，杀奔前来。一丈青勒马回头，望山凹里便走。李成分开人马，四下里赶杀，正赶之间，只听的喊声震地，雾气遮天，一彪人马，飞也似追来。李成急急退兵十四五里，首尾不能管顾，急退入庾家疃时，左冲出解珍、孔亮，部领人马，赶杀将来，右冲出孔明、解宝，部领人马，又杀到来。三员女将，拨转马头，随后杀来，赶的李成军马四分五落。急待回寨，黑旋风李逵当先拦住。李成、索超冲开人马，夺路而去。比及回寨，大折一阵。宋江军马也不追赶，一面收兵暂歇，扎下营寨。且说李成、索超，慌忙差人入城。报知梁中书，连夜再差闻达速领本部军马，前来助战。李成接着，就槐树坡寨内，商议退兵之策。闻达笑道：“疥癞之疾，何足挂意！闻某不才，来日愿决一阵，务要全胜。”当夜商议定了，传令与军士得知，四更造饭，五更披挂，平明进兵。战鼓三通，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早见宋江军马，泼风也似价来。但见：

征云冉冉飞晴空，征尘漠漠迷西东。

十万貔貅声震地，车厢火炮如雷轰。
鼙鼓冬冬撼山谷，旌旗猎猎摇天风。
枪影摇空翻玉蟒，剑光耀日飞苍龙。
六师鹰扬鬼神泣[5]，三军英勇貅虎同。
罡星煞曜降凡世，天蓬丁甲离青穹[6]。
银盔金甲濯冰雪，强弓硬弩真难攻。
人人只欲尽忠义，擒王斩将非邀功。
大刀闻达不知量，狂言逞技真雕虫[7]！
飞虎峪中兵四起，星驰电逐无前锋。
闭关收拾残戈甲，有如脱兔潜葭蓬。

当日大刀闻达，便教将军马摆开，强弓硬弩，射住阵脚。花腔鼍鼓擂[8]，杂彩绣旗摇。宋江阵中，早已捧出一员大将，红旗银字，大书“霹雳火秦明”，怎生打扮：

头戴朱红漆笠，身穿绛色袍鲜，连环锁甲兽吞肩。抹绿战靴云嵌，凤翅明盔耀日，狮蛮宝带腰悬。狼牙混棍手中拈，凛凛英雄罕见。

秦明勒马，厉声高叫：“北京滥官污吏听着！多时要打你这城子，诚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将卢俊义、石秀送将过来，淫妇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罢战，誓不相侵！若是执迷不悟，便教昆冈火起[9]，玉石俱焚，只在目前。有话早说，休得俄延。”说犹未了，闻达大怒，便问首将：“谁与我力擒此

贼?"说言未了，脑后铃鸾响处，一员大将，当先出马。怎生打扮：

耀日兜鍪晃晃[10]，连环铁甲重重，团花点翠锦袍红，金带钑成双凤[11]。鹊画弓藏袋内，狼牙箭插壶中。雕鞍稳定五花龙[12]，大斧手中摩弄。

这个是北京上将，姓索，名超，因为此人性急，人皆呼他为急先锋，出到阵前，高声喝道："你这厮是朝廷命官，国家有何负你？你好人不做，却去落草为贼！我今拿住你时，碎尸万段，死有余辜。"这个秦明，又是一个性急的人，听了这话，正是炉中添炭，火上浇油，拍马向前，抡狼牙棍直奔将来。索超纵马，直挺秦明。二匹劣马相交，两般军器并举，众军呐喊。斗过二十余合，不分胜败。宋江军中先锋队里转过韩滔，就马上拈弓搭箭，觑的索超较亲，飕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马望本阵便走。宋江鞭梢一指，大小三军，一齐卷杀过来。杀的尸横遍野，流血成河，大败亏输。直追过庾家疃，随即夺了槐树坡小寨。当晚闻达直奔飞虎峪，计点军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树坡寨内屯扎，吴用道："军兵败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势追赶，诚恐养成勇气，急忙难得。"宋江道："军师之言极当。"随即传令，当晚就将精锐得胜军将，分作四路，连夜进发，杀奔城来。再说闻达奔到飞虎峪，忙忙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正在寨中商议计策，小校来报："近山上一带火起！"闻达带领军兵，

上马看时，只见东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照的遍山遍野通红。闻达便引军兵迎敌，山后又是马军来到，当先首将小李广花荣，引副将杨春、陈达，横杀将来。闻达措手不及，领兵便回飞虎峪。西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当先首将双鞭呼延灼，引副将欧鹏、燕顺，冲击将来。后面喊声又起，却是首将霹雳火秦明，引副将韩滔、彭玘，并力杀来。闻达军马大乱，拔寨都起。只见前面喊声又起，火光晃耀，却是轰天雷凌振，将带副手，从小路直转飞虎峪那边，放起炮来。闻达引军夺路，奔城而去。只见前面鼓声响处，早有一彪军马拦路，火光丛中，闪出首将豹子头林冲，引副将马麟、邓飞，截住归路。四下里战鼓齐鸣，烈火竞起，众军乱撺，各自逃生。闻达手舞大刀，杀开条路走，正撞着李成，合兵一处，且战且走。战到天明，已至城下。梁中书听的这个消息，惊的三魂荡荡，七魄幽幽，连忙点军出城，接应败残人马，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次日，宋江军马追来，直抵东门下寨，准备攻城。

且说梁中书在留守司聚众商议，难以解救。李成道："贼兵临城，事在告急，若是迟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书，差心腹之人，星夜赶上京师，报与蔡太师知道，早奏朝廷，调遣精兵前来救应，此是上策；第二，作紧行文，关报邻近府县，亦教早早调兵接应；第三，北京城内，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同心协助，守护城池，准备擂木炮石，踏弩硬弓，灰瓶金汁，哓夜提备，如此可保无虞。"梁中书道："家书随便修下，谁人去走一遭？"当日差下首将王定，全副

披挂，又差数个马军，领了密书，放开城门吊桥，望东京飞报声息，及关报邻近府分，发兵救应。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护，不在话下。且说宋江分调众将，引军围城，东西北三面下寨，只空南门不围，每日引军攻打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粮草，为久屯之计，务要打破北京，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李成、闻达，连日提兵出城交战，不能取胜，索超箭疮，将息未得痊可。

不说宋江军兵打城，且说首将王定赍领密书，三骑马直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入去，太师教唤王定进来，直到后堂拜罢，呈上密书。蔡太师拆开封皮看了，大惊，问其备细。王定把卢俊义的事，一一说了。“如今宋江领兵围城，声势浩大，不可抵敌。”庾家疃、槐树坡、飞虎峪三处厮杀，尽皆说罢。蔡京道：“鞍马劳困，你且去馆驿内安下，待我会官商议。”王定又禀道：“太师恩相，大名危如累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县郡，如之奈何？望太师恩相，早早发兵剿除！”蔡京道：“不必多说，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师随即差当日府干，请枢密院官，急来商议军情重事。不移时，东厅枢密使童贯引三衙太尉[13]，都到节堂，参见太师。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备细说了一遍：“如今将何计策，用何良将，可退贼兵，以保城郭？”说罢，众官互相厮觑，各有惧色。只见那步司太尉背后转出一人，乃是衙门防御使保义[14]，姓宣名赞，掌管兵马。此人生的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艺出众。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马，人呼为丑郡马，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郡王爱

他武艺，招做女婿。谁想郡主嫌他丑陋，怀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个兵马保义使。童贯是个阿谀谄佞之徒，与他不能相下，常有嫌疑之心。当时此人忍不住，出班来禀太师道："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识。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15]，姓关名胜，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16]，人称为大刀关胜。现做蒲东巡检，屈在下僚。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乞取钧旨。"蔡京听罢大喜，就差宣赞为使，赍了文书鞍马，连夜星火，前往蒲东，礼请关胜赴京计议。众官皆退。

话休絮繁。宣赞领了文书，上马进发，带将三五个从人，不则一日，来到蒲东巡检司前下马。当日关胜正和郝思文在衙内论说古今兴废之事，闻说东京有使命至，关胜忙与郝思文出来迎接。各施礼罢，请到厅上坐地。关胜问道："故人久不相见，今日何事，远劳亲自到此？"宣赞回言："为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宣某在太师面前，一力保举兄长，有安邦定国之策，降兵斩将之才，特奉朝廷敕旨，太师钧命，彩币鞍马，礼请起行。兄长勿得推却，便请收拾赴京。"关胜听罢，大喜，与宣赞说道："这个兄弟，姓郝双名思文，是我拜义弟兄。当初他母亲梦井木犴投胎[17]，因而有孕，后生此人，因此人唤他做井木犴。这兄弟十八般武艺，无有不能。得蒙太师呼唤，一同前去，协力报国，有何不可？"宣赞喜诺，就行催请登程。当下关胜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将引关西汉

十数个人，收拾刀马、盔甲、行李，跟随宣赞连夜起程。来到东京，径投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蔡太师得知，教唤进。宣赞引关胜、郝思文，直到节堂，拜见已罢，立在阶下。蔡京看了关胜，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躯，细细三柳髭须，两眉入鬓，凤眼朝天，面如重枣[18]，唇若涂朱。太师大喜，便问："将军青春多少？"关胜答道："小将三旬有二。"蔡太师道："梁山泊草寇，围困北京城郭，请问良将，愿施妙策，以解其围。"关胜禀道："久闻草寇占住水洼，惊群动众。今擅离巢穴，自取其祸。若救北京，虚劳人力。乞假精兵数万，先取梁山，后拿贼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顾。"太师见说大喜，与宣赞道："此乃围魏救赵之计[19]，正合吾心。"随即唤枢密院官，调拨山东、河北精锐军兵一万五千；教郝思文为先锋，宣赞为合后，关胜为领兵指挥使，步军太尉段常接应粮草。犒赏三军，限日下起行，大刀阔斧，杀奔梁山泊来。直教龙离大海，不能驾雾腾云；虎到平川，怎办张牙舞爪？正是：贪观天上中秋月，失却盘中照殿珠。毕竟宋江军马怎地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

[1]金花　《天都外臣序》本作"金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四："赐将官拱卫大夫贵州刺史王权已下金碗。"可证赐金碗为宋制。说本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

[2]簇帐头领　主将营帐前随时听令调遣的头领。簇，聚集、簇拥。

[3]标格　　风姿。

[4]馘(guó国)　　截耳，古时在战争中割下所杀敌人的左耳，用来计功。

[5]六师鹰扬　　六师即六军。周制，天子有六军。后作为军队的统称。鹰扬，威武奋扬如鹰，语出《诗·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6]丁甲　　即六丁六甲，道教神名。受天帝驱使，能行使风雷，制御鬼神。道士可用符箓召请，从事祈禳驱鬼。六，音lù鹿。

[7]雕虫　　语出扬雄《法言·吾子》"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本指文章辞赋乃是一种不足道的小事，后来则成为小技、小道的比喻。

[8]鼍(tuó鸵)鼓　　用鼍皮蒙的鼓。鼓声响亮宏大。鼍，学名扬子鳄，俗称猪婆龙。

[9]昆冈　　即昆仑山，山上多产美玉。

[10]兜鍪(dōu móu都牟)　　军士戴的头盔。古称胄，秦汉以后叫兜鍪。

[11]钑(sà飒)　　即"钑镂"。用金银在器物上嵌饰花纹。

[12]五花龙　　五花马。毛色斑驳的马；一说剪马鬃为五簇分成五个花纹，叫五花。龙，高大的骏马。《周礼·夏官·廋人》："马八尺以上为龙。"

[13]三衙　　宋代称掌管宫庭禁卫军的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为三衙。

[14]防御使保义　　防御使为武将兼衔，官阶高于团练使，低于观察使；保义郎为北宋五十二武职官阶中的第四十九阶。

[15]义勇武安王　　宋徽宗大观二年加封关羽为武安王，宣和二年又封为义勇武安王。说本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二。

[16]青龙偃月刀　　一种形如偃月，刀面有青龙纹的长柄大刀。据传为关羽所创制，所以也叫关刀。

[17]井木犴(àn岸)　　星宿名。《二十八宿真形图》：井宿为木犴。犴同犴。见《水浒传注略》。

[18]重(chóng虫)枣　　重阳节时的枣儿，颜色深红鲜亮。

[19]围魏救赵　　公元前三五三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齐国派田忌、孙膑率军救赵。孙膑趁着魏国内部空虚，引兵直攻魏国。魏军被迫撤离邯郸回救本国。齐军乘其疲惫，在桂陵(今山东荷泽县东北)大败魏军。以后"围魏救赵"就成为这一类战法的专用成语。见《史记·孙吴列传》。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话说蒲东关胜，这人惯使口大刀，英雄盖世，义勇过人。当日辞了太师，统领着一万五千人马，分为三队，离了东京，望梁山泊来。

话分两头。且说宋江与同众将，每日北京攻打城池不下，李成、闻达那里敢出对阵。索超箭疮深重，又未平复，更无人出战。宋江见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纳闷，离山已久，不见输赢。是夜在中军帐里闷坐，点上灯烛，取出玄女天书，正看之间，猛然想起围城既久，不见有救军接应，戴宗回去，尚不见来，默然觉得神思恍惚，寝食不安。忽小校报说："军师来见。"吴用到得中军帐内，与宋江道："我等众军围许多时，如何杳无救军来到，城中又不出战？向有三骑马奔出城去，必是梁中书使人去京师告急。他丈人蔡太师必然上紧遣兵，中间必有良将。倘用围魏救赵之计，且不来解此处之危，反去取我梁山大寨，如之奈何！兄长不可不虑。我等先着军士收拾，未可都退。"正说之间，只见神行太保戴宗到来报说："东京蔡太师，拜请关菩萨玄孙，蒲东郡大刀关胜，引一彪军马，飞奔梁山泊来。寨中头领主张不定，请兄长军

师早早收兵回来，且解山寨之难。”吴用道：“虽然如此，不可急还。今夜晚间先教步军前行，留下两支军马，就飞虎峪两边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军，必然追赶。若不如此，我兵先乱。”宋江道：“军师言之极当。”传令便差小李广花荣，引五百军兵，去飞虎峪左边埋伏，豹子头林冲，引五百军兵，飞虎峪右边埋伏。再叫双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骑马军，带着凌振，将了风火等炮，离城十数里远近，但见追兵过来，随即施放号炮，令其两下伏兵，齐去并杀追兵。一面传令，前队退兵，倒拖旌旗，不鸣战鼓，却如雨散云行，遇兵勿战，慢慢退回。步军队里，半夜起来，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巳牌前后，方才尽退。城上望见宋江军马，手拖旗幡，肩担刀斧，纷纷滚滚，拔寨都起，有还山之状。城上看了仔细，报与梁中书知道：“梁山泊军马，今日尽数收兵，都回去了。”梁中书听的，随即唤李成、闻达商议。闻达道：“想是京师救军去取他梁山泊，这厮们恐失巢穴，慌忙归去。可以乘势追杀，必擒宋江。”说犹未了，城外报马到来，赍东京文字，约会引兵去取贼巢。他若退兵，可以速追。梁中书便叫李成、闻达，各带一支军马，从东西两路追赶宋江军马。且说宋江引兵退回，见城中调兵追赶，舍命便走。直退到飞虎峪那边，只听的背后火炮齐响。李成、闻达吃了一惊，勒住战马看时，后面只见旗幡对刺[1]，战鼓乱鸣。李成、闻达火急回军，左手下撞出小李广花荣，右手下撞出豹子头林冲，各引五百军马，两边杀来。措手不及，知道中了奸计，火速回军。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支马军，大杀一阵，杀的李成、闻达

金盔倒纳，衣甲飘零，退入城中，闭门不出。宋江军马，次第而回。早转近梁山泊边，却好迎着丑郡马宣赞拦路。宋江约住军兵，权且下寨，暗地使人从偏僻小路，赴水上山报知，约会水陆军兵，两下救应。

且说水寨内头领船火儿张横，与兄弟浪里白跳张顺当时议定："我和你弟兄两个，自来寨中，不曾建功。只看着别人夸能说会，倒受他气。如今蒲东大刀关胜，三路调军，打我寨栅，不若我和你两个，先去劫了他寨，捉得关胜，立这件大功，众兄弟面前，也好争口气。"张顺道："哥哥，我和你只管的些水军，倘或不相救应，枉惹人耻笑。"张横道："你若这般把细，何年月日，能够建功？你不去便罢，我今夜自去。"张顺苦谏不听。当夜张横点了小船五十余只，每船上只有三五人，浑身都是软战[2]，手执苦竹枪，各带蓼叶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静，把小船直抵旱路。此时约有二更时分。却说关胜正在中军帐里，点灯看书，有伏路小校，悄悄来报："芦花荡里，约有小船四五十只，人人各执长枪，尽去芦苇里面两边埋伏，不知何意，特来报知。"关胜听了，微微冷笑。当时暗传号令，教众军俱各如此准备。三军得令，各自潜伏。且说张横将引三二百人，从芦苇中间，藏踪蹑迹，直到寨边，拔开鹿角，径奔中军。望见帐中灯烛荧煌，关胜手拈髭髯，坐看兵书。张横暗喜，手搭长枪，抢入帐房里来。旁边一声锣响，众军喊动，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吓的张横倒拖长枪，转身便走。四下里伏兵乱起，可怜会水张横，怎脱平川罗网。二三百人，不曾走的一个，尽数被缚，推到

帐前。关胜看了，笑骂："无端草贼，安敢侮吾！"将张横陷车盛了，其余者尽数监了。直等捉了宋江，一并解上京师。

不说关胜捉了张横，却说水寨内三阮头领，正在寨中商议，使人去宋江哥哥处听令，只见张顺到来，报说："我哥哥因不听小弟苦谏，去劫关胜营寨，不料被捉，囚车监了。"阮小七听了，叫将起来，说道："我兄弟们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亲兄弟，却怎地教他独自去，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我弟兄三个自去救他。"张顺道："为不曾得哥哥将令，却不敢轻动。"阮小七道："若等将令来时，你哥哥吃他剁做八段。"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说的是。"张顺逆他三个不过，只得依他。当夜四更，点起大小水寨头领，各架船一百余只，一齐杀奔关胜寨来。岸上小军，望见水面上战船如蚂蚁相似，都傍岸边，慌忙报知主帅。关胜笑道："无见识贼奴，何足为虑！"随即唤首将，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且说三阮在前，张顺在后，呐声喊，抢入寨来。只见寨内枪刀竖立，旌旗不倒，并无一人。三阮大惊，转身便走。帐前一声锣响，左右两边，马军步军，分作八路，簸箕掌，栲栳圈，重重叠叠，围裹将来。张顺见不是头，扑通的先跳下水去。三阮夺路便走，急到的水边，后军赶上，挠钩齐下，套索飞来，把这活阎罗阮小七搭住，横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张顺，却得混江龙李俊带的童威、童猛死救回去。

不说阮小七被捉，囚在陷车之中。且说水军报上梁山泊来，刘唐便使张顺从水路里直到宋江寨中，报说这个消息。宋江便与吴用商议，怎生退的关胜。吴用道："来日决战，且

看胜败如何。”说犹未了，猛听得战鼓齐鸣，却是丑郡马宣赞，部领三军，直到大寨。宋江举众出迎，看了宣赞在门旗下勒战，便唤：“首将那个出马，先拿这厮。”只见小李广花荣拍马持枪，直取宣赞。宣赞舞刀来迎，一来一往，一上一下，斗到十合，花荣卖个破绽，回马便走。宣赞赶来，花荣就了事环带住钢枪，拈弓取箭，侧坐雕鞍，轻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赞听得弓弦响，却好箭来，把刀只一隔，铮地一声响，射在刀面上。花荣见一箭不中，再取第二枝箭，看的较近，望宣赞胸膛上射来。宣赞镫里藏身，又躲过了。宣赞见他弓箭高强，不敢追赶，霍地勒回马，跑回本阵。花荣见他不赶，连忙便勒转马头，望宣赞赶来。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赞后心较近，再射一箭。只听得铛地一声响，正射在背后护心镜上。宣赞慌忙驰马入阵，便使人报与关胜。关胜得知，便唤小校：“快牵过战马来！”那匹马，头至尾长一丈，蹄至脊高八尺，浑身上下，没一根杂毛，纯是火炭般赤。拴一副皮甲，束三条肚带。关胜全装披挂，绰刀上马，直临阵前。门旗开处，便乃出马，有西江月一首为证：

汉国功臣苗裔，三分良将玄孙。绣旗飘挂动天兵，金甲绿袍相称。赤兔马腾腾紫霞，青龙刀凛凛寒冰。蒲东郡内产豪英，义勇大刀关胜。

宋江看了关胜一表非俗，与吴用暗暗地喝采，回头与众多良将道：“将军英雄，名不虚传！”说言未了，林冲忿怒，便

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泊，大小五七十阵，未尝挫了锐气，军师何故灭自己威风！"说罢，便挺枪出马，直取关胜。关胜见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汝等怎敢背负朝廷！单要宋江与吾决战。"宋江在门旗下喝住林冲，纵马亲自出阵，欠身与关胜施礼，说道："郓城小吏宋江到此谨参，惟将军问罪。"关胜道："汝为小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关胜大喝："天兵到此，尚然抗拒，巧言令色，怎敢瞒吾！若不下马受降，着你粉骨碎身！"霹雳火秦明听得大怒，手舞狼牙棍，纵坐下马，直抢过来。关胜也纵马出迎，来斗秦明。林冲怕他夺了头功，猛可里飞抢过来，径奔关胜。三骑马向征尘影里，转灯般厮杀。宋江看了，恐伤关胜，便教鸣金收军。林冲、秦明回马阵前，说道："正待擒捉这厮，兄长何故收军罢战？"宋江道："贤弟，我等忠义自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纵使阵上捉他，此人不伏，亦乃惹人耻笑。吾看关胜英勇之将，世本忠臣，乃祖为神，若得此人上山，宋江情愿让位。"林冲、秦明都不喜欢。当日两边各自收兵。

且说关胜回到寨中，下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斗二将不过，看看输与他，宋江倒收了军马，不知主何意？"却叫小军推出陷车中张横、阮小七过来，问道："宋江是个郓城小吏，你这厮们如何伏他？"阮小七应道："俺哥哥山东、河北驰名，都称做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你这厮不知礼义之人，如何省得！"关胜低头不语，且教推过陷车。当晚寨中纳闷，坐卧

不安，走出中军观看，月色满天，霜华遍地，嗟叹不已。有伏路小校前来报说："有个胡须将军，匹马单鞭，要见元帅。"关胜道："你不问他是谁！"小校道："他又没衣甲军器，并不肯说姓名，只言要见元帅。"关胜道："既是如此，与我唤来。"没多时，来到帐中，拜见关胜。关胜看了，有些面熟，灯光之下，略也认得，便问是谁。那人道："乞退左右。"关胜道："不妨。"那人道："小将呼延灼的便是。先前曾与朝廷统领连环马军，征进梁山泊。谁想中贼奸计，失陷了军机，不能还乡。听得将军到来，不胜之喜。早间宋江在阵上，林冲、秦明待捉将军，宋江火急收军，诚恐伤犯足下。此人素有归顺之意，独奈众贼不从。暗与呼延灼商议，正要驱使众人归顺。将军若是听从，明日夜间，轻弓短箭，骑着快马，从小路直入贼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师，共立功勋。"关胜听罢大喜，请入帐，置酒相待。备说宋江专以忠义为主，不幸从贼无辜。二人递相剖露衷情，并无疑心。次日，宋江举众搦战，关胜与呼延灼商议："今日可先赢首将，晚间可行此计。"且说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彼各上马，都到阵前。宋江阵上大骂呼延灼道："山寨不曾亏负你半分，因何夤夜私去？"呼延灼回道："汝等草寇，成何大事！"宋江便令镇三山黄信出马，仗丧门剑，驱坐下马，直奔呼延灼。两马相交，斗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黄信打落马下。宋江阵上众军抢出来，扛了回去。关胜大喜，令大小三军一齐掩杀。呼延灼道："不可追掩。吴用那厮，广有神机，若还赶杀，恐贼有计。"关胜听了，火急收军，都回本寨。到中军帐里，置酒相

待，动问镇三山黄信之事。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监，与秦明、花荣一时落草。今日先杀此贼，挫灭威风，今晚偷营，必然成事。"关胜大喜，传下将令：教宣赞、郝思文两路接应。自引五百马军，轻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后，直奔宋江寨中，炮响为号，里应外合，一齐进兵。是夜月光如昼。黄昏时候，披挂已了，马摘鸾铃，人披软战，军卒衔枚疾走，一齐乘马，呼延灼当先引路，众人跟着。转过山径，约行了半个更次，前面撞见三五十个伏路小军，低声问道："来的不是呼将军么？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接。"呼延灼喝道："休言语，随在我马后走！"呼延灼纵马先行，关胜乘马在后。又转过一层山嘴，只见呼延灼把枪尖一指，远远地一碗红灯。关胜勒住马问道："有红灯处是那里？"呼延灼道："那里便是宋公明中军。"急催动人马。将近红灯，忽听得一声炮响，众军跟定关胜，杀奔前来。到红灯之下看时，不见一个，便唤呼延灼时，亦不见了。关胜大惊，知道中计，慌忙回马，听得四边山上，一齐鼓响锣鸣。正是慌不择路，众军各自逃生。关胜连忙回马时，只剩得数骑马军跟着。转出山嘴，又听得树林边脑后一声炮响，四下里挠钩齐出，把关胜拖下雕鞍，夺了刀马，卸去衣甲，前推后拥，拿投大寨里来。

却说林冲、花荣，自引一枝军马，截住郝思文，回头厮杀。月光之下，遥见郝思文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千丈凌云豪气，一团筋骨精神。横枪跃马荡征尘，四海

英雄难近。身着战袍锦绣，七星甲挂龙鳞。天丁元是郝思文，飞马当前出阵。

林冲大喝道："你主将关胜，中计被擒，你这无名小将，何不下马受缚？"郝思文大怒，直取林冲，二马相交，斗无数合，花荣挺枪助战，郝思文势力不加，回马便走，肋后撞出个女将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红绵套索，把郝思文拖下马来。步军向前，一齐捉住，解投大寨。

话分两处。这边秦明、孙立，自引一支军马去捉宣赞，当路正逢此人。那宣赞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卷踡短黄须发，凹兜黑墨容颜。睁开怪眼似双环，鼻孔朝天仰面。手内钢刀耀雪，护身铠甲连环。海骝赤马锦鞍鞯，郡马英雄宣赞。

当下宣赞拍马大骂："草贼匹夫，当吾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跃马挥狼牙棍，直取宣赞。二马相交，约斗数合。孙立侧首过来，宣赞慌张，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掤下马来。三军齐喊一声，向前捉住。再有扑天雕李应，引领大小军兵，抢奔关胜寨内来，先救了张横、阮小七，并被擒水军人等，夺去一应粮草马匹，却去招安四下败残人马。

宋江会众上山，此时东方渐明。忠义堂上分开坐次，早把关胜、宣赞、郝思文，分投解来。宋江见了，慌忙下堂，喝退军卒，亲解其缚，把关胜扶在正中交椅上，纳头便拜，

叩首伏罪，说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关胜连忙答礼，闭口无言，手脚无措。呼延灼亦向前来伏罪道："小可既蒙将令，不敢不依，万望将军免恕虚诳之罪。"关胜看了一班头领，义气深重，回顾与宣赞、郝思文道："我们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并听将令。"关胜道："无面还京，俺三人愿早赐一死！"宋江道："何故发此言？将军倘蒙不弃微贱，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关胜道："人称忠义宋公明，话不虚传。今日我等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愿在帐下，为一小卒。"宋江大喜。当日一面设筵庆贺，一边使人招安逃窜败军，又得了五七千人马。军内有老幼者，随即给散银两，便放回家。一边差薛永赍书往蒲东，搬取关胜老小，都不在话下。

宋江正饮宴间，默然想起卢员外、石秀陷在北京，潸然泪下。吴用道："兄长不必忧心，吴用自有措置。只过今晚，来日再起军兵，去打北京，必然成事。"关胜便起身说道："小将无可报答不杀之罪，愿为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传令，就教宣赞、郝思文，拨回旧有军马，便为前部先锋。其余原打北京头领，不缺一个。再差李俊、张顺，将带水战盔甲随去，以次再望北京进发。

这里却说梁中书在城中，正与索超起病饮酒。只见探马报道："关胜、宣赞、郝思文，并众军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伙了。梁山泊军马，现今又到。"梁中书听得，諕得目瞪痴呆，手脚无措。只见索超禀道："前者中贼冷箭，今番且复此仇。"梁中书随即赏了索超，便教引本部人马，出城迎敌。李

成、闻达随后调军接应。其时正是仲冬天气，时候正冷，连日彤云密布，朔风乱吼。宋江兵到，索超直至飞虎峪下寨。次日，引兵迎敌，宋江引前部吕方、郭盛，上高阜处看关胜厮杀。三通战鼓罢，关胜出阵。只见对面索超出马，当时索超见了关胜，却不认得。随征军卒说道："这个来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关胜。"索超听了，并不打话，直抢过来，径奔关胜。关胜也拍马舞刀来迎，两个斗无十合，李成正在中军，看见索超斧怯，战关胜不下，自舞双刀出阵，夹攻关胜。这边宣赞、郝思文见了，各持兵器，前来助战，五骑马搅做一块。宋江在高阜看见，鞭梢一指，大军卷杀过去，李成军马大败亏输，杀得七断八绝，连夜退入城去，坚闭不出。宋江催兵直抵城下，扎住军马。次日，索超亲引一支军马，出城冲突。吴用见了，便教军校迎敌戏战："他若追来，乘势便退。"此时索超又得了这一阵，欢喜入城。当晚彤云四合，纷纷雪下，吴用已有计了，暗差步军，去北京城外，靠山边河路狭处，掘成陷坑，上用土盖。是夜雪急风严，平明看时，约有二尺深雪。城上望见宋江军马，各有惧色，东西栅立不定[3]。索超看了，便点三百军马，就时追出城来。宋江军马四散奔波而走。却教水军头领李俊、张顺，身披软战，勒马横枪，前来迎敌。却才与索超交马，弃枪便走，特引索超奔陷坑边来。索超是个性急的，那里照顾。这里一边是路，一边是涧。李俊弃马，跳入涧中去了，向着前面，口里叫道："宋公明哥哥快走！"索超听了，不顾身体，飞马抢过阵来。山背后一声炮响，索超连人和马，攧将下去。后面伏兵

齐起，这索超便有三头六臂，也须七损八伤。正是：烂银深盖藏圈套，碎玉平铺作陷坑。毕竟急先锋索超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对刺　交叉。

[2]软战　软的战甲。

[3]栅立不定　栅，栅栏与营垒，军中作防御用。《魏书·杨津传》："栅垒未安，不可拟敌。"宋江为诱索超，故作此状。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话说宋江军中，因这一场大雪，吴用定出这条计策，就这雪中捉了索超，其余军马，都逃入城去，报说索超被擒。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不由他不慌，传令教众将只是坚守，不许出战。意欲杀了卢俊义、石秀，犹恐激恼了宋江，朝廷急无兵马救应，其祸愈速。只得教监守着二人，再行申报京师，听凭蔡太师处分。

且说宋江到寨，中军帐上坐下，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见了大喜，喝退军健，亲解其缚，请入帐中，致酒相待，用好言抚慰道："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都情愿协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将军不弃，同以忠义为主。"杨志向前另叙一礼，又细劝了一番。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数，自然凑合，降了宋江。当夜帐中置酒作贺。

次日，商议打城，一连打了数日，不得城破。宋江好生忧闷，当夜帐中伏枕而卧，忽然阴风飒飒，寒气逼人，宋江抬头看时，只见天王晁盖欲进不进，叫声："兄弟，你不回去，更待何时？"立在面前。宋江吃了一惊，急起身问道："哥哥从

何而来？屈死冤仇，不曾报得，中心日夜不安。前者一向不曾致祭，以此显灵，必有见责。”晁盖道：“非为此也。兄弟靠后，阳气逼人，我不敢近前。今特来报你，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为上计。”宋江却欲再问明白，赶向前去说道：“哥哥阴魂到此，望说真实。”被晁盖一推，撒然觉来，却是南柯一梦。便叫小校请军师圆梦。吴用来到中军帐上，宋江说其异事。吴用道：“既是晁天王显圣，不可不依。目今天寒地冻，军马难以久住，权且回山。守待冬尽春初，雪消冰解，那时再来打城，亦未为晚。”宋江道：“军师之言甚当，只是卢员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缧绁，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弟兄来救。不争我们回来，诚恐这厮们害他性命。此事进退两难。”计议未定。次日只见宋江觉道神思疲倦，身体酸疼，头如斧劈，身似笼蒸，一卧不起。众头领都到面前看视，宋江道：“我只觉背上好生热疼。众人看时，只见鏊子一般红肿起来。吴用道：“此疾非痈即疽。吾看方书[1]，绿豆粉可以护心，毒气不能侵犯，便买此物，安排与哥哥吃。”一面使人寻药医治，亦不能好。只见浪里白跳张顺说道：“小弟旧在浔阳江时，因母得患背疾，百药不能得治，后请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向后小弟但得些银两，便着人送去与他。今见兄长如此病症，此去东途路远，急速不能便到。为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拜请他来。”吴用道：“兄长梦晁天王所言：‘百日之灾，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莫非正应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这个人，快与我去，休辞生受，只以义气为重，星夜去请此人，救我一

命。”吴用叫取蒜条金一百两与医人，再将三二十两碎银作为盘缠，分付与张顺：“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来，切勿有误。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里相会。兄弟可作急快来。”张顺别了众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且说军师吴用传令诸将：“权且收军，罢战回山。”车子上载了宋江，连夜起发。北京城内，曾经了伏兵之计，只猜他引诱，不敢来追。次日，梁中书见报，说道：“此去未知何意。”李成、闻达道：“吴用那厮，诡计极多，只可坚守，不宜追赶。”

话分两头。且说张顺要救宋江，连夜趱行。时值冬尽，无雨即雪，路上好生艰难。更兼慌张，不曾带得雨具，行了十多日，早近扬子江边。是日北风大作，冻云低垂，飞飞扬扬，下一天大雪。张顺冒着风雪，要过大江，舍命而行。虽是景物凄凉，江内别是几般清致，有西江月为证：

嘹唳冻云孤雁[2]，盘旋枯木寒鸦。空中雪下似梨花，片片飘琼乱洒。玉压桥边酒旆，银铺渡口鱼艖[3]。前村隐隐两三家，江上晚来堪画。

那张顺独自一个奔至扬子江边，看那渡船时，并无一只，只叫得苦。绕着这江边走，只见败苇折芦里面，有些烟起。张顺叫道：“艄公，快把渡船来载我！”只见芦苇里簌簌地响，走出一个人来，头戴箬笠，身披蓑衣，问道：“客人要那里去？”张顺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府干事至紧，多与你些船钱，渡我则个。”那艄公道：“载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过江去，也

没歇处。你只在我船里歇了，到四更风静月明时，我便渡你过去，多出些船钱与我。”张顺道：“也说的是。”便与艄公钻入芦苇里来，见滩边缆着一只小船，见蓬底下一个瘦后生，在那里向火。艄公扶张顺下船，走入舱里，把身上湿衣服都脱下来，叫那小后生就火上烘焙。张顺自打开衣包，取出绵被，和身上卷倒在舱里，叫艄公道：“这里有酒卖么？买些来吃也好。”艄公道：“酒却没买处，要饭便吃一碗。”张顺吃了一碗饭，放倒头便睡。一来连日辛苦，二来十分托大，到初更左侧，不觉睡着。那瘦后生向着炭火，烘着上盖的衲袄，看见张顺睡着了，便叫艄公道：“大哥，你见么？”艄公盘将来，去头边只一捏，觉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摇道：“你去把船放开，去江心里下手不迟。”那后生推开蓬，跳上岸，解了缆索，上船把竹篙点开，搭上橹，咿咿哑哑地摇出江心里来。艄公在船舱里取缆船索，轻轻地把张顺捆缚做一块，便去船梢艎板底下[4]，取出板刀来。张顺却好觉来，双手被缚，挣挫不得。艄公手拿大刀，按在他身上。张顺道：“好汉，你饶我性命，都把金子与你。”艄公道：“金子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张顺连声叫道：“你只教我囫囵死，冤魂便不来缠你。”艄公放下板刀，把张顺扑通的丢下水去。那艄公便去打开包来看时，见了许多金银，便没心分与那瘦后生，叫道：“五哥，和你说话。”那人钻入舱里来，被艄公一手揪住，一刀落时，砍的伶仃，推下水去。艄公打并了船中血迹，自摇船去了。

却说张顺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时被推下去，就江底下咬断索子，赴水过南岸时，见树林中隐隐有灯光。

张顺爬上岸，水渌渌地，转入林子里看时，却是一个村酒店，半夜里起来醡酒[5]，破壁缝透出灯光。张顺叫开门时，见个老丈，纳头便拜。老儿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么?"张顺道："实不相瞒老丈，小人来建康干事。晚了，隔江觅船，不想撞着两个歹人，把小子应有衣服金银，尽都劫了，撺入江中。小人却会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则个。"老丈见说，领张顺入后屋下，把个衲头与他[6]，替下湿衣服来烘，烫些热酒与他吃。老丈道："汉子，你姓甚么？山东人来这里干何事?"张顺道："小人姓张。建康府安太医是我弟兄，特来探望他。"老丈道："你从山东来，曾经梁山泊过?"张顺道："正从那里经过。"老丈道："他山上宋头领，不劫来往客人，又不杀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张顺道："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不害良民，只怪滥官污吏。"老丈道："老汉听得说，宋江这伙，端的仁义，只是救贫济老，那里是我这里草贼？若得他来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薅恼!"张顺听罢道："公公不要吃惊，小人便是浪里白跳张顺。因为俺哥哥宋公明，害发背疮，教我将一百两黄金，来请安道全。谁想托大，在船中睡着，被这两个贼男女缚了双手，撺下江里，被我咬断绳索，到得这里。"老丈道："你既是那里好汉，我教儿子出来，和你相见。"不多时，后面走出一个后生来，看着张顺便拜道："小人久闻哥哥大名，只是无缘，不曾拜识。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得快，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7]。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师，不得传受，权在江边卖酒度日。却才哥哥被两个劫了的，小人都认

得：一个是截江鬼张旺，那一个瘦后生，却是华亭县人，唤做油里鳅孙五[8]。这两个男女，时常在这江里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几日，等这厮来吃酒，我与哥哥报仇。”张顺道：“感承兄弟好意。我为兄长宋公明，恨不得一日奔回寨里。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请了安太医，回来相会。”王定六把自己衣裳，都与张顺换了。连忙置酒相待，不在话下。次日，天晴雪消，把十数两银子与张顺，且教入建康府来。

张顺进得城中，径到槐桥下，看见安道全正在门前货药。张顺进得门，看着安道全，纳头便拜。有首诗单题安道全好处：

肘后良方有百篇，金针玉刃得师传。
重生扁鹊应难比，万里传名安道全。

这安道全祖传内科外科，尽皆医得，以此远方驰名。当时看了张顺，便问道：“兄弟多年不见，甚风吹得到此？”张顺随至里面，把这闹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诉了。后说宋江见患背疮，特地来请神医，扬子江中，险些儿送了性命，因此空手而来，都实诉了。安道全道：“若论宋公明，天下义士，去走一遭最好。只是拙妇亡过，家中别无亲人，离远不得，以此难出。”张顺苦苦求告：“若是兄长推却不去，张顺也难回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议。”张顺百般哀告，安道全方才应允。原来这安道全却和建康府一个烟花娼妓，唤做李巧奴，时常往来。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丽，安道全以此眷顾

他，有诗为证：

蕙质温柔更老成，玉壶明月逼人清[10]。
步摇宝髻寻春去，露湿凌波带月行[11]。
丹脸笑回花萼丽，朱弦歌罢彩云停。
愿教心地常相忆，莫学章台赠柳情[12]。

当晚就带张顺同去他家，安排酒吃。李巧奴拜张顺为叔叔。三杯五盏，酒至半酣，安道全对巧奴说道："我今晚就你这里宿歇，明日早，和这兄弟去山东地面走一遭，多则是一个月，少是二十余日，便回来望你。"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门！"安道全道："我药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动身，明日便去。你且宽心，我便去也，又不耽搁。"李巧奴撒娇撒痴，便倒在安道全怀里，说道："你若还不依我，去了，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儿飞！"张顺听了这话，恨不得一口水吞吃了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搀去巧奴房里，睡在床上。巧奴却来发付张顺道："你自归去，我家又没睡处。"张顺道："只待哥哥酒醒同去。"以此发遣他不动，只得安他在门首小房里歇。张顺心中忧煎，那里睡得着。初更时分，有人敲门。张顺在壁缝里张时，只见一个人闪将入来，便与虔婆说话。那婆子问道："你许多时不来，却在那里？今晚太医醉倒在房里，却怎生奈何？"那人道："我有十两金子送与姐姐打些钗环，老娘怎地做个方便，教他和我厮会则个。"虔婆道："你只在我房里，我叫女儿来。"张顺在

灯影下张时，却见是截江鬼张旺。原来这厮，但是江中寻得些财，便来他家使。张顺见了，按不住火起。再细听时，只见虔婆安排酒食在房里，叫巧奴相伴张旺。张顺本待要抢入去，却又怕弄坏了事，走了这贼。约莫三更时候，厨下两个使唤的也醉了，虔婆东倒西歪，却在灯前打醉眼子[13]。张顺悄悄开了房门，踅到厨下，见一把厨刀，明晃晃放在灶上，看这虔婆，倒在侧首板凳上。张顺走将入来，拿起厨刀，先杀了虔婆。要杀使唤的时，原来厨刀不甚快，砍了一个人，刀口早卷了。那两个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边，绰起来，一斧一个，砍杀了。房中婆娘听得，慌忙开门，正迎着张顺，手起斧落，劈胸膛砍翻在地。张旺灯影下见砍翻婆娘，推开后窗，跳墙走了。张顺懊恼无极，随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墙上写道："杀人者安道全也"！连写数十处。捱到五更将明，只听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便叫巧奴。张顺道："哥哥，不要则声，我教你看两个人。"安道全起来，看见四个死尸，吓得浑身麻木，颤做一团。张顺道："哥哥，你见壁上写的么？"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张顺道："只有两条路，从你行。若是声张起来，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偿命；若还你要没事，家中取了药囊，连夜径上梁山泊，救我哥哥。这两件随你行。"安道全道："兄弟，忒这般短命见识！"有诗为证：

红粉无情只爱钱，临行何事更流连。
冤魂不赴阳台梦[14]，笑煞痴心安道全。

到天明，张顺卷了盘缠，同安道全回家，敲开门，取了药囊，出城来，径到王定六酒店里。王定六接着说道："昨日张旺从这里过，可惜不遇见哥哥。"张顺道："我自要干大事，那里且报小仇。"说言未了，王定六报道："张旺那厮来也。"张顺道："且不要惊他，看他投那里去。"只见张旺去滩头看船。王定六叫道："张大哥，你留船来，载我两个亲眷过去。"张旺道："要趁船快来！"王定六报与张顺。张顺道："安兄，你可借衣服与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换与兄长穿了，才去趁船。"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张顺道："自有主张，兄长莫问。"安道全脱下衣服，与张顺换穿了。张顺戴上头巾，遮尘暖笠影身。王定六背了药囊。走到船边，张旺拢船傍岸，三个人上船。张顺爬入后梢，揭起艎板看时，板刀尚在，张顺拿了，再入船舱里。张旺把船摇开，咿哑之声，直到江心里面。张顺脱去上盖，叫一声："艄公快来！你看船舱里漏进水来！"张旺不知是计，把头钻入舱里来，被张顺肐膀地揪住，喝一声："强贼，认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么？"张旺看了，则声不得。张顺喝道："你这厮谋了我一百两黄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个瘦后生那里去了？"张旺道："好汉，小人得了财，无心分与他，恐他争论，被我杀死，撺入江里去了。"张顺道："你认得我么？"张旺道："不识得好汉，只求饶了小人一命。"张顺喝道："我生在浔阳江边，长在小孤山下[15]，作卖鱼牙子，谁不认得！只因闹了江州，上梁山泊，随从宋公明，纵横天下，谁不惧我！你这厮漏我下船，缚住双手，撺下江心，不是我会识水时，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冤仇相见，饶你不得！"就势

只一拖，提在船舱中。把手脚四马攒蹄，捆缚做一块，看看那扬子大江，直撺下去！“也免了你一刀！”张旺性命，眼见得黄昏做鬼。王定六看了，十分叹息。张顺就船内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银两，都收拾包裹里，三人棹船到岸。张顺对王定六道：“贤弟恩义，生死难忘。你若不弃，便可同父亲收拾起酒店，赶上梁山泊来，一同归顺大义。未知你心下如何？”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说罢分别，张顺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王定六作辞二人，复上小船，自回家去，收拾行李赶来。

且说张顺与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药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个文墨的人，不会走路，行不得三十余里，早走不动。张顺请入村店，买酒相待。正吃之间，只见外面一个客人走到面前，叫声：“兄弟，如何这般迟误！”张顺看时，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扮做客人赶来。张顺慌忙教与安道全相见了，便问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如今宋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吃，看看待死。”张顺闻言，泪如雨下。安道全问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答道：“肌肤憔悴，终夜叫唤，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难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体，得知疼痛，便可医治，只怕误了日期。”戴宗道：“这个容易。”取两个甲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药囊，分付张顺：“你自慢来，我同太医前去。”两个离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且说这张顺在本处村店里，一连安歇了两三日，只见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亲果然过来。张顺接见，心中大喜，说道：“我专在此等你。”王定六问道：“安太医何在？”张顺道：“神行

太保戴宗接来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张顺并父亲一同起身，投梁山泊来。

且说戴宗引着安道全，作起神行法，连夜赶到梁山泊。寨中大小头领接着，拥到宋江卧榻内，就床上看时，口内一丝两气。安道全先诊了脉息，说道：“众头领休慌，脉体无事。身躯虽见沉重，大体不妨。不是安某说口，只十日之间，便要复旧。”众人见说，一齐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气[16]，然后用药。外使敷贴之饵[17]，内用长托之剂[18]。五日之间，渐渐皮肤红白，肉体滋润，饮食渐进。不过十日，虽然疮口未完，饮食复旧。只见张顺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见宋江并众头领，诉说江中被劫，水上报冤之事。众皆称叹：“险不误了兄长之患！”

宋江才得病好，便与吴用商量，要打北京，救取卢员外、石秀。安道全谏道：“将军疮口未完，不可轻动，动则急难痊可。”吴用道：“不劳兄长挂心，只顾自已将息，调理体中元阳真气。吴用虽然不才，只就目今春秋时候，定要打破北京城池，救取卢员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妇奸夫，不知兄长意下如何？”宋江道：“若得军师如此扶持，宋江虽死瞑目！”吴用便就忠义堂上传令。有分教：北京城内，变成火窟枪林；大名府中 翻作尸山血海。正是：谈笑鬼神皆丧胆，指挥豪杰尽倾心。毕竟军师吴用说出甚么计来，且听下回分解。

[1]方书　　医家处方的书。

[2]嘹唳（liáo lì辽立）　　形容声音的响亮漫长。这里指大雁的鸣声。

[3]艖（chā插）　　小船。

[4]艎（huāng皇）板　　船板。

[5]醡（zhà诈）　　榨酒的榨床。这里作动词，即榨酒。

[6]衲（nà纳）头　　淮南、吴越一带的方言，用破布连缀缝补起来的东西叫衲头。

[7]活闪婆　　也作"霍闪婆"，即道教所说的电母。"霍闪"形容电光之迅疾。王定六走跳得快，如电光一闪，故有此绰号。

[8]油里鳅　　泥鳅多涎体滑，再加上油，更滑。此极言其人之狡诈奸滑。

[9]肘后良方　　中医书名，即《肘后备急方》，晋葛洪著。记载了内、外、妇、儿、眼各科疾病的治疗方药及各种灸法，反映了公元三世纪我国医学的成就。

[10]玉壶　　玉制的壶。诗文中常用以比喻清明高洁。南朝宋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11]凌波　　本是形容女子步履轻盈。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里借作鞋袜。

[12]章台赠柳　　歌妓柳氏爱慕韩翃诗才，两情相好。安史乱发，两人离散，柳氏寄身法灵寺。韩翃寄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后被蕃将沙吒利所劫，翃以计夺回，重得团圆。（见《太平广记》四八五卷引唐许尧佐《柳氏传》）章台，汉长安城中的街道名。

[13]打醉眼子　　打瞌睡。

[14]阳台梦　　典出宋玉《高唐赋序》，讲楚怀王游高唐，梦一女子与他欢会。临别告说："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因以阳台、云雨暗喻男女幽会。

[15]小孤山　　也称小姑山、髻山，在江西彭泽县北大江中。

[16]先把艾焙　　痈疽艾焙法，以湿纸覆其上，先干处即痈头。取独头大蒜，切片，安于头上，用艾灸之，三壮换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时方住。若有十数头者，用蒜捣作饼，铺头上，聚艾于饼上灸之。见《水浒传注略》。

[17]外使敷贴之饵　　清凉膏、清露散、铁箍散等皆外敷之药物。饵，药饵。见《水浒传注略》。

[18]内用长托之剂　　《和剂局方》有托里十补散。《总录》有托里黄芪汤。孙彦和有托里温中汤。见《水浒传注略》。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话说吴用对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长无事，又得安太医在寨中看视贵疾。此是梁山泊万千之幸，比及兄长卧病之时，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听消息。梁中书昼夜忧惊，只恐俺军马临城。又使人直往北京城里城外市井去处，遍贴无头告示，晓谕居民，勿得疑虑。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大军到郡，自有对头。因此，梁中书越怀鬼胎。东京蔡太师见说降了关胜，天子之前，更不敢提。只是主张招安，大家无事。因此累累寄书与梁中书，教道且留卢俊义、石秀二人性命，好做手脚。"宋江见说，便要催趱军马下山去打北京。吴用道："即今冬尽春初，早晚元宵节近，北京年例，大张灯火。我欲乘此机会，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驱兵大进，里应外合，可以破之。"宋江道："此计大妙！便请军师发落。"吴用道："为头最要紧的，是城中放火为号。你众弟兄中，谁敢与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见阶下走过一人道："小弟愿往。"众人看时，却是鼓上蚤时迁。时迁道："小弟幼年间曾到北京。城内有座楼，唤做翠云楼，楼上楼下，大小有百十个阁子。眼见得元宵之夜，必然喧哄。乘空潜地入城，正月十五日夜，盘去翠

云楼上．放起火来为号，军师可自调人马劫牢，此为上计。”吴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晓，先下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时候，楼上放起火来，便是你的功劳。”时迁应允，得令去了。

吴用次日却调解珍、解宝，扮做猎户，去北京城内官员府里，献纳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间．只看火起为号．便去留守司前，截住报事官兵。两个听令去了。再调杜迁、宋万，扮做粜米客人，推辆车子．去城中宿歇。元宵夜只看号火起时，却来先夺东门。“此是你两个功劳。”两个听令去了。再调孔明、孔亮．扮做仆者，去北京城内闹市里房檐下宿歇，只看楼前火起，便去往来接应。两个听令去了。再调李应、史进，扮做客人，去北京东门外安歇，只看城中号火起时，先斩把门军士，夺下东门，好做出路。两个听令去了。再调鲁智深、武松，扮做行脚僧行，去北京城外庵院挂搭，只看城中号火起时，便去南门外截住大军，冲击去路。两个听令去了。再调邹渊、邹润，扮做卖灯客人，直往北京城中，寻客店安歇，只看楼中火起，便去司狱司前策应。两个听令去了。再调刘唐、杨雄．扮作公人，直去北京州衙前宿歇，只看号火起时，便去截住一应报事人员，令他首尾不能救应。两个听令去了。再调公孙胜先生．扮做云游道士，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将带风火、轰天等炮数百个，直去北京城内净处守待，只看号火起时施放。两个听令去了。再调张顺，跟随燕青，从水门里入城，径奔卢员外家，单捉淫妇奸夫。再调王矮虎、孙新、张青、扈三娘、顾大嫂、孙二娘，扮做

三对村里夫妻，入城看灯，寻至卢俊义家中放火。再调柴进，带同乐和，扮做军官，直去蔡节级家中，要保救二人性命。调拨已定，众头领俱各听令去了。各各遵依军令，不可有误。

此是正月初头，不说梁山泊好汉依次各各下山进发，且说北京梁中书唤过李成、闻达、王太守等一干官员，商议放灯一事。梁中书道："年例北京大张灯火，庆贺元宵，与民同乐，全似东京体例。如今被梁山泊贼人两次侵境，只恐放灯因而惹祸，下官意欲住歇放灯，你众官心下如何计议？"闻达便道："想此贼人，潜地退去，没头告示乱贴，此是计穷，必无主意，相公何必多虑。若还今年不放灯时，这厮们细作探知，必然被他耻笑。可以传下钧旨，晓示居民：比上年多设花灯，添扮社火，市心中添搭两座鳌山，照依东京体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灯五夜。教府尹点视居民，勿令缺少，相公亲自行春[1]，务要与民同乐。闻某亲领一彪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以防贼人奸计。再着李都监亲引铁骑马军，绕城巡逻，勿令居民惊忧。"梁中书见说大喜。众官商议已定，随即出榜，晓谕居民。

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头一个大郡冲要去处，却有诸路买卖，云屯雾集，只听放灯，都来赶趁。在城坊隅巷陌该管厢官，每日点视，只得装扮社火。豪富之家，各自去赛花灯。远者三二百里去买，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将灯到城货卖。家家门前扎起灯棚，都要赛挂好灯，巧样烟火。户内缚起山棚[2]，摆放五色屏风炮灯，四边都挂名人书画，并奇异古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点灯。

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搭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口喷净水。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点灯，不计其数。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青龙一条，周回也有千百盏花灯。翠云楼前也扎起一座鳌山，上面盘着一条白龙，四面点火，不计其数。原来这座酒楼，名贯河北，号为第一。上有三檐滴水[3]，雕梁绣柱，极是造得好。楼上楼下，有百十处阁子，终朝鼓乐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处宫观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设灯火，庆赏丰年。三瓦两舍，更不必说。

那梁山泊探细人得了这个消息，报上山来，吴用得知大喜，去对宋江说知备细。宋江便要亲自领兵去打北京。安道全谏道："将军疮口未完，切不可轻动。稍若怒气相侵，实难痊可。"吴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随即与铁面孔目裴宣，点拨八路军马：第一队，双鞭呼延灼，引领韩滔、彭玘为前部，镇三山黄信在后策应，都是马军。前者呼延灼阵上打了的，是假的，故意要赚关胜，故设此计。第二队，豹子头林冲，引领马麟、邓飞为前部，小李广花荣在后策应，都是马军。第三队，大刀关胜，引领宣赞、郝思文为前部，病尉迟孙立在后策应，都是马军。第四队，霹雳火秦明，引领欧鹏、燕顺为前部，青面兽杨志在后策应，都是马军。第五队，却调步军头领没遮拦穆弘，将引杜兴、郑天寿。第六队，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将引李立、曹正。第七队，步军头领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穆春。第八队，步军头领混世魔王樊瑞，将引项充、李衮。——这八路马步军兵，各自取

路。即今便要起行，毋得时刻有误。正月十五日二更为期，都要到北京城下。马军步军，一齐进发。”那八路人马依令下山，其余头领，尽跟宋江保守山寨。

且说时迁是个飞檐走壁的人，不从正路入城，夜间越墙而过。城中客店内，却不着单身客人，他自白日在街上闲走，到晚来，东岳庙内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却在城中往来观看居民百姓搭缚灯棚，悬挂灯火。正看之间，只见解珍、解宝，挑着野味，在城中往来观看。又撞见杜迁、宋万两个，从瓦子里走将出来。时迁当日先去翠云楼上打一个踅，只见孔明披着头发，身穿羊皮破衣，右手拄一条杖子，左手拿个碗，腌腌臜臜，在那里求乞。见了时迁，打抹他去背后说话，时迁道：“哥哥，你这般一个汉子，红红白白面皮，不象叫化的，北京做公的多，倘或被他看破，须误了大事，哥哥可以躲闪回避。”说不了，又见个丐者从墙边来，看时，却是孔亮。时迁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来，亦不象忍饥受饿的人。这般模样，必然决撒。”却才道罢，背后两个人劈角儿揪住[4]，喝道：“你们做得好事！”回头看时，却是杨雄、刘唐。时迁道：“你惊杀我也！”杨雄道：“都跟我来。”带去僻静处埋冤道：“你三个好没分晓，却怎地在那里说话！倒是我两个看见，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却不误了哥哥大事？我两个都已见了，弟兄们不必再上街去。”孔明道：“邹渊、邹润，自在街上卖灯。鲁智深、武松，已在城外庵里。再不必多说，只顾临期各自行事。”五个说了，都出到一个寺前，正撞见一个先生，从寺里出来。众人抬头看时，却是入

云龙公孙胜，背后凌振扮做道童跟着。七个人都点头会意，各自去了。

看看相近上元，梁中书先令大刀闻达，将引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以防贼寇。十四日，却令李天王李成，亲引铁骑马军五百，全副披挂，绕城巡视。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好生晴明，黄昏月上，六街三市，各处坊隅巷陌，点放花灯，大街小巷，都有社火。有诗为证：

北京三五风光好，膏雨初晴春意早。
银花火树不夜城，陆地拥出蓬莱岛。
烛龙衔照夜光寒，人民歌舞欣时安。
五凤羽扶双贝阙[5]，六鳌背驾三神山[6]。
红妆女立朱帘下，白面郎骑紫骝马。
笙箫嘹亮入青云，月光清射鸳鸯瓦[7]。
翠云楼高侵碧天，嬉游来往多婵娟[8]。
灯球灿烂若锦绣，王孙公子真神仙。
游人缪轕尚未绝[9]，高楼顷刻生云烟。

是夜节级蔡福分付，教兄弟蔡庆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看看便来。"方才进得家门，只见两个人闪将入来。前面那个军官打扮，后面仆者模样。灯光之下看时，蔡福认得是小旋风柴进，后面的已自是铁叫子乐和。蔡节级只认得柴进，便请入里面去，现成杯盘，随即管待。柴进道："不必赐酒。在下到此，有件紧事相央。卢员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觑，称谢难

尽。今晚小子就欲大牢里赶此元宵热闹，看望一遭，望你相烦引进。休得推却。”蔡福是个公人，早猜了八分。欲待不依，诚恐打破城池，都不见了好处，又陷了老小一家人口性命。只得担着血海的干系，便取些旧衣裳，教他两个换了，也扮做公人。换了巾帻，带柴进、乐和，径奔牢中去了。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孙新、顾大嫂、张青、孙二娘，三对儿村里夫妇，乔乔画画[10]，装扮做乡村人，挨在人丛里，便入东门去了。公孙胜带同凌振，挑着荆篓，去城隍庙里廊下坐地。这城隍庙，只在州衙侧边。邹渊、邹润，挑着灯，在城中闲走。杜迁、宋万，各推一辆车子，径到梁中书衙前，闪在人闹处。原来梁中书衙，只在东门里大街住。刘唐、杨雄，各提着水火棍，身边都自有暗器，来州桥上两边坐定。燕青领了张顺，自从水门里入城，静处埋伏。都不在话下。不移时，楼上鼓打二更。却说时迁挟着一个篮儿，里面都是硫黄、焰硝放火的药头，篮儿上插几朵闹鹅儿[11]，踅入翠云楼后。走上楼去，只见阁子内，吹笙箫，动鼓板，掀云闹社，子弟们闹闹穰穰，都在楼上打哄赏灯。时迁上到楼上，只做买闹鹅儿的，各处阁子里去看。撞见解珍、解宝，拖着钢叉，叉上挂着兔儿，在阁子前踅。时迁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见外面动弹？”解珍道：“我两个方才在楼前，见探马过去，多管兵马到了，你只顾去行事。”言犹未了，只见楼前都发起喊来，说道：“梁山泊军马到了西门外。”解珍分付时迁：“你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应。”奔到留守司前，只见败残军马，一齐奔入城来，说道：“闻大刀吃劫了寨也！梁山泊

贼寇，引军都到城下。”李成正在城上巡逻，听见说了，飞马来到留守司前，教点军兵，分付闭上城门，守护本州。却说王太守亲引随从百余人，长枷铁锁，在街镇压。听得报说这话，慌忙到留守司前。

却说梁中书正在衙前醉了闲坐，初听报说，尚自不甚慌。次后没半个更次，流星探马，接连报来，吓得魂不附体，慌忙快叫备马。说言未了，只见翠云楼上，烈焰冲天，火光夺月，十分浩大。梁中书见了，急上得马，却待要去看时，只见两条大汉，推两辆车了，放在当路，便去取碗挂的灯来，望车子上点着，随即火起。梁中书要出东门时，两条大汉口称："李应、史进在此！"手拈朴刀，大踏步杀来。把门官军，吓得走了，手边的伤了十数个。杜迁、宋万却好接着出来，四个合做一处，把住东门。梁中书见不是头势，带领随行伴当，飞奔南门。南门传说道："一个胖大和尚，抡动铁禅杖，一个虎面行者，掣出双戒刀，发喊杀入城来。"梁中书回马，再到留守司前，只见解珍、解宝，手拈钢叉，在那里东撞西撞。急待回州衙，不敢近前。王太守却好过来，刘唐、杨雄两条水火棍齐下，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死于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残生去了。梁中书急急回马奔西门，只听得城隍庙里，火炮齐响，轰天震地。邹渊、邹润手拿竹竿，只顾就房檐下放起火来。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杀将来。孙新、顾大嫂身边掣出暗器，就那里协助。铜佛寺前，张青、孙二娘入去，爬上鳌山，放起火来。此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撺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

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

却说梁中书奔到西门，接着李成军马，急到南门城上，勒住马，在鼓楼上看时，只见城下兵马摆满，旗号上写道：大将呼延灼。”火焰光中，抖擞精神，施逞骁勇。左有韩滔，右有彭玘，黄信在后，催动人马，雁翅一般横杀将来，随到门下。梁中书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在北门城下，望见火光明亮，军马不知其数，却是豹子头林冲，跃马横枪，左有马麟，右有邓飞，花荣在后，催动人马，飞奔将来。再转东门，一连火把丛中，只见没遮拦穆弘，左有杜兴，右有郑天寿，三筹步军好汉当先，手拈朴刀，引领一千余人，杀入城来。梁中书径奔南门，舍命夺路而走。吊桥边火把齐明，只见黑旋风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逵浑身脱剥，咬定牙根，手掿双斧，从城濠里飞杀过来。李立、曹正，一齐俱到。李成当先，杀开条血路，奔出城来，护着梁中书便走。只见左手下杀声震响，火把丛中，军马无数，却是大刀关胜，拍动赤兔马，手舞青龙刀，径抢梁中书。李成手举双刀，前来迎敌。那时李成无心恋战，拨马便走。左有宣赞，右有郝思文，两肋里撞来。孙立在后，催动人马，并力杀来。正斗间，背后赶上小李广花荣，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将，翻身落马。李成见了，飞马奔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见右手下锣鼓乱鸣，火光夺目，却是霹雳火秦明，跃马舞棍，引着燕顺、欧鹏，背后杨志，又杀将来。李成且战且走，折军大半，护着梁中书，冲路走脱。

话分两头，却说城中之事。杜迁、宋万，去杀梁中书老

小一门良贱。刘唐、杨雄，去杀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从司狱司后墙爬将入去。邹渊、邹润，却在司狱司前接住往来之人。大牢里柴进、乐和，看见号火起了，便对蔡福、蔡庆道："你弟兄两个，见也不见？更待几时？"蔡庆在门边看时，邹渊、邹润早撞开牢门，大叫道："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好好送出卢员外、石秀哥哥来！"蔡庆慌忙报蔡福时，孔明、孔亮早从牢屋上跳将下来。不由他弟兄两个肯与不肯，柴进身边取出器械，便去开枷，放了卢俊义、石秀。柴进说与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护老小！"一齐都出牢门来。邹渊、邹润接着，合做一处。蔡福、蔡庆，跟随柴进，来家中保全老小。卢俊义将引石秀、孔明、孔亮、邹渊、邹润五个弟兄，径奔家中，来捉李固、贾氏。却说李固听得梁山泊好汉引军马入城，又见四下里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便和贾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细软，背了便出门奔走。只听得排门一带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抢将入来。李固和贾氏慌忙回身，便望里面开了后门，踅过墙边，径投河下，来寻自家躲避处。只见岸上张顺大叫："那婆娘走那里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船中去躲。却待攒入舱里，又见一个人伸出手来，劈鬌儿揪住，喝道："李固，你认得我么？"李固听得是燕青的声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仇，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张顺早把那婆娘挟在肋下，拖到船边。燕青拿了李固，都望东门来了。再说卢俊义奔到家中，不见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财宝，都搬来装在车子上，往梁山泊给散。却说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同上

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残害。"柴进见说，便去寻军师吴用。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下号令去，教休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损伤一半。但见：

烟迷城市，火燎楼台。红光影里碎琉璃，黑焰丛中烧翡翠。娱人傀儡，顾不得面是背非；照夜山棚，谁管取前明后暗。斑毛老子，猖狂燎尽白髭须；绿发儿郎，奔走不收华盖伞[12]。踏竹马的暗中刀枪，舞鲍老的难免刀㮶。如花仕女，人丛中金坠玉崩；玩景佳人，片时间星飞云散。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

当时天色大明，吴用、柴进在城内鸣金收军。众头领却接着卢员外并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见，备说牢中多亏了蔡福、蔡庆弟兄两个看觑，已逃得残生。燕青、张顺早把这李固、贾氏解来。卢俊义见了，且教燕青监下，自行看管，听候发落，不在话下。

再说李成保护梁中书出城逃难，又撞着闻达，领着败残军马回来，合兵一处，投南便走。正走之间，前军发起喊来，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项充，右有李衮，三筹步军好汉，舞动飞刀飞枪，直杀将来。背后又是插翅虎雷横，将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军，前来截住退路。正是：狱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医又上床。毕竟梁中书一行人马，怎地计结。且听下回分解。

[1]行春　古时郡太守常于春耕前后巡行所属各县，鼓励农桑，振贫救乏，叫行春。这里应是迎春观看灯火的意思。

[2]山棚　临时搭起的高棚。

[3]三檐滴水　有三层滴水檐，说明翠云楼很高。

[4]劈角儿　当顶。

[5]五凤　赤凤、黄鹓雏、青鸾、紫鸑鷟、白鹄等五种传说中的鸟。贝阙　传说河伯所居宫殿，宫门前两侧的楼观是用紫贝砌成。

[6]六鳌背驾三神山　据《列子·汤问》载，渤海东面有神山，随波浮动。天帝怕它流到西极，使圣仙丧失居住之处，就让十五头大鳌承载它。宋王岐公亦有"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的诗句（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7]鸳鸯瓦　互相成对的瓦。

[8]婵娟　这里指美女。

[9]轇轕（jiāo gé交葛）　交错纠缠的样子。

[10]乔乔画画　装模做样。

[11]闹鹅儿　或作"闹蛾儿"，也叫作闹嚷嚷。迎春元日，游人用来插在巾帽上的一种纸剪的彩蝶儿。

[12]华盖伞　本指帝王所用伞形的黄绸车盖，这里借用作一般的伞盖。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话说当下梁中书、李成、闻达，慌速寻得败残军马，投南便走。正行之间，又撞着两队伏兵，前后掩杀。李成当先，闻达在后，护着梁中书，并力死战，撞透重围，脱得大难，头盔不整，衣甲飘零，虽是折了人马，且喜三人逃得性命，投西去了。樊瑞引项充、李衮，乘势追赶不上，自与雷横、施恩、穆春等，同回北京城内听令。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救灭了火。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缎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又开仓廒，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余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号令众头领人马，都皆完备。把李固、贾氏，钉在陷车内，将军马标拨作三队，回梁山泊来，正是鞍上将敲金镫响，马前军唱凯歌回。却叫戴宗先去报宋公明。宋江会集诸将，下山迎接，都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卢俊义，纳头便拜，卢俊义慌忙答礼。宋江道："我等众人，欲请员外上山，同聚大义，不想却遭此难，几被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祐，今日再得相见，大慰平生。"卢俊义拜

谢道："上托兄长虎威，深感众头领之德，齐心并力，救拔贱体，肝胆涂地，难以报答。"便请蔡福、蔡庆，拜见宋江，言说："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残生到此！"称谢不尽。当下宋江要卢员外为尊，卢俊义拜道："卢某是何等之人，敢为山寨之主？若得与兄长执鞭坠镫，愿为一卒，报答救命之恩，实为万幸！"宋江再三拜请，卢俊义那里肯坐。

只见李逵道："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杀将起来。"武松道："哥哥只管让来让去，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宋江大喝道："汝等省得甚么！不得多言！"卢俊义慌忙拜道："若是兄长苦苦相让着，卢某安身不牢。"李逵叫道："今朝都没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卢员外做丞相，我们都做大官，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宋江大怒，喝骂李逵。吴用劝道："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宋江方才欢喜，就叫燕青一处安歇。另拨房屋，叫蔡福、蔡庆，安顿老小。关胜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宋江便叫大设筵宴，犒赏马步水三军，令大小头目，并众喽罗军健，各自成团作队去吃酒。忠义堂上，设宴庆贺。大小头领，相谦相让，饮酒作乐。卢俊义起身道："淫妇奸夫，擒捉在此，听候发落。"宋江笑道："我正忘了，叫他两个过来。"众军把陷车打开，拖出堂前，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宋江道："休问这厮罪恶，请员外自行发落。"卢俊义手拿短刀，自下堂来，大骂泼妇贼奴，就将二人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上堂来拜谢众人。众头领尽皆作贺，称赞不已。

且不说梁山泊大设筵宴，犒赏马步水三军。却说北京梁中书探听得梁山泊军马退去，再和李成、闻达，引领败残军马，入城来看觑老小时，十损八九，众皆号哭不已。比及邻近起军追赶梁山泊人马时，已自去得远了，且教各自收军。梁中书的夫人，躲得在后花园中，逃得性命，便叫丈夫写表申奏朝廷，写书教太师知道，早早调兵遣将，剿除贼寇报仇。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中伤者不计其数，各部军马，总折却三万有余。首将赍了奏文密书上路，不则一日，来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门吏转报，太师教唤入来，首将直至节堂下拜见了，呈上密书申奏，诉说打破北京，贼寇浩大，不能抵敌。蔡京初意，亦欲苟且招安，功归梁中书身上，自己亦有荣宠。今见事体败坏，难遮掩，便欲主战，因大怒道："且教首将退去！"次日五更，景阳钟响，待漏院众集文武群臣，蔡太师为首，直临玉阶，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览奏，大惊。有谏议大夫赵鼎出班奏道[1]："前者往往调兵征发，皆折兵将，盖因失其地利，以致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敕赦罪招安，诏取赴阙，命作良臣，以防边境之害。"蔡京听了大怒，喝叱道："汝为谏议大夫，反灭朝廷纲纪，猖獗小人，罪合赐死！"天子曰："如此，目下便令出朝。"当下革了赵鼎官爵，罢为庶人，当朝谁敢再奏。有诗为证：

玺书招抚是良谋，却把忠言作寇仇。
一自老成人去后，梁山军马不能收。

天子又问蔡京道："似此贼势猖獗，可遣谁人剿捕？"蔡太师奏道："臣量这等山野草贼，安用大军。臣举凌州有二将，一人姓单名廷珪，一人姓魏名定国，现任本州团练使。伏乞陛下圣旨，星夜差人，调此一枝人马，克日扫清水泊。"天子大喜，随即降写敕符，着枢密院调遣。天子驾起，百官退朝，众官暗笑。次日，蔡京会省院差官，赍捧圣旨敕符，投凌州来。

再说宋江水浒寨内，将北京所得的府库金宝钱物，给赏与马步水三军，连日杀牛宰马，大排筵宴，庆赏卢员外。虽无庖凤烹龙，端的肉山酒海。众头领酒至半酣，吴用对宋江等说道："今为卢员外打破北京，杀损人民，劫掠府库，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奔，他岂不写表申奏朝廷？况他丈人是当朝太师，怎肯干罢？必然起军发马，前来征讨。"宋江道："军师所虑，最为得理。何不使人连夜去北京探听虚实，我这里好做准备。"吴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将次回也。"正在筵会之间，商议未了，只见原差探事人到来，报说："北京梁中书果然申奏朝廷，要调兵征剿。有谏议大夫赵鼎，奏请招安，致被蔡京喝骂，削了赵鼎官职。如今奏过天子，差人赍捧敕符，往凌州调遣单廷珪、魏定国两个团练使，起本州军马，前来征讨。"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敌？"吴用道："等他来时，一发捉了。"关胜起身对宋江、吴用道："关某自从上山，深感仁兄厚待，不曾出得半分气力。单廷珪、魏定国，蒲城多曾相会。久知单廷珪那厮，善能用水浸兵之法，人皆称为'圣水将军'[2]。魏定国这厮，精熟火攻兵法，上阵专能用火器取

人，因此呼为‘神火将军’[3]。凌州是本境兼管本州兵马，取此二人为部下。小弟不才，愿借五千军兵，不等他二将起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降时，带上山来。若不肯投降，必当擒来，奉献兄长，亦不须用众头领张弓挟矢，费力劳神。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赞、郝思文二将，就跟着一同前去。关胜带了五千军马，来日下山。次早，宋江与众头领在金沙滩寨前饯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

众头领回到忠义堂上，吴用便对宋江说道：“关胜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将，随后监督，就行接应。”宋江道：“吾观关胜义气凛然，始终如一，军师不必多疑。”吴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可再叫林冲、杨志领兵，孙立、黄信为副将，带领五千人马，随即下山。”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将建功。”李逵道：“兄弟若闲，便要生病，若不叫我去时，独自也要去走一遭。”宋江喝道：“你若不听我的军令，割了你头！”李逵见说，闷闷不已，下堂去了。不说林冲、杨志领兵下山，接应关胜。次日，只见小军来报：“黑旋风李逵昨夜二更，拿了两把板斧，不知那里去了！”宋江见报，只叫得苦：“是我夜来冲撞了他这几句言语，多管是投别处去了！”吴用道：“兄长，非也。他虽粗卤，义气倒重，不到得投别处去。多管是过两日便来，兄长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赶，后着时迁、李云、乐和、王定六四个首将，分四路去寻。且说李逵，是夜提着两把板斧下山，抄小路径投凌州去。一路上自寻思道：“这两个鸟将军，何消得许多军马去征他！我且抢入城中，一斧一个都砍

杀了，也教哥哥吃一惊！也和他们争得一口气！”走了半日，走得肚饥，原来贪慌下山，不曾带得盘缠。多时不做这买卖，寻思道：“只得寻个鸟出气的。”正走之间 看见路旁一个村酒店，李逵便入去里面坐下，连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吃了，起身便走。酒保拦住讨钱。李逵道：“待我前头去寻得些买卖，却把来还你！”说罢，便动身。只见外面走入个彪形大汉来，喝道：“你这黑厮，好大胆！谁开的酒店，你来白吃，不肯还钱！”李逵睁着眼道：“老爷不拣那里，只是白吃！”那汉道：“我对你说时，惊得你尿流屁滚！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李逵听了暗笑：“我山寨里那里认得这个鸟人！”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来上梁山泊入伙，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要他引见宋江。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在寨中又调兵遣将，多忙少闲，不曾见得，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当时李逵去腰间拔出一把板斧，看着韩伯龙道：“把斧头为当。”韩伯龙不知是计，舒手来接，见李逵手起，望面门上只一斧，肐膝地砍着。可怜韩伯龙做了半世强人，死在李逵之手。两三个火家，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望深村里走了。李逵就地下掳掠了盘缠，放火烧了草屋，望凌州去了。

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间，官道旁边，只见走过一条大汉，直上直下相李逵。李逵见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厮看老爷怎地？”那汉便答道：“你是谁的老爷？”李逵便抢将入来。那汉子手起一拳，打个塔墩[4]，李逵寻思：“这汉子倒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脸问道：“你这汉子，姓甚名谁？”那汉

道："老爷没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来！"李逵大怒，正待跳将起来，被那汉子肋罗里只一脚，又踢了一交。李逵叫道："赢他不得。"爬将起来便走。那汉叫住问道："这黑汉子，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李逵道："我说与你，休要吃惊。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的便是。"那汉道："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说谎。"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这两把板斧。"那汉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汉，独自一个投那里去？"李逵道："我和哥哥别口气，要投凌州去杀那姓单姓魏的两个。"那汉道："我听得你梁山泊已有军马去了，你且说是谁？"李逵道："先是大刀关胜领兵，随后便是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领军策应。"那汉听了，纳头便拜。李逵道："你端的姓甚名谁？"那汉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5]，祖传三代，相扑为生。却才手脚，父子相传，不教徒弟。平生最无面目[6]，到处投人不着，山东、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近日打听得寇州地面，有座山，名为枯树山。山上有个强人，平生只好杀人，世人把他比做丧门神[7]，姓鲍名旭。他在那山里，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伙。"李逵道："你有这等本事，如何不来投奔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时要投奔大寨入伙，却没条门路。今日得遇兄长，愿随哥哥。"李逵道："我却要和宋公明哥哥争口气了下山来，不杀得一个人，空着双手，怎地回去？你和我去枯树山，说了鲍旭，同去凌州杀得单、魏二将，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许多军马在彼，我和你只两个，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济事，枉送了性命。不如单去枯树山说了鲍旭，都去大寨入伙，此为上计。"两个正

说之间，背后时迁赶将来，叫道："哥哥忧得作苦，便请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李逵引着焦挺，且教与时迁厮见了。时迁劝李逵回山："宋公明哥哥等你。"李逵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定了，先去枯树山说了鲍旭，方才回来。"时迁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逵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报与哥哥知道，我便回也。"时迁惧怕李逵，自回山寨去了。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来，望枯树山去了。

话分两头。却说关胜与同宣赞、郝思文，引领五千军马接来，相近凌州。且说凌州太守，接得东京调兵的敕旨，并蔡太师札付，便请兵马团练单廷珪、魏定国商议。二将受了札付，随即选点军兵，关领军器，拴束鞍马，整顿粮草，指日起行。忽闻报说："蒲东大刀关胜引军到来，侵犯本州。"单廷珪、魏定国听得大怒，便收拾军马，出城迎敌。两军相近，旗鼓相望。门旗下关胜出马。那边阵内鼓声响处，圣水将军出马。怎生打扮：

> 戴一顶浑铁打就四方铁帽，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黑缨。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花秃袖征袍，着一双斜皮踢镫嵌线云跟靴，系一条碧鞓钉就迭胜狮蛮带。一张弓，一壶箭。骑一匹深乌马，使一条黑杆枪。

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北方皂纛旗，上书七个银字："圣水将军单

廷珪。”又见这边鸾铃响处，转出这员神火将军魏定国来出马。怎生打扮：

> 戴一顶朱红缀嵌点金束发盔，顶上撒一把扫帚长短赤缨。披一副摆连环吞兽面狻猊铠，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兽绛红袍，着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带一张描金雀画宝雕弓，悬一壶凤翎凿山狼牙箭。骑坐一匹胭脂马，手使一口熟铜刀。

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南方红绣旗，上书七个银字：“神火将军魏定国。”两员虎将，一齐出到阵前。关胜见了，在马上说道：“二位将军，别来久矣！”单廷珪、魏定国大笑，指着关胜骂道：“无才小辈，背反狂夫！上负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知死活！引军到来，有何礼说？”关胜答道：“你二将差矣。目今主上昏昧，奸臣弄权，非亲不用，非仇不谈。兄长宋公明，仁德施恩，替天行道，特令关某等到来，招请二位将军。倘蒙不弃，便请过来，同归山寨。”单、魏二将听得大怒，骤马齐出。一个是北方一朵乌云，一个如南方一团烈火，飞出阵前。关胜却待去迎敌，左手下飞出宣赞，右手下奔出郝思文，两对儿阵前厮杀。刀对刀，迸万道寒光；枪搠枪，起一天杀气。关胜遥见神火将越斗越精神，圣水将无半点惧色。正斗之间，两将拨转马头，望本阵便走。郝思文、宣赞，随即追赶，冲入阵中。只见魏定国转入左边，单廷珪转过右边。随后宣赞赶着魏定国，郝思文追住单廷珪。

且说宣赞正赶之间，只见四五百步军，都是红旗红甲，一字儿围裹将来，挠钩齐下，套索飞来，和人连马，活捉去了。再说郝思文追住单廷珪到右边，只见五百来步军，尽是黑旗黑甲，一字儿裹转来，脑后众军齐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可怜二将英雄，到此翻成画饼。一面把人解入凌州，一面仍率五百精兵，卷杀过来。关胜举手无措，大败输亏，望后便退。随即单廷珪、魏定国，拍马在背后追来。关胜正走之间，只见前面冲出二将。关胜看时，左有林冲，右有杨志，从两肋窝里撞将出来，杀散凌州军马。关胜收住本部残兵，与林冲、杨志相见，合兵一处。随后孙立、黄信，一同见了，权且下寨。

却说水火二将，捉得宣赞、郝思文，得胜回到城中，张太守接着，置酒作贺。一面教人做造陷车，装了二人，差一员偏将，带领三百步军，连夜解上东京，申达朝廷。且说偏将带领三百人马，监押宣赞、郝思文上东京来，迤逦前行，来到一个去处。只见满山枯树，遍地芦芽，一声锣响，撞出一伙强人，当先一个，手掿双斧，声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后面带着这个好汉，端的是谁，正是：

相扑丛中人尽伏，拽拳飞脚如刀毒。
劣性发时似山倒，焦挺从来没面目。

李逵、焦挺两个好汉，引着小喽罗，拦住去路，也不打话，便抢陷车。偏将急待要走，背后又撞出一个好汉，正是：

狰狞丑脸如锅底，双睛迭暴露狼唇。

放火杀人提阔剑，鲍旭名唤丧门神。

这个好汉，正是丧门神鲍旭，向前把偏将手起剑落，砍下马来，其余人等，撇下陷车，尽皆逃命去了。李逵看时，却是宣赞、郝思文，便问了备细来由。宣赞见李逵亦问："你怎生在此?"李逵说道："为是哥哥不肯教我来厮杀，独自个私走下山来，先杀了韩伯龙，后撞见焦挺，引我在此。鲍旭一见如故，便如亲兄弟一般接待。却才商议，正欲去打凌州，却有小喽罗山头上望见这伙人马，监押陷车到来。只道官兵捕盗，不想却是你二位。"鲍旭邀请到寨内，杀牛置酒相待。郝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伙，不若将引本部人马，就同去凌州，并力攻打，此为上策。"鲍旭道："小可与李兄正如此商议，足下之言，说的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百匹好马。"带领五七百小喽罗，五筹好汉，一齐来打凌州。

却说逃难军士奔回来，报与张太守说道："半路里有强人夺了陷车，杀了偏将。"单廷珪、魏定国听得大怒，便道："这番拿着，便在这里施刑。"只听得城外关胜引兵搦战。单廷珪争先出马，开城门，放下吊桥，引五百玄甲军，飞奔出城迎敌。门旗开处，圣水将军单廷珪出马，大骂关胜道："辱国败将，何不就死!"关胜听了，舞刀拍马。两个斗不到五十余合，关胜勒转马头，慌忙便走，单廷珪随即赶将来。约赶十余里，关胜回头喝道："你这厮不下马受降，更待何时!"单廷珪挺枪，直取关胜后心。关胜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

拍，喝一声："下去！"单廷珪落马。关胜下马，向前扶起，叫道："将军恕罪！"单廷珪惶恐伏礼，乞命受降。关胜道："某与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举你。特来相招二位将军，同聚大义。"单廷珪答道："不才愿施犬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两个说罢，并马而行。林冲接见二人并马行来，便问其故。关胜不说输赢，答道："山僻之内，诉旧论新，招请归降。"林冲等众皆大喜。单廷珪回至阵前，大叫一声，五百玄甲军兵，一哄过来，其余人马，奔入城中去了，连忙报知太守。魏定国听了，大怒，次日领起军马，出城交战。单廷珪与同关胜、林冲，直临阵前。只见门旗开处，神火将军魏定国出马，见了单廷珪顺了关胜，大骂："忘恩背主，负义匹夫！"关胜大怒，拍马向前迎敌。二马相交，军器并举。两将斗不到十合，魏定国望本阵便走。关胜却欲要追，单廷珪大叫道："将军不可去赶。"关胜连忙勒住战马。说犹未了，凌州阵内，早飞出五百火兵，身穿绛衣，手执火器，前后拥出有五十辆火车，车上都满装芦苇引火之物。军人背上，各拴铁葫芦一个，内藏硫黄焰硝，五色烟药，一齐点着，飞抢出来。人近人倒，马过马伤。关胜军兵四散奔走，退四十余里扎住。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看见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烟生。原来却是黑旋风李逵与同焦挺、鲍旭，带领枯树山人马，都去凌州背后，打破北门，杀入城中，放起火来，劫掳仓库钱粮。魏定国知了，不敢入城，慌速回军，被关胜随后赶上追杀，首尾不能相顾，凌州已失，魏定国只得退走，奔中陵县屯驻。关胜引军把县四下围住，便令诸将调兵攻打。魏定国闭门不

出。

单廷珪便对关胜、林冲等众位说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击得紧，他宁死，必不辱。事宽即完，急难成效。小弟愿往县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抚此人，束手来降，免动干戈。"关胜见说，大喜，随即叫单廷珪单人匹马到县。小校报知，魏定国出来相见了。单廷珪用好言说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乱，天子昏昧，奸臣弄权，我等归顺宋公明，且居水泊。久后奸臣退位，那时去邪归正，未为晚矣。"魏定国听罢，沉吟半晌，说道："若是要我归顺，须是关胜亲自来请，我便投降。他若是不来，我宁死不辱！"单廷珪即便上马回来，报与关胜。关胜见说，便道："大丈夫作事，何故疑惑？"便与单廷珪匹马单刀而去。林冲谏道："兄长，人心难忖，三思而行。"关胜道："好汉作事无妨。"直到县衙。魏定国接着，大喜，愿拜投降，同叙旧情，设筵管待。当日带领五百火兵，都来大寨，与林冲、杨志，并众头领，俱各相见已了，即便收军，回梁山泊来。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对李逵说道："只为你偷走下山，教众兄弟赶了许多路，如今时迁、乐和、李云、王定六四个，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报知哥哥，免至悬望。"

不说戴宗先去了，且说关胜等军马，回到金沙滩边，水军头领棹船接济军马，陆续过渡，只见一个人气急败坏跑将来。众人看时，却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问道："你和杨林、石勇，去北地里买马，如何这等慌速跑来？"段景住言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调拨军兵，来打这个去处，重报旧仇，再雪前恨。正是：情知语是钩和线，从头钓出是

非来。毕竟段景住说出甚言语来，且听下回分解。

---

[1]谏议大夫赵鼎　字元镇，解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崇宁(1102—1106)进士。南渡后，两度任宰相。徽宗时他并无任谏议大夫之职事，此是作者的虚构。

[2]圣水将军　迷信者宣传，说水能治病，叫圣水。唐宋民间均有讹奉圣水的习俗。单廷珪善用水攻，所以作者借用作他的绰号。

[3]神火将军　民间以雷火为神火。冠以这个外号，表明魏定国的火攻兵法犹如天火，威力无比。

[4]塔墩　摔倒时屁股着地叫塔墩。

[5]中山府　府名，治所在安喜(今河北省定县)。

[6]无面目　不讲情面。典出《庄子·应帝王》:中央之帝浑沌，无七窍以视听食息。南海之帝倏，北海之帝忽，为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浑沌无孔窍，比喻自然质朴，因而焦挺这一绰号也包含有这一层意思。

[7]丧门神　迷信传说中，上帝派来惩罚世人降下灾疫的凶神。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话说当时段景住跑来，对林冲等说道："我与杨林、石勇，前往北地买马，到彼选得壮窜有筋力好毛片骏马，买了二百余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伙强人，为头一个唤做险道神郁保四[1]，聚集二百余人，尽数把马劫夺，解送曾头市去了。石勇、杨林，不知去向。小弟连夜逃来，报知此事。"关胜见说，叫且回山寨与哥哥相见了，却商议此事。众人且过渡来，都到忠义堂上，见了宋江。关胜引单廷珪、魏定国，与大小头领俱各相见了。李逵把下山杀了韩伯龙，遇见焦挺、鲍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说了一遍。宋江听罢，又添四个好汉，正在欢喜。段景住备说夺马一事，宋江听了，大怒道："前者夺我马匹，今又如此无礼。晁天王的冤仇未曾报得，旦夕不乐，若不去报此仇，惹人耻笑。"吴用道："即日春暖，正好厮杀。前者进兵，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宋江道："此仇深入骨髓，不报得，誓不还山。"吴用道："且教时迁，他会飞檐走壁，可去探听消息一遭，回来却作商量。"时迁听命去了，无三二日，只见杨林、石勇，逃得回寨，备说曾头市

史文恭口出大言，要与梁山泊势不两立。宋江见说，便要起兵，吴用道："再待时迁回报，却去未迟。"宋江怒气填胸，要报此仇，片时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飞去打听，立等回报。不过数日，却是戴宗先回来，说："这曾头市要与凌州报仇，欲起军马。现今曾头市口扎下大寨，又在法华寺内做中军帐，数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进。"次日，时迁回寨报说："小弟直到曾头市里面，探知备细，现今扎下五个寨栅：曾头市前面，二千余人守住村口。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北寨是曾涂与副教师苏定，南寨是次子曾密，西寨是三子曾索，东寨是四子曾魁，中寨是第五子曾升，与父亲曾弄守把。这个青州郁保四，身长一丈，腰阔数围，绰号险道神，将这夺的许多马匹，都喂养在法华寺内。"

吴用听罢，便教会集诸将，一同商议："既然他设五个寨栅，我这里分调五支军将，可作五路去打他五个寨栅。"卢俊义便起身道："卢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报效，今愿尽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道："员外如肯下山，便为前部。"吴用谏道："员外初到山寨，未经战阵，山岭崎岖，乘马不便，不可为前部先锋。别引一支军马，前去平川埋伏，只听中军炮响，便来接应。"吴用主意，只恐卢俊义捉得史文恭时，宋江不负晁盖遗言，让位与他，因此不允他为前部先锋。宋江大意，只要卢俊义建功，乘此机会，教他为山寨之主。吴用不肯，立主叫卢员外带同燕青，引领五百步军，平川小路听号。再分调五路军马：曾头市正南大寨，差马军头领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副将马麟、邓飞，引军三千攻打；曾头

市正东大寨，差步军头领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副将孔明、孔亮，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北大寨，差马军头领青面兽杨志、九纹龙史进，副将杨春、陈达，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西大寨，差步军头领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副将邹渊、邹润，引军三千攻打；曾头市正中总寨，都头领宋公明，军师吴用、公孙胜，随行副将吕方、郭盛、解珍、解宝、戴宗、时迁，领军五千攻打；合后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将项充、李衮，引马步军兵五千。其余头领，各守山寨。

不说宋江部领五军兵将大进。且说曾头市探事人探知备细，报入寨中。曾长官听了，便请教师史文恭、苏定，商议军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泊军马来时，只是多使陷坑，方才捉得他强兵猛将。这伙草寇，须是这条计，以为上策。"曾长官便差庄客人等，将了锄头铁锹，去村口掘下陷坑数十处，上面虚浮土盖，四下里埋伏了军兵，只等敌军到来。又去曾头市北路，也掘下十数处陷坑。比及宋江军马起行时，吴用预先暗使时迁又去打听。数日之间，时迁回来报说："曾头市寨南寨北，尽都掘下陷坑，不计其数，只等俺军马到来。"吴用见说，大笑道："不足为奇！"引军前进，来到曾头市相近。此时日午时分，前队望见一骑马来，项带铜铃，尾拴雉尾，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执短枪。前队望见，便要追赶。吴用止住，便教军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堑，下了铁蒺藜。传下令去，教五军各自分头下寨，一般掘下濠堑，下了蒺藜。一住三日，曾头市不出交战。吴用再使时迁扮作伏路小军，去曾头市寨中，探听他不出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记着，

离寨多少路远，总有几处。时迁去了一日，都知备细，暗地使了记号，回报军师。次日，吴用传令，教前队步军，各执铁锄，分作两队。又把粮车一百有余，装载芦苇干柴，藏在中军。当晚传令与各寨诸军头领，来日巳牌，只听东西两路步军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头市北寨的杨志、史进，把马军一字儿摆开，如若那边擂鼓摇旗，虚张声势，切不可进。吴用传令已了。再说曾头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军马打寨，便着他陷坑，寨前路狭，待走那里去。次日巳牌，听得寨前炮响，追兵大队，都到南门。次后，只见东寨边来报道："一个和尚抡着铁禅杖，一个行者舞起双戒刀，攻打前后。"史文恭道："这两个必是梁山泊鲁智深、武松。"犹恐有失，便分人去帮助曾魁。只见西寨边又来报道："一个长髯大汉，一个虎面贼人，旗号上写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前来攻打甚急。"史文恭听了，又分拨人去帮助曾索。又听得寨前炮响，史文恭按兵不动，只要等他入来，塌了陷坑，山后伏兵齐起，接应捉人。这里吴用却调马军，从山背后两路抄到寨前，前面步军，只顾看寨，又不敢去。两边伏兵，都摆在寨前。背后吴用军马赶来，尽数逼下坑去。史文恭却待出来，吴用鞭梢一指，军寨中锣响，一齐推出百余辆车子来，尽数把火点着，上面芦苇干柴，硫黄焰硝，一齐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军马出来，尽被火车横拦当住，只得回避，急待退军。公孙胜早在阵中，挥剑作法，借起大风，刮得火焰卷入南门，早把敌楼排栅，尽行烧毁。已自得胜，鸣金收军，四下里入寨，当晚权歇。史文恭连夜修整寨门，两下当住。

次日，曾涂对史文恭计议道："若不先斩贼首，难以追灭。"嘱付教师史文恭牢守寨栅，曾涂率领军兵，披挂上马，出阵搦战。宋江在中军，闻知曾涂搦战，带领吕方、郭盛，相随出到前军。门旗影里，看见曾涂，心怀旧恨，用鞭指道："谁与我先捉这厮，报往日之仇？"小温侯吕方拍坐下马，挺手中方天画戟，直取曾涂。两马交锋，军器并举，斗到三十合已上，郭盛在门旗下，看见两个中间，将及输了一个。原来吕方本事，敌不得曾涂，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敌不住，三十合已后，戟法乱了，只办得遮架躲闪。郭盛只恐吕方有失，便骤坐下马，拈手中方天画戟，飞出阵来，夹攻曾涂。三骑马在阵前，绞做一团。原来两枝戟上，都拴着金钱豹尾。吕方、郭盛要捉曾涂，两枝戟齐举，曾涂眼明，便用枪只一拨，却被两条豹尾搅住朱缨，夺扯不开，三个各要掣出军器使用。小李广花荣在阵中看见，恐怕输了两个，便纵马出来，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铳箭[2]，搭上箭，拽满弓，望着曾涂射来。这曾涂却好掣出枪来，那两枝戟兀自搅做一团。说时迟，那时疾，曾涂掣枪，便望吕方项根搠来。花荣箭早先到，正中曾涂左臂，翻身落马，头盔倒卓[3]，两脚蹬空。吕方、郭盛，双戟并施，曾涂死于非命。十数骑马军，飞奔回来，报知史文恭，转报中寨。曾长官听得大哭。只见旁边恼犯了一个壮士曾升，武艺绝高，使两口飞刀，人莫敢近。当时听了大怒，咬牙切齿，喝教："备我马来，要与哥哥报仇！"曾长官拦当不住，全身披挂，绰刀上马，直奔前寨。史文恭接着劝道："小将军不可轻敌。宋江军中，智勇猛将极多。若论史某愚意，

只宜坚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州，便教飞奏朝廷，调兵选将，多拨官军，分作两处征剿。一打梁山泊，一保曾头市，令贼无心恋战，必欲退兵，急奔回山。那时史某不才，与汝兄弟一同追杀，必获大功。"说言未了，北寨副教师苏定到来，见说坚守一节，也道："梁山泊吴用那厮，诡计多谋，不可轻敌，只宜退守，待救兵到来，从长商议。"曾升叫道："杀我亲兄，此冤不报，更待何时！直等养成贼势，退敌则难！"史文恭、苏定阻当不住。曾升上马，带领数十骑马军，飞奔出寨搦战。宋江闻知，传令前军迎敌。当时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阵斗这曾升，只见黑旋风李逵，手掿板斧，直奔军前，不问事由，抢出垓心。对阵有人认的，说道："这个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曾升见了，便叫放箭。原来李逵但是上阵，便要脱膊，全得项充、李衮蛮牌遮护。此时独自抢来，被曾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升背后马军，齐抢过来，宋江阵上秦明、花荣，飞马向前死救，背后马麟、邓飞、吕方、郭盛，一齐接应归阵。曾升见了宋江阵上人多，不敢再战，以此领兵还寨。宋江也自收军驻扎。

次日，史文恭、苏定只是主张不要对阵，怎禁得曾升催并道："要报兄仇。"史文恭无奈，只得披挂上马。那匹马便是先前夺的段景住的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宋江引诸将摆开阵势迎敌。对阵史文恭出马，怎生打扮：

头上金盔耀日光，身披铠甲赛冰霜。
坐骑千里龙驹马，手执朱缨丈二枪。

斯时史文恭出马，横杀过来，宋江阵上秦明要夺头功，飞奔坐下马来迎。二骑相交，军器并举。约斗二十余合，秦明力怯，望本阵便走。史文恭奋勇赶来，神枪到处，秦明后腿股上早着，倒撷下马来。吕方、郭盛、马麟、邓飞，四将齐出，死命来救。虽然救得秦明，军兵折了一阵。收回败军，离寨十里驻扎。宋江叫把车子载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将息，再与吴用商量。教取大刀关胜、金枪手徐宁，并要单廷珪、魏定国四位下山，同来协助。宋江自己焚香祈祷，占卜一课。吴用看了卦象，便道："虽然此处可破，今夜必主有贼兵入寨。"宋江道："可以早作准备。"吴用道："请兄长放心，只顾传下号令，先去报与三寨头领，今夜起东西二寨，便教解珍在左，解宝在右，其余军马各于四下里埋伏。"已定。是夜，天清月白，风静云闲，史文恭在寨中对曾升道："贼兵今日输了两将，必然惧怯，乘虚正好劫寨。"曾升见说，便教请北寨苏定、南寨曾密、西寨曾索，引兵前来，一同劫寨。二更左侧，潜地出哨，马摘鸾铃，人披软战，直到宋江中军寨内。见四下无人，劫着空寨，急叫中计，转身便走。左手下撞出两头蛇解珍，右手下撞出双尾蝎解宝，后面便是小李广花荣，一发赶上，曾索在黑地里，被解珍一钢叉，搠于马下。放起火来，后寨发喊，东西两边，进兵攻打寨栅。混战了半夜，史文恭夺路得回。

曾长官又见折了曾索，烦恼倍增。次日要史文恭写书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惧怯，随即写书，速差一人赍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报知，曾头市有人下书，宋江传令，教唤入

来。小校将书呈上，宋江拆开看时，写道：

曾头市主曾弄顿首，再拜宋公明统军头领麾下：日昨小男，倚仗一时之勇，误有冒犯虎威。向日天王率众到来[4]，理合就当归附。奈何无端部卒，施放冷箭，更兼夺马之罪，虽百口何辞！原之实非本意。今顽犬已亡，遣使讲和。如蒙罢战休兵，将原夺马匹，尽数纳还，更赍金帛，犒劳三军，免致两伤。谨此奉书，伏乞照察。

宋江看罢来书，心中大怒，扯书骂道："杀吾兄长，焉肯干休？只待洗荡村坊，是吾本愿！"下书人俯伏在地，凛颤不已。吴用慌忙劝道："兄长差矣。我等相争，皆为气耳。既是曾家差人下书讲和，岂为一时之忿，以失大义？"随即便写回书，取银十两，赏了来使。回还本寨，将书呈上。曾长官与史文恭拆开看时，上面写道：

梁山泊主将宋江，手书回复曾头市主曾弄帐前：国以信而治天下，将以勇而镇外邦，人无礼而何为，财非义而不取。梁山泊与曾头市，自来无仇，各守边界。奈缘尔将行一时之恶，惹数载之冤。若要讲和，便须发还二次原夺马匹，并要夺马凶徒郁保四，犒劳军士金帛。忠诚既笃，礼数休轻。如或更变，别有定夺。

曾长官与史文恭看了，俱各惊忧。次日，曾长官又使人来说：

"若肯讲和，各请一人质当[5]。"宋江不肯，吴用便道："无伤。"随即便差时迁、李逵、樊瑞、项充、李衮五人，前去为信[6]。临行时，吴用叫过时迁，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休得有误。"不说五人去了，却说关胜、徐宁、单廷珪、魏定国到了。当时见了众人，就在中军扎驻。

且说时迁引四个好汉，来见曾长官，时迁向前说道："奉哥哥将令，差时迁引李逵等四人前来讲和。"史文恭道："吴用差遣五个人来，必然有谋。"李逵大怒，揪住史文恭便打，曾长官慌忙劝住。时迁道："李逵虽然粗卤，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来，休得疑惑。"曾长官中心只要讲和，不听史文恭之言，便教置酒相待，请去法华寺寨中安歇，拨五百军人前后围住。却使曾升带同郁保四，来宋江大寨讲和。二人到中军相见了，随后将原夺二次马匹，并金帛一车，送到大寨。宋江看罢道："这马都是后次夺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来那匹千里白龙驹照夜玉狮子马，如何不见将来？"曾升道："是师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曾将来。"宋江道："你疾忙快写书去，教早早牵那匹马来还我。"曾升便写书，叫从人还寨，讨这匹马来。史文恭听得，回道："别的马将去不吝，这匹马却不与他。"从人往复去了几遭，宋江定死要这匹马。史文恭使人来说道："若还定要我这匹马时，着他即便退军，我便送来还他。"宋江听得这话，便与吴用商量。尚然未决，忽有人来报道"青州、凌州两路有军马到来。"宋江道："那厮们知得，必然变卦。"暗传下号令，就差关胜、单廷珪、魏定国，去迎青州军马；花荣、马麟、邓飞，去迎凌州军马。暗地叫出郁保四来，

用好言抚恤他，十分恩义相待，说道："你若肯建这场功劳，山寨里也教你做个头领。夺马之仇，折箭为誓，一齐都罢。你若不从，曾头市破在旦夕，任从你心。"郁保四听言，情愿投拜，从命帐下。吴用授计与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还寨，与史文恭说道：'我和曾升去宋江寨中讲和，打听得真实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赚这匹千里马，实无心讲和，若还与了他，必然翻变。如今听得青州、凌州两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势用计，不可有误。'他若信从了，我自有处置。"郁保四领了言语，直到史文恭寨里，把前事具说一遍。史文恭领了郁保四来见曾长官，备说宋江无心讲和，可以乘势劫他寨栅。曾长官道："我那曾升当在那里，若还翻变，必然被他杀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传令与各寨，尽数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断去蛇首，众贼无用，回来却杀李逵等五人未迟。"曾长官道："教师可以善用良计。"当下传令与北寨苏定、东寨曾魁、南寨曾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却闪入法华寺大寨内，看了李逵等五人，暗与时迁走透这个消息。再说宋江同吴用说道："未知此计若何？"吴用道："如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计。他若今晚来劫我寨，我等退伏两边，却教鲁智深、武松，引步军杀入他东寨；朱仝、雷横，引步军杀入他西寨；却令杨志、史进，引马军截杀北寨。此名番犬伏窝之计[7]，百发百中。"

当晚却说史文恭带了苏定、曾密、曾魁，尽数起发。是夜月色朦胧，星辰昏暗。史文恭、苏定当先，曾密、曾魁押后，马摘鸾铃，人披软战，尽都来到宋江总寨。只见寨门不关，寨内并无一人，又不见些动静，情知中计，即便回身。

急望本寨去时，只见曾头市里锣鼓炮响，却是时迁爬去法华寺钟楼上撞起钟来，声响为号，东西两门，火炮齐响，喊声大举，正不知多少军马，杀将入来。却说法华寺中李逵、樊瑞、项充、李衮，一齐发作，杀将出来。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时，寻路不见。曾长官见寨中大闹，又听得梁山泊大军两路杀将入来，就在寨里自缢而死。曾密径奔西寨，被朱仝一朴刀搠死。曾魁要奔东寨时，乱军中马践为泥。苏定死命奔出北门，却有无数陷坑，背后鲁智深、武松，赶杀将来，前逢杨志、史进，乱箭射死苏定。后头撞来的人马，都攧入陷坑中去，重重叠叠，陷死不知其数。且说史文恭得这千里马，行得快，杀出西门，落荒而走。此时黑雾遮天，不分南北。约行了二十余里，不知何处。只听得树林背后，一齐锣响，撞出四五百军来。当先一将，手提杆棒，望马脚便打。那匹马是千里龙驹，见棒来时，从头上跳过去了。史文恭正走之间，只见阴云冉冉，冷气飕飕，黑雾漫漫，狂风飒飒，虚空中一人，当住去路。史文恭疑是神兵，勒马便回，东西南北，四边都是晁盖阴魂缠住。史文恭再回旧路，却撞着浪子燕青，又转过玉麒麟卢俊义来，喝一声："强贼，待走那里去！"腿股上只一朴力，搠下马来，便把绳索绑了，解投曾头市来。燕青牵了那匹千里龙驹，径到大寨。宋江看了，心中一喜一怒：喜者得卢员外建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杀晁天王，仇人相见，分外眼睁。先把曾升就本处斩首，曾家一门老少，尽数不留。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梁山泊，给散各都头领，犒赏三军。且说关胜领军杀退青州军马，花荣

领兵杀散凌州军马，都回来了。大小头领，不缺一个。又得了这匹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其余物件，尽不必说。陷车内囚了史文恭，便收拾军马，回梁山泊来。所过州县村坊，并无侵扰。回到山寨忠义堂上，都来参见晁盖之灵。宋江传令：教圣手书生萧让作了祭文，令大小头领，人人挂孝，个个举哀，将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盖已罢。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

吴用便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泊之主。'今日卢员外生擒此贼，赴山祭献晁兄，报仇雪恨，正当为尊，不必多说。"卢俊义道："小弟德薄才疏，怎敢承当此位！若得居末，尚自过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弟兄不弃，暂居尊位；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虽然有些凶险，累蒙天祐。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宋江主张已定，休得推托。"卢俊义拜于地下，说道："兄长枉自多谈，卢某宁死，实难从命。"吴用劝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人皆所伏。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原来吴用已把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舍

身拚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伙！”武松见吴用以目示人，也发作叫道：“哥哥手下许多军官，受朝廷诰命的[8]，也只是让哥哥，如何肯从别人？”刘唐便道：“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要让别人！”鲁智深大叫道：“若还兄长推让别人，洒家们各自撒开！”宋江道：“你众人不必多说，我自有个道理，尽天意，看是如何，方才可定。”吴用道：“有何高见，便请一言。”宋江道：“有两件事。”正是：教梁山泊内，重添两个英雄；东平府中，又惹一场灾祸。直教天罡尽数投山寨，地煞空群聚水涯。毕竟宋江说出那两件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

[1] 险道神　旧时出殡在前面引路的开路神君。神身长一丈余，红头蓝面，左手握印，右手执戟。

[2] 铋(pī批)箭　一种箭杆较长，箭头薄阔，两刃锋利的箭。

[3] 卓　容与堂百回本《水浒传》作“挂”。

[4] 向日　从前，往日。

[5] 质当　作为人质抵押。

[6] 信　信物。这里指人质。

[7]番犬伏窝之计　外番有一种狗叫作獒，乘野兽外出时，伏到野兽窝里，等野兽回洞，就咬住野兽。

[8]受朝廷诰命的　受过朝廷的封爵或官职的。诰命，皇帝赐爵或授官的诏令。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话说宋江不负晁盖遗言，要把主位让与卢员外，众人不伏。宋江又道："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那里百姓，若去问他借粮，公然不肯。今写下两个阄儿，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吴用道："也好。听从天命。"卢俊义道："休如此说。只是哥哥为梁山泊主，某听从差遣。"此时不由卢俊义。当下便唤铁面孔目裴宣，写下两个阄儿。焚香对天祈祷已罢，各拈一个。宋江拈着东平府，卢俊义拈着东昌府，众皆无语。当日设筵，饮酒中间，宋江传令，调拨人马。宋江部下：林冲、花荣、刘唐、史进、徐宁、燕顺、吕方、郭盛、韩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宝、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孙新、顾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头领二十五员，马步军兵一万；水军头领三员：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领水军驾船接应。卢俊义部下：吴用、公孙胜、关胜、呼延灼、朱仝、雷横、索超、杨志、单廷珪、魏定国、

宣赞、郝思文、燕青、杨林、欧鹏、凌振、马麟、邓飞、施恩、樊瑞、项充、李衮、时迁、白胜，大小头领二十五员，马步军兵一万；水军头领三员：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驾船接应。其余头领并中伤者，看守寨栅。分俵已定，宋江与众头领去打东平府，卢俊义与众头领去打东昌府。众多头领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话。日暖风和，草青沙软，正好厮杀。

却说宋江领兵前到东平府，离城只有四十里路，地名安山镇，扎驻军马。宋江道："东平府太守程万里和一个兵马都监，乃是河东上党郡人氏[1]。此人姓董，名平，善使双枪，人皆称为双枪将，有万夫不当之勇。虽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礼数。差两个人，赍一封战书，去那里下。若肯归降，免致动兵；若不听从，那时大行杀戮，使人无怨。谁敢与我先去下书？"只见部下走过一人，身长一丈，腰阔数围。那人是谁，有诗为证：

不好资财惟好义，貌似金刚离古寺。
身长唤做险道神，此是青州郁保四。

郁保四道："小人认得董平，情愿赍书去下。"又见部下转过一人，瘦小身材，叫道："我帮他去。"那人是谁：

蚱蜢头尖光眼目，鹭鸶瘦腿全无肉。
路遥行走疾如飞，扬子江边王定六。

这两个便道："我们不曾与山寨中出得些气力，今日情愿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随即写了战书，与郁保四、王定六两个去下。书上只说借粮一事。且说东平府程太守，闻知宋江起军马到了安山镇驻扎，便请本州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商议军情重事。正坐间，门人报道："宋江差人下战书。"程太守教唤至，郁保四、王定六当府厮见了，将书呈上。程万里看罢来书，对董都监说道："要借本府钱粮，此事如何？"董平听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斩首。程太守说道："不可。自古'两国相战，不斩来使。'于礼不当。只将二人各打二十讯棍，发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气未息，喝把郁保四、王定六一索捆翻，打得皮开肉绽，推出城去。两个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说："董平那厮无礼，好生眇视大寨！"宋江见打了两个，怒气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四、王定六上车回山将息。只见九纹龙史进起身说道："小弟旧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交，唤做李瑞兰，往来情熟。我如今多将些金银，潜地入城，借他家里安歇。约时定日，哥哥可打城池。只等董平出来交战，我便爬去更鼓楼上，放起火来，里应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进随即收拾金银，安在包袱里，身边藏了暗器，拜辞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觑方便，我且顿兵不动。"且说史进转入城中，径到西瓦子李瑞兰家。大伯见是史进，吃了一惊，接入里面，叫女儿出去厮见。李瑞兰生的甚是标格出尘。有诗为证：

万种风流不可当，梨花带雨玉生香。

翠禽啼醒罗浮梦[2]，疑是梅花靓晓妆[3]。

李瑞兰引去楼上坐了，遂问史进道："一向如何不见你头影[4]？听的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你如何却到这里？"史进道："我实不瞒你说，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头领，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来打城借粮，我把你家备细说了。如今我特地来做细作，有一包金银，相送与你，切不可走漏了消息。明日事完，一发带你一家上山快活。"李瑞兰葫芦提应承，收了金银，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却来和大娘商量道："他往常做客时，是个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要处。"大伯说道："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若还出了言语，他们有日打破城子入来，和我们不干罢！"虔婆便骂道："老蠢物，你省得甚么人事？自古道：'蜂刺入怀，解衣去赶。'天下通例：自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东平府里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后负累不好。"李公道："他把许多金银与我家，不与他担些干系，买我们做甚么？"虔婆骂道："老畜生，你这般说，却似放屁！我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岂争他一个！你若不去首告，我亲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说在里面。"李公道："你不要性发，且叫女儿款住他，休得'打草惊蛇'，吃他走了。待我去报与做公的，先来拿了，却去首告。"且说史进见这李瑞兰上楼来，觉得面色红白不定，史进便问道："你家莫不有甚事，这般失惊打怪？"李瑞兰道："却才上胡梯，踏了个空，争些儿跌了一交，

因此心慌撩乱。”史进虽是英勇，又吃他瞒过了，更不猜疑。有诗为证：

可叹青楼伎俩多，粉头毕竟护虔婆。
早知暗里施奸计，错用黄金买笑歌。

当下李瑞兰相叙间阔之情，争不过一个时辰，只听得胡梯边脚步响，有人奔上来。窗外呐声喊，数十个做公的抢到楼上，史进措手不及，正如鹰拿野雀，弹打斑鸠，把史进似抱头狮子绑将下楼来，径解到东平府里厅上。程太守看了，大骂道："你这厮胆包身体，怎敢独自个来做细作！若不是李瑞兰父亲首告，误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由！宋江教你来怎地？"史进只不言语。董平便道："这等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与我加力打这厮！"两边走过狱卒牢子，先将冷水来喷腿上，两腿各打一百大棍。史进由他拷打，不招实情。董平道："且把这厮长枷木杻，送在死囚牢里，等拿了宋江，一并解京施行。"

却说宋江自从史进去了，备细写书与吴用知道。吴用看了宋公明来书，说史进去娼妓李瑞兰家做细作，大惊，急与卢俊义说知，连夜来见宋江，问道："谁叫史进去来？"宋江道："他自愿去。说这李行首，是他旧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吴用道："兄长欠些主张，若吴某在此决不教去。常言道：'娼妓之家，讳者扯丐漏走五个字。'得便熟闲，迎新送旧，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无定，总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此人今去，必然吃亏！"宋江便问吴用请计。吴

用便叫顾大嫂："劳烦你去走一遭，可扮做贫婆，潜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些动静，火急便回。若是史进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狱卒，只说：'有旧情恩念，我要与他送一口饭。'攛入牢中，暗与史进说知：'我们月尽夜，黄昏前后，必来打城。你可就水火之处，安排脱身之计。'月尽夜，你就城中放火为号，此间进兵，方好成事。兄长可先打汶上县[5]，百姓必然都奔东平府。却叫顾大嫂杂在数内，乘势入城，便无人知觉。"吴用设计已罢，上马便回东昌府去了。宋江点起解珍、解宝，引五百余人，攻打汶上县，果然百姓扶老携幼，鼠窜狼奔，都奔东平府来。却说顾大嫂头髻蓬松，衣服蓝缕，杂在众人里面，攛入城来，绕街求乞。到于衙前，打听得果然史进陷在牢中，方知吴用智料如神。次日，提着饭罐，只在司狱司前，往来伺候。见一个年老公人从牢里出来，顾大嫂看着便拜，泪如雨下。那年老公人问道："你这贫婆哭做甚么？"顾大嫂道："牢中监的史大郎，是我旧的主人。自从离了，又早十年。只说道在江湖上做买卖，不知为甚事陷在牢里？眼见得无人送饭，老身叫化得这一口儿饭，特要与他充饥。哥哥，怎生可怜见，引进则个，强如造七层宝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强人，犯着该死的罪，谁敢带你入去？"顾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剐，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怜见，引老身入去，送这口儿饭，也显得旧日之情。"说罢又哭。那老公人寻思道："若是个男子汉，难带他入去，一个妇人家有甚利害？"当时引顾大嫂直入牢中来，看见史进项带沉枷，腰缠铁索。史进见了顾大嫂，吃了一惊，则声不得。顾大嫂一头假啼哭，一头喂饭。

别的节级，便来喝道："这是该死的歹人！'狱不通风'，谁放你来送饭？即忙出去，饶你两棍！"顾大嫂见这牢内人多，难说备细，只说得："月尽夜打城，叫你牢中自挣扎。"史进再要问时，顾大嫂被小节级打出牢门。史进只记得"月尽夜"。原来那个三月，却是大尽。到二十九，史进在牢中，见两个节级说话，问道："今朝是几时？"那个小节级却错记了，回说道："今日是月尽夜，晚些买帖孤魂纸来烧。"史进得了这话，巴不得晚。一个小节级吃的半醉，带史进到水火坑边，史进哄小节级道："背后的是谁？"赚得他回头，挣脱了枷，只一枷梢，把那小节级面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就拾砖头，敲开了木杻，睁着鹘眼，抢到亭心里。几个公人都酒醉了，被史进迎头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开牢门，只等外面救应。又把牢中应有罪人，尽数放了，总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内发起喊来，一齐走了。有人报知太守，程万里惊得面如土色，连忙便请兵马都监商量。董平道："城中必有细作，且差多人围困了这贼。我却乘此机会，领军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紧守城池，差数十公人围定牢门，休教走了。"董平上马，点军去了。程太守便点起一应节级、虞候、押番，各执枪棒，去大牢前呐喊。史进在牢里，不敢轻出。外厢的人，又不敢进去。顾大嫂只叫得苦。

却说都监董平，点起兵马，四更上马，杀奔宋江寨来。伏路小军报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顾大嫂在城中又吃亏了。他既杀来，准备迎敌。"号令一下，诸军都起。当时天色方明，却好接着董平军马。两下摆开阵势，董平出马，真乃英雄

詋世，谋勇过人。有诗为证：

两面旗牌耀日明，镀银铁铠似霜凝[6]。
水磨凤翅头盔白，锦绣麒麟战袄青。
一对白龙争上下，两条银蟒递飞腾。
河东英勇风流将，能使双枪是董平。

原来董平心灵机巧，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品竹调弦，无有不会，山东、河北皆号他为风流双枪将。宋江在阵前看了董平这表人品，一见便喜。又见他箭壶中插一面小旗，上写一联道："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宋江遣韩滔出马迎敌。韩滔手执铁搠，直取董平，董平那对铁枪，神出鬼没，人不可当。宋江再叫金枪手徐宁，仗钩镰枪前去，替回韩滔。徐宁飞马便出，接住董平厮杀。两个在战场上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交战良久，宋江恐怕徐宁有失，便叫鸣金收军。徐宁勒马回来，董平手举双枪，直追杀入阵来。宋江鞭梢一展，四下军兵，一齐围住。宋江勒马上高阜处看望，只见董平围在阵内。他若投东，宋江便把号旗望东指，军马向东来围他；他若投西，号旗便往西指，军马便向西来围他。董平在阵中横冲直撞，两枝枪直杀到申牌已后，冲开条路，杀出去了。宋江不赶。董平因见交战不胜，当晚收军回城去了。宋江连夜起兵，直抵城下，团团调兵围住。顾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史进又不得出来，两下拒住。

原来程太守有个女儿，十分颜色。董平无妻，累累使人

去求为亲，程万里不允。因此，日常间有些言和意不和。董平当晚领军入城，其日使个就里的人，乘势来问这头亲事。程太守回说："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赘为婿，正当其理。只是如今贼寇临城，事在危急，若还便许，被人耻笑。待得退了贼兵，保护城池无事，那时议亲，亦未为晚。"那人把这话回复董平，董平虽是口里应道："说得是。"只是心中踌躇，不十分欢喜，恐怕他日后不肯。

这里宋江连夜攻打得紧，太守催请出战。董平大怒，披挂上马，带领三军，出城交战。宋江亲在阵前门旗下喝道："量你这个寡将[7]，怎敢当吾？岂不闻古人曾有言：'大厦将倾，非一木可支。'你看我手下雄兵十万，猛将千员，替天行道，济困扶危，早来就降，免汝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该死狂徒，怎敢乱言！"说罢，手举双枪，直奔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荣，两将齐出，各使军器，来战董平。约斗数合，两将便走。宋江军马佯败，四散而奔。董平要逞功劳，拍马赶来。宋江等却好退到寿春县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后面追。离城有十数里，前至一个村镇，两边都是草屋，中间一条驿路。董平不知是计，只顾纵马赶来。宋江因见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丈青、张青、孙二娘四个，带一百余人，先在草屋两边埋伏。却拴数条绊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盖，只等来时，鸣锣为号，绊马索齐起，准备捉这董平。董平正赶之间，来到那里，只听得背后孔明、孔亮大叫："勿伤吾主！"却好到草屋前，一声锣响，两边门扇齐开，拽起绳索。那马却待回头，背后绊马索齐起，将马绊倒，董平落马。左边撞出

一丈青、王矮虎，右边走出张青、孙二娘，一齐都上，把董平捉了。头盔、衣甲、双枪、只马，尽数夺了。两个女头领，将董平捉住，用麻绳背剪绑了。两个女将，各执钢刀，监押董平，来见宋江。却说宋江过了草屋，勒住马，立在绿杨树下，迎见这两个女头领解着董平，宋江随即喝退两个女将："我教你去相请董将军，谁教你们绑缚他来！"二女将喏喏而退。宋江慌忙下马，自来解其绳索，便脱护甲锦袍，与董平穿着，纳头便拜。董平慌忙答礼。宋江道："倘蒙将军不弃微贱，就为山寨之主。"董平答道："小将被擒之人，万死犹轻！若得容恕安身，实为万幸。"宋江道："敝寨地连水泊，素无扰害。今为缺少粮食，特来东平府借粮，别无他意。"董平道："程万里那厮，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长肯容董平今去赚开城门，杀入城中，共取钱粮，以为报效。"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将过盔、甲、枪、马，还了董平，披挂上马。董平在前，宋江军马在后，卷起旗旛，都在东平城下。董平军马在前，大叫："城上快开城门。"把门军士将火把照时，认得是董都监，随即大开城门，放下吊桥。董平拍马先入，砍断铁锁，背后宋江等长驱人马，杀入城来。都到东平府里，急传将令，不许杀害百姓、放火烧人房屋。董平径奔私衙，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夺了这女儿。宋江先叫开放大牢，救出史进，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廒，装载粮米上车，先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史进自引人去西瓦子李瑞兰家，把虔婆老幼，一门大小，碎尸万段。宋江将太守家私，俵散

害民，仍给沿街告示，晓谕百姓：害民州官，已自杀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罢，收拾回军。大小将校再到安山镇。只见白日鼠白胜飞奔前来，报说东昌府交战之事。宋江听罢，神眉踢竖，怪眼圆睁，大叫："众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来！"正是：重驱水泊英雄将，再夺东昌锦绣城。毕竟宋江复引军马投何处来，且听下回分解。

---

[1] 河东上党郡　河东路上党郡，治所在壶关(今山西省长治市北)。

[2] 罗浮梦　传说隋开皇年间，赵师雄迁谪罗浮。黄昏时于酒店旁，遇一淡妆素服美女，香气袭人，遂与共饮。师雄醉寝，醒后乃在梅花树下。后即以罗浮梦比喻梅花。

[3] 靓(jìng静)　用脂粉作妆饰。

[4] 头影　人影儿。

[5] 汶(wèn问)上县　县名，在今山东省西南部。

[6] 锼(sōu搜)　刻镂。

[7] 寡将　没有帮手，孤军作战的将领。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话说宋江打了东平府，收军回到安山镇，正待要回山寨，只见白胜前来报说："卢俊义去打东昌府，连输了两阵。城中有个猛将，姓张，名清，原是彰德府人，虎骑出身。善会飞石打人，百发百中，人呼为没羽箭。手下两员副将，一个唤做花项虎龚旺，浑身上刺着虎斑，脖项上吞着虎头[1]，马上会使飞枪。一个唤做中箭虎丁得孙[2]，面颊连项都有疤痕，马上会使飞叉。卢员外提兵临境，一连十日，不出厮杀。前日张清出城交锋，郝思文出马迎敌。战无数合，张清便走。郝思文赶去，被他额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马来。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张清战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输了一阵。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项充、李衮，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孙从肋窝里飞出标叉，正中项充，因此又输了一阵。二人现在船中养病，军师特令小弟来请哥哥，早去救应。"宋江见说了，叹曰："卢俊义直如此无缘！特地教吴学究、公孙胜帮他，只想要他见阵成功，山寨中也好眉目，谁想又逢敌手！既然如此，我等众兄弟引兵都去救应。"当时传令，便起三军。诸将上马，跟

随宋江，直到东昌境界。卢俊义等接着，具说前事，权且下寨。

正商议间，小军来报没羽箭张清搦战。宋江领众便起，向平川旷野，摆开阵势。大小头领，一齐上马，随到门旗下。宋江在马上看对阵时，阵排一字，旗分五色。三通鼓罢，没羽箭张清出马。怎生打扮，有一篇水调歌赞张清的英勇：

头巾掩映茜红缨，狼腰猿臂体彪形。锦衣绣袄，袍中微露透深青；雕鞍侧坐，青骢玉勒马轻迎。葵花宝镫，振响熟铜铃；倒拖雉尾，飞走四蹄轻。金环摇动，飘飘玉蟒撒朱缨；锦袋石子，轻轻飞动似流星。不用强弓硬弩，何须打弹飞铃，但着处命须倾。东昌马骑将，没羽箭张清。

宋江在门旗下见了喝采，张清在马上荡起征尘，往来驰走。门旗影里，左边闪出那个花项虎龚旺，右边闪出这个中箭虎丁得孙。三骑马来到阵前，张清手指宋江骂道："水洼草贼，愿决一阵！"宋江问道："谁可去战张清？"旁边恼犯这个英雄，忿怒跃马，手舞钩镰枪，出到阵前。宋江看时，乃是金枪手徐宁。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对手。"徐宁飞马，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双枪并举。斗不到五合，张清便走。徐宁去赶，张清把左手虚提长枪，右手便向锦袋中摸出石子，扭回身，觑得徐宁面门较近，只一石子，可怜悍勇英雄，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便来捉人。宋江阵上人多，早有吕方、郭盛，两骑马，两枝戟，救回本阵。宋江等大惊，尽皆失色，再问："那个头领接着厮杀？"宋江言未尽，马后一

将飞出，看时，却是锦毛虎燕顺。宋江却待阻当，那骑马已自去了。燕顺接住张清，斗无数合，遮拦不住，拨回马便走。张清望后赶来，手取石子，看燕顺后心一掷，打在镗甲护镜上，铮然有声，伏鞍而走。宋江阵上一人大叫："匹夫，何足惧哉！"拍马提搠，飞出阵去。宋江看时，乃是百胜将韩滔。不打话，便战张清。两马方交，喊声大举，韩滔要在宋江面前显能，抖擞精神，大战张清。不到十合，张清便走。韩滔疑他飞石打来，不去追赶。张清回头，不见赶来，翻身勒马便转。韩滔却待挺搠来迎，被张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韩滔鼻凹里打中，只见鲜血迸流，逃回本阵。彭玘见了大怒，不等宋公明将令，手舞三尖两刃刀，飞马直取张清。两个未曾交马，被张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颊，丢了三尖两刃刀，奔马回阵。

宋江见输了数将，心内惊惶，便要将军马收转。只见卢俊义背后一人大叫："今日将威风折了，来日怎地厮杀，且看石子打得我么？"宋江看时，乃是丑郡马宣赞，拍马舞刀，直奔张清。张清便道："一个来，一个走，两个来，两个逃。你知我飞石手段么？"宣赞道："你打得别人，怎近得我！"说言未了，张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赞嘴边，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却待来捉，怎当宋江阵上人多，众将救了回阵。宋江见了，怒气冲天，掣剑在手，割袍为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军！"呼延灼见宋江设誓，便道："兄长此言，要我们弟兄何用！"就拍踢雪乌骓，直临阵前，大骂张清："小儿得宠，一力一勇，认得大将呼延灼么？"张清便道："辱国败将，也遭吾

毒手!"言未绝，一石子飞来。呼延灼见石子飞来，急把鞭来隔时，却中在手腕上，早着一下，便使不动钢鞭，回归本阵。宋江道："马军头领，都被损伤。步军头领，谁敢捉得这张清?"只见部下刘唐，手拈朴刀，挺身出战。张清见了大笑，骂道："你那败将，马军尚且输了，何况步卒!"刘唐大怒，径奔张清。张清不战，跑马归阵。刘唐赶去，人马相迎。刘唐手疾，一朴刀砍去，却砍着张清战马。那马后蹄直踢起来，刘唐面门上扫着马尾，双眼生花，早被张清只一石子，打倒在地。急待挣扎，阵中走出军来，横拖倒拽，拿入阵中去了。宋江大叫："那个去救刘唐?"只见青面兽杨志，便拍马舞刀，直取张清。张清虚把枪来迎，杨志一刀砍去，张清镫里藏身，杨志却砍了个空。张清手拿石子，喝声道："着!"石子从肋窝里飞将过去。张清又一石子，铮的打在盔上，唬得杨志胆丧心寒，伏鞍归阵。宋江看了，辗转寻思："若是今番输了锐气，怎生回梁山泊?谁与我出得这口气?"

朱仝听得，目视雷横，说道："一个不济事，我两个同去夹攻。"朱仝居左，雷横居右，两条朴刀，杀出阵前。张清笑道："一个不济，又添一个!由你十个，更待如何!"全无惧色，在马上藏两个石子在手。雷横先到，张清手起，势如招宝七郎[3]，石子来时，面门上怎生躲避，急待抬头看时，额上早中一石子，扑然倒地。朱仝急来快救，脖项上又一石子打着。关胜在阵上，看见中伤，大挺神威，抡起青龙刀，纵开赤兔马，来救朱仝、雷横。刚抢得两个奔走还阵，张清又一石子打来，关胜急把刀一隔，正中着刀口，迸出火光。关胜无心恋战，

勒马便回。双枪将董平见了，心中暗忖："我今新降宋江，若不显我些武艺，上山去必无光彩。"手提双枪，飞马出阵。张清看见，大骂董平："我和你邻近州府，唇齿之邦，共同灭贼，正当其理！你今缘何反背朝廷，岂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张清，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两条枪阵上交加，四双臂环中撩乱。约斗五七合，张清拨马便走，董平道："别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张清带住枪杆，去锦袋中摸出一个石子。手起处真似流星掣电，石子来吓得鬼哭神惊。董平眼明手快，拨过了石子。张清见打不着，再取第二个石子，又打将去，董平又闪过了。两个石子打不着，张清却早心慌。那马尾相衔，张清走到阵门左侧，董平望后心刺一枪来，张清一闪，镫里藏身，董平却搠了空。那条枪却搠将过来，董平的马和张清的马两厮并着。张清便撇了枪，双手把董平和枪连臂膊只一拖，却拖不动，两个搅做一块。宋江阵上索超望见，抡动大斧，便来解救。对阵龚旺、丁得孙两骑马齐出，截住索超厮杀。张清、董平又分拆不开，索超、龚旺、丁得孙三匹马搅做一团。林冲、花荣、吕方、郭盛，四将一齐尽出，两条枪，两枝戟，来助董平、索超。张清见不是头，弃了董平，跑马入阵。董平不舍，直撞入去，却忘了提备石子。张清见董平追来，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马近，喝声道："着！"董平急躲，那石子抹耳根上擦过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了龚旺、丁得孙，也赶入阵来。张清停住枪，轻取石子，望索超打来，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脸上，鲜血迸流，提斧回阵。却说林冲、花荣，把龚旺截住在一边；吕方、郭盛，把丁得孙也截

住在一边。龚旺心慌，便把飞枪摽将来，却摽不着花荣、林冲。龚旺先没了军器，被林冲、花荣活捉归阵。这边丁得孙舞动飞叉，死命抵敌吕方、郭盛，不提防浪子燕青在阵门里看见，暗忖道："我这里被他片时连打了一十五员大将，若拿他一个偏将不得，有何面目！"放下杆棒，身边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声响，正中了丁得孙马蹄，那马便倒，却被吕方、郭盛捉过阵来。张清要来救时，寡不敌众，只得拿了刘唐，且回东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见张清前后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员大将，虽然折了龚旺、丁得孙，也拿得这个刘唐。回到州衙，先把刘唐长枷送狱，却再商议。

且说宋江收军回来，把龚旺、丁得孙，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与卢俊义、吴用道："我闻五代时，大梁王彦章[4]，日不移影，连打唐将三十六员。今日张清无一时，连打我一十五员大将，虽是不在此人之下，也当是个猛将。"众人无语。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龚旺、丁得孙为羽翼。如今手足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获此人。"吴用道："兄长放心，小生见了此将出没，已自安排定了。虽然如此，且把中伤头领，送回山寨，却教鲁智深、武松、孙立、黄信、李立，尽数引领水军，安排车仗船只，水陆并进，船只相迎，赚出张清，便成大事。"吴用分拨已定。再说张清在城内与太守商议道："虽是赢得，贼势根本未除，暗使人去探听虚实，却作道理。"只见探事人来回报："寨后西北上，不知那里将许多粮米，有百十辆车子。河内又有粮草船，大小有五百余只。水陆并进，船马同来，沿路有几个头领监管。"太守道："这贼们莫非有

计？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听，端的果是粮草也不是！”次日，小军回报说：“车上都是粮，尚且撒下米来。水中船只，虽是遮盖着，尽有米布袋露将出来。”张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车子，后去取他水中船只。太守助战，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计甚妙，只可善觑方便。”叫军汉饱餐酒食，尽行披挂，梢驮锦袋。张清手执长枪，引一千军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满天。行不到十里，望见一簇车子，旗上明写“水浒寨忠义粮”。张清看了，见鲁智深担着禅杖，皂直裰拽扎起，当头先走。张清道：“这秃驴脑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鲁智深担着禅杖，此时自望见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顾走，却忘了提防他石子。正走之间，张清在马上喝声：“着！”一石子正飞在鲁智深头上，打得鲜血迸流，望后便倒。张清军马，一齐呐喊，都抢将来。武松急挺两口戒刀，死去救回鲁智深，撇了粮车便走。张清夺得粮车，见果是粮米，心中欢喜，不来追赶鲁智深，且押送粮车，推入城来。太守见了大喜，自行收管。张清道：“再抢河中米船。”太守道：“将军善觑方便。”张清上马，转过南门。此时望见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张清便叫开城门，一齐呐喊，抢到河边，都是阴云布满，黑雾遮天，马步军兵回头看时，你我对面不见。此是公孙胜行持道法。张清看见，心慌眼暗，却待要回，进退无路，四下里喊声乱起，正不知军兵从那里来。林冲引铁骑军兵，将张清连人和马，都赶下水去了。河内却是李俊、张横、张顺、三阮、两童，八个水军头领，一字儿摆在那里。张清便有三头六臂，也怎生挣扎得脱，被阮氏三雄捉住，绳缠索绑，送入

寨中。水军头领飞报宋江，吴用便催大小头领连夜打城。太守独自一个，怎生支吾得住，听得城外四面炮响，城门开了，吓得太守无路可逃。宋江军马杀入城中，先救了刘唐。次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饶了不杀。

宋江等都在州衙里，聚集众人会面，只见水军头领早把张清解来。众多兄弟都被他打伤，咬牙切齿，尽要来杀张清。宋江见解将来，亲自直下堂阶迎接，便陪话道："误犯虎威，请勿挂意。"邀上厅来。说言未了，只见阶下鲁智深使手帕包着头，拿着铁禅杖，径奔来要打张清。宋江隔住，连声喝退："怎肯教你下手。"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宋江取酒奠地[5]，折箭为誓："众弟兄若要如此报仇，皇天不祐，死于刀剑之下。"众人听了，谁敢再言。也是天罡星合当会聚，自然义气相投。宋江设誓已罢，道："众弟兄勿得伤情。"众人大笑，尽皆欢喜，收拾军马，都要回山。

只见张清在宋公明面前，举荐东昌府一个兽医，复姓皇甫，名端。"此人善能相马，知得头口寒暑病症，下药用针，无不痊可，真有伯乐之材。原是幽州人氏。为他碧眼黄须，貌若番人，以此人称为紫髯伯。梁山泊亦有用他处，可唤此人带引妻小一同上山。"宋江闻言大喜："若是皇甫端肯去相聚，大称心怀。"张清见宋江相爱甚厚，随即便去唤到兽医皇甫端，来拜见宋江，并众头领。有篇七言古风，单道皇甫端医术：

传家艺术无人敌，安骥年来有神力[6]。

回生起死妙难言，拯急扶危更多益。
鄂公乌骓人尽夸[7]，郭公騄駬来渥洼[8]。
吐蕃枣骝号神驳[9]，北地又羡拳毛騧[10]。
腾骧駃駬皆经见[11]，衔橛背鞍亦多变[12]。
天闲十二旧驰名[13]，手到病除难应验。
古人已往名不刊，只今又见皇甫端。
解治四百零八病，双瞳炯炯珠走盘。
天集忠良真有意，张清鹗荐诚良计[14]。
梁山泊内添一人，号名紫髯伯乐裔[15]。

宋江看了皇甫端一表非俗，碧眼重瞳[16]，虬髯过腹，夸奖不已。皇甫端见了宋江如此义气，心中甚喜，愿从大义。宋江大喜，抚慰已了，传下号令，诸多头领，收拾车仗、粮食、金银，一齐进发。把这两府钱粮，运回山寨。前后诸将都起。于路无话，早回到梁山泊忠义堂上。宋江叫放出龚旺、丁得孙来，亦用好言抚慰，二人叩首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专工医兽。董平、张清，亦为山寨头领。宋江欢喜，忙叫排宴庆贺，都在忠义堂上，各依次席而坐。宋江看了众多头领，却好一百单八员。宋江开言说道："我等兄弟，自从上山相聚，但到处并无疏失，皆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今来扶我为尊，皆托众弟兄英勇。一者合当聚义，二乃我再有句言语，烦你众兄弟共听。"吴用便道："愿请兄长约束。"宋江对着众头领，开口说这个主意下来。正是有分教：三十六天罡临化地[17]，七十二地煞闹中原。毕竟宋公明说出甚么主意，且听下回分解。

[1] 吞着虎头　刺着虎头。《新五代史·后汉世家》:"周太祖少贱，黥其颈上为飞雀，世谓之郭雀儿。"龚旺脖颈上刺着虎头，所以绰号叫花项虎。

[2] 中箭虎　如中箭之虎，狂暴凶猛。第四回描写鲁智深凶猛的一段"四六"中，有两句是:"直截横冲，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后涌，如着枪跳涧豺狼"，可证。

[3] 招宝七郎　旧时民间所画的招财之神。俗称财神爷。

[4] 王彦章　五代时梁太祖手下的大将，骁勇有力。每战持两铁枪，所向披靡，军中号为王铁枪。书中所说连打唐将三十六员事，史传所无。

[5] 取酒奠地　古人起誓时的一种形式，先把酒泼在地上，然后发出誓言，只有这样誓言才有效。

[6] 安骥　指医马。

[7] 鄂公　即鄂国公，唐初名将尉迟恭的封号。

[8] 郭公騄駬来渥洼　郭令公所骑的騄駬是来自渥洼的神马。郭公，唐朝大将郭子仪尊称为郭令公。騄駬(lù ér 录耳)，也写作绿耳，古代传说中周穆王八骏之一，后世泛指骏马。渥洼，水名，今甘肃安西县党河的支流。《史记·乐书》:"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后常以渥洼作为神马的典故。

[9]吐蕃枣骝号神驳　吐蕃出产的枣骝号称为神马。枣骝是一种枣红色的马，也是周穆王八骏之一。驳，原是马的毛色不纯，这里用来指代马。

[10]拳毛騧(guā 瓜)　唐太宗所乘六骏马之一。杜甫《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引》:"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拳，同蜷，弯曲。騧，黑嘴的黄马。

[11]腾骧(xiāng 襄)　飞跃，奔腾。騋牝(lái pìn 来聘)　七尺以上的马叫騋，母马叫牝。牝通作牝。

[12]橛(jué 决)　马口所衔之横木。

[13]天闲　天子养马的地方。

[14]鹗(è 俄)荐　推荐有才能的人。语出孔融《荐祢衡表》:"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

[15]伯乐(lè 勒)　春秋时秦穆公之臣，以善相马著称。《庄子·马蹄》:"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唐陆德明《庄子释文》:"伯乐姓孙名阳，善驭马。"

[16]重瞳　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仁。

[17]化地　礼义教化所及之地，也就是指宋朝统治的中心——中原地带。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1]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话说宋公明，一打东平，两打东昌，回归山寨，计点大小头领，共有一百八员，心中大喜。遂对众兄弟道："宋江自从闹了江州上山之后，皆赖托众弟兄英雄扶助，立我为头。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员头领，心中甚喜。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但引兵马下山，公然保全。此是上天护佑，非人之能。纵有被掳之人，陷于缧绁，或是中伤回来，且都无事。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会，端的古往今来，实为罕有。从前兵刃到处，杀害生灵，无可禳谢。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则祈保众弟兄身心安乐；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死而后已；三则上荐晁天王早生天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见。就行超度横亡、恶死，火烧、水溺，一应无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众弟兄意下如何？"众头领都称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见不差。"吴用便道："先请公孙胜一清主行醮事，然后令人下山，四远邀请得道高士，就带醮器赴寨，仍使人收买一应香烛、纸马、花果、祭仪、素馔、净食，并合

用一应物件。”商议选定四月十五日为始，七昼夜好事。山寨广施钱财，督并干办。日期已近，向那忠义堂前挂起长旛四首。堂上扎缚三层高台。堂内铺设七宝三清圣象，两班设二十八宿十二宫辰[2]，一切主醮星官真宰[3]。堂外仍设监坛崔、卢、邓、窦神将[4]。摆列已定，设放醮器齐备，请到道众，连公孙胜共是四十九员。是日晴明甚好，天和气朗，月白风清。宋江、卢俊义为首，吴用与众头领为次拈香。公孙胜作高功[5]，主行斋事，关发一应文书符命，不在话下。当日醮筵，但见：

> 香腾瑞霭，花簇锦屏。一千条画烛流光，数百盏银灯散彩。对对高张羽盖，重重密布幢旛。风清三界步虚声[6]，月冷九天垂沆瀣[7]。金钟撞处，高功表进奏虚皇；玉珮鸣时，都讲登坛朝玉帝[8]。绛绡衣星辰灿烂，芙蓉冠金碧交加。监坛神将狰狞，直日功曹勇猛[9]。道士齐宣宝忏，上瑶台酌水献花；真人密诵灵章[10]，按法剑踏罡布斗。青龙隐隐来黄道[11]，白鹤翩翩下紫宸。

当日公孙胜与那四十八员道众，都在忠义堂上做醮，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满散。宋江要求上天报应，特教公孙胜专拜青词[12]，奏闻天帝，每日三朝。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时分，公孙胜在虚皇坛第一层，众道士在第二层，宋江等众头领在第三层，众小头目并将校都在坛下。众皆恳求上苍，务要拜求报应。是夜三更时候，只听得天上一声响，如裂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门上。众人看时，直竖金盘：两头尖，中间阔，又

唤做天门开，又唤做天眼开，里面毫光射人眼目，霞彩缭绕，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如栲栳之形，直滚下虚皇坛来。那团火绕坛滚了一遭，竟钻入正南地下去了。此时天眼已合，众道士下坛来，宋江随即叫人将铁锹锄头掘开泥土，根寻火块。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浅，只见一个石碣，正面两侧，各有天书文字。有诗为证：

忠义英雄迥结台，感通上帝亦奇哉。
人间善恶皆招报，天眼何时不大开。

当下宋江且教化纸满散。平明，斋众道士，各赠与金帛之物，以充衬资。方才取过石碣，看时，上面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13]，人皆不识。众道士内有一人姓何，法讳玄通，对宋江说道："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专能辨验天书，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以此贫道善能辨认，译将出来，便知端的。"宋江听了大喜，连忙捧过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说道："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尊号。若不见责，当以从头一一敷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缘分不浅，若蒙见教，实感大德。唯恐上天见责之言，请勿藏匿，万望尽情剖露，休遗片言。"宋江唤过圣手书生萧让，用黄纸誊写。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观看良久，教萧让从头至后，尽数抄誊。

石碣前面，书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员：

天魁星呼保义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
天机星智多星吴用
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
天勇星大刀关胜
天雄星豹子头林冲
天猛星霹雳火秦明
天威星双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广花荣
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天富星扑天雕李应
天满星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天伤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双枪将董平
天捷星没羽箭张清
天暗星青面兽杨志
天祐星金枪手徐宁
天空星急先锋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异星赤发鬼刘唐
天杀星黑旋风李逵
天微星九纹龙史进
天究星没遮拦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横
天寿星混江龙李俊
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
天平星船火儿张横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
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
天牢星病关索杨雄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两头蛇解珍
天哭星双尾蝎解宝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书地煞星七十二员：

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
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地勇星病尉迟孙立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英星天目将彭玘
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
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
地暗星锦豹子杨林
地会星神算子蒋敬
地祐星赛仁贵郭盛
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狂星独火星孔亮
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
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
地乐星铁叫子乐和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
地稽星操刀鬼曹正
地妖星摸着天杜迁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
地威星百胜将韩滔
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
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
地强星锦毛虎燕顺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
地佐星小温侯吕方
地灵星神医安道全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暴星丧门神鲍旭
地猖星毛头星孔明
地飞星八臂那吒项充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
地进星出洞蛟童威
地满星玉旛竿孟康
地周星跳涧虎陈达
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
地捷星花项虎龚旺
地镇星小遮拦穆春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僻星打虎将李忠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
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
地短星出林龙邹渊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
地损星一枝花蔡庆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　　地恶星没面目焦挺
地丑星石将军石勇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地劣星活闪婆王定六
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当时何道士辨验天书，教萧让写录出来。读罢，众人看了，俱惊讶不已。宋江与众头领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众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宋江遂取黄金五十两，酬谢何道士。其余道众收得经资，收拾醮器，四散下山去了。有诗为证：

月明风冷醮坛深，鸾鹤空中送好音。
地煞天罡排姓字，激昂忠义一生心。

且不说众道士回家去了，只说宋江与军师吴学究、朱武等计议，堂上要立一面牌额，大书“忠义堂”三字，断金亭也换个大牌扁。前面册立三关，忠义堂后建筑雁台一座，顶上正面大厅一所，东西各设两房。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东边房内，宋江、吴用、吕方、郭盛；西边房内，卢俊义、公孙胜、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代房内，朱武、黄信、孙立、萧让、裴宣；右一代房内，戴宗、燕青、张清、安道全、皇甫端。忠义堂左边，掌管钱粮仓廒收放，柴进、李应、蒋敬、凌振；右边花荣、樊瑞、项充、李衮。山前南路第一关，解珍、解宝守把；第二关，鲁智深、武松守把；第三关，朱仝、雷横守把。东山一关，史进、刘唐守把；西山一关，杨雄、石秀守把；北山一关，穆弘、李逵守把。六关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欧鹏、邓飞；正东旱寨，关胜、徐宁、宣赞、郝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单廷珪、魏定国；正北旱寨，呼延灼、杨志、韩滔、彭玘。东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张横、张顺；东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余各有执事。从新置立旌旗等项，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忠义堂前绣字红旗二面：一书“山东呼保义”，一书“河北玉麒麟”。外设飞龙飞虎旗、飞熊飞豹旗、青龙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黄钺白旄，青旛皂盖，绯缨黑纛。中军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14]、一百二十四面镇天旗。尽是侯健制造。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备，选定吉日良时，杀牛宰马，祭献天地神明，挂上忠义

堂、断金亭牌额，立起“替天行道”杏黄旗。

宋江当日大设筵宴，亲捧兵符印信，颁布号令：“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领，悉宜遵守，毋得违误，有伤义气。如有故违不遵者，定依军法治之，决不轻恕。”

计开：

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二员：

呼保义宋江　　玉麒麟卢俊义

掌管机密军师二员：

智多星吴用　　入云龙公孙胜

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

神机军师朱武

掌管钱粮头领二员：

小旋风柴进　　扑天雕李应

马军五虎将五员：

大刀关胜　　豹子头林冲

霹雳火秦明　　双鞭呼延灼

双枪将董平

马军八虎骑兼先锋使八员：

小李广花荣　　金枪手徐宁

青面兽杨志　　急先锋索超

没羽箭张清　　美髯公朱仝

九纹龙史进　　没遮拦穆弘

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一十六员：

镇三山黄信　　病尉迟孙立
丑郡马宣赞　　井木犴郝思文
百胜将韩滔　　天目将彭玘
圣水将单廷珪　　神火将魏定国
摩云金翅欧鹏　　火眼狻猊邓飞
锦毛虎燕顺　　铁笛仙马麟
跳涧虎陈达　　白花蛇杨春
锦豹子杨林　　小霸王周通

步军头领一十员：

花和尚鲁智深　　行者武松
赤发鬼刘唐　　播翅虎雷横
黑旋风李逵　　浪子燕青
病关索杨雄　　拼命三郎石秀
两头蛇解珍　　双尾蝎解宝

步军将校一十七员：

混世魔王樊瑞　　丧门神鲍旭
八臂那吒项充　　飞天大圣李衮
病大虫薛永　　金眼彪施恩
小遮拦穆春　　打虎将李忠
白面郎君郑天寿　　云里金刚宋万
摸着天杜迁　　出林龙邹渊
独角龙邹润　　花项虎龚旺
中箭虎丁得孙　　没面目焦挺
石将军石勇

四寨水军头领八员：

混江龙李俊　　船火儿张横
浪里白跳张顺　　立地太岁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阎罗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头领八员：

东山酒店
小尉迟孙新　　母大虫顾大嫂

西山酒店
菜园子张青　　母夜叉孙二娘

南山酒店
旱地忽律朱贵　　鬼脸儿杜兴

北山酒店
催命判官李立　　活闪婆王定六

总探声息头领一员：

神行太保戴宗

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

铁叫子乐和　　鼓上蚤时迁
金毛犬段景住　　白日鼠白胜

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员：

小温侯吕方　　赛仁贵郭盛

守护中军步军骁将二员：

毛头星孔明　　独火星孔亮

专管行刑刽子二员：

铁臂膊蔡福　　　　一枝花蔡庆

专掌三军内采事马军头领二员：

矮脚虎王英　　　　一丈青扈三娘

掌管监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

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	圣手书生萧让
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	铁面孔目裴宣
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	神算子蒋敬
监造大小战船一员	玉旛竿孟康
专造一应兵符印信一员	玉臂匠金大坚
专造一应旌旗袍袄一员	通臂猿侯健
专攻医兽一应马匹一员	紫髯伯皇甫端
专治诸疾内外科医士一员	神医安道全
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甲一员	金钱豹子汤隆
专造一应大小号炮一员	轰天雷凌振
起造修缉房舍一员	青眼虎李云
屠宰牛马猪羊牲口一员	操刀鬼曹正
排设筵宴一员	铁扇子宋清
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	笑面虎朱富
监筑梁山泊一应城垣一员	九尾龟陶宗旺
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	险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15]，梁山泊大聚会，分调人员告示。当日梁山泊宋公明传令已了，分调众头领已定，各各领了兵符印信，筵宴已毕，人皆大醉，众头领各归所拨寨分，中间有

未定执事者，都于雁台前后驻扎听调。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怎见得：

>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16]，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可恨的是假文墨，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聊存风雅；最恼的是大头巾，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洗尽酸悭。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17]，早愿瞻依廊庙[18]。

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拣了吉日良时，焚一炉香，鸣鼓聚众，都到堂上。宋江对众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众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无

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誓毕，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当日歃血誓盟[19]，尽醉方散。看官听说，这里方才是梁山泊大聚义处。有诗为证：

光耀飞离土窟间，天罡地煞降尘寰。
说时豪气侵肌冷，讲处英雄透胆寒。
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
堂前一卷天文字，付与诸公仔细看。

起头分拨已定，话不重言。原来泊子里好汉，但闲便下山，或带人马，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任从经过；若是上任官员，箱里搜出金银来时，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为是无人可以当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因此不曾显露，所以无有话说。

再说宋江自盟誓之后，一向不曾下山，不觉炎威已过，又早秋凉，重阳节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但有下山的兄弟们，不论远近，都要招回寨来赴筵。至日，肉山酒海，先行给散马步水三军一应小头目人等，各令自去打团儿吃酒。且说忠义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头把盏。堂前两边筛锣击鼓，大吹大擂，语笑喧哗，觥筹交错[20]，众头领开怀痛饮。马麟品箫，乐和唱曲，燕青弹筝，各取其乐。不觉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一时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词。写毕，令乐和单唱这首词，道是：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乐和唱这个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宋江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众人都跪下告道："这人酒后发狂，哥哥宽恕。"宋江答道："众贤弟请起，且把这厮监下。"众人皆喜。有几个当刑小校，向前来请李逵。李逵道："你怕我

敢挣扎！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说了，便随着小校去监房里睡。宋江听了他说，不觉酒醒，忽然发悲。吴用劝道："兄长既设此会，人皆欢乐饮酒，他是个粗卤的人，一时醉后冲撞，何必挂怀，且陪众兄弟尽此一乐。"宋江道："我在江州，醉后误吟了反诗，得他气力来，今日又作满江红词，险些儿坏了他性命！早是得众兄弟谏救了。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因此潸然泪下。"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21]。"宋江道："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众皆称谢不已。当日饮酒，终不畅怀。席散，各回本寨。次日清晨，众人来看李逵时，尚兀自未醒，众头领睡里唤起来说道："你昨日大醉，骂了哥哥，今日要杀你。"李逵道："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众弟兄引着李逵，去堂上见宋江请罪。宋江喝道："我手下许多人马，都似你这般无礼，不乱了法度？且看众兄弟之面，寄下你项上一刀，再犯必不轻恕。"李逵喏喏连声而退，众人皆散。

一向无事。渐近岁终。那一日久雪初晴，只见山下有人来报，离寨七八里，拿得莱州解灯上东京去的一行人，在关外

听候将令。宋江道："休要执缚，好生叫上关来。"没多时，解到堂前：两个公人，八九个灯匠，五辆车子。为头的这一个告道："小人是莱州承差公人，这几个都是灯匠。年例：东京着落本州，要灯三架，今年又添两架，乃是玉棚玲珑九华灯。"宋江随即赏与酒食，叫取出灯来看。那做灯匠人将那玉棚灯挂起，安上四边结带，上下通计九九八十一盏，从忠义堂上挂起，直垂到地。宋江道："我本待都留了你的，惟恐教你吃苦，不当稳便，只留下这碗九华灯在此，其余的你们自解官去。酬烦之资，白银二十两。"众人再拜，恳谢不已，下山去了。宋江教把这碗灯点在晁天王孝堂内。次日，对众头领说道："我生长在山东，不曾到京师，闻知今上大张灯火，与民同乐，庆赏元宵，自冬至后，便造起灯，至今才完。我如今要和几个兄弟私去看灯一遭便回。"吴用谏道："不可，如今东京做公的最多，倘有疏失，如之奈何！"宋江道："我日间只在客店里藏身，夜晚入城看灯，有何虑焉？"众人苦谏不住，宋江坚执要行。正是：猛虎直临丹凤阙[22]，杀星夜犯卧牛[23]城。毕竟宋江怎地去东京看灯，且听下回分解。

---

[1]碣　圆顶之碑。

[2]十二宫辰　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古人用作岁次，一周天为十二辰，每辰为一宫，故称十二辰宫。

[3]星官　道教以为的神君。古代为便于认星和观测，把若干星组成一组，

每组用地上的一种事物命名，称星官；道教便以此附会成是天上的神君。真宰，道教以为的真君（神君）。天为万物的主宰，故称真宰。

[5]崔、卢、邓、窦神将　道教神名。

[5]高功　道教法师的专名。道教中比较熟悉经书和宗教仪范、领头作宗教仪式的道士。高功在法坛上高座居中，升坛则居前，出坛则居后。

[6]三界　佛教分人世为三界。即欲界：具有种种情欲的众生世界；色界：位于欲界之上，情欲俱无只具形色外貌的众生世界；无色界：又在色界之上，指色相（事物的形态外貌）皆空的纯精神世界。此当指三清境，即道教所尊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道君、太清太上老君所居的天外仙境玉清、上清和太清。　步虚声　道士诵经礼赞的一种腔调，因其如众仙缥缈步行虚空歌诵之声而得名。

[7]沆瀣（xiè泻）　露气。《楚辞·远游》："餐六气而饮沆瀣，漱正阳而含朝霞。"

[8]玉帝　即道教称为四帝或四御之一的天神金阙玉尊玉皇大帝。

[9]直日功曹　道教以为有值日、值时、值月、值年四功曹。功曹，道教认为的神名，其职专司递传祈禳表文上达天庭。

[10]灵章　僧道礼神、礼佛所上的词章。

[11]黄道　我国古代把日称黄道，月称黑道。后星占迷信者将每日的干支阴阳分为"黄道"与"黑道"。黄道主吉，黑道主凶。《唐书·历志》卷二十七下引《洪范传》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谓黄道也。"

[12]青词　道士祭天时，在青藤纸（即青纸）上用朱字写成的祭文，故称"青词"或称"绿章"。

[13]蝌蚪文　象蝌蚪形状的古文字。

[14]六十四卦旗　画有六十四种卦体的旗称六十四卦旗。周天九宫八卦旗，据汉代谶纬家说法，以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之宫，加地神所居的中央，合为九宫。所以称画有这些符号的旗为九宫八卦旗。

[15]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　时间似不确。因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仪典回首明标"四月十五日为始"。故金圣叹本将此改为"四月二十二日"。

[16]三教九流　旧社会泛指各色人物或各种行当叫"三教九流"。

[17]啸聚　互相呼召，结聚成群。

[18]瞻依　瞻仰依恃。《诗·小雅·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郑玄笺："人无不瞻仰其父取法则者，无不依恃其母以长大者。"

[19]歃（shà霎）血　口中含血。一说以指蘸血，涂于口旁。为古时结盟誓约时的一种仪式。

[20]觥（gōng工）筹交错　酒器和酒筹互相错杂。形容宴饮很是欢乐。出欧阳修《醉翁亭记》。觥，古代的一种酒器。

[21]寻趁　找寻。此处引申为自谋生计之意。后文一〇四回的"寻趁厮闹"

则是找寻机会、口实与人打闹之意。

[22]丹凤阙　帝城。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能吹箫引凤，凤凰降于京城，故曰丹凤城阙。后因称京都为凤城（见第七十二回）。

[23]卧牛城　指汴京。因宋时汴京城势如卧牛。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话说当日宋江在忠义堂上分拨去看灯人数："我与柴进一路，史进与穆弘一路，鲁智深与武松一路，朱仝与刘唐一路，只此四路人去，其余尽数在家守寨。"李逵便道："说东京好灯，我也要去走一遭。"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李逵守死要去，那里执拗得他住。宋江道："你既然要去，不许你惹事，打扮做伴当跟我。"就叫燕青也走一遭，专和李逵作伴。看官听说，宋江是个文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师？原来却得神医安道全上山之后，却把毒药与他点去了，后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要良金美玉，碾为细末，每日涂搽，自然消磨去了。那医书中说："美玉灭斑。"正此意也。当日先叫史进、穆弘扮作客人去了，次后便使鲁智深、武松，扮作行脚僧行去了，再后宋江、朱仝、刘唐，也扮做客商去了。各人跨腰刀，提朴刀，都藏暗器，不必得说。

且说宋江与柴进扮作闲凉官，再叫戴宗扮作承局，也去走一遭，有些缓急，好来飞报。李逵、燕青扮伴当，各挑行李下山，众头领都送到金沙滩饯行。军师吴用再三分付李逵道："你闲常下山，好歹惹事，今番和哥哥去东京看灯，非比

闲时，路上不要吃酒，十分小心在意，使不得往常性格。若有冲撞，弟兄们不好厮见，难以相聚了。”李逵道：“不索军师忧心，我这一遭并不惹事。”相别了，取路登程，抹过济州，路经滕州，取单州，上曹州来，前望东京万寿门外，寻一个客店安歇下了。

宋江与柴进商议，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话，宋江道：“明日白日里，我断然不敢入城，直到正月十四日夜，人物喧哗，此时方可入城。”柴进道：“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宋江道：“最好。”次日，柴进穿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头上巾帻新鲜，脚下鞋袜干净。燕青打扮，更是不俗。两个离了店肆，看城外人家时，家家热闹，户户喧哗，都安排庆赏元宵，各作贺太平风景。来到城门下，没人阻当，果然好座东京去处，怎见得：

州名汴水[1]，府号开封。逶迤接吴、楚之邦，延亘连齐鲁之境。山河形胜，水陆要冲。禹画为豫州，周封为郑地。层叠卧牛之势，按上界戊己中央[2]；崔嵬伏虎之形，象周天二十八宿。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边四季花。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3]，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霭霭祥云笼紫阁[4]，融融瑞气照楼台。

当下柴进、燕青两个入得城来，行到御街上，往来观玩，转过东华门外，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纷纷济济，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柴进引着燕青，径上一个小小酒楼，

临街占个阁子，凭栏望时，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幞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柴进唤燕青，附耳低言："你与我如此如此。"燕青是个点头会意的人，不必细问，火急下楼。出得店门，恰好迎着个老成的班直官，燕青唱个喏。那人道："面生并不曾相识。"燕青说道："小人的东人和观察是故交，特使小人来相请。"原来那班直姓王，燕青道："莫非足下是张观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随口应道："正是教小人请王观察，贪慌忘记了。"那王观察跟随着燕青来到楼上，燕青揭起帘子，对柴进道："请到王观察来了。"燕青接了手中执色，柴进邀入阁儿里相见，各施礼罢，王班直看了柴进半晌，却不认得，说道："在下眼拙，失忘了足下，适蒙呼唤，愿求大名。"柴进笑道："小弟与足下童稚之交，且未可说，兄长熟思之。"一壁便叫取酒肉来，与观察小酌。酒保安排到肴馔果品，燕青斟酒，殷勤相劝。酒至半酣[5]，柴进问道："观察头上这朵翠花何意？"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庆贺元宵，我们左右内外共有二十四班，通类有五千七八百人，每人皆赐衣袄一领，翠叶金花一枝，上有小小金牌一个，凿着'与民同乐'四字，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如有宫花锦袄，便能够入内里去。"柴进道："在下却不省得。"又饮了数杯，柴进便叫燕青："你自去与我旋一杯热酒来吃。"无移时，酒到了，柴进便起身与王班直把盏道："足下饮过这杯小弟敬酒，方才达知姓氏。"王班直道："在下实想不起，愿求大名。"王班直拿起酒来，一饮而尽。恰才吃罢，口角流涎，两脚腾空，倒在凳上。柴进慌忙去了巾帻、衣服、靴袜，却脱下王班直身上锦袄、踢串、鞋胯之类，从

头穿了，带上花帽，拿了执色[6]，分付燕青道："酒保来问时，只说这观察醉了，那官人未回。"燕青道："不必分付，自有道理支吾。"

且说柴进离了酒店，直入东华门去看那内庭时，真乃人间天上，但见：

祥云笼凤阙，瑞霭罩龙楼。琉璃瓦砌鸳鸯，龟背帘垂翡翠。正阳门径通黄道，长朝殿端拱紫垣。浑仪台占算星辰，待漏院班分文武。墙涂椒粉，丝丝绿柳拂飞甍；殿绕栏楯，簇簇紫花迎步辇。恍疑身在蓬莱岛，仿佛神游兜率天[8]。

柴进去到内里，但过禁门，为有服色，无人阻当，直到紫宸殿，转过文德殿，殿门各有金锁锁着，不能够进去。且转过凝晖殿，从殿边转将入去，到一个偏殿。牌上金书"睿思殿"三字，此是官家看书之处。侧首开着一扇朱红槅子，柴进闪身入去看时，见正面铺着御座，两边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宝：象管、花笺，龙墨、端砚[9]。书架上尽是群书，各插着牙签[10]。正面屏风上，堆青迭绿画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图。转过屏风后面，但见素白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写着道：

山东宋江　淮西王庆　河北田虎　江南方腊

柴进看了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道："国家被我们扰害，因此时常记心，写在这里。"便去身边拔出暗器，正把"山东

宋江”那四个字刻将下来，慌忙出殿，随后早有人来。柴进便离了内苑，出了东华门，回到酒楼上看到那王班直时，尚未醒来，依旧把锦衣、花帽、服色等项，都放在阁儿内。柴进还穿了依旧衣服，唤燕青和酒保计算了酒钱，剩下十数贯钱，就赏了酒保。临下楼来分付道："我和王观察是弟兄。恰才他醉了，我替他去内里点名了回来，他还未醒。我却在城外住，恐怕误了城门，剩下钱都赏你，他的服色号衣都在这里。"酒保道："官人但请放心，男女自伏侍。"柴进、燕青离得酒店，径出万寿门去了。王班直到晚起来，见了服色、花帽都有，但不知是何意。酒保说柴进的话，王班直似醉如痴，回到家中。次日有人来说："睿思殿上不见'山东宋江'四个字，今日各门好生把得铁桶般紧，出入的人，都要十分盘诘。"王班直情知是了，那里敢说。再说柴进回到店中，对宋江备细说内宫之中，取出御书大寇"山东宋江"四字，与宋江看罢，叹息不已。十四日黄昏，明月从东而起，天上并无云翳，宋江、柴进扮作闲凉官，戴宗扮作承局，燕青扮为小闲，只留李逵看房。四个人杂在社火队里，取路哄入封丘门来，遍玩六街三市，果然夜暖风和，正好游戏。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来人看人。四个转过御街，见两行都是烟月牌[11]，来到中间，见一家外悬青布幕，里挂斑竹帘，两边尽是碧纱窗，外挂两面牌，牌上各有五个字，写道："歌舞神仙女，风流花月魁。"宋江见了，便入茶坊里来吃茶，问茶博士道："前面角妓是谁家？"茶博士道："这是东京上厅行首，唤做李师

师。”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茶博士道：“不可高声，耳目觉近。”宋江便唤燕青，附耳低言道：“我要见李师师一面，暗里取事，你可生个婉曲入去，我在此间吃茶等你。”宋江自和柴进、戴宗在茶坊里吃茶。

却说燕青径到李师师门首，揭开青布幕，掀起斑竹帘，转入中门，见挂着一碗鸳鸯灯，下面犀皮香桌儿上，放着一个博山古铜香炉[12]，炉内细细喷出香来。两壁上挂着四幅名人山水画，下设四把犀皮一字交椅。燕青见无人出来，转入天井里面，又是一个大客位，设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珑小床，铺着落花流水紫锦褥，悬挂一架玉棚好灯，摆着异样古董。燕青微微咳嗽一声，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娅嬛来，见燕青道个万福，便问燕青：“哥哥高姓？那里来？”燕青道：“相烦姐姐请妈妈出来，小闲自有话说。”梅香入去，不多时，转出李妈妈来，燕青请他坐了，纳头四拜。李妈妈道：“小哥高姓？”燕青答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张乙的儿子张闲的便是，从小在外，今日方归。”原来世上姓张姓李姓王的最多，那虔婆思量了半晌，又是灯下，认人不仔细，猛然省起，叫道：“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闲么？你那里去了，许多时不来？”燕青道：“小人一向不在家，不得来相望。如今伏侍个山东客人，有的是家私，说不能尽。他是个燕南河北第一个有名财主，今来此间，一者就赏元宵，二者来京师省亲，三者就将货物在此做买卖，四者要求见娘子一面。怎敢说来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饮，称心满意。不是小闲卖弄，那人实有千百两金银，欲送与宅上。”那虔婆是个好利之人，爱的是金资，听的燕青这一席话，

便动了念头，忙叫李师师出来，与燕青厮见。灯下看时，端的好容貌。燕青见了，纳头便拜。有诗为证：

芳年声价冠青楼，玉貌花颜是罕俦。
共羡至尊曾贴体，何惭壮士便低头。

那虔婆说与备细，李师师道："那员外如今在那里？"燕青道："只在前面对门茶坊里。"李师师便道："请过寒舍拜茶。"燕青道："不得娘子言语，不敢擅进。"虔婆道："快去请来。"燕青径到茶坊里，耳边道了消息，戴宗取些钱，还了茶博士，三人跟着燕青，径到李师师家内。入得中门，相接请到大客位里，李师师敛手向前动问起居道："适间张闲多谈大雅，今辱左顾[13]，绮阁生光。"宋江答道："山僻村野，孤陋寡闻，得睹花容，生平幸甚。"李师师便邀请坐，又看着柴进问道："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宋江道："此是表弟叶巡检。"就叫戴宗拜了李师师。宋江、柴进居左，客席而坐。李师师右边，主位相陪。奶子捧茶至，李师师亲手与宋江、柴进、戴宗、燕青换盏，不必说那盏茶的香味。茶罢，收了盏托，欲叙行藏，只见奶子来报："官家来到后面。"李师师道："其实不敢相留，来日驾幸上清宫，必然不来，却请诸位到此，少叙三杯。"宋江喏喏连声，带了三人便行。出得李师师门来，穿出小御街，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正打从樊楼前过，听得楼上笙簧聒耳，鼓乐喧天，灯火凝眸，游人似蚁。宋江、柴进也上樊楼，寻个阁子坐下，取些酒食肴馔，也在楼上赏灯饮酒。吃不到数

杯，只听得隔壁阁子内有人作歌道：

浩气冲天贯斗牛，英雄事业未曾酬。
手提三尺龙泉剑，不斩奸邪誓不休！

宋江听得，慌忙过来看时，却是九纹龙史进、没遮拦穆弘，在阁子内吃得大醉，口出狂言。宋江走近前去喝道："你这两个兄弟吓杀我也！快算还酒钱，连忙出去！早是遇着我，若是做公的听得，这场横祸不小。谁想你这两个兄弟也这般无知粗糙！快出城，不可迟滞。明日看了正灯，连夜便回，只此十分好了，莫要弄得撅撒了[14]。"史进、穆弘默默无言，便叫酒保算还了酒钱。两个下楼，取路先投城外去了。宋江与柴进四人微饮三杯，少添春色，戴宗计算还了酒钱，四人拂袖下楼，径往万寿门，来客店内敲门。李逵困眼睁开，对宋江道："哥哥不带我来也罢了，既带我来，却教我看房，闷出鸟来。你们都自去快活！"宋江道："为你生性不善，面貌丑恶，不争带你入城，只恐因而惹祸。"李逵便道："你不带我去便了，何消得许多推故。几曾见我那里吓杀了别人家小的大的！"宋江道："只有明日十五日这一夜带你入去，看罢了正灯，连夜便回。"李逵呵呵大笑。

过了一夜，次日正是上元节候，天色晴明得好。看看傍晚，庆贺元宵的人不知其数，古人有篇绛都春单道元宵景致：

融和初报，乍瑞霭霁色，皇都春早。翠幰竞飞，玉勒争

驰，都闻道鳌山彩结蓬莱岛。向晚色，双龙衔照。绛霄楼上，彤芝盖底，仰瞻天表。缥缈风传帝乐，庆玉殿共赏，群仙同到。迤逦御香，飘满人间开嘻笑。一点星球小，渐隐隐鸣梢声杳。游人月下归来，洞天未晓。

当夜宋江与同柴进，依前扮作闲凉官，引了戴宗、李逵、燕青，五个人径从万寿门来。是夜虽无夜禁，各门头目军士全付披挂，都是戎装惯带，弓弩上弦，刀剑出鞘，摆布得甚是严整。高太尉自引铁骑马军五千，在城上巡禁。宋江等五个向人丛里挨挨抢抢，直到城里，先唤燕青，附耳低言："与我如此如此，只在夜来茶坊里相等。"燕青径往李师师家扣门，李妈妈、李行首都出来接见燕青，便说道："烦达员外休怪，官家不时间来此私行，我家怎敢轻慢。"燕青道："主人再三上复妈妈，启动了花魁娘子[16]，山东海僻之地，无甚希罕之物，便有些出产之物，将来也不中意，只教小人先送黄金一百两，权当人事。随后别有罕物，再当拜送。"李妈妈问道："如今员外在那里？"燕青道："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同去看灯。"世上虔婆爱的是钱财，见了燕青取出那火炭也似金子两块，放在面前，如何不动心！便道："今日上元佳节，我子母们却待家筵数杯，若是员外不弃，肯到贫家少叙片时。"燕青道："小人去请，无有不来。"说罢，转身回得茶坊，说与宋江这话了，随即都到李师师家。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门前等。三个人入到里面大客位里，李师师接着，拜谢道："员外识荆之初，何故以厚礼见赐，却之不恭，受之太过。"宋江答道："山僻村

野，绝无罕物，但送些小微物，表情而已，何劳花魁娘子致谢。”李师师邀请到一个小小阁儿里，分宾坐定，奶子、侍婢捧出珍异果子，济楚菜蔬，希奇按酒，甘美肴馔，尽用锭器，摆一春台。李师师执盏向前拜道：“夙世有缘，今夕相遇二君，草草杯盘，以奉长者。”宋江道：“在下山乡虽有贯伯浮财，未曾见如此富贵，花魁的风流声价，播传寰宇，求见一面，如登天之难，何况亲赐酒食。”李师师道：“员外奖誉太过，何敢当此。”都劝罢酒，叫奶子将小小金杯巡筛。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

酒行数巡，宋江口滑[18]，揎拳裸袖[19]，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李师师道：“各人禀性何伤。”娅嬛说道：“门前两个伴当。一个黄髭须，且是生的怕人，在外面喃喃呐呐地骂。”宋江道：“与我唤他两个入来。”只见戴宗引着李逵到阁子里。李逵看见宋江、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自肚里有五分没好气，圆睁怪眼，直瞅他三个。李师师便问道：“这汉是谁？恰象土地庙里对判官立地的小鬼。”众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说。宋江答道：“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李师师笑道：“我倒不打紧，辱莫了太白学士[20]。”宋江道：“这厮却有武艺，挑得三二百斤担子，打得三五十人。”李师师叫取大银赏钟，各与三钟，戴宗也吃三钟。燕青只怕他口出讹言，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先去门前坐地。宋江道：“大丈夫饮酒，何用小杯！”就取过赏钟，连饮数钟。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大江东去词。宋江乘着酒兴，索纸笔来，磨得墨浓，蘸得笔饱，拂开花笺，对李师师道：“不才乱道一词，

尽诉胸中郁结，呈上花魁尊听。"当时宋江落笔，遂成乐府词一首，道是：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绛绡笼雪，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倖如何消得[21]？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22]，只等金鸡消息[23]。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离愁万种，醉乡一夜头白。

写毕，递与李师师反复看了，不晓其意。宋江只要等他问其备细，却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诉，只见奶子来报："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李师师忙道："不能远送，切乞恕罪。"自来后门接驾。奶子、娅嬛连忙收拾过了杯盘什物，扛过台桌，洒扫亭轩。宋江等都未出来，却闪在黑暗处，张见李师师拜在面前，奏道："起居圣上龙体劳困。"只见天子头戴软纱唐巾，身穿滚龙袍，说道："寡人今日幸上清宫方回，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约下杨太尉，久等不至，寡人自来，爱卿近前与朕攀话。"宋江在黑地里说道："今番错过，后次难逢，俺三个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有何不好！"柴进道："如何使得？便是应允了，后来也有翻变。"三个正在黑影里商量。却说李逵见了宋江、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门，头上毛发倒竖起来，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只见杨太尉揭起帘幕，推开扇门，径走入来，见了李逵，喝问道："你这厮是谁？敢在这里？"李逵也不回应，提起把交

椅，望杨太尉劈脸打来。杨太尉倒吃了一惊，措手不及，两交椅打翻地下。戴宗便来救时，那里拦当得住。李逵扯下幅画来，就蜡烛上点着，东焠西焠[24]，一面放火，香桌椅凳，打得粉碎。宋江等三个听得，赶出来看时，见黑旋风褪下半截衣裳，正在那里行凶。四个扯出门外去时，李逵就街上夺条棒，直打出小御街来。宋江见他性起，只得和柴进、戴宗先赶出城，恐关了禁门，脱身不得，只留燕青看守着他。李师师家火起，惊得赵官家一道烟走了。邻佑人等一面救火，一面救起杨太尉，这话都不必说。

城中喊起杀声，震天动地。高太尉在北门上巡警，听得了这话，带领军马，便来追赶。燕青伴着李逵，正打之间，撞着穆弘、史进，四人各执枪棒，一齐助力，直打到城边。把门军士急待要关门，外面鲁智深抡着铁禅杖，武行者使起双戒刀，朱仝、刘唐手拈着朴刀，早杀入城来，救出里面四个。方才出得城门，高太尉军马恰好赶到城外来。八个头领不见宋江、柴进、戴宗，正在那里心慌。原来军师吴用已知此事，定教大闹东京，克时定日，差下五员虎将，引领带甲马军一千骑，是夜恰好到东京城外等接，正逢着宋江、柴进、戴宗三人，带来的空马，就教上马，随后众人也到。正都上马时，于内不见了李逵。高太尉军马冲将出来。宋江手下的五虎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突到城边，立马于濠堑上，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早早献城，免汝一死！"高太尉听得，那里敢出城来，慌忙教放下吊桥，众军上城提防。宋江便唤燕青分付道："你和黑厮最好，你可略等

他一等，随后与他同来。我和军马众将先回，星夜还寨，恐怕路上别有枝节。”不说宋江等军马去了。且说燕青立在人家房檐下看时，只见李逵从店里取了行李，拿着双斧，大吼一声，跳出店门，独自一个，要去打这东京城池。正是：声吼巨雷离店肆，手提大斧劈城门。毕竟黑旋风李逵怎地去打城，且听下回分解。

---

[1]汴水　也称汳水、汴河、汴渠。上流为黄河水之古荥渎。古汴水故道由河南经江苏入淮，元时淤塞；一为隋后汴水故道，由河南经安徽入淮，今亦已废湮。

[2]按上界戊己中央　戊己属中央方位。此指开封府城地处天下之中。

[3]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　京城开封乃是人才荟萃之地。《后汉书·李膺传》："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李贤注引《三秦记》曰："龙门，水险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上则为龙也。"

[4]紫阁　华丽的楼阁。

[5]半酣　饮酒将至尽量之时。

[6]执色　执照、凭证。此指"翠花金叶"和"与民同乐"小金牌，凭此可入内苑。

[7]浑仪台　古时的星象观测台。

[8]兜率天　道教称兜率宫为太上老君所居之地。佛教有兜率天，是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

[9]象管、花笺、龙墨、端砚　指笔、纸、墨、砚。端砚，产于广东德庆县端溪的石砚。石质坚实细润，是名砚之一。

[10]牙签　旧时藏书家为便于翻检，在书函上作的牙制签牌。

[11]烟月牌　旧时妓院、勾栏中悬挂妓女名字的招牌。

[12]博山古铜香炉　古时焚香料的香炉名。其炉体常铸镂成重叠山形花饰，或有羽人、奇禽怪兽。据葛洪《西京杂记》，有一种九层博山炉，穷诸灵异，无不自然生动。

[13]左顾　谢人过访的谦词，意为枉顾、屈驾。

[14]撅撒　败露。同"决撒"。

[15]幰（xiǎn险）　与车顶平而稍仰出的车前帷幔。潘岳《藉田赋》："微风生于轻幰。"

[16]花魁　本是百花之首之意。旧时用以比喻有名的妓女。

[17]锭器　即铤器。原指铸成贝状或块状的金银。此指用金银做成的器皿、用品。如银筷、银酒杯、金银调匙等。

[18]口滑　口没遮拦，说话有失体统。

[19]揎（xuān轩）拳裸袖　捋袖露臂。或作"揎拳捰袖"、"揎拳掳袖"。

[20]辱莫　即"辱没"，玷辱、污辱。亦作"辱抹"。

[21]薄倖　犹薄情、负心。

[22]六六雁行连八九　结义兄弟有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六六，三十六员天罡将。雁行，喻兄弟。八九，七十二员地煞将。

[23]金鸡消息　国家赦免、招安的讯息。古代大赦时，常举行一种仪式，竖起长杆，顶立金鸡，然后集聚罪犯，击鼓宣读赦令。

[24]焠（cuì翠）　烧。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话说当下李逵从客店里抢将出来，手搦双斧，要奔城边劈门，被燕青抱住腰胯，只一交，攧个脚捎天。燕青拖将起来，望小路便走，李逵只得随他。为何李逵怕燕青？原来燕青小厮扑天下第一，因此宋公明着令燕青相守李逵。李逵若不随他，燕青小厮扑，手到一交。李逵多曾着他手脚，以此怕他，只得随顺。燕青和李逵不敢从大路上走，恐有军马追来，难以抵敌，只得大宽转奔陈留县路来。李逵再穿上衣裳，把大斧藏在衣襟底下，又因没了头巾，却把焦黄发分开，绾做两个丫髻。行到天明，燕青身边有钱，村店中买些酒肉吃了，拽开脚步趱行。次日天晓，东京城中好场热闹，高太尉引军出城，追赶不上自回。李师师只推不知，杨太尉也自归家将息，抄点城中被伤人数，计有四五百人，推倒跌损者，不计其数。高太尉会同枢密院童贯，都到太师府商议，启奏早早调兵剿捕。

且说李逵和燕青两个，在路行到一个去处，地名唤做四柳村。不觉天晚，两个便投一个大庄院来，敲开门，直进到草厅上。庄主狄太公出来迎接，看见李逵绾着两个丫髻，却

不见穿道袍，面貌生得又丑，正不知是甚么人。太公随口问燕青道："这位是那里来的师父?"燕青笑道："这师父是个蹊蹊人，你们都不省得他。胡乱趁些晚饭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李逵只不做声。太公听得这话，倒地便拜李逵，说道："师父，可救弟子则个。"李逵道："你要我救你甚事，实对我说。"那太公道："我家一百余口，夫妻两个，嫡亲止有一个女儿，年二十余岁，半年之前，着了一个邪祟，只在房中，茶饭并不出来讨吃。若还有人去叫他，砖石乱打出来，家中人都被他打伤了，累累请将法官来，也捉他不得。"李逵道："太公，我是蓟州罗真人的徒弟，会得腾云驾雾，专能捉鬼，你若舍得东西，我与你今夜捉鬼。如今先要一猪一羊，祭祀神将。"太公道："猪羊我家尽有，酒自不必得说。"李逵道："你拣得膘肥的宰了，烂煮将来，好酒更要几瓶，便可安排，今夜三更与你捉鬼。"太公道："师父如要书符纸札，老汉家中也有。"李逵道："我的法只是一样，都没什么鸟符，身到房里，便揪出鬼来。"燕青忍笑不住。老儿只道他是好话，安排了半夜，猪羊都煮得熟了，摆在厅上。李逵叫讨十个大碗，滚热酒十瓶，做一巡筛，明晃晃点着两枝蜡烛，焰腾腾烧着一炉好香。李逵掇条凳子，坐在当中，并不念甚言语。腰间拔出大斧，砍开猪羊，大块价扯将下来吃。又叫燕青道："小乙哥，你也来吃些。"燕青冷笑，那里肯来吃。李逵吃得饱了，饮过五六碗好酒，看得太公呆了。李逵便叫众庄客："你们都来散福。"掂指间散了残肉。李逵道："快舀桶汤来，与我们洗手洗脚。"无移时，洗了手脚，问太公讨茶吃了。又问燕青道："你曾吃饭

也不曾？”燕青道：“吃得饱了。”李逵对太公道：“酒又醉，肉又饱，明日要走路程，老爷们去睡。”太公道：“却是苦也！这鬼几时捉得？”李逵道：“你真个要我捉鬼，着人引我到你女儿房里去。”太公道：“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砖石乱打出来，谁人敢去？”

李逵拔两把板斧在手，叫人将火把远远照着。李逵大踏步直抢到房边，只见房内隐隐的有灯。李逵把眼看时，见一个后生搂着一个妇人在那里说话。李逵一脚踢开了房门，斧到处，只见砍得火光爆散，霹雳交加。定睛打一看时，原来把灯盏砍翻了。那后生却待要走，被李逵大喝一声，斧起处，早把后生砍翻。这婆娘便钻入床底下躲了。李逵把那汉子先一斧砍下头来，提在床上，把斧敲着床边喝道：“婆娘，你快出来。若不钻出来时，和床都剁的粉碎。”婆娘连声叫道：“你饶我性命，我出来。”却才钻出头来，被李逵揪住头发，直拖到死尸边问道：“我杀的那厮是谁？”婆娘道：“是我奸夫王小二。”李逵又问道：“砖头饭食，那里得来，”婆娘道：“这是我把金银头面与他，三二更从墙上运将入来。”李逵道：“这等腌臜婆娘，要你何用！”揪到床边，一斧砍下头来，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身尸相并，李逵道：“吃得饱，正没消食处。”就解下上半截衣裳，拿起双斧，看着两个死尸，一上一下，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李逵笑道：“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插起大斧，提着人头，大叫出厅前来：“两个鬼我都捉了。”撇下人头，满庄里人都吃一惊，都来看时，认得这个是太公的女儿，那个人头，无人认得。数内一个庄客相了一回，认

出道："有些象东村头会粘雀儿的王小二。"李逵道："这个庄客倒眼乖！"太公道："师父怎生得知？"李逵道："你女儿躲在床底下，被我揪出来问时，说道：'他是奸夫王小二，吃的饮食，都是他运来。'问了备细，方才下手。"太公哭道："师父，留得我女儿也罢。"李逵骂道："打脊老牛[1]，女儿偷了汉子，兀自要留他！你恁地哭时，倒要赖我不谢。我明日却和你说话。"燕青寻了个房，和李逵自去歇息。太公却引人点着灯烛，入房里去看时，照见两个没头尸首，剁做十来段，丢在地下。太公、太婆烦恼啼哭，便叫人扛出后面，去烧化了。李逵睡到天明，跳将起来，对太公道："昨夜与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谢？"太公只得收拾酒食相待，李逵、燕青吃了便行。狄太公自理家事，不在话下。

且说李逵和燕青离了四柳村，依前上路，此时草枯地阔，木落山空，于路无话。两个因大宽转梁山泊北，到寨尚有七八十里，巴不到山，离荆门镇不远。当日天晚，两个奔到一个大庄院敲门，燕青道："俺们寻客店中歇去。"李逵道："这大户人家，却不强似客店多少！"说犹未了，庄客出来，对说道："我主太公正烦恼哩！你两个别处去歇。"李逵直走入去，燕青拖扯不住，直到草厅上。李逵口里叫道："过往客人借宿一宵，打甚鸟紧！便道太公烦恼！我正要和烦恼的说话。"里面太公张时，看见李逵生得凶恶，暗地教人出来接纳，请去厅外侧首，有间耳房，叫他两个安歇，造些饭食，与他两个吃，着他里面去睡。多样时，搬出饭来，两个吃了，就便歇息。李逵当夜没些酒，在土炕子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只听得太公、太婆在

里面哽哽咽咽的哭，李逵心焦，那双眼怎地得合。巴到天明，跳将起来，便向厅前问道："你家甚么人，哭这一夜，搅得老爷睡不着。"太公听了，只得出来答道："我家有个女儿，年方一十八岁，被人强夺了去，以此烦恼。"李逵道："又来作怪！夺你女儿的是谁？"太公道："我与你说他姓名，惊得你屁滚尿流！他是梁山泊头领宋江，有一百单八个好汉，不算小军。"李逵道："我且问你，他是几个来？"太公道："两日前，他和一个小后生各骑着一匹马来。"李逵便叫燕青："小乙哥，你来听这老儿说的话，俺哥哥原来口是心非，不是好人了也。"燕青道："大哥莫要造次，定没这事！"李逵道："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去，到这里怕不做出来！"李逵便对太公说道："你庄里有饭，讨些我们吃。我实对你说，则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这个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夺了你的女儿，我去讨来还你。"太公拜谢了。

李逵、燕青径望梁山泊来，直到忠义堂上。宋江见了李逵、燕青回来，便问道："兄弟，你两个那里来？错了许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里答应，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众人都吃一惊。宋江喝道："黑厮又做甚么？"李逵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诗曰：

梁山泊里无奸佞，忠义堂前有诤臣[2]。
留得李逵双斧在，世间直气尚能伸。

当有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将，慌忙拦住，夺了大斧，揪下堂来。宋江大怒，喝道："这厮又来作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做一团，那里说得出。燕青向前道："哥哥听禀一路上备细：他在东京城外客店里跳将出来，拿着双斧，要去劈门，被我一交擷翻，拖将起来。说与他：'哥哥已自去了，独自一个风甚么？'恰才信小弟说，不敢从大路走。他又没了头巾，把头发绾做两个丫髻。正来到四柳村狄太公庄上，他去做法官捉鬼，正拿了他女儿并奸夫两个，都剁做肉酱。后来却从大路西边上山．他定要大宽转，将近荆门镇，当日天晚了，便去刘太公庄上投宿。只听得太公两口儿一夜啼哭，他睡不着，巴得天明，起去问他。刘太公说道：'两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个年纪小的后生，骑着两匹马到庄上来。老儿听得说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这十八岁的女儿出来把酒，吃到半夜，两个把他女儿夺了去。'李逵大哥听了这话，便道是实，我再三解说道：'俺哥哥不是这般的人，多有依草附木，假名托姓的在外头胡做。'李大哥道：'我见他在东京时，兀自恋着唱的李师师不肯放，不是他是谁？'因此来发作。"宋江听罢，便道："这般屈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说？"李逵道："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做得这等好事！"宋江喝道："你且听我说！我和三二千军马回来，两匹马落路时，须瞒不得众人。若还抢得一个妇人，必然只在寨里！你却去我房里搜看。"李逵道："哥哥，你说甚么鸟闲话！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那里不藏过了！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

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宋江道：“你且不要闹嚷，那刘太公不死，庄客都在，俺们同去面对。若还对翻了，就那里舒着脖子，受你板斧。如若对不翻，你这厮没上下，当得何罪？”李逵道：“我若还拿你不着，便输这颗头与你！”宋江道：“最好，你众兄弟都是证见。”便叫铁面孔目裴宣写了赌赛军令状二纸，两个各书了字，宋江的把与李逵收了，李逵的把与宋江收了。李逵又道：“这后生不是别人，只是柴进。”柴进道：“我便同去。”李逵道：“不怕你不来。若到那里对翻了之时，不怕你柴大官人，是米大官人，也吃我几斧。”柴进道：“这个不妨，你先去那里等。我们前去时，又怕有蹺蹊。”李逵道：“正是。”便唤了燕青：“俺两个依前先去，他若不来，便是心虚，回来罢休不得。”正是：

至人无过任评论，其次纳谏以为恩。
最下自差偏自是，令人敢怒不敢言。

燕青与李逵再到刘太公庄上，太公接见，问道：“好汉，所事如何？”李逵道：“如今我那宋江，他自来教你认他，你和太婆并庄客都仔细认他。若还是时，只管实说，不要怕他，我自替你做主。”只见庄客报道：“有十数骑马来到庄上了。”李逵道：“正是了。”侧边屯住了人马，只教宋江、柴进入来。宋江、柴进径到草厅上坐下。李逵提着板斧立在侧边，只等老

儿叫声是，李逵便要下手。那刘太公近前来拜了宋江。李逵问老儿道："这个是夺你女儿的不是？"那老儿睁开尪羸眼[4]，打起老精神，定睛看了道："不是。"宋江对李逵道："你却如何？"李逵道："你两个先着眼瞅他，这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宋江道："你叫满庄人都来认我。"李逵随即叫到众庄客人等认时，齐声叫道："不是。"宋江道："刘太公，我便是梁山泊宋江，这位兄弟，便是柴进。你的女儿，都是吃假名托姓的骗将去了。你若打听得出来，报上山寨，我与你做主。"宋江对李逵道："这里不和你说话，你回来寨里，自有辩理。"宋江、柴进自与一行人马，先回大寨里去。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逵道："只是我性紧上，错做了事。既然输了这颗头，我自一刀割将下来，你把去献与哥哥便了。"燕青道："你没来由寻死做甚么？我叫你一个法则，唤做负荆请罪[5]。"李逵道："怎地是负荆？"燕青道："自把衣服脱了，将麻绳绑缚了，脊梁上背着一把荆杖，拜伏在忠义堂前，告道：'由哥哥打多少。'他自然不忍下手。这个唤做负荆请罪。"李逵道："好却好，只是有些惶恐，不如割了头去干净。"燕青道："山寨里都是你兄弟，何人笑你？"李逵没奈何，只得同燕青回寨来，负荆请罪。

却说宋江、柴进先归到忠义堂上，和众兄弟们正说李逵的事，只见黑旋风脱得赤条条地，背上负着一把荆杖，跪在堂前，低着头，口里不做一声。宋江笑道："你那黑厮，怎地负荆？只这等饶了你不成！"李逵道："兄弟的不是了！哥哥拣大棍打几十罢！"宋江道："我和你赌砍头，你如何却来负荆？"李逵道："哥哥既是不肯饶我，把刀来割这颗头去，也是了当。"

众人都替李逵陪话。宋江道："若要我饶他，只教他捉得那两个假宋江，讨得刘太公女儿来还他，这等方才饶你。"李逵听了，跳将起来，说道："我去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宋江道："他是两个好汉，又有两副鞍马，你只独自一个，如何近傍得他？再叫燕青和你同去。"燕青道："哥哥差遣，小弟愿往。"便去房中取了弩子，绰了齐眉棍，随着李逵，再到刘太公庄上。燕青细问他来情，刘太公说道："日平西时来，三更里去了，不知所在，又不敢跟去。那为头的生的矮小，黑瘦面皮，第二个夹壮身材，短须大眼。"二人问了备细，便叫："太公放心，好歹要救女儿还你！我哥哥宋公明的将令，务要我两个寻将来，不敢违误。"便叫煮下干肉，做下蒸饼，各把料袋装了，拴在身边，离了刘太公庄上。先去正北上寻，但见荒僻无人烟去处。走了一两日，绝不见些消耗。却去正东上，又寻了两日，直到凌州高唐界内，又无消息。李逵心焦面热，却回来望西边寻去。又寻了两日，绝无些动静。当晚两个且向山边一个古庙中供床上宿歇，李逵那里睡得着，爬起来坐地。只听得庙外有人走的响，李逵跳将起来，开了庙门看时，只见一条汉子，提着把朴刀，转过庙后山脚下上去，李逵在背后跟去。燕青听得，拿了弩弓，提了杆棍，随后跟来，叫道："李大哥，不要赶，我自有道理。"是夜月色朦胧，燕青递杆棍与了李逵，远远望见那汉低着头只顾走。燕青赶近，搭上箭，弩弦稳放，叫声："如意子，不要误我。"只一箭，正中那汉的右腿，扑地倒了。李逵赶上，劈衣领揪住，直拿到古庙中，喝问道："你把刘太公的女儿抢的那里去了？"那汉告道："好汉，

小人不知此事，不曾抢甚么刘太公女儿。小人只是这里剪径，做些小买卖，那里敢大弄，抢夺人家子女！”李逵把那汉捆做一块，提起斧来喝道：“你若不实说，砍你做二十段。”那汉叫道：“且放小人起来商议。”燕青道：“汉子，我且与你拔了这箭。”放将起来问道：“刘太公女儿，端的是甚么人抢了去？只是你这里剪径的，你岂可不知些风声？”那汉道：“小人胡猜，未知真实。离此间西北上约有十五里，有一座山，唤做牛头山，山上旧有一个道院。近时新被两个强人，一个姓王名江；一个姓董名海，这两个都是绿林中草贼。先把道士道童都杀了，随从只有五七个伴当，占住了道院，专一下来打劫。但到处只称是宋江，多敢是这两个抢了去。”燕青道：“这话有些来历。汉子，你休怕我！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风李逵。我与你调理箭疮，你便引我两个到那里去。”那人道：“小人愿往。”燕青去寻朴刀还了他，又与他扎缚了疮口。趁着月色微明，燕青、李逵扶着他走过十五里来路，到那山看时，苦不甚高，果似牛头之状。三个上得山来，天尚未明，来到山头看时，团团一遭土墙，里面约有二十来间房子。李逵道：“我与你先跳入墙去。”燕青道：“且等天明却理会。”李逵那里忍耐得，腾地跳将过去了。只听得里面有人喝声，门开处，早有人出来，便挺朴刀来奔李逵。燕青生怕撅撒了事，拄着杆棒，也跳过墙来。那中箭的汉子一道烟走了。燕青见这出来的好汉正斗李逵，潜身暗行，一棒正中那好汉脸颊骨上，倒入李逵怀里来，被李逵后心只一斧，砍翻在地，里面绝不见一个人出来。燕青道：“这厮必有后路走了。我与你去截住后门，你却把着

前门，不要胡乱入去。”且说燕青来到后门墙外，伏在黑暗处。只见后门开处，早有一条汉子拿了钥匙，来开后面墙门。燕青转将过去，那汉见了，绕房檐便走出前门来。燕青大叫："前门截住！”李逵抢将过来，只一斧，劈胸膛砍倒，便把两颗头都割下来，拴做一处。李逵性起，砍将入去，泥神也似都推倒了。那几个伴当躲在灶前，被李逵赶去，一斧一个，都杀了。来到房中看时，果然见那个女儿在床上呜呜的啼哭。看那女子，云鬓花颜[7]，其实美丽。有诗为证：

弓鞋窄窄起春罗，香沁酥胸玉一窝。
丽质难禁风雨骤，不胜幽恨蹙秋波。

燕青问道："你莫不是刘太公女儿么？”那女子答道："奴家在十数日之前，被这两个贼掳在这里，每夜轮一个将奴家奸宿。奴家昼夜泪雨成行，要寻死处，被他监看得紧。今日得将军搭救，便是重生父母，再养爹娘。”燕青道："他有两匹马，在那里放着？”女子道："只在东边房内。”燕青备上鞍子，牵出门外，便来收拾房中积攒下的黄白之资，约有三五千两。燕青便叫那女子上了马，将金银包了，和人头拴了，拴在一匹马上。李逵缚了个草把，将窗下残灯，把草房四边点着烧起。他两个开了墙门，步送女子下山，直到刘太公庄上。爹娘见了女子，十分欢喜，烦恼都没了，尽来拜谢两位头领。燕青道："你不要谢我两个，你来寨里拜谢俺哥哥宋公明。”两个酒食都不肯吃，一家骑了一匹马，飞奔山上来。回到寨中，红日衔

山之际，都到三关之上。两个牵着马，驼着金银，提了人头，径到忠义堂上，拜见宋江。燕青将前事细细说了一遍。宋江大喜，叫把人头埋了，金银收入库中，马放去战马群内喂养。次日，设筵宴与燕青、李逵作贺。刘太公也收拾金银上山，来到忠义堂上，拜谢宋江。宋江那里肯受，与了酒饭，教送下山回庄去了，不在话下。梁山泊自是无话，不觉时光迅速。

看看鹅黄着柳，渐渐鸭绿生波。桃腮乱簇红英，杏脸微开绛蕊。山前花，山后树，俱发萌芽；州上苹，水中芦，都回生意。谷雨初晴[8]，可是丽人天气；禁烟才过[9]，正当三月韶华。

宋江正坐，只见关下解一伙人到来，说道："拿到一伙牛子，有七八个车箱，又有几束哨棒。"宋江看时，这伙人都是彪形大汉，跪在堂前告道："小人等几个直从凤翔府来[10]，今上泰安州烧香。目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帝降诞之辰，我们都去台上使棒，一连三日，何止有千百对在那里。今年有个扑手好汉，是太原府人氏，姓任，名原，身长一丈，自号擎天柱，口出大言，说道：'相扑世间无对手，争交天下我为魁。'闻他两年曾在庙上争交，不曾有对手，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又贴招儿，单搦天下人相扑。小人等因这个人来，一者烧香，二乃为看任原本事，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好棒，伏望大王慈悲则个。"宋江听了，便叫小校："快送这伙人下山去，分毫不得侵犯。今后遇有往来烧香的人，休要惊吓他，任从过

往。”那伙人得了性命，拜谢下山去了。只见燕青起身禀复宋江，说无数句，话不一席。有分教：惊动了泰安州，大闹了祥符县[11]。正是：东岳庙中双虎斗，嘉宁殿上二龙争。毕竟燕青说出甚么话来，且听下回分解。

---

[1]打脊老牛　骂人话。犯重罪的老囚徒。宋时有打脊刑，比打臀重。

[2]诤臣　敢于直率劝谏的臣子。

[3]军令状　旧时将士在接受军令后所立的文书。上注明如不完成任务，愿受军法处分。

[4]尪羸（wāng léi汪雷）眼　昏花有疾的眼睛。

[5]负荆请罪　背着荆条向对方请罪，表示诚恳认错，请求责罚。典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6]齐眉棍　古代武士随身携带用作护身的木棍，上与眉齐，故称。又称“少林棍”。

[7]云鬓　形容女子鬓发浓密卷曲，艳丽如云彩。

[8]谷雨　我国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之一。谷雨前后，一般天气较暖，雨量也较以前增加。

[9]禁烟　指寒食节。一般在清明节前一或二天。相传因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事而来。晋文公回晋，遍封随从流亡群臣，唯介子推未受爵。介子推遂离去至介山隐居。文公求之不得，乃焚介山，介子推不出，抱木焚死。《后汉书·周举传》：“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10]凤翔府　府名。唐至德二年（757）升凤翔郡为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

[11]祥符县　旧县名。宋大中祥符二年(1010)改浚仪县置，以年号为名。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话说这燕青，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却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当日燕青禀宋江道："小乙自幼跟着卢员外学得这身相扑，江湖上不曾逢着对手。今日幸遇此机会，三月二十八日又近了，小乙并不要带一人，自去献台上，好歹攀他攧一交。若是输了攧死，永无怨心，倘或赢时，也与哥哥增些光彩。这日必然有一场好闹，哥哥却使人救应。"宋江说道："贤弟，闻知那人身长一丈，貌若金刚，约有千百斤气力，你这般瘦小身材，纵有本事，怎地近傍得他？"燕青道："不怕他长大身材，只恐他不着圈套。常言道：'相扑的有力使力，无力斗智。'非是燕青敢说口，临机应变，看景生情，不倒的输与他那呆汉。"卢俊义便道："我这小乙，端的自小学成好一身相扑，随他心意，叫他去。至期，卢某自去接应他回来。"宋江问道："几时可行？"燕青答道："今日是三月二十四日了，来日拜辞哥哥下山，路上略宿一宵，二十六日赶到庙上，二十七日在那里打探一日，二十八日却好和那厮放对。"当日无事，次日宋江置酒与燕青送行。众人看燕青时，打扮得村村朴朴，将一身花绣把衲袄包得不见，扮

做山东货郎，腰里插着一把串鼓儿，挑一条高肩杂货担子，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燕青一手拈串鼓，一手打板，唱出货郎太平歌，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众人又笑。酒至半酣，燕青辞了众头领下山，过了金沙滩，取路往泰安州来。

当日天晚，正待要寻店安歇，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燕小乙哥，等我一等。"燕青歇下担子看时，却是黑旋风李逵。燕青道："你赶来怎地？"李逵道："你相伴我去荆门镇走了两遭，我见你独自个来，放心不下，不曾对哥哥说知，偷走下山，特来帮你。"燕青道："我这里用你不着，你快早早回去。"李逵焦躁起来，说道："你便是真个了得的好汉，我好意来帮你，你倒翻成恶意！我却偏要去！"燕青寻思，怕坏了义气，便对李逵说道："和你去不争。那里圣帝生日，都是四山五岳的人聚会，认得你的颇多，你依的我三件事，便和你同去。"李逵道："依得。"燕青道："从今路上和你前后各自走，一脚到客店里，入得店门，你便自不要出来，这是第一件了。第二件，到得庙上客店里，你只推病，把被包了头脸，假做打鼾睡，更不要做声。第三件，当日庙上，你挨在稠人中看争交时，不要大惊小怪。大哥，依得么？"李逵道："有甚难处！都依你便了。"当晚两个投客店安歇。次日五更起来，还了房钱，同行到前面打火吃了饭，燕青道："李大哥，你先走半里，我随后来也。"那条路上，只见烧香的人来往不绝，多有讲说任原的本事，两年在泰岳无对，今年又经三年了。燕青听得，有在心里。申牌时候，将近庙上旁边众人都立定脚，仰面在

那里看。燕青歇下担儿，分开人丛，也挨向前看时，只见两条红标柱，恰与坊巷牌额一般相似，上立一面粉牌，写道：“太原相扑擎天柱任原[1]。”旁边两行小字道：“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燕青看了，便扯匾担，将牌打得粉碎，也不说什么，再挑了担儿，望庙上去了。看的众人，多有好事的，飞报任原说，今年有劈牌放对的。

且说燕青前面迎着李逵，便来寻客店安歇。原来庙上好生热闹，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萨圣节之时，也没安着人处，许多客店，都歇满了。燕青、李逵只得就市梢头赁一所客店安下，把担子歇了，取一床夹被，教李逵睡着。店小二来问道：“大哥是山东货郎，来庙上赶趁，怕敢出房钱不起？”燕青打着乡谈说道：“你好小觑人！一间小房，值得多少，便比一间大房钱，没处去了。别人出多少房钱，我也出多少还你。”店小二道：“大哥休怪，正是要紧的日子，先说得明白最好。”燕青道：“我自来做买卖，倒不打紧，那里不去歇了。不想路上撞见了这个乡中亲戚，现患气病，因此只得要讨你店中歇。我先与你五贯铜钱，央及你就锅中替我安排些茶饭，临起身一发酬谢你。”小二哥接了铜钱，自去门前安排茶饭，不在话下。没多时候，只听得店门外热闹，二三十条大汉走入店里来，问小二哥道：“劈牌定对的好汉，在那房里安歇？”店小二道：“我这里没有。”那伙人道：“都说在你店中。”小二哥道：“只有两眼房，空着一眼，一眼是个山东货郎，扶着一个病汉赁了。”那一伙人道：“正是那个货郎儿劈牌定对。”店小二道：“休

道别人取笑！那货郎儿是一个小小后生，做得甚用！”那伙人齐道：“你只引我们去张一张。”店小二指道：“那角落头房里便是。”众人来看时，见紧闭着房门，都去窗子眼里张时，见里面床上两个人脚厮抵睡着。众人寻思不下，数内有一个道：“既是敢来劈牌，要做天下对手，不是小可的人，怕人算他，以定是假装害病的。”众人道：“正是了，都不要猜，临期便见。”不到黄昏前后，店里何止三二十伙人来打听，分说得店小二口唇也破了。当晚搬饭与二人吃，只见李逵从被窝里钻出头来，小二哥见了，吃一惊，叫声：“阿呀！这个是争交的爷爷了！”燕青道：“争交的不是他，他自病患在身，我便是径来争交的。”小二哥道：“你休要瞒我，我看任原吞得你在肚里。”燕青道：“你休笑我，我自有法度，教你们大笑一场，回来多把利物赏你。”小二哥看着他们吃了晚饭，收了碗碟，自去厨头洗刮，心中只是不信。

次日，燕青和李逵吃了些早饭，分付道：“哥哥，你自拴了房门高睡。”燕青却随了众人，来到岱岳庙里看时，果然是天下第一。但见：

庙居泰岱，山镇乾坤。为山岳之至尊，乃万神之领袖。山头伏槛，直望见弱水蓬莱[2]；绝顶攀松，尽都是密云薄雾。楼台森耸，疑是金乌展翅飞来[3]；殿阁棱层，恍觉玉兔腾身走到[4]。雕梁画栋，碧瓦朱檐。凤扉亮槅映黄纱[5]，龟背绣帘垂锦带。遥观圣象，九旒冕舜目尧眉[6]；近睹神颜，衮龙袍汤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冠

掩映绛纱衣；炳灵圣公[7]，赭黄袍偏称蓝田带[8]。左侍下玉簪珠履，右侍下紫绶金章。阖殿威严，护驾三千金甲将；两廊猛勇，勤王十万铁衣兵。五岳楼相接东宫，仁安殿紧连北阙。蒿里山下[9]，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骡庙中，土神按二十四气。管火池铁面太尉，月月通灵；掌生死五道将军，年年显圣。御香不断，天神飞马报丹书；祭祀依时，老幼望风皆获福。嘉宁殿祥云杳霭，正阳门瑞气盘旋。万民朝拜碧霞君[10]，四远归依仁圣帝。

当时燕青游玩了一遭，却出草参亭，参拜了四拜。问烧香的道："这相扑任教师在那里歇？"便有好事人说："在迎恩桥下那个大客店里便是，他教着二三百个上足徒弟。"燕青听了，径来迎恩桥下看时，见桥边栏杆子上坐着二三十个相扑子弟，面前遍插铺金旗牌，锦绣帐额，等身靠背。燕青闪入客店里去，看见任原坐在亭心上，真乃有揭谛仪容，金刚貌相。坦开胸脯，显存孝打虎之威；侧坐胡床，有霸王拔山之势。在那里看徒弟相扑。数内有人认得燕青曾劈牌来，暗暗报与任原。只见任原跳将起来，搧着膀子，口里说道："今年那个合死的，来我手里纳命。"燕青低了头，急出店门，听得里面都笑。急回到自己下处，安排些酒食，与李逵同吃了一回。李逵道："这们睡，闷死我也！"燕青道："只有今日一晚，明日便见雌雄。"当时闲话，都不必说。

三更前后，听得一派鼓乐响，乃是庙上众香官与圣帝上寿。四更前后，燕青、李逵起来，问店小二先讨汤洗了面，

梳光了头，脱去了里面衲袄，下面牢拴了腿绷护膝，匾扎起了熟绢水裩，穿了多耳麻鞋，上穿汗衫，搭膊系了腰。两个吃了早饭，叫小二分付道："房中的行李，你与我照管。"店小二应道："并无失脱，早早得胜回来。"只这小客店里，也有三二十个烧香的，都对燕青道："后生，你自斟酌，不要枉送了性命。"燕青道："当下小人喝采之时，众人可与小人夺些利物。"众人都有先去了的。李逵道："我带了这两把板斧去也好。"燕青道："这个却使不得，被人看破，误了大事。"当时两个杂在人队里，先去廊下，做一块儿伏了。那日烧香的人，真乃亚肩迭背，偌大一个东岳庙，一涌便满了，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朝着嘉宁殿，扎缚起山棚，棚上都是金银器皿，锦绣缎匹，门外拴着五头骏马，全付鞍辔。知州禁住烧香的人，看这当年相扑献圣。一个年老的部署[11]，拿着竹批，上得献台，参神已罢，便请今年相扑的对手，出马争交。说言未了，只见人如潮涌，却早十数对哨棒过来，前面列着四把绣旗。那任原坐在轿上，这轿前轿后三二十对花胞膊的好汉，前遮后拥，来到献台上。部署请下轿来，开了几句温暖的呵会。任原道："我两年到岱岳，夺了头筹[12]，白白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必用脱膊。"说罢，见一个拿水桶的上来。任原的徒弟，都在献台边，一周遭都密密地立着。且说任原先解了搭膊，除了巾帻，虚笼着蜀锦袄子，喝了一声参神喏，受了两口神水，脱下锦袄，百十万人齐喝一声采。看那任原时，怎生打扮：

头绾一窝穿心红角子，腰系一条绛罗翠袖。三串带儿拴十二个玉蝴蝶牙子扣儿，主腰上排数对金鸳鸯踅褶衬衣。护膝中有铜裆铜裤，缴臁内有铁片铁环。扎腕牢拴，踢鞋紧系。世间架海擎天柱，岳下降魔斩将人。

那部署道："教师两年在庙上不曾有对手，今年是第三番了，教师有甚言语，安复天下众香官？"任原道："四百座军州，七千余县治，好事香官，恭敬圣帝，都助将利物来，任原两年白受了，今年辞了圣帝还乡，再也不上山来了。东至日出，西至日没，两轮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蛮[13]，北济幽燕[14]，敢有出来和我争利物的么？"说犹未了，燕青捺着两边人的肩臂，口中叫道："有，有！"从人背上直飞抢到献台上来。众人齐发声喊。那部署接着问道："汉子，你姓甚名谁？那里人氏？你从何处来？"燕青道："我是山东张货郎，特地来和他争利物。"那部署道："汉子，性命只在眼前，你省得么？你有保人也无？"燕青道："我就是保人，死了要谁偿命？"部署道："你且脱膊下来看。"燕青除了头巾，光光的梳着两个角儿，脱下草鞋，赤了双脚，蹲在献台一边，解了腿绷护膝，跳将起来，把布衫脱将下来，吐个架子。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叠头价喝采，众人都呆了。

任原看了他这花绣，急健身材，心里倒有五分怯他。殿门外月台上本州太守坐在那里弹压，前后皂衣公吏环立七八十对。随即使人来叫燕青下献台，来到面前。太守见了他这

身花绣，一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心中大喜，问道："汉子，你是那里人氏？因何到此？"燕青道："小人姓张，排行第一，山东莱州人氏，听得任原搦天下人相扑，特来和他争交。"知州道："前面那匹全副鞍马，是我出的利物，把与任原。山棚上应有物件，我主张分一半与你，你两个分了罢。我自抬举你在我身边。"燕青道："相公，这利物倒不打紧，只要攧翻他，教众人取笑，图一声喝采。"知州道："他是一个金刚般一条大汉，你敢近他不得！"燕青道："死而无怨。"再上献台来，要与任原定对。部署问他先要了文书，怀中取出相扑社条，读了一遍，对燕青道："你省得么？不许暗算。"燕青冷笑道："他身上都有准备，我单单只这个水裩儿，暗算他甚么？"知州又叫部署来分付道："这般一个汉子，俊俏后生，可惜了！你去与他分了这扑。"部署随即上献台，又对燕青道："汉子，你留了性命还乡去罢，我与你分了这扑。"燕青道："你好不晓事，知是我赢我输！"众人都和起来。只见分开了数万香官，两边排得似鱼麟一般，廊庑屋脊上也都坐满，只怕遮着了这对相扑。任原此时有心恨不得把燕青丢去九霄云外，跌死了他。部署道："既然你两个要相扑，今年且赛这对献圣，都要小心着，各各在意。"净净地献台上只三个人，此时宿露尽收，旭日初起，部署拿着竹批，两边分付已了，叫声："看扑！"

这个相扑，一来一往，最要说得分明，说时迟，那时疾，正如空中星移电掣相似，些儿迟慢不得。当时燕青做一块儿蹲在右边，任原先在左边立个门户，燕青只不动弹。初时献台上各占一半，中间心里合交。任原见燕青不动弹，看看逼

过右边来，燕青只瞅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这人必来算我下三面。你看我不消动手，只一脚踢这厮下献台去。"任原看看逼将入来，虚将左脚卖个破绽，燕青叫一声："不要来！"任原却待奔他，被燕青去任原左胁下穿将过去。任原性起，急转身又来拿燕青，被燕青虚跃一跃，又在右胁下钻过去。大汉转身终是不便，三换换得脚步乱了。燕青却抢将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用肩胛顶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将起来，头重脚轻，借力便旋四五旋，旋到献台边，叫一声："下去！"把任原头在下，脚在上，直撺下献台来。这一扑，名唤做鹁鸽旋，数万的香官看了，齐声喝采！那任原的徒弟们见撷翻了他师父，先把山棚拽倒，乱抢了利物。众人乱喝打时，那二三十徒弟抢入献台来，知州那里治押得住。不想旁边恼犯了这个太岁，却是黑旋风李逵看见了，睁圆怪眼，倒竖虎须，面前别无器械，便把杉刺子拋葱般拔断，拿两条杉木在手，直打将来。香官数内有人认得李逵的，说将出名姓来，外面做公人的齐入庙里大叫道："休教走了梁山泊黑旋风！"那知府听得这话，从顶门上不见了三魂，脚底下疏失了七魄，便望后殿走了。四下里的人涌并围将来，庙里香官各自奔走。李逵看任原时，跌得昏晕，倒在献台边，口内只有些游气。李逵揭块石板，把任原头打得粉碎。两个从庙里打将出来，门外弓箭乱射入来，燕青、李逵只得爬上屋去，揭瓦乱打。不多时，只听得庙门前喊声大举，有人杀将入来。当头一个，头戴白范阳毡笠儿，身穿白缎子袄，跨口腰刀，挺条朴刀，那汉是北京玉麒麟卢俊义。后面带着史进、穆弘、

鲁智深、武松、解珍、解宝七筹好汉，引一千余人，杀开庙门，入来策应。燕青、李逵见了，便从屋上跳将下来，跟着大队便走。李逵便去客店里拿了双斧，赶来厮杀。这府里整点得官军来时，那伙好汉，已自去得远了。官兵已知梁山泊人众难敌，不敢来追赶。却说卢俊义便叫收拾李逵回去，行了半日，路上又不见了李逵。卢俊义又笑道："正是招灾惹祸，必须使人寻他上山。"穆弘道："我去寻他回寨。"卢俊义道："最好。"

且不说卢俊义引众还山，却说李逵手持双斧，直到寿张县[15]。当日午衙方散，李逵来到县衙门口，大叫入来："梁山泊黑旋风爹爹在此！"吓得县中人手足都麻木了，动弹不得。原来这寿张县贴着梁山泊最近，若听得"黑旋风李逵"五个字，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今日亲身到来，如何不怕！当时李逵径去知县椅子上坐了，口中叫道："着两个出来说话，不来时，便放火！"廊下房内众人商量："只得着几个出去答应。不然，怎地得他去？"数内两个吏员出来厅上拜了四拜，跪着道："头领到此，必有指使。"李逵道："我不来打搅你县里人，因往这里经过，闲耍一遭。请出你知县来，我和他厮见。"两个去了，出来回话道："知县相公却才见头领来，开了后门，不知走往那里去了。"李逵不信，自转入后堂房里来寻，却见有那幞头衣衫匣子在那里放着。李逵扭开锁，取出幞头，插上展角，将来戴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16]，再寻皂靴，换了麻鞋，拿着槐简[17]，走出厅前，大叫道："吏典人等都来参见！"众人没奈何，只得上去答应。李逵道："我这般打

扮也好么？”众人道：“十分相称。”李逵道：“你们令史祇候都与我排衙了[18]，便去。若不依我，这县都翻做白地。”众人怕他，只得聚集些公吏人来，擎着牙杖骨朵，打了三通擂鼓，向前声喏。李逵呵呵大笑，又道：“你众人内也着两个来告状。”吏人道：“头领坐在此地，谁敢来告状？”李逵道：“可知人不来告状，你这里自着两个装做告状的来告。我又不伤他，只是取一回笑耍。”公吏人等商量了一会，只得着两个牢子装做厮打的来告状，县门外百姓都放来看。两个跪在厅前，这个告道：“相公可怜见，他打了小人。”那个告：“他骂了小人，我才打他。”李逵道：“那个是吃打的？”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又问道：“那个是打了他的？”被告道：“他先骂了，小人是打他来。”李逵道：“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李逵起身，把绿袍抓扎起，槐简揣在腰里，掣出大斧，直看着枷了那个原告人，号令在县门前，方才大踏步去了，也不脱那衣靴。县门前看的百姓，那里忍得住笑。正在寿张县前走过东，走过西，忽听得一处学堂读书之声，李逵揭起帘子，走将入去，吓得那先生跳窗走了。众学生们哭的哭，叫的叫，跑的跑，躲的躲。李逵大笑，出门来，正撞着穆弘。穆弘叫道：“众人忧得你苦，你却在这里风！快上山去！”那里由他，拖着便走。李逵只得离了寿张县，径奔梁山泊来。有诗为证：

牧民县令每猖狂，自幼先生教不良。
应遣铁牛巡历到，琴堂闹了闹书堂[19]。

二人渡过金沙滩，来到寨里，众人见了李逵这般打扮都笑。到得忠义堂上，宋江正与燕青庆喜，只见李逵放下绿襕袍，去了双斧，摇摇摆摆，直至堂前，执着槐简，来拜宋江。拜不得两拜，把这绿襕袍踏裂，绊倒在地，众人都笑。宋江骂道："你这厮忒大胆！不曾着我知道，私走下山，这是该死的罪过！但到处便惹起事端，今日对众弟兄说过，再不饶你！"李逵喏喏连声而退。梁山泊自此人马平安，都无甚事，每日在山寨中教演武艺，操练人马，令会水者上船习学。各寨中添造军器、衣袍、铠甲、枪刀、弓箭、牌弩、旗帜，不在话下。

且说泰安州备将前事申奏东京，进奏院中。又有收得各处州县申奏表文，皆为宋江等反乱，骚扰地方。此时道君皇帝有一个月不曾临朝视事。当日早朝，正是三下静鞭鸣御阙，两班文武列金阶，殿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进奏院卿出班奏曰："臣院中收得各处州县累次表文，皆为宋江等部领贼寇，公然直进府州，劫掠库藏，抢掳仓廒，杀害军民，贪厌无足，所到之处，无人可敌。若不早为剿捕，日后必成大患。"天子乃云："上元夜此寇闹了京国，今又往各处骚扰，何况那里附近州郡？朕已累次差遣枢密院进兵，至今不见回奏。"旁有御史大夫崔靖出班奏曰："臣闻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上书'替天行道'四字，此是曜民之术。民心既服，不可加兵。即目辽兵犯境，各处军马遮掩不及，若要起兵征伐，深为不便。以臣愚意，此等山间亡命之徒，皆犯官刑，无路可避，遂乃啸聚山林，恣为不道。若降一封丹诏，光禄寺颁

给御酒珍羞，差一员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抚谕，招安来降，假此以敌辽兵，公私两便。伏乞陛下圣鉴。"天子云："卿言甚当，正合朕意。"便差殿前太尉陈宗善为使，赍擎丹诏御酒，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数。是日朝散，陈太尉领了诏敕，回家收拾。不争陈太尉奉诏招安，有分教：香醪翻做烧身药，丹诏应为引战书。毕竟陈太尉怎地来招安宋江，且听下回分解。

---

[1]太原　治所在今山西太原。

[2]弱水　古代传说中鸿毛不能浮起的河流。其地在我国极西边远处。

[3]金乌　神话传说太阳里有三足乌，故称金乌。古人遂常以金乌代指太阳。

[4]玉兔　传说月中有白兔，故称玉兔。古人遂常以玉兔代指月亮。此连上句均是形容楼台殿阁之高。

[5]凤扉亮槅　有凤凰图饰的透明门窗。亮槅，透亮的槅扇。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四"居处"引《甕牖闲评》：取明槅子，人多呼为亮槅。

[6]九旒冕(liú miǎn　流免)　帝王所戴的礼冠。旒，垂于冠前后的连串珠玉。冕，古代帝王所戴的礼帽。

[7]炳灵圣公　传说为东岳大帝第三子。后唐长兴三年(932)，诏泰山三郎为威雄将军。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封东岳大帝第三子为"炳灵公"。

[8]蓝田带　以蓝田玉做的腰带。蓝田，地名，在今陕西蓝田，古以出产美玉而闻名。

[9]蒿里山下　意指地下黄泉。古人以为人死后魂魄皆聚于蒿里。

[10]碧霞君　道教神名，传说为东岳大帝的女儿。宋真宗时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

[11]部署　唐宋时的一种小武官，如"都头"之类。

[12]头筹　第一。

[13]南蛮　古时相对中原国家的南方少数民族，因其比较落后，故称。

[14]幽燕　指今河北北部及东北辽宁一带。唐属幽州；战国时属燕国，所以称幽燕。

[15]寿张　旧县名。在山东省西部，黄河北岸。现已并入阳谷县和河南省范县，

[16]角带　饰以犀牛角的腰带。

[17]槐简　槐木做的平板，大臣朝见君王时所执，作陈奏及记事之用。

[18]令史、祇候　宋时各衙门的书吏都称令史。祇候，原是官名，后凡官府的衙役、势家仆从头目，也称祇候或祇候人。排衙，旧时官员升堂，吏役排班参见，称为排衙。

[19]琴堂　旧时对县衙门的别称。高诱注《吕氏春秋·开春论》第二十一卷《开春篇》："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因称县衙为琴堂。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话说陈宗善领了诏书，回到府中，收拾起身，多有人来作贺："太尉此行，一为国家干事，二为百姓分忧，军民除患。梁山泊以忠义为主，只待朝廷招安，太尉可着些甜言美语，加意抚恤。"正话间，只见太师府干人来请，说道："太师相邀太尉说话。"陈宗善上轿，直到新宋门大街太师府前下轿，干人直引进节堂内书院中，见了太师，侧边坐下。茶汤已罢，蔡太师问道："听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特请你来说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乱了国家法度。你曾闻《论语》有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使矣。'"陈太尉道："宗善尽知，承太师指教。"蔡京又道："我叫这个干人跟随你去。他多省得法度，怕你见不到处，就与你提拨。"陈太尉道："深谢恩相厚意。"辞了太师，引着干人，离了相府，上轿回家。方才歇定，门吏来报，高殿帅下马。陈太尉慌忙出来迎接，请到厅上坐定，叙问寒温已毕，高太尉道："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若是高俅在内，必然阻住。此贼累辱朝廷，罪恶滔天，今更赦宥罪犯，引入京城，必成后患。欲待回奏，玉音已出[1]，且看大意如何。若还此贼仍昧良心，怠慢圣旨，太尉早早回京，不才奏过天子，整点大军，亲身到彼，

剪草除根，是吾之愿。太尉此去，下官手下有个虞候，能言快语，问一答十，好与太尉提拨事情。”陈太尉谢道：“感蒙殿帅忧心。”高俅起身，陈太尉送至府前，上马去了。次日，蔡太师府张干办、高殿帅府李虞候，二人都到了。陈太尉拴束马匹，整点人数，将十瓶御酒，装在龙凤担内挑了，前插黄旗。陈太尉上马，亲随五六人，张干办、李虞候都乘马匹，丹诏背在前面，引一行人出新宋门。以下官员，亦有送路的，都回去了。迤逦来到济州。太守张叔夜接着，请到府中设筵相待，动问招安一节，陈太尉都说了备细。张叔夜道：“论某愚意，招安一事最好。只是一件，太尉到那里，须是陪些和气，用甜言美语，抚恤他众人，好共歹，只要成全大事。他数内有几个性如烈火的汉子，倘或一言半语冲撞了他，便坏了大事。”张干办、李虞候道：“放着我两个跟着太尉，定不致差迟。太守，你只管教小心和气，须坏了朝廷纲纪，小辈人常压着，不得一半，若放他头起，便做模样。”张叔夜道：“这两个是甚么人？”陈太尉道：“这一个人是蔡太师府内干办，这一个是高太尉府里虞候。”张叔夜道：“只好教这两位干办不去罢！”陈太尉道：“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不带他去，必然疑心。”张叔夜道：“下官这话，只是要好，恐怕劳而无功。”张干办道：“放着我两个，万丈水无涓滴漏[2]。”张叔夜再不敢言语。一面安排筵宴管待，送至馆驿内安歇。次日，济州先使人去梁山泊报知。

却说宋江每日在忠义堂上聚众相会，商议军情，早有细作人报知此事，未见真实，心中甚喜。当日小喽罗领着济州

报信的直到忠义堂上，说道："朝廷今差一个太尉陈宗善，赍到十瓶御酒，赦罪招安丹诏一道，已到济州城内，这里整备迎接。"宋江大喜，遂取酒食，并彩缎二匹、花银十两，打发报信人先回。宋江与众人道："我们受了招安，得为国家臣子，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今日方成正果。"吴用笑道："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宋江道："你们若如此说时，须坏了'忠义'二字。"林冲道："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关胜便道："诏书上必然写着些唬吓的言语，来惊我们。"徐宁又道："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宋江道："你们都休要疑心，且只顾安排接诏。"先令宋清、曹正准备筵席，委柴进都管提调，务要十分齐整。铺设下太尉幕次，列五色绢缎，堂上堂下，搭彩悬花。先使裴宣、萧让、吕方、郭盛预前下山，离二十里伏道迎接。水军头领准备大船傍岸。吴用传令："你们尽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且说萧让引着三个随行，带引五六人，并无寸铁，将着酒果，在二十里外迎接。陈太尉当日在途中，张干办、李虞候不乘马匹，在马前步行，背后从人，何止二三百，济州的军官约有十数骑，前面摆列导引人马。龙凤担内挑着御酒，骑马的背着诏匣。济州牢子，前后也有五六十人，都要去梁山泊内，指望觅个小富贵。萧让、裴宣、吕方、郭盛在半路上接着，都俯伏道旁迎接。那张干办便问道："你那宋江大似谁？皇帝诏敕到来，如何不亲自来接？甚是欺君！你这伙本是该死的人，

怎受得朝廷招安？请太尉回去！”萧让、裴宣、吕方、郭盛俯伏在地，请罪道：“自来朝廷不曾有诏到寨，未见真实。宋江与大小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万望太尉暂息雷霆之怒，只要与国家成全好事，恕免则个。”李虞候便道：“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这伙贼飞上天去了。”有诗为证：

贝锦生谗自古然[3]，小人凡事不宜先。
九天恩雨今宣布，可惜招安未十全

当时吕方、郭盛道：“是何言语！只如此轻看人！”萧让、裴宣只得恳请他。捧去酒果，又不肯吃。众人相随来到水边，梁山泊已摆着三只战船在彼。一只装载马匹，一只装裴宣等一干人，一只请太尉下船，并随从一应人等，先把诏书御酒放在船头上。那只船正是活阎罗阮小七监督。当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分拨二十余个军健棹船，一家带一口腰刀。陈太尉初下船时，昂昂然，旁若无人，坐在中间。阮小七招呼众人，把船棹动，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李虞候便骂道：“村驴，贵人在此，全无忌惮！”那水手那里睬他，只顾唱歌。李虞候拿起藤条，来打两边水手，众人并无惧色。有几个为头的回话道：“我们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候道：“杀不尽的反贼，怎敢回我话？”便把藤条去打，两边水手都跳在水里去了。阮小七在艄上说道：“直这般打我水手下水里去了，这船如何得去？”只见上流头两只快船下来接。原来阮小七预先积下两舱水，见后头来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楔子，叫一声：“船漏了！”水早滚上舱里来，急叫救时，船里有一尺多水。那两只

船帮将拢来，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顾摇开，那里来顾御酒诏书。两只快船先行去了。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舀了舱里水，把展布都拭抹了[4]，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我先尝一尝滋味。"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解了封头[5]，递与阮小七。阮小七接过来，闻得喷鼻馨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个不着，先尝些个。"也无碗瓢，和瓶便呷，一饮而尽。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济事，再取一瓶来，又一饮而尽。吃得口滑，一连吃了四瓶。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梢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阮小七道："与我取舀水的瓢来，我都教你们到口。"将那六瓶御酒，都分与水手众人吃了，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还把原封头缚了，再放在龙凤担内，飞也似摇着船来，赶到金沙滩，却好上岸。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香花灯烛，鸣金擂鼓，并山寨里鼓乐，一齐都响，将御酒摆在桌子上，每一桌令四个人抬。诏书也在一个桌子上抬着。陈太尉上岸，宋江等接着，纳头便拜。宋江道："文面小吏，罪恶迷天，曲辱贵人到此，接待不及，望乞恕罪。"李虞候道："太尉是朝廷大贵人大臣，来招安你们，非同小可！如何把这等漏船，差那不晓事的村贼乘驾，险些儿误了大贵人性命！"宋江道："我这里有的是好船，怎敢把漏船来载贵人？"张干办道："太尉衣襟上兀自湿了，你如何要赖！"宋江背后五虎将紧随定，不离左右，又有八骠骑将簇拥前后，见这李虞候、张干办在宋江前面指手划脚，你来我去，都有心要杀这厮，只是碍着宋江一个，不敢下手。

当日宋江请太尉上轿，开读诏书，四五次才请得上轿。牵过两匹马来，与张干办、李虞候骑。这两个男女，不知身已多大，装煞臭么。宋江央及得上马行了，令众人大吹大擂，迎上三关来。宋江等一百余个头领，都跟在后面，直迎至忠义堂前，一齐下马，请太尉上堂，正面放着御酒诏匣，陈太尉、张干办、李虞候立在左边，萧让、裴宣立在右边。宋江叫点众头领时，一百七人，于内单只不见了李逵。此时是四月间天气，都穿夹罗战袄，跪在堂上，拱听开读。陈太尉于诏书匣内取出诏书，度与萧让。裴宣赞礼，众将拜罢，萧让展开诏书，高声读道：

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五帝凭礼乐而有疆封[6]，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7]。事从顺逆，人有贤愚。朕承祖宗之大业，开日月之光辉，普天率土[8]，罔不臣伏。近为尔宋江等啸聚山林，劫掳郡邑，本欲用彰天讨[9]，诚恐劳我生民。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诏书到日，即将应有钱粮、军器、马匹、船只，目下纳官，拆毁巢穴，率领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违戾诏制，天兵一至，齠龀不留[10]。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宣和三年孟夏四月　　日诏示

萧让却才读罢，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

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甚么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众人都来解劝，把黑旋风推下堂去。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星儿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霑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钟，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九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着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煞是欺负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宋江见不是话，横身在里面拦当，急传将令，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休教伤犯。此时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宋江、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干人数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若以数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太尉若回到朝廷，善言则个。"急急送过渡口，这一干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

却说宋江回到忠义堂上，再聚众头领筵席。宋江道："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吴用道："哥哥，你休

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叠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众人道："军师言之极当。”是日散席，各归本帐。

且说陈太尉回到济州，把梁山泊开诏一事，诉与张叔夜。张叔夜道："敢是你们多说甚言语来？”陈太尉道："我几曾敢发一言！”张叔夜道："既是如此，枉费了心力，坏了事情，太尉急急回京，奏知圣上，事不宜迟。”陈太尉、张干办、李虞候一行人从，星夜回京来，见了蔡太师，备说梁山泊贼寇扯诏毁谤一节。蔡京听了大怒道："这伙草寇，安敢如此无礼！堂堂宋朝，如何教你这伙横行！”陈太尉哭道："若不是太师福荫，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今日死里逃生，再见恩相。”太师随即叫请童枢密、高、杨二太尉，都来相府，商议军情重事。无片时，都请到太师府白虎堂内。众官坐下，蔡太师教唤过张干办、李虞候，备说梁山泊扯诏毁谤一事。杨太尉道："这伙贼徒如何主张招安他？当初是那一个官奏来？”高太尉道："那日我若在朝内，必然阻住，如何肯行此事！”童枢密道："鼠窃狗偷之徒[11]，何足虑哉！区区不才，亲引一支军马，克时定日，扫清水泊而回。”众官道："来日奏闻。”当下都散。次日早朝，众官三呼万岁，君臣礼毕，蔡太师出班，将此事上奏天子。天子大怒，问道："当日谁奏寡人，主张招安？”侍臣给事中奏道："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问罪[12]。天子又问蔡京道："此贼为害多时，差何人可以收

剿？”蔡太师奏道：“非以重兵，不能收伏。以臣愚意，必得枢密院官亲率大军，前去剿扫，可以刻日取胜。”天子教宣枢密使童贯问道：“卿肯领兵收捕梁山泊草寇么？”童贯跪下奏曰：“古人有云：‘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臣愿效犬马之劳，以除心腹之患。”高俅、杨戬亦皆保举。天子随即降下圣旨，赐与金印兵符，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任从各处选调军马，前去剿捕梁山泊贼寇，择日出师起行。正是：登坛攘臂称元帅[13]，败阵攒眉似小儿。毕竟童枢密怎地出师，且听下回分解。

---

[1]玉音　对别人言辞的敬称。此指帝王所说的话。

[2]万丈水无涓滴漏　绝无差错、漏失之意。涓，细流。

[3]贝锦生谗　喻指诬陷人的谗言。《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郑玄笺："喻谗人使作已过以成于罪，犹女工之集采以成饰文。"萋、斐，文采相错杂之意。贝锦，文彩似贝的锦。

[4]展布　抹布。

[5]封头　封口物，如塞头之类。

[6]五帝　传说中上古的五个帝王。实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种族首领名。一般以少昊、颛顼、帝喾(高辛)、唐尧、虞舜为五帝。见孔安国《尚书序》。

[7]三皇　传说中远古的三个帝王。一般指伏羲、神农、黄帝。

[8]普天率土　犹言四海之内，整个天下。出《诗·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率，循、自。

[9]用彰天讨　用，以。彰，明。天讨，古人以帝王受命于天，故天子亲处罪犯或亲自征伐叫天讨。

[10]龆龀(tiáo chèn迢衬)　幼童、小孩。龆、龀，都指小孩换齿。

[11]鼠窃狗偷之徒　小偷小摸的人。亦作"鼠窃狗盗"。

[12]大理寺　旧时中央掌管审判、刑狱的官署。宋代分左右寺。左寺复审各地方的奏劾和疑狱大罪；右寺审理京师百官的刑狱。寺，官署。

[13]攘臂　捋衣出臂，表示振奋。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话说枢密使童贯受了天子统军大元帅之职，径到枢密院中，便发调兵符验，要拨东京管下八路军州，各起军一万，就差本处兵马都监统率。又于京师御林军内选点二万，守护中军。枢密院下一应事务，尽委副枢密使掌管。御营中选两员良将，为左羽右翼。号令已定，不旬日间，诸事完备。一应接续军粮，并是高太尉差人趱运。那八路军马：

睢州兵马都监段鹏举
郑州兵马都监陈　翥
陈州兵马都监吴秉彝
唐州兵马都监韩天麟
许州兵马都监李　明
邓州兵马都监王　义
洳州兵马都监马万里
嵩州兵马都监周　信

御营中选到左羽右翼良将二员为中军，那二人

御前飞龙大将酆　美

御前飞虎大将毕　胜

童贯掌握中军为主帅，号令大小三军齐备，武库拨降军器，选定吉日出师，高、杨二太尉设筵饯行。朝廷着仰中书省一面赏军。且说童贯已领众将，次日先驱军马出城，然后拜辞天子，飞身上马，出这新曹门，来五里短亭，只见高、杨二太尉率领众官，先在那里等候。童贯下马，高太尉执盏擎杯，与童贯道："枢密相公此行，与朝廷必建大功，早奏凯歌。此寇潜伏水洼，只须先截四边粮草，坚固寨栅，诱此贼下山，然后进兵。那时一个个生擒活捉，庶不负朝廷委用。"童贯道："重蒙教诲，不敢有忘。"各饮罢酒，杨太尉也来执盏与童贯道："枢相素读兵书，深知韬略，剿擒此寇，易如反掌。争奈此贼潜伏水泊，地利未便，枢相到彼，必有良策。"童贯道："下官到彼，见机而作，自有法度。"高、杨二太尉一齐进酒贺道："都门之外，悬望凯旋。"相别之后，各自上马。有各衙门合属官员送路的，不知其数。或近送，或远送，次第回京，皆不必说。大小三军，一齐进发，各随队伍，甚是严整。前军四队，先锋总领行军；后军四队，合后将军监督；左右八路军马，羽翼旗牌催督；童贯镇握中军，总统马步御林军二万，都是御营选拣的人。童贯执鞭，指点军兵进发。怎见得军容整肃，但见：

兵分九队，旗列五方。绿沉枪、点钢枪、鸦角枪，布遍

野光芒；青龙刀、偃月刀、雁翎刀，生满天杀气。雀画弓、铁胎弓、宝雕弓，对插飞鱼袋内；射虎箭、狼牙箭、柳叶箭，齐攒狮子壶中。桦车弩、漆抹弩、脚登弩，排满前军；开山斧、偃月斧、宣花斧，紧随中队。竹节鞭、虎眼鞭、水磨鞭，齐悬在肘上；流星锤、鸡心锤、飞抓锤，各带在身边。方天戟，豹尾翩翻；丈八矛，珠缠错落。龙文剑掣一汪秋水，虎头牌画几缕春云。先锋猛勇，领拔山开路之精兵；元帅英雄，统喝水断桥之壮士。左统军，右统军，恢弘胆略；远哨马，近哨马，驰骋威风。震天鼙鼓摇山岳，映日旌旗避鬼神。

当日童贯离了东京，迤逦前进，不一二日，已到济州界分。太守张叔夜出城迎接，大军屯住城外。只见童贯引轻骑入城，至州衙前下马。张叔夜邀请至堂上，拜罢起居已了，侍立在面前。童枢密道："水洼草贼，杀害良民，邀劫商旅，造恶非止一端。往往剿捕，盖为不得其人，致容滋蔓。吾今统率大军十万，战将百员，刻日要扫清山寨，擒拿众贼，以安兆民。"张叔夜答道："枢相在上，此寇潜伏水泊，虽然是山林狂寇，中间多有智谋勇烈之士，枢相勿以怒气自激，引军长驱，必用良谋，可成功绩。"童贯听了大怒，骂道："都似你这等懦弱匹夫，畏刀避剑，贪生怕死，误了国家大事，以致养成贼势。吾今到此，有何惧哉！"张叔夜那里再敢言语，且备酒食供送。童枢密随即出城，次日驱领大军，近梁山泊下寨。且说宋江等已有细作人探知多日了。宋江与吴用已自铁

桶般商量下计策，只等大军到来，告示诸将，各要遵依，毋得差错。再说童枢密调拨军兵，点差睢州兵马都监段鹏举为正先锋，郑州都监陈翥为副先锋，陈州都监吴秉彝为正合后，许州都监李明为副合后，唐州都监韩天麟、邓州都监王义二人为左哨，洳州都监马万里、嵩州都监周信二人为右哨，龙虎二将酆美、毕胜为中军羽翼，童贯为元帅，总领大军，全身披挂，亲自监督。战鼓三通，诸军尽起。行不过十里之外，尘土起处，早有敌军哨路，来的渐近，鸾铃响处，约有三十余骑哨马，都戴青包巾，各穿绿战袄，马上尽系着红缨，每边拴挂数十个铜铃，后插一把雉尾，都是钏银细杆长枪，轻弓短箭。为头的战将是谁，怎生打扮，但见：

枪横鸦角，刀插蛇皮。销金的巾帻佛头青，挑绣的战袍鹦哥绿。腰系绒绦真紫色，足穿气袴软香皮。雕鞍后对悬锦袋，内藏打将的石头。战马边紧挂铜铃，后插招风的雉尾。骠骑将军没羽箭，张清哨路最当先。

马上来的将军，号旗上写的分明："巡哨都头领没羽箭张清。"左有龚旺，右有丁得孙，直哨到童贯军前，相离不远，只隔百十步，勒马便回。前军先锋二将，不得军令，不敢乱动，报至中军，主帅童贯亲到军前，观犹未尽，张清又哨将来。童贯欲待遣人追战，左右说道："此人鞍后锦袋中都是石子，去不放空，不可追赶。"张清连哨了三遭，不见童贯进兵，返回。行不到五里，只见山背后锣声响动，早转

出五百步军来，当先四个步军头领，乃是黑旋风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八臂那吒项充、飞天大圣李衮，直奔前来。但见：

> 人人虎体，个个彪形。当先两座恶星神，随后二员真杀曜。李逵手持双斧，樊瑞腰掣龙泉。项充牌画玉爪狻猊，李衮牌描金精獬豸。五百人绛衣赤袄，一部从红旆朱缨。青山中走出一群魔，绿林内迸开三昧火[1]。

那五百步军就山坡下一字儿摆开，两边团牌齐齐扎住。童贯领军在前见了，便将玉麈尾一招[2]，大队军马冲击前去。李逵、樊瑞引步军分开两路，都倒提着蛮牌，踅过山脚便走。童贯大军赶出山嘴，只见一派平川旷野之地，就把军马列成阵势，遥望李逵、樊瑞度岭穿林，都不见了。童贯中军立起攒木将台，令拨法官二员上去，左招右飐，一起一伏，摆作四门斗底阵。阵势才完，只听得山后炮响，就后山飞出一彪军马来。童贯令左右拢住战马，自上将台看时，只见山东一路军马涌出来，前一队军马红旗，第二队杂彩旗，第三队青旗，第四队又是杂彩旗。只见山西一路人马也涌来：前一队人马是杂彩旗，第二队白旗，第三队又是杂彩旗，第四队皂旗，旗背后尽是黄旗。大队军将，急先涌来，占住中央，里面列成阵势。远观未实，近睹分明，正南上这队人马，尽都是火焰红旗，红甲红袍，朱缨赤马，前面一把引军红旗，上面金销南斗六星，下绣朱雀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红旗中涌出

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盔顶朱缨飘一颗，猩猩袍上花千朵。
狮蛮带束紫玉团，狻猊甲露黄金锁。
狼牙木棍铁钉排，龙驹遍体胭脂裹。
红旗招展半天霞，正按南方丙丁火。

号旗上写的分明："先锋大将霹雳火秦明。"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圣水将单廷珪，右边是神火将魏定国。三员大将，手掿兵器，都骑赤马，立于阵前。东壁一队人马，尽是青旗、青甲、青袍、青缨、青马，前面一把引军青旗，上面金销东斗四星，下绣青龙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青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蓝靛包巾光满目，翡翠征袍花一簇。
铠甲穿连兽吐环，宝刀闪烁龙吞玉。
青骢遍体粉团花，战袄护身鹦鹉绿。
碧云旗动远山明，正按东方甲乙木。

号旗上写得分明："左军大将大刀关胜。"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丑郡马宣赞，右手是井木犴郝思文。三员大将，手掿兵器，都骑青马，立于阵前。西壁一队人马，尽是白旗，白甲白袍，白缨白马，前面一把引军白旗，上面金销西斗五星，下绣白虎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白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

结束，但见：

漠漠寒云护太阴，梨花万朵迭层琛。
素色罗袍光闪闪，烂银铠甲冷森森。
赛霜骏马骑狮子，出白长枪搭绿沉。
一簇旗幡飘雪练，正按西方庚辛金。

号旗上写的分明："右军大将豹子头林冲。"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镇三山黄信，右手是病尉迟孙立。三员大将，手搭兵器，都骑白马，立于阵前。后面一簇人马，尽是皂旗，黑甲黑袍，黑缨黑马，前面一把引军黑旗，上面金销北斗七星，下绣玄武之状。那把旗招展动处，黑旗中涌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堂堂卷地乌云起，铁骑强弓势莫比。
皂罗袍穿龙虎躯，乌油甲挂豺狼体。
鞭似乌龙搭两条，马如泼墨行千里。
七星旗动玄武摇，正按北方壬癸水。

号旗上写得分明："合后大将双鞭呼延灼。"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百胜将韩滔，右手是天目将彭玘。三员大将，手持兵器，都骑黑马，立于阵前。东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青旗红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上面金销巽卦，下绣飞龙。那一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擐甲披袍出战场，手中拈着两条枪。
雕弓鸾凤壶中插，宝剑沙鱼鞘内藏。
束雾衣飘黄锦带，腾空马顿紫丝缰。
青旗红焰龙蛇动，独据东南守巽方。

号旗上写得分明："虎军大将双枪将董平。"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摩云金翅欧鹏，右手是火眼狻猊邓飞，手持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西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红旗白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上面金销坤卦，下绣飞熊。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当先涌出英雄将，凛凛威风添气象。
鱼鳞铁甲紧遮身，凤翅金盔拴护项。
冲波战马似龙形，开山大斧如弓样。
红旗白甲火云飞，正据西南坤位上。

号旗上写得分明："骠骑大将急先锋索超。"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锦毛虎燕顺，右手是铁笛仙马麟。三员大将，手掿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东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皂旗青甲，前面一把引军绣旗，上面金销艮卦，下绣飞豹。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结束，但见：

虎坐雕鞍胆气昂，弯弓插箭鬼神慌。
朱缨银盖遮刀面，绒缕金铃贴马旁。

盔顶穰花红错落，甲穿柳叶翠遮藏。

皂旗青甲烟尘内，东北天山守艮方。

号旗上写得分明："骠骑大将九纹龙史进。"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跳涧虎陈达，右手是白花蛇杨春。三员大将，手掿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西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白旗黑甲，前面一把引军旗，上面金销乾卦，下绣飞虎。那把旗招展动处，捧出一员大将。怎生打扮，但见：

雕鞍玉勒马嘶风，介胄棱层黑雾蒙。

豹尾壶中银镞箭，飞鱼袋内铁胎弓。

甲边翠缕穿双凤，刀面金花嵌小龙。

一簇白旗飘黑甲，天门西北是乾宫。

号旗上写得分明："骠骑大将青面兽杨志。"左右两员副将：左手是锦豹子杨林，右手是小霸王周通。三员大将，手掿兵器，都骑战马，立于阵前。八方摆布的铁桶相似，阵门里马军随马队，步军随步队，各持钢刀大斧，阔剑长枪，旗旛齐整，队伍威严。去那八阵中央，只见团团一遭，都是杏黄旗，间着六十四面长脚旗，上面金销六十四卦，亦分四门。南门都是马军，正南上黄旗影里，捧出两员上将，一般结束。但见：

熟铜锣间花腔鼓，簇簇攒攒分队伍。

戗金铠甲赭黄袍，剪绒战袄葵花舞。
垓心两骑马如龙，阵内一双人似虎。
周围绕定杏黄旗，正按中央戊己土。

那两员首将都骑黄马，上首是美髯公朱仝，下首是插翅虎雷横，一遭人马，尽都是黄旗，黄袍铜甲，黄马黄缨。中央阵四门：东门是金眼彪施恩，西门是白面郎君郑天寿，南门是云里金刚宋万，北门是病大虫薛永。那黄旗中间，立着那面“替天行道”杏黄旗，旗杆上拴着四条绒绳，四个长壮军士晃定。中间马上，有那一个守旗的壮士。怎生模样，但见：

冠簪鱼尾圈金线，甲皱龙鳞护锦衣。
凛凛身躯长一丈，中军守定杏黄旗。

这个守旗的壮士，便是险道神郁保四。那簇黄旗后，便是一丛炮架，立着那个炮手轰天雷凌振，带着副手二十余人，围绕着炮架。架子后一带，都摆着挠钩套索，准备捉将的器械。挠钩手后，又是一遭杂彩旗旛，团团便是七重围子手，四面立着二十八面绣旗，上面销金二十八宿星辰，中间立着一面堆绒绣就、真珠圈边、脚缀金铃、顶插雉尾、鹅黄帅字旗。那一个守旗的壮士，怎生模样，但见：

铠甲斜拴海兽皮，绛罗巾帻插花枝。

冲天杀气人难犯，守定中军帅字旗。

这个守旗的壮士，便是没面目焦挺。去那帅字旗边，设立两个护旗的将士，都骑战马，一般结束，手执钢枪，腰悬利剑，一个是毛头星孔明，一个是独火星孔亮。马前马后，排着二十四个把狼牙棍的铁甲军士。后面两把领战绣旗，两边排着二十四枝方天画戟。左手十二枝画戟丛中，捧着一员骁将。怎生打扮，但见：

踞鞍立马天风里，铠甲辉煌光焰起。
麒麟束带称狼腰，獬豸吞胸当虎体。
冠上明珠嵌晓星，鞘中宝剑藏秋水。
方天画戟雪霜寒，风动金钱豹子尾。

绣旗上写得分明："小温侯吕方。"那右手十二枝画戟丛中，也捧着一员骁将。怎生打扮，但见：

三叉宝冠珠灿烂，两条雉尾锦斓斑。
柿红战袄遮银镜，柳绿征裙压绣鞍。
束带双跨鱼獭尾，护心甲挂小连环。
手持画杆方天戟，飘动金钱五色幡。

绣旗上写得分明："赛仁贵郭盛"。两员将各持画戟，立马两边。画戟中间，一簇钢叉，两员步军骁将，一般结束。但

见：

虎皮磕脑豹皮裩[3]，衬甲衣笼细织金。

手内钢叉光闪闪，腰间利剑冷森森。

一个是两头蛇解珍，一个是双尾蝎解宝。弟兄两个，各执着三股莲花叉，引着一行步战军士，守护着中军。随后两匹锦鞍马上，两员文士，掌管定赏功罚罪的人。左手那一个，乌纱帽，白罗襕，胸藏锦绣，笔走龙蛇[4]，乃是梁山泊掌文案的秀士圣手书生萧让。右手那一个，绿纱巾，皂罗衫，气贯长虹，心如秋水，乃是梁山泊掌吏事的豪杰铁面孔目裴宣。这两个马后，摆着紫衣持节的人，二十四个当路，将二十四把麻扎刀。那刀林中，立着两个锦衣三串行刑刽子。怎生结束，有西江月为证：

一个皮主腰干红簇就，一个罗踢串彩色装成。一个双环扑兽创金明，一个头巾畔花枝掩映。一个白纱衫遮笼锦体，一个皂秃袖半露鸦青。一个将漏尘斩鬼法刀擎，一个把水火棍手中提定。

上手是铁臂膊蔡福，下手是一枝花蔡庆，弟兄两个，立于阵前。左右都是擎刀手。背后两边摆着二十四枝金枪银枪，每边设立一员大将领队。左边十二枝金枪队里，马上一员骁将，手执金枪，侧坐战马。怎生打扮，但见：

锦鞍骏马紫丝缰，金翠花枝压鬓旁。
雀画弓悬一弯月，龙泉剑挂九秋霜。
绣袍巧制鹦哥绿，战服轻裁柳叶黄。
顶上缨花红灿烂，手拈铁杆缕金枪。

这员骁将，乃是梁山泊金枪手徐宁。右手十二枝银枪队里，马上一员骁将，手执银枪，也侧坐骏马。怎生披挂，但见：

蜀锦鞍鞯宝镫光，五明骏马玉玎珰。
虎筋弦扣雕弓硬，燕尾梢攒箭羽长。
绿锦袍明金孔雀，红鞓带束紫鸳鸯。
参差半露黄金甲，手执银丝铁杆枪。

这员骁将，乃是梁山泊小李广花荣。两势下都是风流威猛二将：金枪手，银枪手，各带皂罗巾，鬓边都插翠叶金花。左手十二个金枪手穿绿，右手十二个银枪手穿紫。背后又是锦衣对对，花帽双双，绯袍簇簇，锦袄攒攒。两壁厢碧幢翠幕，朱幡皂盖，黄钺白旄，青萍紫电[6]。两行二十四把钺斧，二十四对鞭挝。中间一字儿三把销金伞盖，三匹绣鞍骏马，正中马前，立着两个英雄。左手那个壮士，端的是仪容济楚，世上无双。有西江月为证：

头巾侧一根雉尾，束腰下四颗铜铃。黄罗衫子晃金明，飘带绣裙相称。兜小袜麻鞋嫩白，压腿绑护膝深青。旗

标令字号神行，百里登时取应。

这个便是梁山泊能行快走的头领神行太保戴宗，手持鹅黄令字绣旗，专管大军中往来飞报军情，调兵遣将，一应事务。右手那个对立的壮士，打扮得出众超群，人中罕有。也有西江月为证：

褐衲袄满身锦衬，青包巾遍体金销。鬓边插朵翠花娇，鸂鶒玉环光耀。红串绣裙裹肚，白裆素练围腰。落生弩子捧头挑，百万军中偏俏。

这个便是梁山泊风流子弟，能干机密的头领浪子燕青，背着强弓，插着利箭，手提着齐眉杆棒，专一护持中军。远望着中军，去那右边销金青罗伞盖底下，绣鞍马上，坐着那个道德高人，有名羽士[6]。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如意冠玉簪翠笔，绛绡衣鹤舞金霞。火神珠履映桃花，环珮玎珰斜挂。背上雌雄宝剑，匣中微喷光华。青罗伞盖拥高牙，紫骝马雕鞍稳跨。

这个便是梁山泊呼风唤雨，役使鬼神，行法真师入云龙公孙胜，马上背着两口宝剑，手中按定紫丝缰。去那左边销金青罗伞盖底下，锦鞍马上，坐着那个足智多谋，全胜军师吴用。怎生打扮，有西江月为证：

白道服皂罗沿襈[7]，紫丝绦碧玉钩环。手中羽扇动天关，头上纶巾微岸。贴里暗穿银甲，垓心稳坐雕鞍。一双铜链挂腰间，文武双全师范。

这个便是梁山泊能通韬略，善用兵机，有道军师智多星吴学究，马上手擎羽扇，腰悬两条铜链。去那正中销金大红罗伞盖底下，那照夜玉狮子金鞍马上，坐着那个有仁有义统军大元帅。怎生打扮，但见：

凤翅盔高攒金宝，浑金甲密砌龙鳞。锦征袍花朵簇阳春，锟铻剑腰悬光喷[8]。绣腿絣绒圈翡翠，玉玲珑带束麒麟。真珠伞盖展红云，第一位天罡临阵。

这个正是梁山泊主，济州郓城县人氏，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全身结束，自仗锟铻宝剑，坐骑金鞍白马，立于阵中监战，掌握中军。马后大戟长戈，锦鞍骏马，整整齐齐，三五十员牙将，都骑战马，手执长枪，全副弓箭。马后又设二十四枝画角，全部军鼓大乐。阵后又设两队游兵，伏于两侧，以为护持。中军羽翼，左是没遮拦穆弘，引兄弟小遮拦穆春，管领马步军一千五百人。右是赤发鬼刘唐，引着九尾龟陶宗旺，管领马步军一千五百人，伏在两胁。后阵又是一队阴兵，簇拥着马上三个女头领。中间是一丈青扈三娘，左边是母大虫顾大嫂，右边是母夜叉孙二娘。押阵后是他三个丈夫。中间矮脚虎王英，左是小尉迟孙新，右是菜园子张

青，总管马步军兵三千。那座阵势非同小可，但见：

明分八卦，暗合九宫。占天地之机关，夺风云之气象。前后列龟蛇之状，左右分龙虎之形。丙丁前进，如万条烈火烧山；壬癸后随，似一片乌云覆地。左势下盘旋青气，右手里贯串白光。金霞遍满中央，黄道全依戊己。四维有二十八宿之分[9]，周回有六十四卦之变。盘盘曲曲，乱中队伍变长蛇；整整齐齐，静里威仪如伏虎。马军则一冲一突，步卒是或后或前。休夸八阵成功，谩说六韬取胜。孔明施妙计，李靖播神机[10]。

枢密使童贯在阵中将台上，定睛看了梁山泊兵马，无移时，摆成这个九宫八卦阵势，军马豪杰，将士英雄，惊得魂飞魄散，心胆俱落，不住声道："可知但来此间收捕的官军，便大败而回，原来如此利害！"看了半晌，只听得宋江军中催战的锣鼓不住声发擂。童贯且下将台，骑上战马，再出前军来诸将中问道："那个敢厮杀的出去打话？"先锋队里转过一员猛将，挺身跃马而出，就马上欠身禀童贯道："小将愿往，乞取钧旨。"看乃是郑州都监陈翥，白袍银甲，青马绛缨，使一口大杆刀，现充副先锋之职。童贯便教军中金鼓旗下发三通擂，将台上把红旗招展兵马，陈翥从门旗下飞马出阵，两军一齐呐喊。陈翥兜住马，横着刀，厉声大叫："无端草寇，背逆狂徒，天兵到此，尚不投降，直待骨肉为泥，悔之何及！"宋江正南阵中先锋头领虎将秦明，飞马出阵，更不打话，舞

起狼牙棍，直取陈翥。两马相交，兵器并举，一个使棍的当头便打，一个使刀的劈面砍来。二将来来往往，翻翻复复，斗了二十余合，秦明卖了破绽，放陈翥赶将入来，一刀却砍个空。秦明趁势，手起棍落，把陈翥连盔带顶，正中天灵，陈翥翻身死于马下。秦明的两员副将单廷珪、魏定国，飞马直冲出阵来，先抢了那匹好马，接应秦明去了。东南方门旗里虎将双枪将董平，见秦明得了头功，在马上寻思："大军已踏动锐气，不就这里抢将过去，捉了童贯，更待何时！"大叫一声，如阵前起个霹雳，两手持两条枪，把马一拍，直撞过阵来。童贯见了，勒回马望中军便走。西南方门旗里骠骑将急先锋索超也叫道："不就这里捉了童贯，更待何时！"手抡大斧，杀过阵来。中央秦明见了两边冲杀过去，也招动本队红旗军马，一齐抢入阵中，来捉童贯。正是：数只皂雕追紫燕，一群猛虎啖羊羔。毕竟枢密使童贯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1]三昧火　道家所谓的体内真火。

[2]玉麈（zhǔ主）尾　白色麈尾作的尘拂。麈是一种似鹿的动物，其尾毛可作尘拂。

[3]虎皮磕脑　虎皮头巾。

[4]笔走龙蛇　形容书法笔势的蜿蜒盘曲、劲健生动，如龙蛇之飞动。

[5]青萍紫电　原为古代宝剑之名,此泛指精良的刀剑。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刀剑"条云:"吴大帝有宝剑六,其一曰白蛇,二曰紫电。"陈琳《答东阿王笺》:"君侯体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

[6]羽士　道士别称。"羽"有"飞升"之意。道士多有求仙飞升事,故称。

[7]襈(zhuàn馔)　衣的边缘。

[8]锟铻剑　古代宝剑名。亦作"昆吾剑"。锟铻古为山名,其山出铁,可铸宝剑。

[9]四维　指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隅。这里即指东西南北四方。

[10]李靖(571—649)　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北)人。唐初著名武将。曾随李世民征王世充,授开府。贞观二年(628)为代州行军总管,破吐谷浑、以功封卫国公。历史上有关于他道术高深、艺技超群等的传说。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话说当日宋江阵中前部先锋，三队军马赶过对阵，大刀阔斧，杀得童贯三军人马，大败亏输，星落云散，七损八伤，军士抛金弃鼓，撇戟丢枪，觅子寻爷，呼兄唤弟，折了万余人马，退三十里外扎住。吴用在阵中鸣金收军，传令道："且未可尽情追杀，略报个信与他。"梁山泊人马都收回山寨，各自献功请赏。

且说童贯输了一阵，折了人马，早扎寨栅安歇下，心中忧闷，会集诸将商议。酆美、毕胜二将道："枢相休忧，此寇知得官军到来，预先摆布下这座阵势。官军初到，不知虚实，因此中贼奸计。想此草寇，只是倚山为势，多设军马，虚张声势，一时失了地利。我等且再整练马步将士，停歇三日，养成锐气，将息战马，三日后将全部军将分作长蛇之阵，俱是步军杀将去。此阵如长山之蛇[1]，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皆应，都要连络不断，决此一阵，必见大功。"童贯道："此计大妙，正合吾意。"即时传下将令，整肃三军，训练已定。第三日，五更造饭，军将饱食，马带皮甲，人披铁铠，大刀阔斧，弓弩上弦，正是枪刀流水急，人马撮

风行。大将酆美、毕胜当先引军，浩浩荡荡，杀奔梁山泊来。八路军马，分于左右，前面发三百铁甲哨马前去探路，回来报与童贯中军知道，说："前日战场上，并不见一个军马。"童贯听了心疑，自来前军问酆美、毕胜道："退兵如何？"酆美答道："休生退心，只顾冲突将去。长蛇阵摆定，怕做甚么？"官军迤逦前行，直进到水泊边，竟不见一个军马，但见隔水茫茫荡荡，都是芦苇烟火，远远地遥望见水浒寨山顶上一面杏黄旗在那里招飐，亦不见些动静。童贯与酆美、毕胜勒马在万军之前，遥望见对岸水面上芦林中一只小船，船上一个人，头戴青箬笠[2]，身披绿蓑衣，斜倚着船背，岸西独自钓鱼。童贯的步军，隔着岸叫那渔人，问道："贼在那里？"那渔人只不应。童贯叫能射箭的放箭。两骑马直近岸边滩头来，近水兜住马，扳弓搭箭，望那渔人后心，飕地一箭去。那枝箭正射到箬笠上，当地一声响，那箭落下水里去了。这一个马军放一箭，正射到蓑衣上，当地一声响，那箭也落下水里去了。那两个马军是童贯军中第一惯射弓箭的。两个吃了一惊，勒回马，上来欠身禀童贯道："两箭皆中，只是射不透，不知他身上穿着甚的。"童贯再拨三百能射硬弓的哨路马军，来滩头摆开，一齐望着那渔人放箭。那乱箭射去，渔人不慌。多有落在水里的，也有射着船上的。但射着蓑衣箬笠的，都落下水里去。童贯见射他不死，便差会水的军汉脱了衣甲，赴水过去，捉那渔人，早有三五十人赴将开去。那渔人听得船尾水响，知有人来，不慌不忙，放下鱼钓，取棹竿拿在身边，近船来的，一棹竿一个，太阳上着的，脑袋上着的，面门上

着的，都打下水里去了。后面见沉了几个，都赴转岸上，去寻衣甲。童贯看见大怒，教拨五百军汉下水去，定要拿这渔人；若有回来的，一刀两段。五百军人脱了衣甲，呐声喊，一齐都跳下水里，赴将过去。那渔人回转船头，指着岸上童贯大骂道："乱国贼臣，害民的禽兽，来这里纳命，犹自不知死哩！"童贯大怒，喝教马军放箭。那渔人呵呵大笑，说道："兀那里有军马到了。"把手指一指，弃了蓑衣箬笠，翻身攛入水底下去了。那五百军正赴到船边，只听得在水中乱叫，都沉下去了。那渔人正是浪里白跳张顺，头上箬笠，上面是箬叶裹着，里面是铜打成的；蓑衣里面，一片熟铜打就，披着如龟壳相似，可知道箭矢射不入。张顺攛下水底，拔出腰刀，只顾排头价戳人，都沉下去，血水滚将起来。有乖的赴了开去，逃得性命。童贯在岸上看得呆了，身边一将指道："山顶上那面黄旗正在那里磨动。"童贯定睛看了，不解何意，众将也没做道理处，酆美道："把三百铁甲哨马，分作两队，教去两边山后出哨，看是如何。"却才分到山前，只听得芦苇中一个轰天雷炮飞起，火烟缭乱，两边哨马齐回来报，有伏兵到了。童贯在马上那一惊不小，酆美、毕胜两边差人，教军士休要乱动，数十万军都掣刀在手，前后飞马来叫道："如有先走的便斩！"按住三军人马。童贯且与众将立马望时，山背后鼓声震地，喊杀喧天，早飞出一彪军马，都打着黄旗，当先有两员骁将领兵。怎见得那队军马整齐：

黄旗拥出万山中，烁烁金光射碧空。

马似怒涛冲石壁，人如烈火撼天风。
鼓声震动森罗殿，炮力掀翻泰华官。
剑队暗藏插翅虎，枪林飞出美髯公。

两骑黄骠马上，两员英雄头领，上首美髯公朱仝，下首插翅虎雷横，带领五千人马，直杀奔官军。童贯令大将酆美、毕胜当先迎敌。两个得令，便骤马挺枪出阵，大骂："无端草贼，不来投降，更待何时！"雷横在马上大笑，喝道："匹夫死在眼前，尚且不知！怎敢与吾决战？"毕胜大怒，拍马挺枪，直取雷横，雷横也使枪来迎。两马相交，军器并举，二将约战到二十余合，不分胜败。酆美见毕胜战久，不能取胜，拍马舞刀，径来助战。朱仝见了，大喝一声，飞马抡刀，来战酆美。四匹马两对儿在阵前厮杀。童贯看了，喝采不迭。斗到涧深里，只见朱仝、雷横卖个破绽，拨回马头，望本阵便走。酆美、毕胜两将不舍，拍马追将过去。对阵军发声喊，望山后便走，童贯叫尽力追赶过山脚去，只听得山顶上画角齐鸣，众将抬头看时，前后两个炮直飞起来。童贯知有伏兵，把军马约住，教不要去赶。

只见山顶上闪出那面杏黄旗来，上面绣着"替天行道"四字。童贯踅过山那边看时，见山头上一簇杂彩绣旗开处，显出那个郓城县盖世英雄山东呼保义宋江来。背后便是军师吴用、公孙胜、花荣、徐宁，金枪手，银枪手，众多好汉。童贯见了大怒，便差人马上山来拿宋江。大军人马，分为两路，却待上山，只听得山顶上鼓乐喧天，众好汉都笑。童贯越添心上怒，咬

碎口中牙，喝道："这贼怎敢戏吾！我当自擒这厮。"酆美谏道："枢相，彼必有计，不可亲临险地，且请回军，来日却再打听虚实，方可进兵。"童贯道："胡说！事已到这里，岂可退军！教星夜与贼交锋。今已见贼，势不容退。"语犹未绝，只听得后军呐喊，探子报道："正西山后冲出一彪军来，把后军杀开做两处。"童贯大惊，带了酆美、毕胜，急回来救应后军时，东边山后鼓声响处，又早飞出一队人马来。一半是红旗，一半是青旗，捧着两员大将，引五千军马杀将来。那红旗军随红旗，青旗军随青旗，队伍端的整齐。但见：

对对红旗间翠袍，争飞战马转山腰。
日烘旗帜青龙见，风摆旌旗朱雀摇。
二队精兵皆勇猛，两员上将显英豪。
秦明手舞狼牙棍，关胜斜横偃月刀。

那红旗队里头领是霹雳火秦明，青旗队里头领是大刀关胜。二将在马上杀来，大喝道："童贯早纳下首级！"童贯大怒，便差酆美来战关胜，毕胜去斗秦明。童贯见后军发喊得紧，又教鸣金收军，且休恋战，延便且退。朱仝、雷横引黄旗军又杀将来，两下里夹攻，童贯军兵大乱，酆美、毕胜保护着童贯，逃命而走。正行之间，刺斜里又飞出一彪军马来，接住了厮杀。那队军马，一半是白旗，一半是黑旗，黑白旗中，也捧着两员虎将，引五千军马，拦住去路。这队军端的齐整：

炮似轰雷山石裂，绿林深处显戈矛。
素袍兵出银河涌，玄甲军来黑气浮。
两股鞭飞风雨响，一条枪到鬼神愁。
左边大将呼延灼，右手英雄豹子头。

那黑旗队里头领是双鞭呼延灼，白旗队里头领是豹子头林冲。二将在马上大喝道："奸臣童贯，待走那里去？早来受死！"一冲直杀入军中来。那睢州都监段鹏举接住呼延灼交战，洳州都监马万里接着林冲厮杀。这马万里与林冲斗不到数合，气力不加，却待要走，被林冲大喝一声，慌了手脚，着了一矛，戳在马下。段鹏举看见马万里被林冲搠死，无心恋战，隔过呼延灼双鞭，霍地拨回马便走。呼延灼奋勇赶将入来，两军混战，童贯只教夺路且回。只听得前军喊声大举，山背后飞出一彪步军，直杀入垓心里来。当先一僧一行者，领着军兵，大叫道："休教走了童贯！"那和尚不修经忏，专好杀人，单号花和尚，双名鲁智深。这行者景阳冈曾打虎，水浒寨最英雄，有名行者武松。这两个杀入阵来。怎见得，有西江月为证：

鲁智深一条禅杖，武行者两口钢刀。钢刀飞出火光飘，禅杖来如铁炮。禅杖打开脑袋，钢刀截断人腰。两般军器不相饶，百万军中显耀。

童贯众军被鲁智深、武松引领步军一冲，早四分五落。官军

人马，前无去路，后没退兵，只得引酆美、毕胜撞透重围，杀条血路，奔过山背后来。正方喘息，又听得炮声大震，战鼓齐鸣，看两员猛将当先，一簇步军拦路。怎见得：

两头蛇腥风难近，双尾蝎毒气齐喷。钢叉一对世无伦，较猎场中声震。左手解珍出众，右手解宝超群。数千铁甲虎狼军，搅碎长蛇大阵 。

来的步军头领解珍、解宝，各拈五股钢叉，又引领步军杀入阵内，童贯人马遮拦不住，突围而走，五面马军步军一齐追杀，赶得官军星落云散，酆美、毕胜力保童贯而走。见解珍、解宝兄弟两个，挺起钢叉，直冲到马前。童贯急忙拍马，望刺斜里便走，背后酆美、毕胜赶来救应。又得唐州都监韩天麟、邓州都监王义，四个并力，杀出垓心。方才进步，喘息未定，只见前面尘起，叫杀连天，绿丛丛林子里又早飞出一彪人马，当先两员猛将，拦住去路。那两个是谁，但见：

一个宣花大斧，一个出白银枪。枪如毒蟒露梢长，斧起处似开山神将。一个风流俊骨，一个猛烈刚肠。董平国士更无双[3]，急先锋索超谁让。

这两员猛将，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两个更不打话，飞马直取童贯。王义挺枪去迎，被索超手起斧落，砍于马下。韩天麟来救，被董平一枪搠死。酆美、毕胜死保护童贯，奔

马逃命。四下里金鼓乱响，正不知何处军来。童贯拢马上坡看时，四面八方四队马军，两胁两队步军，栲栳圈，簸箕掌，梁山泊军马大队齐齐杀来，童贯军马如风落云散，东零西乱。正看之间，山坡下一簇人马出来，认的旗号是陈州都监吴秉彝、许州都监李明。这两个引着些断枪折戟，败残军马，踅转琳琅山躲避。看见招呼时，正欲上坡，急调人马，又见山侧喊声起来，飞过一彪人马赶出，两把认旗招飐，马上两员猛将，各执兵器，飞奔官军。这两个是谁，有临江仙词为证：

盔上长缨飘火焰，纷纷乱撒猩红，胸中豪气吐长虹。战袍裁蜀锦，铠甲镀金铜。两口宝刀如雪练，垓心抖擞威风，左冲右突显英雄。军班青面兽，好汉九纹龙。

这两员猛将，正是杨志、史进，两骑马，两口刀，却才截住吴秉彝、李明两个军官厮杀。李明挺枪向前，来斗杨志；吴秉彝使方天戟，来战史进。两对儿在山坡下一来一往，盘盘旋旋，各逞平生武艺。童贯在山坡上勒住马，观之不定。四个人约斗到三十余合，吴秉彝用戟奔史进心坎上戳将来，史进只一闪，那枝戟从肋窝里放个过，吴秉彝连人和马抢近前来，被史进手起刀落，只见一条血颡光连肉，顿落金盔在马边，吴秉彝死于坡下。李明见先折了一个，却待也要拨回马走时，被杨志大喝一声，惊得魂消魄散，胆颤心寒，手中那条枪，不知颠倒。杨志把那口刀从顶门上劈将下来，李明只

一闪，那刀正剁着马的后胯下，那马后蹄𨅬将下去[4]，把李明闪下马来，弃了手中枪，却待奔走，这杨志手快，随复一刀，砍个正着。可怜李明半世军官，化作南柯一梦。两员官将，皆死于坡下。杨志、史进追杀败军，正如砍瓜截瓠相似。童贯和酆美、毕胜在山坡上看了，不敢下来，身无所措，三个商量道："似此如何杀得出去？"酆美道："枢相且宽心，小将望见正南上尚兀自有大队官军扎住在那里，旗旛不倒，可以解救。毕都统保守枢相在山头，酆美杀开条路，取那枝军马来，保护枢相出去。"童贯道："天色将晚，你可善觑方便，疾去早来。"酆美提着大杆刀，飞马杀下山来，冲开条路，直到南边。看那队军马时，却是嵩州都监周信，把军兵团团摆定，死命抵住。垓心里看见那酆美来，便接入阵内，问："枢相在那里？"酆美道："只在前面山坡上，专等你这枝军马去救护杀出来。事不宜迟，火速便起。"周信听说罢，便教传令，马步军兵，都要相顾，休失队伍，齐心并力。二员大将当先，众军助喊，杀奔山坡边来。行不到一箭之地，刺斜里一枝军到，酆美舞刀，径出迎敌，认得是睢州都监段鹏举，三个都相见了，合兵一处，杀到山坡下，毕胜下坡迎接上去，见了童贯，一处商议道："今晚便杀出去好？却捱到来朝去好？"酆美道："我四人死保枢相，只就今晚杀透重围出去，可脱贼寇。"

看看近夜，只听得四边喊声不绝，金鼓乱鸣。约有二更时候，星月光亮，酆美当先，众军官簇拥童贯在中间，一齐并力，杀下山坡来。只听得四下里乱叫道："不要走了童贯！"众官

军只望正南路冲杀过来。看看混战到四更左右，杀出垓心，童贯在马上以手加额，顶礼天地神明道："惭愧！脱得这场大难！"催赶出界，奔济州去。却才欢喜未尽，只见前面山坡边一带，火把不计其数，背后喊声又起。看见火把光中两条好汉，拈着两口朴刀，引出一员骑白马的英雄大将，在马上横着一条点钢枪。那人是谁，有临江仙词为证：

> 马步军中推第一，天罡数内为尊，上天降下恶星辰。眼珠如点漆，面部似镌银。丈二钢枪无敌手，身骑快马腾云，人材武艺两超群。梁山卢俊义，河北玉麒麟。

那马上的英雄大将，正是玉麒麟卢俊义。马前这两个使朴刀的好汉：一个是病关索杨雄，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在火把光中引着三千余人，抖擞精神，拦住去路。卢俊义在马上大喝道："童贯不下马受缚，更待何时？"童贯听得，对众道："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似此如之奈何？"酆美道："小将舍条性命，以报枢相。汝等众官，紧保枢相，夺路望济州去，我自战住此贼。"酆美拍马舞刀，直奔卢俊义。两马相交，斗不到数合，被卢俊义把枪只一逼，逼过大刀，抢入身去，劈腰提住，一脚蹬开战马，把酆美活捉去了。杨雄、石秀便来接应，众军齐上，横拖倒拽捉了去。毕胜和周信、段鹏举舍命保童贯，冲杀拦路军兵，且战且走。背后卢俊义赶来。童贯败军，忙忙似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5]。天晓脱得追兵，望济州来。正走之间，前面山坡背后又冲出一队步军来，那

军都是铁掩心甲，绛红罗头巾。当先四员步军头领，毕竟是谁：

> 黑旋风双持板斧，丧门神单仗龙泉。项充、李衮在旁边，手舞团牌体健。斩虎须投大穴，诛龙必向深渊。三军威势振青天，恶鬼眼前活现。

这李逵抡两把板斧，鲍旭仗一口宝剑，项充、李衮各舞蛮牌遮护，却似一团火块，从地皮上滚将来，杀得官军四分五落而走。童贯与众将且战且走，只逃性命。李逵直砍入马军队里，把段鹏举马脚砍翻，掀将下来，就势一斧，劈开脑袋，再复一斧，砍断咽喉，眼见得段鹏举不活了。且说败残官军将次捱到济州，真乃是头盔斜掩耳，护项半兜腮，马步三军没了气力，人困马乏。奔到一条溪边，军马都且去吃水，只听得对溪一声炮响，箭矢如飞蝗一般射将过来。官军急上溪岸，去树林边转出一彪军马来。为头马上三个英雄是谁：

> 舞动一条玉蟒，撒开万点飞星。东昌骠骑是张清，没羽箭谁人敢近！飞枪的枪无虚发，飞叉的叉不容情。两员虎将势纵横，左右马前帮定。

原来这没羽箭张清和龚旺、丁得孙，带领三百余骑马军。那一队骁骑马军，都是铜铃面具，雉尾红缨，轻弓短箭，绣旗花枪。三将为头直冲将来。嵩州都监周信见张清军马少，便来迎敌。毕胜保着童贯而走。周信纵马挺枪来迎，只见张

清左手纳住枪，右手似招宝七郎之形，口中喝一声道:“着!”去周信鼻凹上只一石子打中，翻身落马。龚旺、丁得孙旁边飞马来相助，将那两条叉戳定咽喉，好似霜摧边地草，雨打上林花，周信死于马下。童贯止和毕胜逃命，不敢入济州，引了败残军马，连夜投东京去了，于路收拾逃难军马下寨。原来宋江有仁有德，素怀归顺之心，不肯尽情追杀。惟恐众将不舍，要追童贯，火急差戴宗传下将令，布告众头领，收拾各路军马步卒，都回山寨请功。各处鸣金收军而回，鞍上将都敲金镫，步下卒齐唱凯歌，纷纷尽入梁山泊，个个同回宛子城。宋江、吴用、公孙胜先到水浒寨中，忠义堂上坐下，令裴宣验看各人功赏。卢俊义活捉酆美，解上寨来，跪在堂前。宋江自解其缚，请入堂内上坐，亲自捧杯陪话，奉酒压惊。众头领都到堂上，是日杀牛宰马，重赏三军，留酆美住了两日，备办鞍马，送下山去。酆美大喜。宋江陪话道:“将军阵前阵后，冒渎威严，切乞恕罪。宋江等本无异心，只要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被这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望将军回朝，善言解救。倘得他日重见恩光，生死不忘大德。”酆美拜谢不杀之恩，登程下山。宋江令人直送出界回京，不在话下。宋江回到忠义堂上，再与吴用等众头领商量。原来今次用此十面埋伏之计，都是吴用机谋布置，杀得童贯胆寒心碎，梦里也怕，大军三停折了二停。吴用道:“童贯回到京师，奏了官家，如何不再起兵来!必得一人直投东京，探听虚实，回报山寨，预作准备。”宋江道:“军师此论，正合吾心。你弟兄中，不知那个敢去?”只见坐次之中一个人

应道："兄弟愿往。"众人看了，都道："须是他去，必干大事。"不是这个人去，有分教：重施谋略，再败官军。且是冲阵马亡青嶂下，戏波船陷绿蒲中。毕竟梁山泊是谁人前去打听，且听下回分解。

---

[1]长山之蛇　天都外臣本作"常山之蛇"。《孙子·九地》："故善用兵，譬如率然，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2]箬笠（ruo li若吏）　斗笠，一种用箬叶、竹篾等编制的遮阳挡雨的帽子。

[3]国士　勇力冠于全国的人。

[4]䠞　即"蹉（cuō搓）"字，踏。字又作"遳"。

[5]忙忙似丧家之狗句　比喻无所归依，到处乱窜。丧家之狗，原指有丧事人家的狗，因主人忙于丧事而不得看顾。语出《史记·孔子世家》。漏网之鱼比喻侥幸逃脱的敌人或罪犯。语出《史记·酷吏列传》。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再说梁山泊好汉，自从两赢童贯之后，宋江、吴用商议，必用着一个人，去东京探听消息虚实，上山回报，预先准备军马交锋。言之未绝，只见神行太保戴宗道："小弟愿往。"宋江道："探听军情，多亏煞兄弟一个，虽然贤弟去得，必须也用一个相帮去最好。"李逵便道："兄弟帮哥哥去走一遭。"宋江笑道："你便是那个不惹事的黑旋风！"李逵道："今番去时，不惹事便了。"宋江喝退，一壁再问："有那个兄弟敢去走一遭？"赤发鬼刘唐禀道："小弟帮戴宗哥哥去如何？"宋江大喜道："好！"当日两个收拾了行装，便下山去。

且不说戴宗、刘唐来东京打听消息，却说童贯和毕胜沿路收聚得败残军马四万余人，比到东京，于路教众多管军的头领，各自部领所属军马，回营寨去了，只带御营军马入城来。童贯卸了戎装衣甲，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商议。两个见了，各叙礼罢，请入后堂深处坐定。童贯把大折两阵，结果了八路军官，并许多军马，酆美又被活捉去了，似此如之奈何，一一都告诉了。高太尉道："枢相不要烦恼，这件事只瞒了今上天子便了，谁敢胡奏！我和你去告禀太师，再作个道

理。"童贯和高俅上了马，径投蔡太师府内来。已有报知童枢密回了，蔡京料道不胜，又听得和高俅同来，蔡京教唤入书院里来厮见。童贯拜了太师，泪如雨下。蔡京道："且休烦恼，我备知你折了军马之事。"高俅道："贼居水泊，非船不能征进，枢密只以马步军征剿，因此失利，中贼诡计。"童贯诉说折兵败阵之事，蔡京道："你折了许多军马，费了许多钱粮，又折了八路军官，这事怎敢教圣上得知！"童贯再拜道："望乞太师遮盖，救命则个！"蔡京道："明日只奏道天气暑热，军士不伏水土，权且罢战退兵。倘或震怒说道：'似此心腹大患，不去剿灭，后必为殃。'如此时，恁众官却怎地回答？"高俅道："非是高俅夸口，若还太师肯保高俅领兵亲去那里征讨，一鼓可平。"蔡京道："若得太尉肯自去，可知是好，明日便当保奏太尉为帅。"高俅又禀道："只有一件，须得圣旨任便起军，并随造船只。或是拘刷原用官船民船，或备官价，收买木料，打造战船。水陆并进，船骑同行，方可指日成功。"蔡京道："这事容易。"正话间，门吏报道："酆美回来了。"童贯大喜。太师教唤进来，问其缘故。酆美拜罢，叙说宋江但是活捉上山去的，尽数放回，不肯杀害，又与盘缠，令回乡里，因此小将得见钧颜。高俅道："这是贼人诡计，故意慢我国家。今后不点近处军马，直去山东、河北拣选得用的人，跟高俅去。"蔡京道："既然如此计议定了，来日内里相见，面奏天子。"各自回府去了。

次日五更三点，都在侍班阁子里相聚。朝鼓响时，各依品从，分列丹墀，拜舞起居已毕，文武分班，列于玉阶之下，

只见蔡太师出班奏道："昨遣枢密使童贯统率大军，进征梁山泊草寇，近因炎热，军马不伏水土，抑且贼居水洼，非船不行，马步军兵，急不能进，因此权且罢战，各回营寨暂歇，别候圣旨。"天子乃云："似此炎热，再不复去矣！"蔡京奏道："童贯可于泰乙宫听罪，别令一人为帅，再去征伐，乞请圣旨。"天子曰："此寇乃是心腹大患，不可不除，谁与寡人分忧？"高俅出班奏曰："微臣不材，愿效犬马之劳，去征剿此寇，伏取圣旨。"天子云："既然卿肯与寡人分忧，任卿择选军马。"高俅又奏："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非仗舟船，不能前进，臣乞圣旨，于梁山泊近处，采伐木植，督工匠造船，或用官钱收买民船，以为战伐之用。"天子曰："委卿执掌，从卿处置，可行即行，慎勿害民。"高俅奏道："微臣安敢！只容宽限，以图成功。"天子令取锦袍金甲，赐与高俅，另选吉日出师。

当日百官朝退，童贯、高俅送太师到府，便唤中书省关房掾史，传奉圣旨，定夺拨军。高太尉道："前者有十节度使，多曾与国家建功。或征鬼方，或伐西夏，并金、辽等处，武艺精熟，请降钧帖，差拨为将。"蔡太师依允，便发十道劄付文书，仰各各部领所属精兵一万，前赴济州取齐，听候调用。十个节度使非同小可，每人领军一万，克期并进。那十路军马：

河南河北节度使王　焕

上党太原节度使徐　京

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

颍州汝南节度使梅　展
中山安平节度使张　开
江夏零陵节度使杨　温
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保
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
琅琊彭城节度使项元镇
清河天水节度使荆　忠

原来这十路军马，都是曾经训练精兵，更兼这十节度使，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都是精锐勇猛之人，非是一时建了些少功名。当日中书省定了程限，发十道公文，要这十路军马如期都到济州，迟慢者定依军令处置。金陵建康府有一枝水军，为头统制官，唤做刘梦龙。那人初生之时，其母梦见一条黑龙飞入腹中，感而遂生。及至长大，善知水性，曾在西川峡江讨贼有功，升做军官都统制，统领一万五千水军，棹船五百只，守住江南。高太尉要取这支水军并船只星夜前来听调，又差一个心腹人，唤做牛邦喜，也做到步军校尉，教他去沿江上下并一应河道内拘刷船只，都要来济州取齐，交割调用。高太尉帐前牙将极多，于内两个最了得。一个唤做党世英，一个唤做党世雄。弟兄二人，现做统制官，各有万夫不当之勇。高太尉又去御营内选拔精兵一万五千，通共各处军马一十三万，先于诸路差官供送粮草，沿途交纳。高太尉连日整顿衣甲，制造旌旗，未及登程。有诗为证：

轻事贪功愿领兵，兵权到手便留行。

幸因主帅迟迟去，多得三军数日生。

却说戴宗、刘唐在东京住了几日，打探得备细消息，星夜回还山寨，报说此事。宋江听得高太尉亲自领兵，调天下军马一十三万，十节度使统领前来，心中惊恐，便和吴用商议。吴用道："仁兄勿忧，小生也久闻这十节度的名，多与朝廷建功，只是当初无他的敌手，以此只显他的豪杰。如今放着这一班好弟兄，如狼似虎的人，那十节度已是过时的人了，兄长何足惧哉！比及他十路军来，先教他吃我一惊。"宋江道："军师如何惊他？"吴用道："他十路军马，都到济州取齐，我这里先差两个快厮杀的，去济州相近，接着来军，先杀一阵。——这是报信与高俅知道。"宋江道："叫谁去好？"吴用道："差没羽箭张清、双枪将董平，此二人可去。"宋江差二将各带一千马军，前去巡哨济州，相迎截杀各路军马。又拨水军头领，准备泊子里夺船。山寨中头领预先调拨已定，且不细说，下来便知。

再说高太尉在京师俄延了二十余日，天子降敕，催促起军，高俅先发御营军马出城，又选教坊司歌儿舞女三十余人，随军消遣。至日祭旗，辞驾登程，却好一月光景。时值初秋天气，大小官员都在长亭饯别。高太尉戎装披挂，骑一匹金鞍战马，前面摆着五匹玉辔雕鞍从马，左右两边，排着党世英、党世雄弟兄两个，背后许多殿帅统制官、统军提辖、兵马防御、团练等官，参随在后。那队伍军马，十分摆布得整

齐。诗曰：

匿奸罔上非忠荩[1]，好战全违旧典章。

不事怀柔服强暴[2]，只驱良善敌刀枪。

那高太尉部领大军出城，来到长亭前下马，与众官作别，饮罢饯行酒，攀鞍上马，登程望济州进发。于路上纵容军士，尽去村中纵横掳掠，黎民受害，非止一端。

却说十路军马陆续都到济州，有节度使王文德领着京北等处一路军马，星夜奔济州来，离州尚有四十余里。当日催动人马，赶到一个去处，地名凤尾坡，坡下一座大林。前军却好抹过林子，只听得一棒锣声响处，林子背后山坡脚边转出一彪军马来，当先一将拦路。那员将顶盔挂甲，插箭弯弓，去那弓袋箭壶内侧插着小小两面黄旗，旗上各有五个金字，写道："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3]。"两手搭两杆钢枪。此将乃是梁山泊第一个惯冲头阵的勇将董平，因此人称为董一撞。董平勒定战马，截住大路喝道："来的是那里兵马？不早早下马受缚，更待何时？"这王文德兜住马，呵呵大笑道："瓶儿罐儿也有两个耳朵，你须曾闻我等十节度使累建大功，名扬天下，大将王文德么？"董平大笑，喝道："只你便是杀晚爷的大顽。"王文德听了大怒，骂道："反国草寇，怎敢辱吾！"拍马挺枪，直取董平。董平也挺双枪来迎。两将斗到三十合，不分胜败。王文德料道赢不得董平，喝一声："少歇再战。"各归本阵。王文德分付众军，休要恋战，直冲过去。王文德

在前，三军在后，大发声喊，杀将过去。董平后面引军追赶，将过林子，正走之间，前面又冲出一彪军马来。为首一员上将，正是没羽箭张清，在马上大喝一声："休走！"手中拈定一个石子打将来，望王文德头上便着。急待躲时，石子打中盔顶，王文德伏鞍而走，跑马奔逃。两将赶来，看看赶上，只见侧首冲过一队军来。王文德看时，却是一般的节度使杨温军马，齐来救应。因此，董平、张清不敢来追，自回去了。

两路军马同入济州歇定，太守张叔夜接待各路军马。数日之间，前路报来，高太尉大军到了，十节度出城迎接，都相见了太尉，一齐护送入城，把州衙权为帅府，安歇下了。高太尉传下号令，教十路军马，都向城外屯驻，伺候刘梦龙水军到来，一同进发。这十路军马，各自下寨，近山砍伐木植，人家搬掳门窗，搭盖窝铺，十分害民。高太尉自在城中帅府内，定夺征进人马。无银两使用者，都充头哨出阵交锋。有银两者，留在中军，虚功滥报。似此奸弊，非止一端。高太尉在济州不过一二日，刘梦龙战船到了，参谒帅府。礼毕，高俅随即便唤十节度使都到厅前，共议良策。王焕等禀复道："太尉先教马步军去探路，引贼出战，然后却调水路战船，去劫贼巢，令其两下不能相顾，可获群贼矣！"高太尉从其所言。当时分拨王焕、徐京为前部先锋，王文德、梅展为合后收军，张开、杨温为左军，韩存保、李从吉为右军，项元镇、荆忠为前后救应使。党世雄引领三千精兵，上船协助刘梦龙水军船只，就行监战。诸军尽皆得令，整束了三日，请高太尉看阅诸路军马。高太尉亲自出城，一一点看了，便遣大小三军，并水军，

一齐进发，径望梁山泊来。且说董平、张清回寨，说知备细，宋江与众头领统率大军，下山不远，早见官军到来。前军射住阵脚，两边拒定人马，只见先锋王焕出阵，使一条长枪，在马上厉声高叫："无端草寇，敢死村夫，认得大将王焕么？"对阵绣旗开处，宋江亲自出马，与王焕声喏道："王节度，你年纪高大了，不堪与国家出力，当枪对敌，恐有些一差二误，枉送了你一世清名。你回去罢！另教年纪小的出来战。"王焕听得大怒，骂道："你这厮是个文面俗吏，安敢抗拒天兵！"宋江答道："王节度，你休逞好手，我这一班儿替天行道的好汉，不到得输与你！"王焕便挺枪戳将过来。宋江马后，早有一将，銮铃响处，挺枪出阵。宋江看时，却是豹子头林冲，来战王焕。两马相交，众军助喊，高太尉自临阵前，勒住马看。只听得两军呐喊喝采，果是马军踏镫抬身看，步卒掀盔举眼观。两个施逞诸路枪法，但见：

一个屏风枪势如霹雳，一个水平枪勇若奔雷。一个朝天枪难防难躲，一个钻风枪怎敌怎遮。这个恨不得枪戳透九霄云汉，那个恨不得枪刺透九曲黄河。一个枪如蟒离岩洞，一个枪似龙跃波津。一个使枪的雄似虎吞羊，一个使枪的俊如雕扑兔。

王焕大战林冲，约有七八十合，不分胜败。两边各自鸣金，二将分开，各归本阵。只见节度使荆忠到前军，马上欠身，禀复高太尉道："小将愿与贼人决一阵，乞请钧旨。"高太尉便

教荆忠出马交战。宋江马后鸾铃响处，呼延灼来迎。荆忠使一口大杆刀，骑一匹瓜黄马，二将交锋，约斗二十合，被呼延灼卖个破绽，隔过大刀，顺手提起钢鞭来，只一下，打个衬手[4]，正着荆忠脑袋，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死于马下。高俅看见折了一个节度使，火急便差项元镇，骤马挺枪，飞出阵前，大喝："草贼敢战吾么？"宋江马后，双枪将董平撞出阵前，来战项元镇。两个斗不到十合，项元镇霍地勒回马，拖了枪便走。董平拍马去赶，项元镇不入阵去，绕着阵脚，落荒而走。董平飞马去追，项元镇带住枪，左手拈弓，右手搭箭，拽满弓，翻身背射一箭。董平听得弓弦响，抬手去隔，一箭正中右臂，弃了枪，拨回马便走。项元镇挂着弓，拈着箭，倒赶将来。呼延灼、林冲见了，两骑马各出，救得董平归阵。高太尉指挥大军混战，宋江先教救了董平回山，后面军马，遮拦不住，都四散奔走。高太尉直赶到水边，却调人去接应水路船只。

且说刘梦龙和党世雄布领水军，乘驾船只，迤逦前投梁山泊深处来，只见茫茫荡荡，尽是芦苇蒹葭，密密遮定港汊。这里官船，樯篙不断，相连十余里水面。正行之间，只听得山坡上一声炮响，四面八方，小船齐出，那官船上军士，先有五分惧怯，看了这等芦苇深处，尽皆慌了。怎禁得芦苇里面埋伏着小船，齐出冲断大队，官船前后不相救应，大半官军，弃船而走。梁山泊好汉，看见官军阵脚乱了，一齐鸣鼓摇船，直冲上来。刘梦龙和党世雄急回船时，原来经过的浅港内，都被梁山泊好汉用小船装载柴草，砍伐山中木植，填塞断了，

那橹桨竟摇不动。众多军卒，尽弃了船只下水。刘梦龙脱下戎装披挂，爬过水岸，拣小路走了。这党世雄不肯弃船，只顾叫水军寻港汊深处摇去。不到二里，只见前面三只小船，船上是阮氏三雄，各人手执蓼叶枪，挨近船边来，众多驾船军士，都跳下水里去了。党世雄自持铁搠，立在船头上，与阮小二交锋，阮小二也跳下水里去，阮小五、阮小七两个逼近身来。党世雄见不是头，撇了铁搠，也跳下水里去了。见水底下钻出船火儿张横来，一手揪住头发，一手提定腰胯，滴溜溜丢上芦苇根头；先有十数个小喽罗躲在那里，铙钩套索搭住，活捉上水浒寨来。却说高太尉见水面上船只，都纷纷滚滚，乱投山边去了，船上缚着的，尽是刘梦龙水军的旗号，情知水路里又折了一阵。忙传军令，且教收兵，回济州去，别作道理。五军比及要退，又值天晚，只听得四下里火炮不住价响，宋江军马，不知几路杀将来。高太尉只叫得苦了也。正是：阴陵失路逢神弩[5]，赤壁鏖兵遇怪风。毕竟高太尉怎地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

[1]匿奸罔上非忠荩　　隐瞒邪行，欺骗君上，不是忠臣。荩，荩臣，忠臣。

[2]怀柔　　招徕安抚。后称统治者笼络臣民叫怀柔。《诗·周颂·时迈》："怀柔百神。"

[3]万户侯　　食邑万户之侯。汉代制度，列侯食邑，大者万户，小者则五六百户。

[4]衬手　　即趁手、顺手。

[5]阴陵失路　　楚霸王项羽被刘邦兵围垓下，突围败走，至阴陵迷道。(见《史记·项羽本纪》)阴陵，古县名，故城在今安徽定远西北。又，阴陵有山，名阴陵山，传亦为项羽迷道处。在今安徽和县。



书号：10374·232
定价：(全三册)9.18元

[General Information]
SS号=11420362